

前進的客車

John Steinbeck
THE WAYWARD BUS

美國作家
金
譯



潮鏡出版社

著克倍坦史·翰約

車 客 的 進 前

譯 金 禾

刊 社 版 出 錄 函

1 9 4 9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版再月一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裝	翻	著
售	行	行	幀	譯	作
者	者	兼	人	者	者
全	滬	上	盧	楊	禾
國	海	海			約
各	九	九	亞	見	翰
大	路	路			·
書	210	210			史
店	版	版			坦
	社	社	平	龍	倍
	室	室		金	克

元二十：價定本基

No. 26 : 號編書本

我今願爾持尊敬，

一切並此付衆生，

斯文具色相：道德戲劇篇；

衆生有人作首肯，

謂是生滅顯吾身：

硃硃繼終朝，浮生抑何漸。

— *Everyman*

給

S · S · H 及 W · T · | 本書是爲他們而譯的

禾
金

第一章

聖·伊西陀往下四十二哩，在加里福尼亞州的一條南北大公路上，有一個八十年來一直被喚作叛岔口的十字路口。從這里有一條那界路循着直角通向西去，直到經過四十九哩之後它同那條從舊金山通到洛杉磯——當然，還有好萊塢——的另一南北大公路相銜接爲止。任何人凡想從內地的山谷到達本州境內的海岸的，便必須採取從叛岔口開始，蜿蜒曲折地穿過小山和一片沙漠，又經過農田和山峯，以至最後到達在十字架的聖煥城正中的海濱公路的這條途徑。

「叛岔口得名於一八六二年，據說曾經有一個姓勃蘭肯的人家在十字路口開過一個鐵匠鋪子。勃蘭肯家人和他們的女婿們都是一些窮苦、無知、自大、猛烈的墾德基人，無有財物，他們從東部帶來了他們的隨身所賦——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政治，無有奴隸，然而他們却偏偏準備在蓄奴自由主義上出賣他們的生命。戰事①開始時，勃蘭肯家人們原打算經過那無垠的西部跋涉回去爲「南聯」②作戰。但這是一條漫長的

道路，他們已經走過了一次，而且它又太遙遠了。因此，勃蘭肯家人們便在這個對於北方很關重要的加里福尼亞地方，叫一百六十畝地和一家鐵匠鋪子脫離了『北聯』。◎並把叛岔口加入了『南聯』。又據說他們在那鐵匠鋪子里掘了壕溝，開了鎗孔，對着那些被憎恨的北佬們防守住這片叛土。而那些北佬呢，他們大多數是絕不至於會來攻擊勃蘭肯家人的墨西哥人、德國人、愛爾蘭人和中國人，却很爲他們感到驕傲。勃蘭肯家人們從來沒有生活得這樣舒服過，敵人們在殺戮時代還有得童子雞和雞蛋和豬肉香腸等拿來，因爲大家都以爲，不管主義立場，這種勇敢總該是人所公認的。他們的地方便得了叛岔口這個名稱，並且存留到了今天。

戰爭以後，勃蘭肯家人們變得懶惰而愛好爭吵，並且充滿了憎惡和怨恨了，猶如每一個被擊敗的民族那樣，他們的自尊心隨着戰爭而消失，人們不再把他們的馬匹帶來上蹄，以及把他們的鋤頭拿來換鋤尖了。最後，北聯軍用武器所未能做到的，聖·伊西陀的第一國家銀行却用沒收抵押來做到了。

如今，在八十餘年之後，關於勃蘭肯家人們的情形，除了他們是很自負和很不得意這一點而外，是沒有人記得什麼了。在此後的許多年歲中，這片地轉了許多次的手，然後才歸入了一位報業大王的王國。那家鐵

◎指一八六一年的南北美戰爭。——譯者

◎『南聯』(The Confederacy)，指南北美戰爭時南美十一州的聯盟組織；與之相對時者，即『北聯』(The Union=The Union of Federal States)。——譯者

匠鋪子燒毀了而又重建，重建了而又燒毀，剩下來的那個便被改成了一所有着幾隻打汽筒的汽車行，後來又被改成了一所小鋪食堂車行兼服務站。當季璜夫婦倆把這個地方買下來並且獲得了在叛岔口和十字架的聖煥城之間行駛公共客車的許可時，它便成了上述各項而外又兼成了一所汽車站。那叛逆的勃蘭昔家人們已在自負和一種作爲無知與懶惰之試鍊的侮損的作踐中從世上消失，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形容了。可是叛岔口却很有名氣，而季璜夫婦也很受歡迎。

在那些打氣筒後面，便是一間小小的食堂，那是有着一座櫃台和一些固定的圓樑子以及爲那些願意吃得像樣一點的人們而設的三張桌子的一間食堂。這些桌子是難得用到的，因爲照規矩，如要季璜太太在桌子上給你安排，你便得給她小帳，而如果在櫃台上給你安排，那便無須了。在櫃台里面的第一隻架子上放着一些甜捲餅，圓酥餅，油酥圈；第二隻架子上：聽頭湯類，橘子和香蕉；第三隻上：一盒盒的玉米片，粟米片，穰實，以及其他加工的五穀製品等。櫃台里面的一端，是一隻烤爐，其旁是一隻洗濯池，此旁是啤酒龍頭和蘇打水龍頭，又此旁是冰淇淋製造器，在櫃台的本身，在那些紙巾容器，八音盒投錢孔，鹽瓶，胡椒瓶，鮮醬油瓶之間，有一些糕餅點心陳列在巨大的塑料玻璃罩子裏面。牆上，凡有空出的地方，都綴滿了月份牌和廣告招貼，畫着一些雙峯高聳而不見臀部的艷麗而烏有的美女——玉膚纖髮型的，小娘兒型的，以及紅頭髮型的，但全是這一類的胸像大觀，以至一個屬於另一種人的客人也許會從一個藝術家 and 觀衆的欣賞上斷定人類的生殖部位原來是在奶以上的。

季愛麗，便是那位奔忙在這些出色的美女間的季璜太太，是臀部肥大而胸部下垂的，她善於頂着腳跟走路。她對於那些月份牌美女和可口可樂美女們一點也不懷醋意。她從未看到過像她們那樣的人，而且她也不相信有別人曾經看到過。她煎她的雞蛋和安鶉，煮熱她的聽頭湯類，取啤酒，取冰淇淋，到傍晚，她的腳發了痛，這便叫她發惱嘔氣。日子一天天過去，她的頭髮也消失了，舒貼的髮紋，以至頰然而像繩子似的掛在她臉的兩旁，起初她還用手去摻開，到最後，她便把它從眼睛上吹開算了。

食堂的隔壁，便是一間從以前的鐵匠鋪子所改建的車間，它的天花板和椽子依舊熏黑着那舊時的融鐵爐的煤烟，當季璜並不在叛岔口與十字架的聖煥城之間駕駛客車的時候，他便在這里照料着。半是墨西哥半是愛爾蘭種的季璜，他是一個文靜而安穩的人，的模五十光景的年紀，生着明淨的黑眼睛，一頭好頭髮，和一個蒼黑而漂亮的臉龐。季太太是瘋狂地愛着他而又有一點怕他的，因為他是一個男子漢，而照季愛麗所知，這種人是不很多見的。大家也遲早會知道，這種人在世界上是不很多見的。

季璜便在這間車間里處理走氣的車胎，去除汽管里的汽塞，清除阻塞了的汽缸里的鑽石般堅硬的垢污，給汽油唧筒更換新的孔片，做着所有那班摩托頭腦的人們所毫無所知的一切瑣事。他做着這些事情，祇除了上午十時半至下午四時的時間以外。那是他開駛客車的時間，把那些在叛岔口落下格萊亨客車的乘客們載到十字架的聖煥城，然後又從十字架的聖煥城載客到叛岔口，在那里，他們不是搭乘四點五十六分的往北的格萊亨客車，便是搭乘五點十七分的往南的格萊亨客車。

當季先生駛車外出的時候，他在車間里的車務便由一個又一個的多少類似學徒的早熟的孩子或未成年的青年們來執行。這些人中間是沒有一個繼續得很久的。那些得了積垢的汽缸的疎忽的主顧們祇是不知道這些學徒們所能加之於一隻汽缸上的危害，而一方面季璜本人是一個高明的機師，他的學徒們却偏偏都是一些毛頭小夥子，他們把工作之餘的時間化在把鐵片投入食堂里的八音盒錢孔中，以及同季璜的溫和的爭吵上。對於這班青年們，機會始終在招着手，一直把他們引向南方，到洛杉磯，自然，還有好萊塢，那里是世界上的青年們的歸根結底的淵藪。

車間後面是兩間裝着格子牆的小小的外屋，一間上寫着「男用」，另一間則是「女用」。每間各有一條小徑通達，一條繞過車間的右首，一條繞過車間的左首。

給岔口加上標幟而令它在一些耕地之間在數哩之外便能望見的，是一些長在車間和食堂四周的巨大的白橡樹。高大而顯赫，長着黑色的樹幹和枝條，夏天鬱綠，冬天蒼黑而肅穆，這些橡樹是這片悠長而平坦的谷地上的路標。沒有人能知道這是勃蘭肯家人們所種的呢，還是他們僅僅是就它們而居的。後者似乎較近情理一點；第一，人家從不知道勃蘭肯家人們曾經種植過除了他們能吃的之外的任何東西，第二，便因為這些樹木看來似乎是在八十年以上的，它們也許有二百年之久了；再則，它們也許是生根在一處地下泉上的，這足令它們在這個半荒漠的鄉區長大得很快。

這些大樹在夏季里蔭蔽了汽車站，因之那些旅客們往往愛到它們底下去進餐或涼却他們的過熱的

摩托那車站本身却叫人喜愛，鮮明地漆得紅紅綠綠的，食堂四周是一排密盛盛的天竹葵，紅色的天竹葵和深綠色的葉子，濃密得像一道籬笆。門前打汽筒四周的白石道是天天清掃沖洗的。食堂和車間里，有的是條理和秩序。譬如，在食堂里的架子上，那些罐頭湯類，盒裝的穀類製品，甚至那櫥櫃，都是排列成小小的金字塔形的，底下是四件，然後三件，然後兩件，於是一件壓在頂上。而車間里的那些一聽聽的機油也是一樣，那些風扇傳動帶整整齊齊地兩端掛在釘子上。這是一個收拾得很好的地方。食堂的窗子裝着防蠅的紗窗，而每所入口或邊門內的紗門也關得緊緊的。因為季愛麗最恨蒼蠅。在這個季愛麗所不容易忍受或了解的世界，上，蒼蠅是壓在她身上的一個最大而可惡的負擔。她以一種殘酷的憎恨恨着它們，而一個蒼蠅在蠅拍下的喪生，或是在蒼蠅紙的膠水上奄奄垂斃，便叫她感到好一陣的痛快。

正像瑣的老是有着一個又一個的青年學徒來幫他照料車房一樣，愛麗也僱過一個又一個的女孩子來幫她照料食堂。這些女孩子們，笨手笨腳，又浪漫又纏綿——漂亮一點的往往在幾天之內便跟了一位客人跑掉了——在工作上却似乎有不了多少成績。她們用潮濕的抹布把骯髒抹在四處，她們對着電影雜誌做夢，她們跟着八音盒子哼調兒——而最近的那一個則生了一對火熱的眼睛和一個冷靜的頭腦，並且給克拉克·蓋博寫些又長又熱的信。愛麗對於她們每一個人都疑心是把蒼蠅放進來的。瓊瑪，這個最近的

克拉克·蓋博 (Clark Gable) —— 好萊塢的著名電影明星，以善演風流落宕型的角色見著，頗得一級女性影迷的神往。——譯者

女孩子，便曾經有許多次在季愛麗的舌頭上感到了蒼蠅的分量。

岔口上的早晨日常事務是不變的。天色剛亮，或在冬天，還沒有亮，食堂里的燈便開起了，愛麗伊煮起了那隻大咖啡壺（一尊大大的神像似的銀雕像，在將來的一個考古時代中，也許會被當作阿木族人的寶器而陳列出來的；這阿木族人是在阿多米族人之前，由於什麼莫明的原因而在世上消失了的。）當第一批的卡車司機們帶着倦意進來用早點時，食堂里是又溫暖又歡樂了。然後又有一些在天色尚黑時趕往南方的城市以便做一整天交易的銷貨員們到來了。銷貨員們老是瞧着卡車打頓的，因為一般人都相信卡車司機們是路畔咖啡和食品的老行家。到太陽出來時，則有第一批坐着自備車的遊客們進來用早點和問路了。

那些從北方來的遊客們並不叫瑞瑪發生多大的興趣。可是那些從南方來的或是那些從十字架的聖煥城抄近路來的以及竟或到過好萊塢的人們却叫她着了迷。在四個月中，瑞瑪親身遇見了十五個曾經到過好萊塢的人，有五個曾經參觀過拍戲，有兩個則曾經迭面見過克拉克·蓋博。受了這兩個說得活龍活現的人所迷醉，她寫了一封十二頁的信，以「親愛的蓋博先生」開場，用「一個親愛的朋友」結尾。她常常心驚肉跳地想到蓋博先生也許會知道這封信是她寫的。

瑞瑪是一個忠實的女孩子。儘管讓別人，那些輕頭輕腦的人們，去捧那些紅極一時的新星——辛那特拉派，范·強生派，宋尼·德孚派——好了。即使在戰時沒有蓋博的影片的時候，瑞瑪還是忠實的，叫她的迷

夢溫煖在一張穿着空軍服，肩上佩着兩條五十顆的子彈帶的蓋博先生的五彩像片上。

她常常瞧不起宋尼·德孚的小生派。她喜歡年紀較大而臉蛋兒很有趣的人。有時候，一面把那塊潮抹布一來一往地在櫃台上抹着，她妙夢魅地張得大大的眼睛集中在紗門上，她那淡灰色的眼睛映了一下，然後又閉攏一會。於是你便可知，在她腦海里的那道紗門中，蓋博先生正在走進食堂來了，看見了她，便愣住了，站在那兒，他的嘴唇微微分開，他的眼睛里則有着這才找到了他的心上人的那種默契的神情。而在他四週，那些蒼蠅們却旁若無人似的進進出出。

比這個再進一步是沒有的。瑞瑪太怕羞了。此外，她也不知道那些事情是怎麼幹法的。在她的生活中，真實的談戀愛祇是一連串的肉搏，其目的是竭力在汽車的後座中把衣服保住在她身上。她單憑想象所得的便僅盡於此了。她覺得蓋博先生則非但不會幹得出這種事情來，而且如果他聽得了這種事情，也要不以為然的。

瑞瑪穿的是一些國民一圓商店所出品的經洗的衣服，雖則她自然也有一件出客穿的充緞長衣。她那墨西哥銀別針，一件阿茨的克月份寶石^①的飾物，是在她原來想要那件海豹皮大衣和那隻鑲着奇珠和藍

①阿茨的克 (Aztec) —— 是古時殖居於墨西哥的一個土族。他們有一個風俗，把十二種不同的寶石分別代表一年十二個月份，人們每就代表自己的生月或可紀念的月份的那種寶石佩帶，或逐月更換佩帶。此風

至今猶存。——譯者

寶石的戒指而服侍了她姑母七個月之後在遺囑中贈給她的。可是那兩件東西却落到了另一房族人的手裏去了。瑞瑪又有一串她母親所給的小小的琥珀珠。她從來不把那墨西哥別針和琥珀珠同時佩帶的。此外，瑞瑪還擁有兩件珠寶，這些是完全膺品，而她也知道是完全膺品。在衣箱底裏，她有着一隻嵌金的結婚戒和一隻佬大的巴西式的鑽戒，這兩件東西共化了五塊大洋。她祇有在上床睡覺的時候才把它們帶一下。到了早晨，她便脫下來藏進箱底去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她賤着這兩件寶貝。在床上，她在左手第三指上，把它們轉着轉着便入睡了。

岔口店中的臥宿佈置是簡單的。貼對食堂的後面是一間披屋。在食堂櫃台的一端有一道門通達季家夫婦的臥室兼坐起室，這里有一張鋪着一條印度線毯褥子的雙人床，一隻娛樂用的收音機，兩隻塞得太飽滿的椅子，和一隻軟榻——這一組稱為「套頭像俱」——以及一隻裝着鑲大理石的綠玻璃燈罩的金屬檯燈。瑞瑪的房間便是開向這個房間的，因為愛麗有一個主張，說年輕的女孩子們應該加以監視而不能縱容放蕩的。瑞瑪要進浴室去須經過季家夫婦的房間——非如此，便得打窗子里溜出去，這一手是她常玩的。那學徒機師的房間則在季家夫婦房間的另一邊隔壁，可是他却有着一條外面的通道而使用着車間後面的那所標着「男用」的，覆滿了蔓藤的小屋的。

這是一個美妙精巧的建築佈置，實用而悅目。勃蘭肯家時代的叛岔口是一個淒慘、骯髒、而可疑的地方，

◎這是已婚婦女佩帶指環的地位。——譯者

可是到家夫婦却在這裏興旺了起來。他們有着的是銀行里的存款，以及一種相當的保障和快樂。

這片被大樹所蔭蔽的幽境在幾哩之外也可見到。沒有人需要覓取路標來找尋叛岔口和那條往十字架的聖煥城去的道路。在那片廣大的谷地上，穀田舒展向東，到達山麓和高峯，在西邊，它們就近終止在那些綴着點點黑色的活橡樹的圓潤的小山邊。夏天里，那黃色的炎陽閃耀着燃燒着炙熱着那些如烤的小山，而岔口上的那些大樹蔭便成了一個令人趨向而懷念的地方。到冬天，當大雨下來的時候，那食堂便是一個咖啡和支利荳和酥餅的溫暖的所在。

在三春里，當草兒在田野和山麓長得碧綠的時候，當羽扇荳和罌粟花裝成了一片華麗的碧藍和金黃的大地的時候，當大樹在黃綠色的新葉間醒來的時候，那時世界上是沒有更可愛的地方了。這可不是一種你能因習慣而便不以爲意的美。它在早晨扼住了你的喉頭，而當太陽在你的腹底以下的時候，則令你的腹底感到一種歡樂的痛楚。那羽扇荳和青草的香味令你呼吸不安，令你簡直要性感地喘息。如今，便在這樣的一個繽紛和欣欣向榮的季節，雖然還在天明之前，季璜拿着一隻手電燈，出得門來向着那輛客車走去。他的學徒機師卡膿泡睡意朦朧地在他後面連跌帶絆着。

食堂的窗上還是烏黑的。東邊的小山頭上連一點魚肚白也還未形成。這是那樣的一個深夜，那些貓頭鷹還在田野里叫着哩。季璜走近了那輛停在車間門前的客車。在手電燈的光照里，它看起來活像一具巨大的銀色窗子的汽球。還沒有完全醒透的卡膿泡把兩手插在袴袋里直站着，在打着哆嗦，不是因爲天冷，却是

因爲他睡意正濃。

一陣輕風從田野里吹掠過來，帶來了羽扇豆的氣息和一種活潑潑的泥土的氣息，洋溢着生意的。

第二章

那邊裝着一片向下的反光平罩的手電燈祇是清楚地照着腿足和車胎和貼近地面的樹幹。燈光搖曳着，那小小的白熱燈泡刺目地發着藍白色的光綫。季璜拿着手電燈走到車間門前，從他的工裝大衣袋里拿出一串鑰匙，檢出了打開環鎖的那一把，開了寬大的門。他開亮了那盞頂燈，關掉了那盞手電燈。

璜在他的工作台上拿起一頂機匠的皮帶便帽戴上了。他穿一件在前襟上綴着偌大的銅鈕扣並有着兩側束帶的前燈牌工裝大衣，在這上面他又穿一件有着黑色的編袖和領圈的馬皮短外套。他的鞋子是圓頭而結實的，有着厚得彷彿發了漲的鞋跟。他那鼻子旁邊的臉上一個舊創疤在頂燈光里看來像一塊黑影。他把手指擰着他那濃而烏黑的頭髮，叫它們全部塞進那頂機匠的便帽中去。他的手是又短又大而有力的，生着方方的手指，和那被勞作所磨平並由於受碰和受傷而起了一層皺紋的指甲。他的左手第三指的第一節沒有了，在手指被截斷的地方，那肌肉有一點綻了出來。這個小小的下垂的圓球是光滑而和手指

上其他部分的肌肉纖維有所不同的，彷彿那指節倒快要長成一個指尖了，而便在這一隻手指上，他帶着一隻闊大的金質結婚戒指，似乎這個手指已經不能再做事情，祇得用來戴戴裝飾了。

一枝鉛筆，一枝尺，和一隻汽胎壓力計從他那工裝大衣的前襟插袋口里突出着，璜的臉兒刮得很光，但昨天以前可不是如此的，而沿着他下巴的兩角以及在他的頸部，那些正在長出來的髭毛發着灰白色，便像一個老年的愛里戴爾人一樣。這一點顯得更加分明，因為他其餘的鬍鬚都是漆黑的。他那烏黑的眼睛是靈活而有風趣的，靈活得便像一個在吸着烟而又不能把烟捲從嘴上拿開時的人的眼睛一樣。璜的嘴巴是豐滿而端正的，是一張很自然的嘴巴，下嘴唇有點稍稍突出——不是嘔氣的樣子，可祇顯得風趣而自信——上嘴唇生得很端正，祇除了左角有一處在淡紅色的皮膚組織中幾乎顯得成了白色的深深的創疤。那片嘴唇當初一定是遭到過割裂的，如今，這條細狹而綳緊的白疤却成了嘴唇上的一點拉力，叫它在兩角堆起了一簇細小的皺紋。他的耳朵並不很大，可是它們在他的頭部高聳得像海貝，或是說，生成了一個令人若要聽得更加清楚點，便得用手把它們擋起來的那麼一個部位。璜彷彿是時時刻刻在傾聽着的，而他那靈活的眼睛則似乎待把他所聽到的付諸一笑，而他的嘴巴則半露不屑。他的動作是沈着的，即使他並不在幹着任何需要沈着的事情的時候。他走起路來便像他在走向一個什麼確切的地點去似的。他的手動作得迅速而確切，從不玩弄火柴梗或手指甲。他的牙齒是長長的，邊上鑲着金子，這一點叫他的微笑帶了一點兇相。

他在他的工作台上從壁間的釘子上拿下一些工具，把他們放進了一隻長而扁平的箱子里——老虎鉗，鉗頭，幾把旋鑿，一把機器鑽頭，和一把鑽鑿。那睡意依舊很濃的卡膿泡在他身旁把肘子撐在那工作台的油光光的木面上。膿泡穿一件一個機器腳踏車總會穿的破套衫，戴一頂邊上刺成鋸刺形的銅盆呢帽。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瘦長細腰的孩子，生着狹小的肩胛，一條長長的狐狸鼻子，和一對早上灰白而到晚上會變成棕綠色的眼睛。一片金黃色的汗毛生在他的臉頰上，而他的面頰上則有一些面痣點綴着，生長着，瀰漫着。在一些舊的疤痕中，新的瘰粒生了出來，有紫有紅，有的生出，有的褪落。皮膚上則被那些市上所出售的專治此症而一無用場的藥品弄得亮光光的。

膿泡的斜紋布褲子是緊緊的，可是那麼長，以至在褲腳上翻起了十吋之多。它由一條闊大而做工精緻並配着一個鑲着四顆藍寶的厚實而刻花的銀帶頭的皮褲帶繫住在他的纖腰上。膿泡總是儘量把雙手放在兩旁，但他的手指往往要不由自主地移到他那長疤的臉上去，直到他自己覺察了他的行徑而重新把手放下來為止。他寫過信給每一家刊登面疱藥廣告的公司，他又去看過許許多多明知無法可治但也知道或許過幾年便會消失的醫生。他們也還是給膿泡開了些藥膏和藥水的方子，其中有一位則給他施了一個綠色蔬菜的食物治療。

他的眼睛是細長而斜瞞的，像一頭瞌睡的狼的眼睛，如今，在大清早，這對眼睛便簡直是被眼瞇所封閉了的。膿泡是一個豪放的瞌睡家。如果聽其自由，他可以幾乎整天睡覺的。他的整個機體和他的靈魂都是一

片青春期中的特殊猛烈的戰場。他的情感是持久的，若不是直接而公然地色情化，它便會走着憂鬱、深沈而流淚的傷感，或是一種強烈而陶醉的宗教感等等的道路。他的心靈和他的情感，像他的臉一樣，是經常地在爆生，經常地不成熟和被刺激的。他也有一樣極端純潔的時候，那是在他責斥了自己的猥褻的時候，而接着起來的，往往是一陣祇有叫他癡頹如棉的憂鬱的嫵媚，於是他便由頹喪而入睡。這是有點鴉片性的，叫他有好一陣的麻醉和陰沉。

今天清早他在赤脚上穿一雙鑲孔的凹底涼鞋，他的足踝，在那翻起的褲脚下露出的地方，沾着點點的垢污。在他的頹喪時期中，膿泡是嫵媚得不洗澡並且甚至於不大吃東西的。那頂帽槽平正的銅盆呢帽事實上並不是爲了裝飾，而是當他在汽車肚下工作的時候用來攔住他那長長的淡黃色的頭髮不致落到他的眼睛上來，並且防止油膩不致弄到頭髮上去的。如今他呆瞪瞪地站着，眼看季璜把一件件工具放進盒子里，一面他的頭腦則正在一大堆睡意的雲朵中打轉，簡直在它們的力量中發着暈。

璜道，「把那盞長綫的工作燈接上。幹起來，膿泡。幹起來呀，醒醒！」

膿泡彷彿要像條狗似的抖抖身體了。「好像擺脫不掉吶，」他分辯道。

「好吧，把燈拿到那邊去，把我的騎板拿出來。我們得幹起來了。」

膿泡拿起了那盞手電燈，裝在籃子里護住燈泡，着手把那包着橡皮的粗綫從燈柄上轉了下來。他把那條綫插進近門處的一個插口里，那盞手電燈便大放光明了。璜提起了他的工具箱，走出門去望望那烏黑的

天空空氣中起了一點變化。一陣輕風吹拂着那些橡樹的嫩葉，掠掃在天竺葵間，而且是一陣飄忽而潮濕的風。璜嗅着它，像嗅一朵花似的。

「呀，要是下起雨來，」他說道，「那就會是一場大雨吶。」

東邊那些山峯正在熙微中依稀顯出輪廓。膿泡走了出來，提着那盞開亮了的手電燈，把電綫撤開在他後面的地上。燈光令那些大樹顯得突了出來，又反射在那些黃綠色的小小的橡樹新葉上。膿泡把燈亮拿到了汽車面前，便返身到車間里去拿那在底下裝着滑輪，叫人在汽車底下工作時可以躺在上面四處轉動的長長的輪板。他把那座板在客車近旁放了下來。

「唔，天像要下雨了，」他說道。「加里福尼亞差不多每年總是在這個時候下雨的。」

璜道，「我倒不怨什末季候，祇怨那吃排的齒輪脫了開來，叫乘客們等着，地上雨水泥濘的——」

「會有好收成吶，」膿泡道。

璜停住了打量着他。他的眼睛帶着興味骨落骨落着。「準是，」他道，「準會有的。」

膿泡忸忸地望了開去。

如今那輛客車被那盞手電燈照亮着了，它顯得古怪而可憐相，因為原來應該是後輪的地方却是二具粗重的攔架，本該是攔在輪軸上的，這輛客車的後部却攔在一架張在兩具攔架之間的四平架上。

這是一輛舊客車，一架四汽缸的低壓發動機，配着一具特殊設計的外加排擋，它共有五檔速度以代三

擋，兩擋在平均速度之下，兩擋則在其上。那汽球形的車身，結實而閃亮着銀漆粉的，却仍不免看得出一番久年而劇烈的奔波的斑駁和紋路，傷痕和擦痕。在一輛舊汽車上所作的一番自行粉漆的工夫，似乎叫它比之聽其留着光榮的衰象更加顯得陳舊和可厭。

在內部，那輛客車也是經過了改裝的。那些先前是籐編的座椅如今却慢上了紅色的油布，這功夫縱然做得很光鮮，却並不在行。空氣中還帶着一股油布的酸味，以及那股機油和汽油的委實刺鼻的氣息。這是一輛舊而又舊的客車，它經歷過多次的跋涉和多種的艱難。它的橡木的板被乘客們腳磨擦得發了亮。它的四壁凹了下去又被舖平。它的窗子是不能開啓的，因為全部車身都已有一點走了樣。在夏季時璜便把那些窗子拆掉，到了冬季又重新把它們裝上去。

那司機的座位是破得露出了彈簧，可是在那壞掉的地方却放着一隻既可護襯司機又可遮沒那露出的彈簧的一物兩用的印花布枕墊。掛在擋風窗上面的，是一些護身符：一隻小寶寶的鞋子——那是求保安的，因為一個小寶寶的歪歪倒倒的腳需要上帝的經常的警誡和保佑；一隻小型的拳擊手套——那是求力量的，那開車擋上的拳握的力量，那推動其聯臂的活桿的勁道，一種負責而自負的人的力量。在擋風窗上又掛着一個綴着一件櫻紅和綠色的駝鳥毛的頭飾和一條接人的短裙的，塑料質的胖人兒小洋娃娃。那是求肉體和眼、鼻、耳的快感的。當車子在開動時，這些掛着的東西便在駕駛者的眼前幌着，跳着，搖擺着。

在擋風窗中部的折角處，在那撐桿向上伸出去的地方，端坐在遮陽板的頂上的，是一尊漆着鮮艷的色

彩的，小小的金屬質的瓜達魯普^①聖母像。她的神光是金色的，她的衣袍是藍色的，她站在由一些小天使們承托着的一彎新月上，這便是季璜和永生長住間的關係了。這同教會和教理上的宗教無甚相干，但同記憶和情感上的宗教却頗有姻緣。這一尊深色的聖母便是他的母親以及那所她在那里說着帶點土音的西班牙話把他撫養大的陰暗的屋子。因為他的母親是把那尊瓜達魯普聖母奉為她的私人的神靈的。聖柏特立克和聖白麗潔^②以及千萬尊北方的淡色的聖母褪淡下去了，進入她心頭的，便是有血液流在她的血管中，並和自己的人們有着關連的這深色的一尊。

他母親崇拜她的聖母，其生日是燃放爆竹來慶祝的，自然，季璜的墨西哥的父親對這事情不會有什麼意見。爆竹在性質上原是慶祝聖節的一種舉止。誰能有另外的想法呢？那上昇的噓聲的管筒分明便是昇天的精神，而顶端的那聲巨大迸閃的爆發則是戲劇性的天堂大殿的入口。季璜，縱然不是一個天主教意識的信徒，如今他已年屆半百了，然而在駕車時如果沒有這位瓜達魯普聖母守望着他，却總會感到不安。他的宗教是實際的。

① 瓜達魯普 (Guadalupe) —— 墨西哥的一個城市。該地務農的舊家大都信奉天主教，所供奉的聖母像，其姿態，服式，及色彩，都與常見的略有不同。——譯者

② 聖柏特立克 (St. Patrick; 373-463)，愛爾蘭的聖教士。聖白麗潔 (St. Bridget; 463-523)，愛爾蘭的女護教人。(愛爾蘭是本書中主角季璜的母親的故籍。) ——譯者

在那聖母的下面，有一隻改裝的手套箱之類的東西，那里面放着一枝S W牌的四五口徑的左輪手鎗，一捲綳帶，一瓶碘酒，一小管樟花味的鹽，和一瓶未曾開過的一品脫裝的威士忌酒。有了這樣的配備，璜便覺得很有把握他能應付大多數的情況了。

客車的前端擋泥板上曾經有過這幾個字，依舊依稀可辨：『El Gran Poder de Jesus』（『基督的偉力』）但那是先前的車主所漆上的。如今在前後的擋泥板上却豪放地寫上了一個簡單的字：『甜心』。而這輛客車也便被所有知道它的人們喚作了『甜心』。如今它是正在解甲倦勤中，它的後輪除下了，它的尾部翹在半空，正擱在兩座擱架之間的一座四平架上。

季璜裝上了那新的彈子盤和飛輪，他正在仔細地把它們轉合在一起。『把燈亮拿近點兒，』他對膿泡說道，他把那飛輪在彈子盤中間轉了一圈。『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一隻新的彈子盤配上了一隻舊的飛輪，它倒一路走得挺好。』

『磨損了的輪牙齒老發出偌大的聲響，』膿泡說道。『聽起來就彷彿像在地上打你身上滾過來似的。你看把那個牙齒敲掉了可好？』

璜把那彈子盤向上側拿着，在燈光面前把那飛輪慢慢地轉動，一面在察看着那輪齒交錯的情形。『我不知道，』他道。『在金屬和機器上就有着許許多多沒人能夠知道的事情。就說福特吧，他製造幾百輛的汽車，可是這里面總有兩三輛是不行的。不祇是一件東西糟，而是全部都糟。彈簧呀，馬達呀，水幫浦呀，風扇葉子

呀，汽缸呀，祇是一點一點的壞下去，誰也不知道是什末緣故，你就在這一堆汽車中另外挑出一輛來，你說這一輛是跟其他的一些一模一樣的吧，可就不是。它偏有着其他所沒有的特點，它有更大的力量，簡直就像一個滿不含糊的傢伙，無論你怎末幹，總是損不了它。」

「我會經有過這末一輛，」膿泡說道。「A式的。我把它賣掉了，可是它還是能開動的，用了它三年可從來沒在它身上化過一個子兒。」

璜把他的彈子齒盤和飛輪放的客車的踏板上，又把那隻舊的彈子盤從地上檢了起來，他用手指去摸着那斷了輪齒的毛糙的地方。「金屬是一件有趣的東西，」他說道。「有時候它彷彿也會疲倦的，你知道，還在我打那兒來的墨西哥，人們往往要備上兩三把切肉刀，他們用一把，可把其餘的放在地上，「讓刀口休息，」他們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可是我知道那些刀子是有剃刀那末快的刀口的，我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懂得金屬吧，即使是製造它們的人。我們來把這個飛輪裝到軸梗上吧，來把燈亮拿到這兒後邊來。」

璜把他那座小小的輪台放在客車的後面，他便仰天躺在上面，用脚划着滑進了車底。「把燈亮往左挪過一點，不高一點，對了，如今把我的傢伙箱子推給我，行嗎？」

璜的雙手忙碌地工作着，一小滴機油淌下來滴到了他的臉頰上，他用手背把它抹去了。「這可是一門低賤的營生吶，」他道。

膿泡往車肚底下張着望住了他。「也許我能把那燈亮照在那個鏢絲帽子上的，」他說道。

「啊，你等一下再移動吧。」璜道。

膿泡道：「我真巴望你能在今天把它修好吶。但我願今天晚上能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你在一張椅子上是安不了身的。」

璜格格地笑了：「當我們斷了那個牙齒而不得不打回頭車的時候，你一生中可曾見過更惱得瘋的人們嗎？你總以為是我故意幹的吧。他們可惱得在那糕餅上面把愛麗來出了氣。我猜想大概他們以為是她幹的玩意吧。人們在趕路時候，他們是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來打岔的。」

「好吧，他們就佔去了我們的床鋪，」膿泡發表了意見。「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要咕噥咕噥的四處鬧。你呀我呀愛麗呀璜呀都是睡在椅子裏的人。而普家的人他們可最壞了。我不是說那小娘兒蜜蕾，而是說她的老爺子和老太太。他們覺得他們在那一點上上了當。他對我說了百來次，說他是一位行長和什末什末的，他還要爲了這件事情把什末人懲罰一下吶。他把這叫作無法無天。而他跟他的老婆可佔去了你的床鋪。蜜蕾又是睡在哪兒的呢？」膿泡的眼睛亮起一點來了。

「在軟榻上吧，我想，」璜說道。「要不就是跟她的父母作一起。那個小玩意兒公司里的傢伙住了璜瑪的房間。」

「我倒有點喜歡那個傢伙，」膿泡道。「他並沒有多說什末。他說他但願趕快動身。他沒有說他是幹什末生意的。可是普家的他們就嚷起來了，祇除了蜜蕾。你知道他們是上哪兒去的嗎？季先生他們要旅行上墨

西哥去吶。蜜雷曾經在大學里學過西班牙文。她要給他們當翻譯吶。」

璜把一隻門釘插進軸梗，輕輕地把它敲進了原位。他從車子底下鑽了出來。「如今我們來把後部裝配起來吧。」

曉色在天空和山頭騰起了。那蒼黑的沒有色彩的黎明跨了進來，叫白色和藍色的東西顯成了銀灰色，而紅色和暗綠色的東西則顯成黑色。那大橡樹的新葉是黑色和蒼白的，山峯的輪廓是明銳的。那些像湯糰似的在天空中滾來滾去的大塊的濃雲已開始在它們的東方的邊緣上顯出了一抹隱約的淡紅玫瑰色。

突然，食堂里的燈火亮了起來，而屋子四周的天竹葵的籬籬便頓時灼然可見了。璜向着那燈火望了一眼。「愛麗起來了。」他說道。「咖啡不久就會弄好了。來，如今我們來把後部裝上。」

兩個人很好地合作着。各人都知道要做的的事情。各人都做了他的本分。膿泡也仰天躺下，在轉緊一些螺絲帽子，在合作中他感到一種愉快的情緒。

璜把一條用勁的前臂着力頂住了一個螺絲帽子，他的老虎鉗一滑，他的指節上便脫了皮肉。他把指節放在嘴里吸吮，在他嘴巴的四週染上了一道油膩。

「傷得兇嗎？」膿泡問道。

「不，總算還是運氣吶。一個人不流血就幹不了一件事情。那是我的老爹常說的話。」他又吮掉了血，那流血已減少了一點了。

黎明的溫暖和暈紅在他們四周滲了進來，以致那電燈也似乎失却它的一點光采了。

「不知格萊亨上有多少客人下來吶，」膿泡隨口地問道。接着，由於對季先生的好感，他想起了一個強烈的念頭來了。這是一個難受到幾乎叫他傷心的念頭。「季先生，」他猶疑着開口了，他的聲氣是趨奉的情懇的，央求的。

璜停住了旋轉螺絲帽，在等着那放一天假呀，加點工錢呀，或什麼什麼的要求了。總是有一個要求了。那聲氣有點異樣，在璜這便是麻煩。麻煩往往是這麼開場的。

膿泡不響了。他不知道怎麼說是好。

「你要什麼吶？」璜戒備地問道。

「季先生，我們不能想個辦法——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想個辦法不要再叫我膿泡呢？」

璜把老虎鉗從螺絲帽上拿下來，把頭扭了過去。兩人仰天騎着，他們的臉兒相對。璜看見了一些舊疤痕和一些新長的綻瘡，還有一顆快要在面頰上破裂的尖尖的，綻綻的黃頭膿疱。當他看着的時候，璜的眼睛軟下來了。他明白了。這是他突然想起的，他奇怪爲什麼他以前沒有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呢？」他乾脆問道。

「愛德，」膿泡道。「卡愛德，卡筱懋」的一個遠親。在我沒有在中學里唸到這個的時候，喝人家都把我叫作筱懋的。」他的聲音是用了功夫而平靜的，可是他的胸脯却沉重地起伏着，而他的喘息則在鼻孔里嗤

噙地響着。

璜把眼光從他臉上掉回去，望着那後車腔里的圓球樣的一塊滑片。「O·K·」他說道，「我們來把起重架子放到下面去。」他從客車底下滾了出來。「如今去把機油拿來。」

膿泡急忙到車間里去拿出了那隻汽壓噴鎗，把那條通汽皮管拖在他後邊。他旋開了汽塞，於是那受壓的空氣便在機油底下嚇嚇地流進了噴鎗。當他在車腔里把油加得直到有點溢出來的時候，那噴鎗軋軋地響着。他旋緊了開關。

璜道，「筱懋，把手抹抹，去看看愛麗把咖啡弄好了沒有，行嗎？」

膿泡向着食堂走去了。近門邊有一棵大橡樹栽着的地方，是近於漆黑的一片。他在那里站了一下，屏住了呼吸。他在一陣類似寒意中全身發起抖來了。

①這裏在原文中是頗有風趣的一個地方，可惜譯文中無法表現，祇能借註釋來說明一下了。卡筱懋原文是 Kit Carson (1809-1868)，他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邊防軍人。「Kit」原是「Christopher」這個教名的暱稱，但在英文中，則更有「小貓」的意思。這裏譯作「筱懋」，取其同音。「膿泡」的原文為 Pimples，本是美國人稱呼小童的隨口稱呼，猶如我們的「小那」。但這個字却恰巧有「膿泡」的意義，而膿泡則止是滿面膿泡，所以感到難堪，要求換一個稱呼，不料從「膿泡」換成「小貓」(筱懋)，依舊體面不了多少。——譯者

第二一章

當太陽的輪沿照徹了東邊的山峯，季璜便從地上站了起來，拍去了他的大衣的膝頭和屁股上的灰塵。太陽閃爍在食堂的窗子上，煖洋洋地躺在車間四邊的青草上。它照耀在平坦的田野里的罌粟花上，和青青的羽扇豆的廣大的隴畝上。

季璜走到了客車前。他走了進去，旋開了發火鍵，用他的掌跟按下了發動桿。那發動桿滯澀地叫了一陣子，於是引擎着了火，鼓嚕了一會，直到璜把它關掉，他用手按下排輪桿，把排擋「吃」得特別低，於是又放開了排輪桿。後輪在懸空中慢慢地轉着，璜又繞到後面去諦聽那牙齒齒盤的動作，想聽出點什麼裝配上的不妥貼來。

膿泡則在車間里的盛着汽油的扁盤中洗手。太陽熏煖着一片去年殘留下來的被吹到了車間門框的角落里去的黃葉。隔了一會，一隻小小的受了夜色所鎮懾的蒼蠅從那片樹葉下費力地爬了出來，站在明朗

的陽光里。它的翅膀是塵污的珠光色的，它帶着夜寒而呆木着。那隻蒼蠅用它的腳爪擦它的翅膀，又把它的腳爪放在一起摩擦着，於是它又用前腳撥擦它的臉，一面，那打斜里穿過一堆堆大雲團的太陽則曬煖了它的精液。突然，那隻蒼蠅騰身飛起了，繞了兩個圈子，在橡樹下飛騰，撞着了食堂的紗門，仰天跌倒在地上，吱吱地叫着，身體翻倒了一會。於是它又扭正了過來，飛起身來對準了食堂門邊的框罅溜進去了。

坐了一夜而顯得憔悴了的季愛麗走到了門邊向外望望那輛客車。紗門僅僅開了幾吋光景，可是那隻蒼蠅却便打那開口中飛了進去。愛麗看見它飛進去了，便把拿在手里的那條拭碗布向它拂着。那蒼蠅發急地吱吱叫了一會，於是便在櫃台邊緣的下面停住了。愛麗看着那客車的後輪在臨空閑轉，於是她便走入櫃台里面去旋開了那隻大咖啡壺的龍頭。

那棕黃色的流汗在大咖啡壺側邊的玻璃管中顯得稀而且淡。她把她的抹布在櫃台上抹着，正在這時，她看到在那透明的塑料質罩子的那座白色的椰子大蛋糕在一面的邊緣上有了一个「V」字形的殘缺。她便從銀盤中拿起一柄小刀，揭開了罩子，修整了蛋糕的邊緣，把那些碎屑放進了她的嘴里。正要把罩子蓋好的時候，那蒼蠅却打罩邊的下面溜了進去，投身到了椰子餡上面。它有着一座高大巍峨的糕山，它樂得不可開交了。

騰泡走了進來，發着汽油和油膩的氣味，他在那些圓檯中的一隻上坐了下來。「唔，我們把那個幹掉了，」他說道。

「你，還有旁的誰呢？」愛麗諷刺地問道。

「唔，當然，季先生是幹專門的工作的。我想要一杯咖啡和一塊蛋糕。」

「你在我沒起身之前已經碰過那座蛋糕了。」她用一隻手擰開了她眼睛上的頭髮。「你瞞不住人的。」
她道。

「好吧，算在我帳上就是啦。」膿泡道。「我是化錢吃東西的呀，可不是嗎？」

「你老吃那些甜食幹麼吶？」愛麗道。「你一天到晚都在糖果盤子邊，你也掙不了多少錢，全去化在甜食上。我敢說生膿疱的就是這些東西。你爲什末不停一陣子呢？」

膿泡忸怩地低頭望着他的手，指甲上在汽油沒有觸到的地方起了一道黑邊。「這些東西營養力多吶，」他道。「人要工作，就需要營養力。算起來總要到下午三點鐘你才能騎一騎吶。喝，人總是需要一點營養力多的東西的啊。」

「多的是褲子上的皺紋囉。」愛麗批評道。「你需要營養力，就如同我需要一個——」她把這句話落了空。愛麗是個很粗俗的女人，可是這些字眼她是不說出口的，她祇把它們做個提示。她從龍頭里開出了一杯咖啡——一隻粗厚的，平底而沒有托盤的杯子——澆了一點牛奶，便把那杯子送過了櫃臺。

膿泡，一面懶洋洋地望着那個在八音盒子上方撩人地扭着的可口可樂美女，加進了四調羹的白糖，用調羹筆直地把咖啡攪了又攪。

「我要一塊蛋糕吶，」他耐着性子重複了一遍道。

「好吧，這是你的死路一條。瞧你的肚子長得像個汽球吧。」

膿泡望着愛麗的長得挺美的後身，接着又趕快望開了去。愛麗從櫃臺後邊拿了小刀切了一角椰子蛋糕。蛋糕的崖壁倒在那隻蒼蠅身上，把它壓了下去。愛麗把那角蛋糕放進一隻碟子里，在櫃臺上推送過去。膿泡使用他的咖啡調羹去掏起來了。

「那班人們還沒有起身嗎？」他問道。

「沒有，可是我聽得他們在走動吶。總是他們里面有一個人把熱水全用光了。我在食堂里一點兒也沒有。」

「那一定是蜜蕾了，」膿泡道。

「啊？」

「那小娘兒也許她洗了個澡吶。」

愛麗怔怔地望住了他。「你管你的營養力，把心思放正經點吧，」她刺人地說道。

「我沒有說什末呀，這蛋糕里有隻蒼蠅吶！」

愛麗挺起了身子。「你昨天在湯里也有一隻蒼蠅。你大概在袋子里藏着蒼蠅的吧。」

「不，你瞧。它還在抖腿吶。」

愛麗走了過來。「弄死它。」她叫道。「揉碎它！你要讓它逃走嗎？」她從櫃臺後面拿起一把叉來，把蒼蠅和蛋糕碎屑在一起搗個稀爛，把所有的東西都拋到了泔腳桶里去。

「我的蛋糕又怎末說吶？」膿泡問道。

「再拿一塊給你好了。我不懂爲什末你老是碰到蒼蠅。人家都不的。」

「我想無非是運氣吧。」膿泡好聲好氣地說道。

「啊？」

「我說我——」

「我聽見了你的話。」她暴躁不安起來了。「你小心你的嘴巴，要不就會叫你覺得像火燒一樣的趕快離開此地的。我可不管你是一個鐵匠。在我看來你祇是一件廢物。一個膿泡臉的廢物。」膿泡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的下巴跟着她的怒氣的上升而一點一點地往他的胸脯沉了下去。他不知道她是在借着他發洩種種事情的積憤。

「我並沒有說什末啊。」他道。「難道一個人就不能說說笑話嗎？」

愛麗已到達了這樣的一個地步：她不是進一步走入那種把活生生的天光和她身邊的人們從她那里割裂開去的瘋狂和神經質的怒潮，便得趕緊抑制下去，因爲她已能感到那股過止不住的壓力在從她的胸膛和喉頭湧上來了。一霎間她估出了那情勢。事情正多着吶。客車得開出去。璜也未曾有過安息。那些借着舖

位的客人們都會聽到她的冒火而走出來了，而璜便作興要揍她的。他已經有過一次了，並不怎麼兇，可是很準，而且又算得那麼恰當，以至她竟以為他差一點便要把她殺了的。又加上那老在她腦際的陰暗的恐懼——璜也許會丟掉她。他曾經丟掉過別一些女人的。幾個則她不知道，因為他再也不肯說，可是一個有他那點可愛的男人是一定曾經丟掉過別一些女人的。這種事情全都是一下子發生的。愛麗決定不要發怒了。她把那股壓力抑到了胸底。她木然地揭起了那隻塑料質的蛋糕罩子，切了特別大的一塊，把它放在一個碟子里，她便拿了那碟子走到櫃臺那邊去把它放在膿泡的面前。

「人人都好煩吶，」她說道。

膿泡從他的手指甲上抬起了頭來。他看到了那些細小的年齡的紋路怎樣地在她的頸項上溜着下來。他又注意到了她的上眼瞼的醇厚。他看到她的手已經失去了小姑娘家的皮膚的緊密。他很為她遺憾。像他那樣在漂亮上得天獨薄的，他總以為青春是世上唯一值得佔有的東西，一個人失去了青春，便不啻是死掉了。今天早上他已得了一個大大的勝利，如今，當他看到了愛麗臉上的示弱和猶疑，他又來爭取第二個了。

「季先生說他不再叫我膿泡了，」他道。

「爲什麼不吶？」

「唔，是我請他不的。我的名字是愛德華。在學校里，因為我姓卡，人家都把我叫作狡獪的。」

「璜要叫你發愁了嗎？」

「唔，唔。」

愛麗實際上也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而在她後面的浴室里可有了響動，地毯上的足音和一陣輕輕的語聲。如今她想起了有陌生人，膿泡對她便顯得更加親切了，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我瞧着吧，」她道。

太陽已從前窗和門里照進來了，在牆上照出了五片陽光，照耀了櫃臺後面的那些燻實盒子和橘子堆成的金字塔。如今那些光亮的方塊又陰暗下去了。起了一陣滾滾的雷聲，迅雷不及地下起了雨。它從屋頂上瀉落下來。

膿泡走到門口去向外望着。雨水傾注下來，昏暗了田野，在水泥路上高高濺起。在潮濕的天光中有着一種鋼鐵般的光景。膿泡看見季璜在客車里面躲雨。那後輪依舊在慢吞吞地打着轉。當他在看着的時候，璜跳到了地上奔向食堂來了。膿泡給他把門兒開着，他便竄了進來，可是即使在那短短的一陣奔跑中，他的大衣已給雨水打黑，而他的鞋子也在地板上踏得濕淋淋的了。

「啊呀，」他說道，「那可是一陣道地的陣雨吶。」

灰色的水壁遮暗了那些小山，而且帶了一種烏沉沉的金屬般的光采。羽扇豆的梢頭帶着水而沈重得澇了下來。罌粟花的花瓣被打落了，散在地上，像一些金幣。那原已潮濕了的地面已不能再吸收水分了，那些

小小的水流便立刻往低處流去。陣雨在叛岔口的食堂屋頂上怒吼着。

季璜已佔據了食堂窗邊的一張桌子，他喝着重奶油的咖啡，嚼着一個油酥餅，望着外面的傾盆大雨。璜走了進來，開始在櫃臺後面的不銹鋼的水槽里洗着幾隻碗碟。

「再拿一杯咖啡給我，行嗎？」璜問道。

她亂七八糟地繞過了櫃臺口。杯子太滿了。小小的一道咖啡從杯底上淌了下來。璜抽出了一條紙，把它摺了起來，作那濕淋淋的杯子的吸水墊。

「沒歇得好吧，是嗎？」他問道。

璜正累着，她的衣服是皺的。如今你可以看出她在沒到年紀的時候便會成個老太婆了。她的皮膚是垢污的，她的瘦瘦的雙手是骯髒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叫璜顯得憔悴。

「根本沒睡過。」她說道。「我試過了地板，可是我睡不了。」

「好吧，我們總不叫再有這種情形了。」璜道。「我早該找一輛車子把他們送到聖·伊西陀去的。」

「把我們的床鋪去讓給他們！」愛麗趁勢說了。「虧你怎未想到的吶？你想他們還能在別的地方佔據我們的床鋪嗎？大家今天不必工作了。大家儘管坐着算了。」

「大概是在找我的錯兒了。」璜道。

「你的老婆在椅子上睡覺你也不管。」愛麗道。「你隨時會把她的床鋪出讓的。」愛麗又覺得一陣狂

怒在她里面冒起來了，這叫她害怕。她並不要它冒起來。她明白這是要弄糟事情的，她怕，可是它便來了，在她里面冒着騰着。

一陣雨點像一把大掃帚似的打在屋頂上，它過去了，便靜下一陣，但幾乎馬上另一陣雨又來起而代之。屋檐上和水落里的水的滴流聲又大起來了。璜曾經用心地對着地板望了一陣，配着他嘴唇上的一條創疤的白痕，一個微微的笑容繃緊了他的嘴巴。這又是愛麗所害怕的一點。他是叫她暴露了出來而在觀察着她。她知道這一點。一切關係，一切情況，在愛麗全是一些人對人的事情，在這些事情中，她和對方是重大的，而其他人的人們便給在這個世界上抹掉了。當她同璜說話的時候，便祇有了他們兩人。當她找上璜瑪的時候，整個的世界消失了，祇把璜瑪和她留在一個雪里霧里的灰色的宇宙中。

可是璜呢，如今他可以排除一切而在彼此的關係中去看每件事情的。那些尺寸和分量不同的事情，他能看着，判斷着，思量着，鑒賞着。璜是能够鑒賞人的。愛麗則祇能愛，喜歡，不喜歡，和恨。她是看不出及覺不到任何襯托的。

如今她把她那鬆散的頭髮向後挽了起來。她每個月在頭髮上搽一次那種保證產生能叫男人俯首貼耳的神祕和熱的光采的，生髮水。璜的眼光深遠而帶着興味的。這對於愛麗是一種可怖的東面。她知道他在看着她，並不把她看作是一個足令天地失色的發怒的女人，却祇看作是供人研究，觀察，甚至鑒賞的萬千發怒的女人中的一個。這對她是一種冷酷的，寂寞的恐怖。璜拿走了她的宇宙，而她則感到她拿不走他的什

麼。他不僅能看徹她的周身，而且還能透過她而看到一點什麼。他有一次打她的那個牢記的恐怖倒並不在於那挨打上——她以往也會挨過打的，但非但不恨，而且還從這上面感到興奮和滿足吧——可是璣打起她來却像捏一隻臭虫似的。他不大把它當作一回事。他甚至於也沒有怎麼發怒，不過是不耐煩而已。而他在打一個吵鬧的東西叫它安靜的愛麗當初無非是想用她所知道的幾種方法之一來引起他的注意而已。如今她又想幹同樣的事情，而從他眼睛里的改變了的的眼神上，她知道他已經從她手里脫了出來了。

「我是想爲我們安排下一個好好的小家庭的；好好的，安上一幅地毯和一套天鵝絨的幃帘，而你一定要把它讓給外人。」她的聲音在失却它的堅決了。「你就叫你自己的老婆整晚坐在一張椅子裏。」

璣悻悻地抬起了頭。「璣瑪，」他說道，「再給我拿一杯咖啡來，行嗎？多加奶油。」

愛麗自己扣住了那股她知道在冒上來的怒氣，於是璣慢慢地轉過來望着她了。他那漆黑的眼睛是帶着興味而溫暖的，他的眼神又改變了，他在對她望着，她知道他在看她。

「這也沒有損了你什麼啊，」他說道。「今晚上叫你嚐到床的滋味就是了。」

她的呼吸頓了一下。一股熱潮在她身上衝了上來。狂怒被化成了熱烘烘的慾念。她迷惘地對他微笑着，又舐了舐她的嘴唇。「你這個壞東西，」她非常柔和地說道。她舒了一口大大的，顫動的氣。「要吃點鷄子兒嗎？」她問道。

「好哇。兩個水鷄子兒，下四分鐘光景。」

「我就知道你愛吃這個，」她說道。「要放點鹹肉嗎？」

「不要，一片烤麵包和兩個油酥餅。」

愛麗走到了櫃台里面去。「我祇望他們打那里走開，」她說道。「我要用我自己的浴室吶。」

「他們在走動了，」璜道。「他們一會兒就會出來的。」

他們可是在行動着了。在臥室里有了腳步聲。里面的一扇門打開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兇狠地說道，「呀，你也可以敲敲門的啊！」於是便有一個男人答道，「對不起，太太。唯一的另外一條路就要打窗戶里穿出去了。」

另外一個帶着一種爽脆鏗鏘的尊嚴的男人聲音說道，「敲一下門總是一個錯不了的主意吶，我的朋友。你的脚上是受的傷嗎？」

「是的。」

櫃台盡頭的那道門打開了，一個瑣小的男人走出了食堂里來。他穿了一套雙掛鈕的衣服；他的襯衫是一件出門人穿的淡棕色的那一種，因為它耐骯髒而被喚作「千哩衫」的。他的衣服也爲了那同一理由而是一種中和的椒鹽色的，他戴一條打了領結的暗綠色的領帶。他的臉是尖尖的，像一隻小貓兒的臉，他的眼睛是光亮而疑問的，像一隻小貓兒的眼睛。一撮小小的修飾得很用心的小鬚髭踞在他的上唇，像一條橫柱，當他說起話來的時候，它便一拱一拱的。他的牙齒是潔白而平正的，除了前面的二個以外，那兩個是鑲着

金的。他周身帶着一種清刷過了的樣子，彷彿他用他的頭刷把衣服上的毛毛刷去了似的；他的襯衫有着一種在小盆里洗過了領子而放在衣櫃面上拍挺掠乾了的那種緊綳綳的樣子。他的舉止中有着一種羞澀的老實，他的臉上則帶着一種怯怯的氣質，彷彿他是用了一種經過研究的技術在防衛自己遭受侮辱似的。

「各位早，」他道。「我竟不懂你們大家是在哪兒睡的；我敢說你們是坐了一夜的。」

「唔，是啊，」愛麗苦淒淒的說道。

「沒關係，」璜道。「我們今晚上早一點睡就是了。」

「把車子修好了吧？你以為在這場雨里我們走得成嗎？」

「啊，一定成，」璜道。

那人癢着腿繞過了櫃台的盡頭，痛苦地在一張小桌子上坐了下來。璜瑪拿來了一杯水，和一把包在一條紙巾裏面的銀食器。

「鷄子兒嗎？」

「要煎的，嫩黃的，脆鹹肉，和塗牛油的烤麵包。塗牛油的——明白嗎？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吃到一點塗牛油的烤麵包。如今你把那烤麵包給塗上牛油，多多的牛油，叫它溶化了，別叫人見到黃黃的一塊塊的，那末你就會得到一筆好好的小帳囉。」他翹起了他的一隻穿着鏤孔飾花的棕色涼鞋的腳，望住了它，痛苦地哼哼着。

「你的脚扭了筋嗎？」璜問道。

櫃台盡頭的那道門打開了，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走了出來。他的樣子像杜魯門，又像公司行號里的副經理，又像領照的開業會計員。他的眼鏡片子是四角切平的。他的衣服是灰色而正式的，他的臉上也有一點兒灰色。他是一個商人，穿得像個商人，神氣像個商人。在他的領襟上的鈕扣孔里有一隻徽章別針，那末小，得在四呎之外你便看不出它是個什麼東西。他的背心的底下一摺鈕子沒扣上。當真，這底下的一個鈕子原不是作扣用的。這件背心上橫跨了一條純金的鑰匙鏈，半腰里在一個鑲扣孔里進進出出地繞了幾道。

他說道，「普太太要炒蛋，如果新鮮，那是有露的，烤麵包和果醬。普小姐祇要橘子汁和咖啡就行了。我嚮要奶油燻實，弄得好好的兩面黃的煎蛋——別叫蛋黃流出來——脆烤麵包和波士頓咖啡——那便是淡牛奶。你把這些一起放在一個大托盤里好了。」

愛麗憤憤地抬起了頭來。「你們還是請出到此地來吧，」她說道。「我們不備托盤餐[⊖]的。」

普先生冷冷地望住了她。「我們是給耽擱在此地的啊，」他說道。「我已經損失了我的一天假期。汽車壞了又不是我的錯。如今你祇有把早餐拿進去了。我的太太身體不爽快。我是坐不慣高樓子的，[⊖]普太太也是。」

愛麗低倒了頭，像一條發惱的奶牛。「你瞧瞧，我要去解溲和洗臉，而你們可佔住了我的浴室。」

普先生不安地摸了一下他的眼鏡。「唔，原來。」他轉過頭去對住了璜，光鏡從他的眼鏡上反射出來，祇

顯得里面沒有眼瞞的兩片小鏡子。他的一手把那錶鍊拉出了他的背心袋子。他拉開了一支小小的金指環，迅速地用那尖端去剔着每一隻指甲。他的神氣中好像起了一點兒猶疑的動搖。普先生是一位商人，一家中等股份公司的經理。他是永不孤獨的。他的事業是由一羣工作相同，思想同甚，至相貌也相同的人們在經營着的。他的進餐是同着那些跟他自己相像的人們在一起的，他們在俱樂部里都聚在一起，不容圈外的成分和思想擠得進來。他的宗教生活也是他的團契和他的教會，這兩者都是層層防護着的。一星期中有一個晚上他同那些跟他自己那麼相像的人們玩玩撲克牌，所以那牌局是天公地道的，從這一個事實上，他的一班人便被人信以為他們是一些十分優良的撲克客了。凡他所到的地方，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班人，公司里一班，俱樂部里一班，團契里，教會里，政黨里。他的思想和見解是絕不會遭受批評的，因為他祇願意相交那些同他相像的人們。他閱讀他的一班人所辦所看的一種報紙。那些進入他家門的書籍都是經過了一個專門翻去可能引起他的不快的材料的委員會的選樣的。他憎惡外國和外國人，因為在他們里面難以找到他的儕類。他不願意脫離他的圈子。他很想爬到它的尖頂上並受它的崇拜；可是他從不會想到離開它。在一些有

①「解餐」(Tray service)——是把全組的餐食放在一個大托盤里，專供床上用的。在床上用餐，這是美國「享福人」的一種氣派。——譯者

②坐在小飲食店櫃檯前的高椅子上進食，是平民的玩意兒，猶如我們的街頭食攤。普先生的紳士氣派的桌架子是貫徹全書的一個出色的采繪。——譯者

着裸體女郎在桌子上跳舞和坐在盛酒的大玻璃酒杯中的偶然場合中，普先生也會大笑大鬧而把那種酒喝下去的，可是那里便有着五百位普先生同他在一起吶。

如今，在愛麗的關於解溲的難聽的說話之後，他向食堂四周一看，却發覺他是孤單的了。這里並沒有別一位普先生在那。他的眼光在那生意人打扮的小人兒身上停留了一會，可是他身上可一點古怪的氣質不錯，他的襟鈕孔上也有着一隻徽章別針似的東西，一片小小的景泰藍橫條上面綴着幾顆白星，但這並不是普先生所認得的什麼會社。他覺得自己在憎惡着這些人物而甚至在憎惡着他的休假了。他祇想回進臥室去關起門來，可是眼前却有着這個鬚髮子要去上廁。普先生用他鍛鍊上的那隻金指剔很快地剔滑了他的指甲。

本質上，原來，普先生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他曾經投過戴尤勤的票，但那是在好久以前了。便爲了他圈子里的一班人是互相監視的。稍爲變更一下行動的規條，就馬上要受人注意和議論。一個變更的人就不是一個好人，如果他要堅持，就沒有人肯同他往來了。保護色是確然有保護作用的。可是普先生却並沒有兩重生活。他已放棄了他的自由，而且也忘掉了它的面目了。如今他把這件事看做了少年時的鬧玩兒。他在二十歲的時候，一面逛書寓，一面投戴尤勤的票，兩者都是大孩子們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甚至還偶而在俱樂部中聚餐時提起他對戴某的投票，以證明他也曾經是一個激烈的青年，以及這些事情無非像一個小夥子的

面疱似的，是青春過程中的一都分。可是，雖則他對於他的投戴某人的票有了藉口並且甚至引以為樂，他對於他的女兒蜜蕾的行爲却是無限地担心。

她在大學里正跟那些危險的伙伴們在一起混着，一些教授們和某些被認為赤色分子的人物們。在戰前，她曾經去攔阻過一艘載往日本去的廢鐵船，她又集過款捐給西班牙戰事中普先生所稱之為赤黨的人們做醫藥補給。他沒有同蜜蕾討論過這些事情，她並不要同他談起，而他則有着一種深見，以為如果大家沉默而矜持着，那末她便會冷下去了。一個丈夫和一個孩子便會解決蜜蕾的政治的不安定的。到那時，他說，她便會發見她的真正的價值了。

普先生的廷書寓，他是不很記得清楚了。那時他才二十歲，喝醉了酒，事後他便有了一種曖昧和遺憾的喪然若失的感覺。他還記得在事後的兩星期中帶着恐懼等待着症候的發展。他甚至計劃了萬一如此時便自殺；把自殺做得叫人家看起來像一件意外。

如今他心神不安着。他是在一個他實際上並不要作的假期旅行中。他是要到墨西哥去，這地方，不管招貼上的宣傳，他認為是一個不僅骯髒而且又激烈得危險的處所。他們曾經沒收過油業；換句話說，便是偷竊私有財產。那跟俄國又有什麼分別呢？俄國，普先生對它是像對中世紀的魔鬼一樣，看作是一切奸猾，邪惡，和恐怖的來源的。今天早晨他心神不安着，又因為他也是沒有睡過。他喜歡他自己的床鋪。他得要過上個把禮拜才能習慣一隻床鋪，而這一陣子，有三星期以來他實際上是每天晚上睡一隻不同的床鋪，其中有幾隻，天

知道怎麼會流行的。他累着，他的皮膚上起了顆粒。這里的水也是硬性的，所以當他剃鬚髭的時候，他便知道在三天之中他在頸項四周便將有一道茸毛要生出來了。

他從襟袋里抽出一條手帕，除下了他的眼鏡，把它揩拭好了。「我去告訴我的太太和小姐去。」他說道。「我們原來不知道我們侵擾了你們。」

瑞瑪很喜歡那個字眼，她在心里反覆把它說了幾遍。「侵擾——我並不要來侵擾你啊，蓋博先生，可是我以為你總該知道……」

普先生已經回進臥室里去了。可以聽得見他的聲音在說明着情形，有女人的聲音在詢問着。

那個留着小鬚髭的人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了身，痛苦地癱到了櫃台前，呻了在私下呻吟着。他拿了那糖缸走回原處，帶着一副苦臉，重新坐落到了他的椅子上。

「我會給你拿的呀，」瑞瑪關心地說道。

他對她微微一笑。「我不願意打擾你，」他告勇地說道。

「這並不侵擾我什末的，」瑞瑪道。

璜放下了他的咖啡杯子。

璜泡道，「我要吃一塊那個椰子蛋糕哩。」

愛麗冷冷地切了一塊給他，把碟子推過櫃台，又在拍紙簿上記了一筆。

「我想大概再也不會有人來住屋子了吧。」膿泡道。

「我看哪，屋子所不認識的人來住屋子的還多着呐。」愛麗答道。

「看起來你這個地方的筋扭得很兇呐。」璜對那個瑣小的人兒發表意見道。

「破爛了。」他說道，「腳趾頭破爛了。喏，我給你看。」

普先生從臥室里走了出來，在餘下的一張桌子上坐下了。

那小人兒解開了他的涼鞋，把它脫了下來。他拉掉了他的襪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涼鞋肚里他的腳從腳背到腳趾上都裹着綳帶，那綳帶上沾吸了鮮紅的血。

「你不必叫我們看了。」愛麗連忙說道。血會教她昏倒的。

「我反正要換換綳帶了。」那小人兒說道，於是他便解開了紗布，露出了腳。那大腳趾和它旁邊的兩個腳趾破得好可怕，趾甲發了黑，腳趾頭是稀爛而膿血淋漓的。

璜已站了起來。膿泡走了過來。甚至於璜也無法不來參加了。

「啊呀，那是一個好兇的潰瘍啊。」璜道。「我去拿點水把它洗一洗。你得治一下才好呐。你會受傳染的。你作興會把那隻腳斷送了呐。」

膿泡在他的牙齒間尖聲吹噓，表示着關心和對於受傷者的一種熱忱。那小人兒正望住了璜的臉，他的眼睛里閃耀着愉快和期待。

「你以為這很糟嗎？」他問道。

「一點沒錯兒，這很糟，」橫道。

「你以為我該找個醫生嗎？」

「噯，如果是我，我要的。」

那小人兒高興地格格笑起來了。「那正是我要聽到的，」他說道。他把他的大拇指甲在腳背上一剔，他的腳面——連皮膚，連血，連爛腳趾——便揭了起來，里面是他的完整無恙的腳，和他那毛髮未損的腳趾。他仰起了頭高興地大笑起來了。

「妙吧，可是？塑料做的。新品。」

普先生已走了過來，他的臉上帶着一副嫌惡的神氣。

「這是「小稀奇假爛腳，」」那人說道。他從側袋里掏出了一隻扁盒子，把它遞給橫道。「你待我那末好，我送你一套。小稀奇公司的代表何恩思敬贈。」他的聲音合着他的熱忱奔放著。「這有三個種類——一個爛腳趾的，兩個的，三個的。我送你的這個是三趾的一種，就像你剛才看見的一樣的。這里面有著綳帶，和一瓶叫綳帶顯得駭人的假血。用法說明在里面。你第一次裝上的時候先得把它放在熱水里泡泡軟。於是它就會像皮膚那樣的貼合，而沒有人能識得破了。你可以把它開好多玩笑呢。」

普先生向前湊了過來。在他的腦海中，他可以看見他自己在一次理事會上脫下了他的襪子。他可以在

從墨西哥一回去之後便玩一下，先說一點土匪的故事。

「你要賣多少錢呢？」他問道。

「一塊半，可是我並不零賣的。」何恩思說道。「商家在我一送去就賣掉了。我在兩個禮拜中間在市上銷掉了四十羅。」

「唔？」普先生說道。他的眼睛帶着讚賞而睜得大大的。

「要是你不相信，把我的定貨簿給你看。這是我所經手的銷路最大的玩意兒了。小稀奇公司快要把它批東西賣完了。」

「銷數有多少？」普先生問道。

「呃，除非你是行中人，我是不說的。商業道德啊，你知道。」

普先生點點頭。「好，我就照零賣價錢買一個好了。」他道。

「等我吃過東西就拿一個給你。你把那牛油麵包弄好了嗎？」他問璫瑪道。

「就來了。」璫瑪道，她罪愆地走到櫃台里面去開下了烘麵包器上的開關。

「你知道，叫這個有銷路的，是一種心理作用。」恩思欣然說道。「我們有過假爛手指，存了好些年的貨，它們銷得很滯，可是這個——那是脫去你的鞋襪的一種心理作用。沒有一個人以為你竟會不怕麻煩地那末幹的。看透了那一點的那個人可得了一筆大利呢。」

「大概你也在這上面搞到了一點吧。」普先生含着美意說道。他而今覺得自在多了。

「我搞得不錯，」恩思道。「在我的樣品箱子里我還有另外一兩種也許會叫你們感到興味的小玩意兒。除了對於經售商以外是不賣的，可是我可以把它們拿出來看看。也許會博你們一笑的。」

「我要買半打假爛腳，」普先生說道。

「全是三趾的嗎？」

普先生想了。他要把它們做禮物，可是他却不要有競爭。章蔡禮資弄起這個把戲來會比普先生更高明的。蔡禮是個天生的滑稽家。

「你且給我一個三趾的，三個兩趾的，兩個一趾的吧。」他道。「大概我那個樣子就行了。」

雨的性質改變了。它以大大的，成簇的，泛濫的傾注和短促的，淋漓的間歇下了起來。璜坐在窗下喝他的咖啡。半隻棕黃的油酥餅放在碟子里。

「我看車子要關停一下了，」璜說道。「我倒要叫那後輪在我們出發以前再轉幾下。」

「我倒要一塊那個椰子蛋糕，」璜泡道。

「不，你不能了，」愛麗道。「我得留一點蛋糕給主顧。」

「呃，我就是一個主顧啊，可不是嗎？」

「我不知道今天我們能不能收到從聖·伊西陀來的送貨。」愛麗道。「我得留一點蛋糕在手頭了。」

在櫃台的盡頭，有一隻佈置成階梯式的糖果盤子，里面盛了包裝着的條頭糖果。膿泡從他的橈子上站起身來，在那個陳列品面前站住了。他在挑選以前對着那些一個個鮮豔的小紙包考慮了好一陣子。最後他挑出了三塊糖來把它們放進了他的衣袋里。『一隻「捧球大王」一隻「愛窩兒」一隻「椰子甜心」』他說道。

『「椰子甜心」要一毛錢吶，里面有果仁的，』愛麗道。

『我知道，』膿泡道。

愛麗從櫃台後面拿起了她的拍紙簿。『如今你已經虧空了你的工錢有好多了，』她道。

第四章

普家的人們一走出臥室，瑞瑪便趕緊說道：「我得去刷刷我的頭髮和清理一下吶。」於是她便趕向門邊去了。愛麗緊緊地訂在她後面。

「等我用過了浴室以後，」愛麗冷冷地說道。瑞瑪已穿過了季先生和季太太的浴室，走進她自己的臥室中去了。她反身關上了門，又因為沒有鑰匙，她便把鎖旁的小門子挪上了，以保障她的私隱。她那狹小的軍用小鐵床沒有鋪好；面何恩思的倍大的樣品箱子則靠牆放着。

這是一個很狹小的房間。一架放着一隻面盆和一隻水瓶的五呎櫥靠牆放着，五呎櫥面上釘着一條起皺而油光光的枕衣。那是淡紅色的，有着一幅兩尊大炮交岔在一束紅玫瑰面前的圖畫。印在枕衣上端的，是一首叫做「一個兵士對他母親的祈禱」的詩。

在槍林炮火中我想着你，好媳親，

我希望你的祈禱叫我安安平平，

但等戰爭結束勝利到達，

我就歸來見你，我的老大。

瑞瑪迅速地望了一下那慘淡着陰雨的天光的窗子，於是她便把手伸進了她的衣服領子里去，把衣料翻了過來。用一隻安全別針別住在那翻過來的邊上的，是一柄小小的鑰匙。瑞瑪把它解了下來。她從五層櫃底下拉出了她的衣箱，開掉鎖，打開了它。一幅裝在一隻銀框子里的亮光光的克拉克·蓋博的照片便放在面上，這上面簽着字，「敬祝安好——克拉克·蓋博。」這照片和框子和簽字是她在聖·伊西陀的一家禮品商店里買來的。

她急急地把手伸到了箱子底里去。她的手指摸到了一隻小小的四方指環盒子。她把它抽了出來，打開了它，一看那些指環還在着，便把盒子塞回到箱底里去。她把那箱子關起鎖上，把它推進到櫃台底下去，又把那鑰匙別回到她的衣服內面，她拉開了五層櫃抽屜，拿出了一把刷子和梳子，走到了窗前。在那紅綠花的印花布窗帘旁的牆上，有一面鑲着框子的鏡子。瑞瑪便站在它面前看着她自己。

一片鉛灰色的天光從窗子里照進來，落在她的臉上。她奕奕有神地睜大了她的眼睛，於是她微笑起來。

了。露出了她的全部牙齒，微笑得生氣勃勃地。她站起了足尖站了一會，向她一片無邊的人海揮揮手，又微笑了一下。她把梳子梳梳她那稀疏的頭髮，當梳齒勾住了鬢髮梢時，便用勁一扯。她在粧台上找到了一枝鉛筆，把那淡淡的筆尖描着她那淡淡的眉毛，加強了眉心的灣度，叫她臉上顯出一種驚奇的神情。於是她開始刷她的頭髮了；這一邊十回，那一邊十回。當她一面刷着的時候，一面便伸縮着一條腿上的肌肉，接着是另一條腿，以鍛鍊小腿的肘肌。這是一位從來不作任何鍛鍊然而却有着—雙美腿的電影明星所推荐的一種日課。

當天光愈來愈暗時，瑞瑪連忙對窗口瞥了一眼。她該是憎惡着現身在荒唐的舞蹈中的瑞瑪。甚至比一座冰山更爲潛隱。瑞瑪是祇有最小的一部分露在表面的。因爲瑞瑪的最大最好而又最美的一部分是在她的眼底，深閉而珍藏着的。

她的臥室的門扭轉了一下，接着門上有了推動。瑞瑪直起了身子而畢正地站好了。祇有一隻手動了一下，它恍惚地抹了一下她的眉毛，却叫她的額上抹上了一片污黑。如今在臥室的門上有了叩聲。一種輕輕的客氣的叩聲。她把刷子放到了五屨櫥上，整了整衣衫，便走到了門邊去。她拔去了門子，把門開了一條狹縫。何恩恩的臉正在望着她。他的，緊密的毛茸茸的小鬍鬚拱在他的嘴上。

「我想把我的樣品箱子拿出去，免得礙着你，」他說道。

瑞瑪依舊把門開着一條狹縫。

「你們大家全是那末好，」他接着道。「我不願意再生什末莫須有的麻煩了。」

瓊瑪慢慢地軟化下來了，可是她依舊在有一點沉重地呼吸着。她開下了門兒，退了開去。恩恩帶着一副窘迫的笑容走進了房來。他走到了床邊。

「我該把這床鋪好了的，」他說道，於是他拉起了褥單和床毯，開始把被紋抖平。

「不，我來吧，」瓊瑪道。

「你倒甚至並不起眼，」我所答應了你的小帳，」恩恩道。「可是我已經給你拿來了。」他整整齊齊的鋪好了床，好像他以前曾經做過了許多次似的。

「我也能弄得同樣好的，」瓊瑪道。

「好吧，如今已經弄好了，」他說道。他走到了他那樣品的大箱子那里去。「我把這打開行嗎？我要拿點東西出來。」

「開你的吧，」瓊瑪道。她的眼睛里充滿了興味。

他把那隻樣品的大箱子放到了她的床上，扭開了門鈕揭起了蓋子。箱子里有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有硬板紙的小筒子和會變顏色的手帕。有爆竹雪茄烟和臭氣彈。有傳聲器和喇叭和宴會用的紙帽和錦標旗和好玩的鈕子。有像牆上的那隻一樣的絲壘子。恩恩在拿出放在一隻隻扁盒子裏的六具假腳，而瓊瑪則已走過去向那千奇百怪的樣品箱子里望着了。她的眼光被一套電影明星的照片所吸住了。它們同她所見過的完全不同。那照片是被塑納在一些至少有四分之一吋厚的晶瑩的塑料厚片中的。它們還有一點

古怪的地方。那些照片看起來並不是平面的。靠了一些灣曲的把戲，或者可能是由於光綫的曲折，那些臉兒都突了出來而有了深度。它們彷彿是立體的，而那些邊框則又是八吋寬十吋長的尺寸。

最上面是一幅詹姆斯·史蒂華[○]的栩栩如生的微笑的照片，從下面透映上來，則是那第二幅照片，這一個，她不僅看見了那頭髮和前額的一部分，而且她認識出這頭髮和前額。她的嘴唇張了開來，一種光采進入了她的眼睛。她的手慢吞吞地伸到了那箱子里去，拿起了詹姆斯·史蒂華來放過一邊。於是便赫然現出了他，克拉克·蓋博，顯得圓渾而豐滿。這是一個嚴肅而全神貫注的姿態，下巴突出，眼睛平視而若有所思。這竟是一幅她所從未見過的照片。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氣，又竭力屏着呼吸，叫它不致於被人聽見。她把那照片拿了出來，直望着那對眼睛，而她自己眼睛則是張大而受了催眠的。

恩思望着她，看出了她的興味。「這不是一件出色的東西嗎？」他道。「這是一種新的設計，你看到這是顯得渾圓的，簡直就像一個塑像嗎？」

瑞瑪點點頭，一言不發。

「我預言，」恩思說道。「我幹得起這一門，而且敢起誓的。那寥寥幾幅會一下子打倒世界上每一種其他的照片的。它抗酸，耐濕，經久，永不會發黃的。這是直接塑牢和燒固在框子內部的。這是永不褪的。」

○詹姆斯·史蒂華 (James Stewart) 好萊塢的著名電影男明星，以演技見稱，擅演沉着堅強的典型。——

瑞瑪的眼睛絕未離開過這幅照片。恩思伸手去拿這幅照片了，而她的手指便像腳爪似的抓緊了它。

「多少錢？」她的嗓子成了一種喉音的癩皮腔。

「這祇是一個樣品，」恩思道。「這是給商店看的，不賣的，你得定貨。」

「多少錢？」她的手指握緊得發白了。恩思仔細地對她望着。他看見她的臉是全神貫注而沉着的，額部的肌肉緊張着，鼻孔因是屏住了氣而有一點睜動。

恩思說了，「市上零賣是兩塊錢，可是我說過我要給你一筆很好的小帳的。你要不要與其拿一筆很好的小帳，還是拿了這個呢？」

瑞瑪的聲音是啞啞的。「要。」

「好，那末你就拿去吧。」

那白痕慢慢地從她的手指上褪落了。她的眼睛里有着一種光榮的神采。她舐舐她的嘴唇。「謝謝。」她說道。「啊，謝謝，先生！」她把那照相上的臉翻過來對着她，把它貼在身上。塑料並不像玻璃那末冰冷，而且溫暖而軟綿綿的。

「我想我有着那唯一的一件貨樣也就行了，」恩思道。「你知道，我要上南方去。我要過六個禮拜才回到總公司來。我打算在洛杉磯化上兩個禮拜，那是一個銷新奇玩意兒的好地方。」

瑞瑪拿了那幅照片走到她的五層櫥面前去，拉開了抽屜，把那照片塞進一堆衣服底下，又關上了抽屜。

「我猜你要上好萊塢去的吧，」她說道。

「啊，一定的。對於新奇玩意兒，那里甚至比洛杉磯還好。我在那邊有很多朋友。我過我的假期，到各處走走看看，順便也看看市況。一舉兩得。上一次我們有了一個宴會，那是在梅蘿絲·格羅陀開場的。那地方在梅蘿絲往前，就在雷電華^①隔壁。那是真是一個宴會啊！我實在不想告訴你我們幹了些什麼，可是我一生一世可從來沒有那末快活過。後來，我的那個朋友，當然囉，得回到電影場工作去了。」

瑞瑪已出神得像一隻發了呆的小狗望住一隻甲虫一樣了。「你的朋友是在電影場里做事的嗎？」她隨口問道。「哪一家？」

「梅高美^②。」恩思道。他正在收起他那樣品箱子，沒有望着她。他沒有聽出她喉嚨里的大聲的喘氣或是進入她聲音里來的那種不自然的腔調。

「你也走進攝影場去的嗎？」

「是呀。惠利給我弄到了一張派司。我有時候就去看他們拍戲。惠利是個木匠。戰前便在那兒做事的，現在他又回進去了。我同他在一起當過兵的。了不起的好傢伙。又是一個怎末樣的席面上的人啊！他認識許許多多的娘兒們啊，他有着比你所見識過的還多的電話號碼。一大本厚厚的黑簿子，滿是電話號碼。他有着

① 雷電華 (RKO) —— 好萊塢著名八大影片公司之一。——譯者

② 梅高美 (Metro-Goldwyn-Mayer) —— 好萊塢八大影片公司之一，通常縮稱作「MGM」。——譯者

電話號碼的那些娘兒們他，連一半也記不清的。」

恩思陶醉在他的話題中了。他在牆邊的那張小小的直椅上坐了下來。他格格地笑了。「惠利在戰爭初起時是被調派在聖大·安那的，那是在我還沒有認識他以前。好吧，那些軍官們知道了他的那本黑簿子，他們要把惠利帶到好萊塢去，叫他給他們找娘兒們。這末一來，惠利一耍就要到了一張派司。他們把他的行李裝出去的時候，他混得正好着。」

在這一段朗誦的時候，瑞瑪的眼睛里帶了一副焦急的神情。她的手指在她的圍身上抓着。她的聲音變得高而又低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會感受侵擾，給我行個方便嗎？」

「當然行。」恩思說道。「你要怎末？」

「呃，假如我交給你一封信，要是你到了——呃，要到——梅高美攝影場去，而湊巧遇見蓋博先生的話，你能不能把這個交給他？」

「蓋博先生是什末人啊？」

「克拉克·蓋博先生，瑞瑪鄭重地說道。

「唔，他你認識他嗎？」

「認識。」瑞瑪結結巴巴地說道。「我是——我是他的表妹。」

「喔，原來。好吧，我當然願意的。可是我也許不去的。你爲什末不交郵寄？」

璫瑪的眼睛睜了起來。「他收不到他的郵件的。」她詭祕地說道。「有一個小娘兒，一個祕書什末的，祇是把它拿去燒掉的。」

「不會的！」恩思道。「又爲什末？」

璫瑪不去想這個了。「人家祇是不願意讓他看到信囉。」

「連他親戚的信也不嗎？」

「連他表妹的信也不。」璫瑪道。

「是他告訴你的嗎？」

「是的。」她的眼睛是睜大而空洞的。「是的，因爲我不久就要上那兒去了。」她道。「我已經受過了一次邀請，正打算要去，我的表哥——那就是蓋博先生——他說道，「不，你還得要一點閱歷。」他道。「你年紀輕着吶，你不必着什末急。」所以我就在受着閱歷。在一所食堂里你能看到好多的人吶。我老是在研究着他們的。」

恩思有一點懷疑地望着她。他也曾聽到過有女堂倌在一夜之間成了舞台明星的那些荒唐的故事，可是璫瑪却沒有那樣的勁兒啊，他想到。又沒有那種大腿。璫瑪的腿是像桿子似的。可是，同時，他也知道有這末兩三位電影明星，她們不施脂粉時是平淡得在銀幕以外沒有人能夠認得出她們的。他在書報上看到過。而璫瑪吶，即使她看起來不像——唔，他們儘可以把她捧起來的，而既然她的表兄是克拉克·蓋博啊，那倒是

一個欺不了的「門內人」吶。那可有了點毛病了。

「唔，我這一次可沒有多大的意思要惠利給我弄一張派司了。」他道。「我上那兒去過很少次數，可是唔，如果你要我去，我可以去的，找上了他，把你的信交給他。照你看來，人家把他的郵件丟掉是爲了什麼？」

「人家祇是要把他累到老死，然後像一隻舊鞋子似的把他扔掉。」瑞瑪熱情地說道。一陣陣的情感的潮浪衝盪着她。她陷入了一種狂熱，同時，一陣惶惑又浮上了她心頭。瑞瑪不是一個說謊的人。她以前從來沒有幹過這樣的事情。她是在走着一條長長的翹翹板，她也明明知道。祇要恩思方面有一個問題和一點兒在行，便會叫她摔倒而把她栽到一個坑里去的，然而她可忍不住。

「他是個偉大的人。」她道。「一個偉大的上等的人。他不喜歡人家要他演的脚色，因爲他不是那種人。便是白瑞德吧——他就不愛演那個，因爲他不是一個滑頭，他不愛演滑頭脚色。」

恩思已經垂下了眼睛，在眼睫縫中打量着瑞瑪了。於是恩思開始明白了。這里面的關鍵漸漸地浮上了

①白瑞德 (Rhett Butler) —— 爲近代美國女作家 Margaret Mitchell 所作長篇小說「隨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 , 中譯本題名「飄」) 中的一個重要的人物。該書攝成電影時(在上海開映時題名

「亂世佳人」)，白瑞德一角即由克拉克，蓋博飾演。該角色是一個精明洞達，玩世不恭的老江湖，在

亂世中憑他的聰明和手段獲得了他的「成就」。——譯者

他的腦際。瑞瑪如今是同她往常的一般情形一模一樣的善良。她的臉上有着的是端莊、勇敢，還有着一片真實的愛的毫光。恩思能够做的，便祇有兩件事情了——對她哈哈一笑，或是敷衍下去。如果房間里還有着別的人在——譬如說，另外一個男人——他大概會對她笑一陣以防止自己遭受他人的挖苦的，然而他可要感到慚愧而更加不安了，因為他看得出這個女孩子身上燃耀着一種強力的、純潔的、和迷人的東西。這便是那種令起信者在神壇前的石板上伏臥終宵的那種東西。這便是一種愛的花精的，一種恩思在以往從未在任何人身上見到過的，赤裸裸的深情的噴湧。

「我可以把那信帶去的，」他說了。「我告訴他這是他的表妹寄來的。」

一種驚懼的神情浮上了瑞瑪的臉。「不，」她說道，「我真可要他驚奇一下呢。祇消告訴他這是一個朋友的，別對他說一句其他的話。」

「你打算什末時候上那邊去找個事做呢？」恩思問道。

「唔，蓋博先生說我該再等一年。他說我年紀輕，而且需要看人的閱歷。雖然我對於這一點有時候也覺得厭透了。有時候我真想在我那邊自己的屋子里，有着它們——那些——大大的，厚厚的幔子，和一隻長沙法，如此等等，我要去望望我所有的朋友們——蓓蒂·黛維絲呀，殷格麗·賽門呀，瓊·芳登呀，因為我是不跟另外的一班老鬧離婚等等的人們混在一起的。我們祇是坐着談談正經事情，我們是在學習研究的，因

◎以上三人，都是好萊塢的著名女明星。——譯者

爲這樣才能有進步而成一個偉大的女演員。可是有許多人對待他們的影迷們很不應該；不肯簽名呀什末的，可不是我們！我是說，不是我們這種人。我們有時候甚至於到街上去請個把女孩子進去喝杯茶擦擦天，就像她們是我們自己一樣，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全是仗着我們的影迷們的一片誠心的。」她心里在害怕得發抖，可是她無法止得住。她在翹板上慢慢地走遠了，可是她無法止得住，而這樣就快要叫她摔交了。

恩思說道：「我起初倒不知道。原來你已經進過電影界了。你已經成了一位明星了嗎？」

「是的，」璫瑪道。「可是憑着我在此地所用的名字，你不會知道我的。我在好萊塢有另外一個名字。」

「是什末？」

「我不能說，」璫瑪道。「你是在這里一帶知道我一點兒的唯一的一個人。可是你不能說出去的啊，你要說嗎？」

恩思打了個哆嗦。「不的，」他道，「你不要我說，我不會說的。」

「保守我的祕密，」璫瑪道。

「一定，」恩思道。「把信交給我就是了，我可以叫他拿到這個的。」

「你可以叫誰拿到什末呀？」愛麗在門口說起來了。「你們兩個人單獨在一間臥室里幹些什末的？」她的眼睛懷疑地在四處搜索證據，逡巡着那隻放床上的樣品箱子，停住在枕頭上，察看了那褥單，於是又移

到了瑞瑪身上。愛麗的眼光打她的脚上和腿上遊上去，在她的裙子上耽了一回，在她的腰部狐疑了一下，然後便落定在她那通紅的臉上。

瑞瑪簡直要窘死了。她的臉頰上充滿了血色。愛麗把她的兩手放在她的髻後。

恩思好聲好氣地說道，「我正要把我的樣品箱子拿出去，她請我帶一張條子給她那住在洛杉磯的一個表兄。」

「她在洛杉磯沒有什末表兄的。」

「有的，她也有的，」恩思憤怒地說道，「我認識她的表兄的。」

如今，一早晨來一直要在愛麗心中一湧而出的那股怒氣可從她身上爆發出來了。「你聽我說，」她喊道。「我用不着你們這種牛皮客人來勾引我所僱用的女孩子。」

「沒有人碰過她，」恩思說道。「沒有人把手放上她的身。」

「沒有嗎？好吧，那末你在她的臥房里幹什末的？瞧瞧她的臉。」歇斯底里在愛麗里面沸騰了起來。一種沈重的，嘶啞的，喊叫的聲音在她的喉頭發了出來。她的頭髮披落在她的臉上，她的眼睛是打着轉而水溜溜的，她的嘴唇變得殘忍而緊張，像一個正在猛擊他那半昏迷的對手的拳擊家的嘴唇似的。「我不許這樣。你以為我願意她上人家的當嗎？你以為我願意搞得四處全是些壞東西嗎？我們把我們的床鋪和我們的房間讓給了你們！」

「對你說半點事情也沒有的！」恩恩對她大喝道。他這樣在瘋狂的一張臉上在絕望中迷亂了起來。他的否認在他的耳中聽起來簡直像是承認了。他不明白她爲什麼要這樣幹，那不公道叫他嫌惡到了肚子里，他心里也冒上怒氣來了。

瑞瑪的嘴巴張開着，她正在感染着那歇斯底里的細菌。悲吟的叫喊合着她的每一下沉重的喘息吐了出來。她的兩手在她面前互扭着，彷彿它們在企圖互相毀滅似的。

愛麗趕到了瑞瑪面前，她的右手的拳頭雙倍地大了起來，不像一個女人的拳頭，却是叫手指緊緊地握着，腕部向上突出，大拇指放在第一關節上。她的話是惡狠狠而帶着唾沫的。「滾出去！滾出這里全部的地方！滾到雨中去！」愛麗向瑞瑪撲了上去，瑞瑪往後退着，一聲可怖的呼叫從她嘴里發了出來。

門口有了急急的脚步聲，璜嚴厲地說道：「愛麗！」

她停住了。她的嘴巴頹然噙開，她的眼睛現出了懼怕。璜慢吞吞地走進房來。他的大拇指勾在他的大衣袋里。他向着她行動過去，輕悄得像一頭潛行的貓兒。他已被斃斷的手指上的金指環在窗子里照進來的鉛色的天光中閃耀着。愛麗的狂怒流轉成了恐怖。她從他面前退了開去，走過床頭，走入了一條死巷，直到她碰住了牆壁，於是她便在那兒停住了。

「別揍我，」她囁囁道，「啊，請別揍我吧。」

璜向她走近身去，他的右手慢吞吞地伸到她的恰在肘部以上的臂膀上。他正對住了她直望，不是望在

她的後面或周圍。他輕輕地把她搖幌了一下，便帶着她走過了房間，走出門，於是他便對了璫瑪和恩思把門關上。

他們怔望着那被關上的門，簡直屏住了氣。璫瑪把愛麗帶到了那張雙人床前，輕輕地把她旋過身來，於是她便像一個殘廢病人似的沉落下去而仰天翻倒了，粗野地直望着他。他從床頭拿起了一隻枕頭把它放在她的頭下。他的左手，便是那有着被碰斷的手指和結婚戒指的一隻，則溫和地把她撫摩着。「你如今馬上會好了，」他道。

他又着手按住了臉，她的嗚咽是又抽噎又嘶啞而又枯澀的。

第五章

普賽妮同她的女兒蜜蕾和普先生坐在食堂的進門靠右的一張小桌子上。這一個小小的集團已顯得密切了一點。那兩個老人是因為他們感到處身在遭受攻擊的地位，而蜜蕾則是存着一種保護他們的意識。她常常奇怪着她的父母怎麼能在這樣一個刁詐兇狠的世界活得下去的。她把他們當作了老實而失怙的小寶寶，在某種程度上，她在她的母親這方面是對的。可是蜜蕾却輕看了小孩子的不可毀傷性，以及那個穩定性，它那直走它自己的道路的純粹的不折不撓。而在賽妮身上便有着一種樣子的不可毀傷性。她還算漂亮。她的鼻子是筆直的，而她戴着夾鼻眼鏡有了那麼長久，以至在兩眼之間的地方被壓出了一道痕子。她的鼻子的高聳而潑辣相的部分不但由於那眼鏡而顯得很細，而且在那彈簧經常夾住的地方顯出了兩個紅點子。她的眼睛是紫羅蘭色而近視的，這給了她一種可愛的、嫵靜的神容。

她是女性化而雍容華貴的，她的衣服穿着得總是帶着一點兒過去時代的提示。她偶而穿穿皺花邊衣

服和佩戴一些古式的別針。她的裹腰總是有着一點花邊和花式針綫的，而她的硬領和硬袖則老是纖塵不染的。她使用着樟花味的香水，因之她的皮膚和她的衣服以及她的手提袋老是帶着一種樟花的氣味，以及還有一種幾乎是覺不出的氣味，一股酸味，那是她自己本身的。她生着一雙好看的足踝和腳，在這上面她穿着很貴的鞋子，通常總是小羊皮鑲花邊的，在鞋面上綴有一個小小的蝴蝶結兒。她的嘴唇是楚楚可憐而孩子相的，柔軟，而沒有多大的性格表現。她的話說得很少，可是在她自己的圈子裏面却獲得了一個良淑和賢慧的名譽；前者是由於祇道人之善，即使對於那些所不她認識的人，而後者則由於在香水和食物以外從不表示任何一般的意見。她以一種靜靜的微笑來應付着他人的意見，簡直彷彿她寬恕了人家之有意見似的。其實是她並未聽到。

曾經有過幾次，蜜蕾爲了她母親的在蜜蕾的一次政治或經濟縱談之後的那種了然和寬恕的微笑狂怒地哭泣過。那女兒經過了好久才發現她母親對於與人與地與物無關的說話是從不聽取的。另一方面，蜜妮對於有關貨物或顏色或價格的，則從來不會忘記一個細節的。她能確切地記得她在七年前化了多少錢買過一副鍊皮手套。她喜歡手套和指環——任何種類的指環。她有一批相當多的收藏，可是她所戴的却是別的一些，往往，是她那小鑽的訂婚戒，和金的結婚綫戒。這些她祇有洗澡時才除下。當她在洗手盆裏的阿木尼亞水中洗她的梳子和頭刷的時候她也戴着它們。阿木尼亞清潔了那些戒指，叫那些小鑽石亮晶晶地放着光采。

她的婚後生活很爲愉快，而她是愛好着她的丈夫的。她以爲她知道他的弱點和他的打算以及他的慾望。她自己則正吃着一種名爲「不感症」的虧，這使她不能在她的結婚中體驗到什麼性慾的興奮；而且她又害着一種酸質過多症，這叫她非先得把自己身上的酸味施以人工的中和便不能孕育孩子。這兩種情形她都認爲是正常的，有變乎此的便是不正常而不良的。對於色慾強盛的女人，她稱之爲「那種女人」而且她對她們感到有一點遺憾，猶如對於毒癮者和酗酒者似的。

她所承受了的而後來則又逐漸以發厥和經常抗拒來承受了的她丈夫的初期的情慾，始而形成，繼而節制，而終於漸漸地萎縮了下去，以致他對她的衝動愈來愈少，直到最後，他自己祇得相信他是到達了對於那種事情不足輕重了的一個年齡了。

在她一方面，她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女人。她安排着一個有效率的，清潔而舒適的家庭，並且做出一些營養而並不可口的餐食。她是不相信用五香的，因爲她在好久以前曾經聽說過這些東西對於男人們有一種催春作用。這三口兒——普先生，蜜蕾，和她自己——並沒有增加得什麼體重，也許便是由於食物無味的緣故。這並不能刺激起多大的胃口。

賽妮的朋友們都知道她是一個你所能碰到的最可愛，最不自私的人，她們是把她稱作一位聖者的。而她自己則常說她卑謙地感到幸運，因爲她有了一些全世界最好的最忠誠的朋友。她愛花，把它們培植，播弄，施肥，和剪截。她老在她的屋子里放着一些大鉢的花朵，以致她的朋友們都說彷彿置身在一家花店，而她

又親自把它們佈置得那麼美麗。

她並不吃藥，常常患着便秘而一聲不響的，直到那積聚的壓力在她身上鬆掉為止。她從來沒有生過大病，也沒有受過重傷，所以她受不起什麼大痛苦。一下腰痛，一下背疼，一陣肝氣痛，便叫她私下深信她快要死了。她在生蜜蕾的時候，她會確定她要死了，而且她又會安排好了後事，以便一切事情能叫普先生好受一點。她甚至寫下了一封叫在她死後打開來的信，勸他再娶，以便孩子能有一個所謂母親的人。她後來把這封信毀掉了。

她的身體和她的頭腦是滯鈍而懶惰的，而在她的心底里，她却在對於某些人們的疲憊的羨慕作着圖爭，那些人們，她以為，閱歷了一些好的事物，而一面，她却在一個灰色的房間里的灰色的雲霧中過着日子。因為很少有真正識見的她，是靠了規條而生活的。教育是好的，克己是必要的。每種事物都有它的時機和地位。旅行是擴大眼界，便是這最後的一個教條才終於迫上了她到墨西哥去消度假期。

她是怎樣得到她的結論的呢？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悠久而緩慢的過程，由於千萬萬的啓示，建議，意外，直到最後，到達了它們的數量，它們便擠出了結論來。其實是她並不要到墨西哥去。她僅僅是要到墨西哥去了一趟回來見她的朋友們。她的丈夫是根本不要去。他之所以去是爲了他的家人，並且爲了他希望這在文明氣派上會對他有點好處的。而蜜蕾是要去的，但並不是同她的父母一起去。她要去找到一些新奇的人們，並從這種接觸上使她自己也成爲新奇。蜜蕾感到她里面有着一座巨大而隱蔽的熱情的牆，她大

概是有的。差不多每個人都有的。

普賽妮，一面否定迷信，却是十分重視徵兆的。客車在旅程中那麼早的拋錨叫她相驚，因為這彷彿在預示一連串行將逐漸破壞這次旅行的意外事件。她敏感到了普先生的不安。昨夜里，睡不着地騎在季家夫婦的雙人床上，聽着她丈夫的嘆息的吸呼，她曾經說過，「這次旅行到頭來會搞成一次歷險的。我簡直能聽見你在這末說了，會鬧出笑話來的。」

「大概吧，」普先生答道。

這兩人之間有着某一種的親愛，簡直是一種兄弟姊妹的關係。普先生把他太太的女子無才看作了一種婦德。他絕對不用擔心她的忠實。他不自覺地知道她是沒有反應的，而這在他心里可正好。他的神經不安，他的惡夢，以及那種有時在他的上腹部所起的刺痛，他便歸之於咖啡喝得太多和沒有充分的運動。

他喜歡他太太的漂亮的頭髮，老是有着波紋而清潔的；他喜歡她的纖塵不染的衣服；他又愛好她在她的高明的治家和她的花朵上所獲得的稱譽。她是一位足以自豪的太太。她生了一個好女兒，一個好而健康的女孩子。

蜜蕾是個好女孩子；一個高大的女孩子，比她父親高兩吋，比她母親高五吋。蜜蕾傳得了她母親的紫羅蘭色的眼睛，和那含在它們里面的柔弱。她在需要把什麼東西看得清楚一點時便帶上眼鏡。她體態端正，生着豐滿的腿子和勁健而嬌小的足踝。她的大腿和臀部由於多作運動而是結實筆挺而光潔的。她打得一手

好網球，她又是學校里的籃球隊中的中鋒。她的奶部是大而結實而底盤很廣的。她沒有傳得她母親的生理上的特殊。她曾經經驗過兩起發生了關係的戀愛事件，這給了她大大的滿足，以及對於一種能夠持久的關係的不斷的嚮往。

蜜蕾的下巴是像她父親那樣的沉着而堅定的，可是她的嘴巴却是豐滿而柔軟並帶着一點吃驚的樣子。她帶一副粗大的黑邊眼鏡，這給了她一副學生的氣派。新朋友們看到蜜蕾不帶眼鏡而在跳舞，往往會感到驚奇。她的舞跳得很好，縱然稍有一點刻板，但她是一個實幹的體育家，也許她幹跳舞便幹得太認真而沒有了隨便。她的確有一點要作主動的傾向，但這是可以由一個個性堅強的舞伴來加以克服的。

蜜蕾的個性也是堅強的，但它們是善變的。她曾經參加過種種社會運動，而且往往是好的運動。她根本不了解她的父親，因為他經常叫她迷亂，告訴他一點合理的、邏輯的、知識的東西吧。她常常看到他啞笨而呆木，一種叫她恐怖的思想能力的絕緣。可是一下子他又會說出或幹出一些高明得叫她跳起來的事情。當她業已相當自命不凡地把他歸入了一個慳吝的、奴性的、殘酷的生意人的漫畫像的範疇時，他又以一個好心和有見地的行為和思想來破壞了她的安甯。

關於他的情感生活，她一點也不知道，正如他一點也不知道她的一樣。說實話，她是以為一個中年的男子是沒有情感生活的了。蜜蕾，二十一歲，覺得人在五十歲上，血氣和精氣都完全枯掉了，這是不錯的，因為男人或女人到了那個年紀便都是不可愛的了。一個男人或女人在五十歲上談戀愛，在她看來便成了一種猥

癡的現象。

可是如果在蜜蕾和她父親之間有着一道裂縫的話，那末在蜜蕾和她母親之間便有了一個大大的缺口。一個沒有什麼需要滿足的強烈情慾的女人，對於一個有所需要的女孩子，是絕對不會接近的。蜜蕾方面的一個早期的想要她母親來分担她的強盛的熱情並獲得支持的企圖却遭到了一片空洞，一個牢記的失敗，這把蜜蕾擠回到了她自己的內心。有好久一陣子她不敢體己什麼人，祇覺得她是特殊的，而所有其他的女人們都是和她母親一樣的。然而，終於有一個在大學里教滑冰馬球和羽毛球和弓箭術的年輕女人獲得了她的親信，她的完全的親信，接着便想同她一起睡覺。直到有一個有着細韌的頭髮和一個輕噪子的機械科的男學生真的同她睡過了覺，這個激動才被衝退。

如今，蜜蕾是守着她自己的主張，想着她自己的思想，並在等待着死亡、婚姻，或意外事件會把她從她的父母手里解放出去的一天了。但她是愛她的父母的，如果竟然會有那她巴望他們死去的念頭浮上她的腦子，她是會感到吃驚的。

這三個人之間從不會有過什麼密切的交往，雖則他們是按着門面相處了過來。他們是親人好人和寶貝兒，可是季璜和季愛麗倒正式地建立了一種普先生或普太太所不能體味到的關係。而蜜蕾的親密和合意的交友却又都是那些他的父母所昧然於他們的存在的人們。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勢所必然的。情形的所以如此是勢所必然的。她父親把那些在舞台上作裸體跳舞的年輕女人看作下流，可是他從來不會想到在

那些女人身上觀看拍手並化錢的他，竟也會跟下流有着一點兒關係。

有過一兩次，由於他太太的堅持，他曾經嚐試過警誠蜜蕾提防男人，祇是爲了要教她保護她自己。他表示並且相信他對於這個天地是有着不少知識的，而他的全部知識，除了一些風月談之外，便是他的逛過一次書寓，舞台，和他太太的枯燥而沒有反應的順從了。

今天早晨，蜜蕾穿一件套衫和褶襪裙以及一雙低跟的充鹿皮鞋兒。這三口兒坐在食堂里的一張小桌子上。普太太的一件三尺三吋長的黑狐皮大衣掛在普先生身旁的一隻鉤子上。照管這一件大衣，幫他太太把它穿上脫下，留心着把它好好地掛起而並不叫隨手一丟，這是他的習慣。當毛皮有了壓平的現象時，他便用手把它摩得蓬鬆起來。他愛着這件大衣，愛它的價錢高貴的這個事實，他愛看他的太太穿着它而聽聽旁的女人們把它仔細推究。黑狐皮是相當希見的，這又是一項貴重的財產。普先生覺得應該好好地處置它。他總是第一個主張把它送進夏季保藏庫中去的人。他曾經主張過還是根本不要把它帶到墨西哥的好，第一，因爲那是一個熱帶的國家，第二，因爲那些可能把它竊去的歹人。普太太則堅持應該把它帶去，因爲，第一，他們要去遊覽洛杉磯和好萊塢，那里是人人都穿皮大衣的，第二，因爲她聽說墨西哥市在夜里是很冷的。普先生一下子便依從了；對於他，如同對於他太太一樣，那件大衣便是他們的身分的徽章。它能把他們列入成功的、世家的、和高尙的人士之林。如果你有一件皮大衣和體面的行李，你便會到處受人優待的。

如今這件大衣便掛在普先生身旁，他精嫻地把他的手指倒梳着那皮毛以理清下擺以上的打結的長

毛。坐在桌子邊，他們聽見了隔着臥室門的愛麗的對於瑪瑪的嘶啞和高叫的攻擊，這聲音中的動物的粗俗深深地叫他們吃驚，並使他們儘量地接近了起來。蜜蕾已避着他母親的眼睛燃起了一枝紙烟。她來這一手還祇有六個月，自從她進入了二十一歲以後，在最初一次的一鬧之後，這件事情便從未在嘴上再提起過，可是蜜蕾每次當着她母親的吸烟的時候，她母親總要板起臉表示不以為然的。

雨已經停止了，祇有白橡樹上的水滴落在屋頂上。地上是泥濘，水漫，而淋漓的。在潤濕而豐盛的春光中茁壯而飽滿的田稻已在最後的一次傾盆大雨中沉重地垂了下去，因之便都在消乏的波濤中側倚了過去。水滴瀝而奔馳而潺流而衝激着，尋覓田中的低處。州公路旁的水溝都滿起來了，有些地方，水甚至浸入了高起的路面。到處都是水的潺潺聲和水的激流聲。金黃色的罌粟花如今都已落盡了花瓣了，而那些羽扇蕨，便像田稻一樣的，都橫倒了下來，太豐滿，太沉重，以致不能直起它們的頭來了。

天空開始清朗起來了。雲兒片片割裂，並且有了一處處浮掠着雲絲兒的可愛的晴空。高處，一陣狂風在吹括着，把那些雲朵兒吹開，聚攏，並捲擻着，可是在地面上，氣流是十分安靜的，並且發着一股蚯蚓和濕草及出土的根莖的氣息。

水流從叛岔口的食堂和車間的區域里淪入陰溝，流進了公路旁的大溝渠里。客車在它那銀粉漆中亮光光地停放着，雨水依舊在它的四邊滴瀝着，它的擋風窗上瀆着水滴。食堂里面有點太和煖了。

麗泡在櫃台里面，巴圖幫忙照料，在今天以前，他是從未有過的。在其他的的事情上，他老是憎惡工作，因之

便自動地憎惡了他的僱主。但今天早晨的經歷對他依舊很鮮明。他依舊能聽得環的聲音在他耳邊說着：「彼，把手抹抹，去看看愛麗可把咖啡弄好了沒有。」這是他所聽判過的聲氣最可愛的句子了。他要給環做點事情。他已經給普家的人們擠了橘子汁和給他們拿了咖啡，如今他是竭力想同時又照顧烤麵包器和炒蛋了。

普先生道，「我們大家都吃炒蛋吧。這做起來省事一點。你把我的留在平鍋里，叫它們透味和乾燥一點好了。」

「O·K·，」濃泡道。他的平鍋太熱了，蛋在噉噉噉噉地響着，發出了一股由於煎火太急的潮濕鷄毛的氣味。

蜜蕾疊着腿，她的裙子給帶住在她的膝頭，以至那側里的風光一定是在濃泡的那邊有所洩露了。他要走近到那邊去看個明白。他的肆無忌憚而睚眦的眼睛對着他所能看到的景象投過了無數的疾瞥。他不要讓她看出他在看她的腿。他在心里作好了計較。如果她不移動地位，他便把蛋送上去，並在手臂上搭一條食巾。然後，在他把他們的盤子放好以後，他便走過他們的桌子，走下十呎光景，然後裝作不意地落下那條食巾。他便蹲下來在臂下回頭張望，於是他便能看到蜜蕾的大腿了。

他已把那條食巾準備好了，他在把蛋攪拌着，要趁她沒有移動身體的時候把它們弄好。他把蛋攪着。這時候蛋漿已凝結起來了，因之他便挪出一個凹潭來把那炒焦的碎屑留在平鍋里。焦土的氣味充滿了食堂。

蜜蒂抬起頭來，看見了膿泡眼中的耽耽的目光。她低頭一望，留意到她的裙子被帶住了，便把它拉了出來。膿泡並不直望着她而看着她。他知道他是被人發覺了，他的臉頓時紅了起來。

蛋鍋子里冒出了一道黑烟，烤麵包器里冒出了一道藍烟。璜鎮靜地從臥室里走了出來，嗅着鼻子。

「老天爺，」他道，「你在幹什末呀！筱懋？」

「想來幫幫忙的，」膿泡不安地說道。

璜微笑了。「唔，謝謝，可是我想你還是別在雞蛋上幫忙吧。」他走到了煤氣爐邊，拿起了那焦蛋的熱鍋子，一古腦兒放進水槽里，開下了自來水龍頭。它噼噼咕咕了一下子，於是便消沉了，在水里叫着苦。

璜道，「筱懋，你走出去試試把引擎開動。如果它不走，別硬來。硬來祇有會把它搞壞了的。如果它開不動，把那發火器的頭子拿下來，把那些尖端擦乾。它們也許受了潮濕了。等你把它開動了，先讓它在慢檔上開一會，然後把它換到快檔上讓輪子轉動。可是小心別叫它震脫了擱架。祇讓它臨空轉着就是了。」

膿泡抹着他的手。「我不要再先打開油塞來看看是不是仍舊滿着吶？」

「好。你懂得你的本行。好，看一下吧。輪軸油今天清早是滿滿的吶。」

「這可能會震掉了的，」膿泡道。他已忘掉了對蜜蒂的大腿望一望最後的一眼。他在璜的稱讚之下與高采烈起來了。

「筱懋，我並不是以為有人會偷掉它，可是，要帶一隻眼睛望住它啊。」膿泡在附和的興味中笑着老闆

的笑話，便走到門外去了。璜隔着櫃檯一望，「我的老婆有點不大舒服，」他道，「要我給你們各位弄點什末？吶，還要點兒咖啡嗎？」

「是的，」普先生道。「那孩子原來是要給我們做一點炒蛋的，可是他把它們燒焦了。我的太太要她的——」

「如果雞蛋是新鮮的話，」普太太插了上來。

「如果它們是新鮮的話，」普先生道。「我的是要乾的。」

「沒錯兒，它們是新鮮的，」璜說道。「新鮮得剛出冰箱的。」

「我可吃不來冷氣蛋的，」普太太道。

「好吧，它們實情如此，我不願意對你們打謊。」

「我想我祇要一個油酥餅吧，」普太太道。

「我也一樣好了，」普先生道。

璜若無其事而帶着讚賞地望着蜜蕾的腿。她抬起頭來望着他，他的眼睛慢慢地打她的腿上望上去，他那漆黑的眼睛里充滿了那麼大的愛悅，那樣地公然讚賞，以至蜜蕾有點臉紅了。她在腹底里得了一股暖氣。她感到了一隻電瓶。

「啊——」她對他掉過了眼去。「再來一點咖啡吧，我想，好吧，或者我也來一個油酥餅吧。」

「祇剩兩個油酥餅了，」璜道。「我拿兩個油酥餅和一個酥圓餅來，你們爭去吧。」客車的引擎在外邊爆發起來了，一下子便落到了一種咕啾咕啾的聲音。

「它聽起來很好了，」璜道。

何恩思悄悄地，簡直是偷偷地走出了臥室的門，又輕輕地把它反身關上了。他走到了普先生那裏去，把那六隻扁盒子放在桌子上。「拿來了，」他說道，「六套。」

普先生拿出了他的鈔票皮夾。「二十塊錢的票子，找頭找得出來嗎？」他問道。

「不，我沒有。」

「你兌得出二十塊錢的票子嗎？」普先生問璜道。

璜按了一下收銀機上的「無交易」的機鈕，打開了鈔票格盤上的輪蓋。「我能給你兩張十元票。」

「那就行了，」何恩思道。「我還有一張塊把錢的票子，你該給我九塊。」他拿了一張十元票，把一塊錢找給了普先生。

「那些是什末東西啊？」普太太問道。他拿起了一個，可是她丈夫打她手里把它搶了過去。「不，你不能，」他神祕地說道。

「可是那些是什末東西啊？」

「那是我的事，」普先生打趣地說道。「你不久就會知道的。」

「啊，搗鬼嗎？」

「對了，小妹妹家最好別管跟她們沒相干的事情。」普先生在打趣的時候老把他的太太叫做「小妹妹」，而她也知不覺的着了她的迷。

「沒用的，小妹妹家幾時才能看到可愛的禮物呢？」

「你瞧着吧，」他說道，於是他便把那些扁盒子塞進了他的側袋里去。他要在機會相巧的時候攬着腿走進來。他在這玩意兒上有了一點變更。他要假裝他的脚痛得他自己不能脫下鞋襪來。他要叫他的太太來給他脫襪子。那時候瞧着她的臉都有勁啊！她看見了他的爛脚要嚇得半死了。

「是什末呢，埃略？」

「你瞧着吧，祇留着你的漂亮的頭髮就是了，小妹妹。」

「噯，」他接着對恩思說道，「我剛在想到了一個新的噱頭，等以後告訴你。」

恩思道，「妙，打天地的就是這個東西。你有了一個新噱頭，你就行了。你不用拼命巴圖，祇要一個噱頭，就像好萊塢的人們所說的，一個「竄頭」。那是有這末個說法的。你拍了一部賺錢的片子，你就幹了一個「竄頭」。——不用太多，祇要够得到，那時就有你的了。」

「有道理，」普先生道。「是的，先生，大有道理。」

「新噱頭是很有趣的。」恩思道。他在一隻椅子上坐了下來，垂起了他的腿。「勸錯了腦筋是怪可笑的。譬如說，我有了一個什末發明之類的東西，我就以為我可以安坐着數我的鈔票了，可是我錯了。你瞧，有多少少少像我這樣提着一隻手提箱子走天涯的人吶。好吧，也許要顧到一點氣派吧，也許你有了一個華貴的約會吧。你就要帶上一套餐禮服了。好吧，在行李中帶一套餐禮服就得佔掉許多地位，而你在一次整個的旅行中也許祇用上一兩次。好吧，我就想出了這一個主意。我說，假如你有一套上等的深顏色的辦公穿的常服——深藍的或是近黑色的或藏青的——又假如你有一副小小的小蝴蝶領的緞領套，和緞在褲子上的緞條紋。在下午，你穿着一套上等的深色衣服，你把領套裝上了領襟，把條紋裝上褲子，這一來你就有了一套餐禮服啦。我甚至還想好了一隻盛着這些東西的小袋子吶。」

「啊！」普先生叫了起來，「這是個好主意！目前我就何必讓一套餐禮服來佔去我的衣箱里的地位吶。我倒有意思來幹一幹像這個樣子的一種東西。如果你弄到一個註冊，再發動一個大宣傳，全國的廣告宣傳，啊，你還不妨弄一個電影大明星來簽名介紹——」

恩思抬起了他的手。「我正是這末想的。」他道。「可是我錯了，你也錯了。我把它完全在一張紙上畫了起來，正有了辦法，並且叫褲腳上釘上小圈給緞條帶上的小勾子勾住這一點上有了辦法的時候，我這里來了一個給一家大規模的衣服製造商做旅行推銷的朋友」——恩思格格地笑了起來——「他一下子就給了我一個大打擊。『你要叫每一個裁縫和每一個大製造商來向你趕上來拼命了。』他說。『他們在各地

出賣餐禮服，從五十塊錢起到一百五十塊錢爲止，而你可來了一個主意，要用一些十塊錢的小配件來把這門生意搶去。噯，他們會把你一下子趕出國外的。」他說道。

普先生鄭重其事地點着頭。「是的，我明白這道理了。他們得保護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股東的。」

「他並不把這個看得有多大希望。」恩思道。「我原以爲我祇消坐着計算利益了。我想譬如有一個航空旅行的人吧——他是有着重量限制的。他不得不求積省他的衣箱里的地位。這差不多是兩套衣服佔了一套的重量了。接着我又想也許首飾公司會把它幹起來的。把一套領扣子和袖扣子同我的套領和條紋一起裝在一個精緻的盒子里。我還沒有走過那條路。還沒有問過什末人。也許這上面還能有一點道理的。」

「你我該好好地在一起談一談。」普先生道。「你有把它註了冊嗎？」

「唔，沒有。在我沒有知道是否有人對它有興趣之前，我不願意先化錢。」

「啊。」普先生道。「我看你也許是對的。註冊律師一切等等，他們得化一大筆錢。也許你是對的。」於是

是他掉過了話題。「我們什末時候能動身？」他問璜道。

「唔，格萊亨客車在十點左右到達。他們有規定的貨物和幾個乘客帶來的。我們該在十點半出發。那是規定的時間。要我再拿點別的東西給你們嗎？再來一點咖啡嗎？」

「再來一點咖啡。」普先生道。

璜把它拿了給他，便去望着窗外的那輛輪子懸空轉動着的客車了。普先生看了看他的錶。

「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等吶，」他道。

一個高大的骨磷磷的老頭子打屋子邊上繞過來了。便是那個睡在膿泡的床上的人。他開了食堂的門，走了進來，在一張高椅子上坐下。他由於他那關節的頸椎骨而是永遠把頭向前俯得叫鼻尖直指地下的。他有六十好多歲了，他的眉毛像一隻大獐狗的眉毛似的垂到了他的眼睛上。他的長而深皺的上唇翹在他的牙齒上面，像一頭獐象的小軟鼻。他那前齒的齒尖看起來彷彿簡直是長着鈎子的。他的眼睛是金黃色的。因之他的相貌很猙獰。

「我就不高興，」他一開口就說道。「你昨天拋錨的時候我就不高興，我今天甚至於更加不高興了。」

「我已經把後輪裝好了。」璜道。「如今便在轉着吶。」

「我想我要取消了而搭乘格萊亨回到聖·伊西陀去了，」那人道。

「好吧，你能這末的。」

「我有一個感覺，」那人說。「我祇是不高興。有一種什末東西在對我下着警告。我從前已經遭到過兩次了。有一次我不去管它，可是我就遭到了麻煩。」

「客車是好好的，」璜道，他的聲音在激惱中提高了一點。

「我不是在說那客車，」那人道。「我是住在本省的本地人。地上全是水。聖·伊西陀河要漲水了。你知道聖·伊西陀河漲起水來是怎末的。水在白峯底下流下那個孤松谷，成了一個大環圈。地上積滿了水，每一

滴都滴開去流進聖·伊西陀河。它目前就要汎溢了。」

普太太開始露出驚慌的神氣來了。「你看可有危險嗎？」

「又來了，親愛的，」普先生道。

「我有一個感覺，」那人道。「那條老的道路原來是繞着河環而絕不是穿過它的。三十年前來了一位賴先生給自己謀到了本省的路政局長。他覺得那條老路不够好。他造了兩座橋，可是省了些什末。十二哩路，那便是他所省下的。這化掉了省里兩萬七千塊錢。賴先生是個壞蛋。」

他把他的硬頭頸轉了過去，打量着普家的人們。「一個壞蛋。三年以前，正當要派他另外一個差使的時候，他死了。死的時候成了一個富翁。有兩個兒子如今就在加里福尼亞大學里，靠着納稅人的錢過日子。」他頓住了，他的上唇在他那長長的黃板牙上面這邊那邊地扭着。「如果這些橋真有載重力，那倒也好了。水泥是不够堅牢的。我祇是要取消了回到聖·伊西陀去了。」

「那條河前天是好好的，」璜道。「里面並沒有什末水。」

「你不知道聖·伊西陀河。它能在兩個鐘頭里面漲起來的。我看見過它漲到半哩闊，浮滿了死牛和鷄棚。不，我一有了這個感覺我就不要去了。我倒不是迷信。」

「你看這客車能過橋嗎？」

「我不說我怎末看法。我知道賴先生是個壞蛋。留下了一所三萬六千五百塊錢的房產。他的兒子們目

前就在大學里化着這個。」

璜從櫃台里面走出來，到了牆上的電話面前。「喂。」他道。「請接一接聖煥路上的白里服務站。我不知道號碼。」他等了一下，然後他說道。「喂，我是岔口上姓李的。那條河怎末樣啊，是嗎？唔，橋好着嗎？是好。O。K。一會兒跟你見。」璜掛了電話。「河很滿了。」他說明道。「他們說橋是好着的。」

「當松谷把洪水吐進去的時候，那條河每個鐘頭能漲起一呎。等你到那里的時候，橋也許給淹沒了。」

璜有一點不耐煩地對住了他。「你要我怎末不去嗎？」

「你儘管隨你高興的幹就是了。我祇是要取消了而回到聖·伊西陀去。我不要上道種無聊的。當有一次我有過了這種感覺，我不去注意它，可是我就斷了兩條腿。不，先生，你昨天拋錨的時候我便有了那個感覺了。」

「好吧，就算你取消好了。」璜道。

「這就是我所要的，先生！你不是此地的一個老居民。你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關於賴某人的事。一年的薪金一千五百塊，可是他卻遺下了三萬六千五百塊，還有一個在一片一百六十畝地上的名分。你說吧！」

璜道，「好吧，我來招呼你上格萊亨車就是了。」

「唔，我不是要對你們談賴某人的什末，我祇是要告訴你過去的情形。你自己去想吧。三萬六千五百塊

洋錢」

何恩思問道，「假如那橋淹掉了呢？」

「那末我們就走不遠去了，」璜道。

「那末我們怎末辦呢？掉過頭回來嗎？」

「當然囉，」璜道。「我們若是靠不過去就祇得如此了。」

那骨磷磷的人對着室內四周勝利地微微一笑。「你以為嗎？」他道。「你回到了此地來，可是此地却不會有上聖·伊西陀去的車了。你又在這里坐上多久呢？幾個月嗎？等他們造起一座新的橋來嗎？你知道那位新的路政局長是什末人嗎？一個大學生。剛出大學的。一肚子的書本，可是沒有實際經驗。啊，他能畫得出一座橋來，可是他能造得起一座來嗎？我們瞧着吧。」

璜突然笑起來了。「妙，」他道。「那座老橋還沒有被沖掉，你倒已經在那座還沒有要造的橋上費起心來了。」

那人把他那疼痛的頭頸往一旁轉了過去。「你在說俏皮話嗎？」他責問道。

一下子，一種暗紅色的光芒似乎在璜的黑眼睛里亮了起來。「是的，」他道。「我把你送上格萊亨去就是了，你不必擔心。我不想要你參加這一陣路了。」

「喝，你不能把我踢開的，你是一個普通的車夫。」

「O·K·」璜有氣無力地說道：「有時候我奇怪我爲什末要辦這個客車。也許我不會太長久了。老是頭痛事情。你有了一個感覺！廢話！」

婁妮對於這場談話一直在很留心地聽着。「我是不信這些事情的。」她道：「可是據說如今在墨西哥是一個乾燥的季節。快到秋天了。下雨的是夏天。」

「媽，」蜜蕾道：「季先生是知道墨西哥的。他是那里出生的。」

「喔，你是嗎？好吧，如今是乾燥的季節吧，不是嗎？」

「有些地方是。」璜道：「我想你們要到的大概就是那些地方。其他的地方是沒有什末乾燥的季節的。」

普先生掃了掃他的喉嚨：「我們要上墨西哥市去，然後到普埃勃拉，然後又到柯埃爾那伐卡和達斯柯，我們也許要去遊一次阿卡普爾柯，我們還要去看一下火山，如果妥當的話。」

「你們會妥妥當當的。」璜道。

「你知道那些地方的嗎？」普先生問了。

「當然。」

「那些旅館是怎末的呢？」普先生問道：「你知道那些旅行社的作風——一切都是好的。它們實際上
是怎末的呢？」

「好，」璜道，如今在微笑着了。「它們是了不起的。每天早上都有床上早餐。」

「今天早晨我並不是有意要找麻煩的，」普先生說了。

「當然，沒有關係。」他把手臂倚在櫃台上，真心地說道。「有時候我也要好好地吃一下子的。我來啊去啊來啊去啊的開着這輛該死的客車。有時候我祇想來一下一直把車子開上山去。我在報上看到過在紐約有一個渡輪的船長有一天把船一直開出了海而人家便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了。也許他沉了下去，也許他是躲在什末地方的一所島上。我了解那個人。」

一輛拖着—架拖車的巨大的紅色卡車在外面的公路上把速度放慢了下來。那開車的往里面張望了一下。璜迅速地搖着手。那卡車「吃」上了第二擋掛，鼓起了速度，便開走了。

「我以為他要進來吶，」普先生道。

「他愛吃漿莓糕，」璜道。「我們有這東西的時候他總要打一下頓的。我剛才告訴了他我們沒有。」

蜜萊神往地望着璜。在這個生着一對古怪的溫暖的眼睛的蒼黑的漢子身上有着一種什麼東西打動了她。她覺得被他吸引了過去。她要吸引他對她的注意，他的特別注意。她已把她的肩膀向後仰了過去，叫她的奶子突了出來。

「你爲什末要離開墨西哥吶？」她問道，她除下了她的眼鏡，叫他在回答的時候便可以看到她沒有眼鏡戴着了。她靠在桌子上，把她的食指放在她的左眼角上，把眼皮和眼臉往後按過去。這一來便改變了她眼

睛的光度。那樣她可以把他的臉看得更加清楚一點。這又叫她的眼睛有了一種纖長而朦朧的形態。她的眼睛是美麗的。

「我不知道我爲什末要離開，」璜對她說道。他那溫暖的眼睛似乎在圍抱着她而撫摸她了。蜜蕾在腹底里覺到有一點潮潤和滑膩。「我得把這個收住才好，」她想到。「這是不成話的。」一幅迅速而性感的圖象在她的頭腦里形成了。

璜道：「那邊的人們，除非有錢，都得做太辛苦的工作而掙得太少的錢。大概這就是我離開那里的主要原因了。」

「你講得一口挺好的英國話吶，」普賽妮彷彿恭維似的說道。

「爲什末不吶？我的母親是愛爾蘭人。我同時就學到了兩種語言。」[⊖]

「唔，你是個墨西哥公民嗎？」普先生問道。

「大概是吧，」璜道。「我從來沒有在這上面幹過什末。」

「把你的原籍註銷它，那是個好主意，」普先生道。

「幹什末吶？」

「這是個好主意。」

⊖璜的父親是墨西哥人，那里是使用着西班牙語文的；故說兩種語言。——譯者

「這對於政府並沒有什麼兩樣。」璜道。「他們還是能對我抽稅和徵丁。」

「這總歸是個好主意。」普先生道。

璜的眼睛在戲弄着蜜蕾，觸着她的奶子，又溜下去到了她的大腿上。他看見她嘆息了一下，又把她的背脊灣下了一點，而在璜的心底，則有一個憎恨的小鬼在衝動着。並不強盛，因為他的願心不多，可是那印第安人的血統却是在着的，面在那黑暗的久遠時，便存在了一種對於 *Ojos claros* —— 金髮碧眼兒 —— 的憎恨。這是一種憎恨和一種對於膚色的恐懼。那些碧眼的人們多少世紀以來一直佔有着最好的田地，最好的馬匹，最好的女人。璜覺得那衝動便像是一股小小的熱電，而他在知道他能把這女孩子弄上手並姿意把她糟蹋，把她激怒這一點上感到了滿腔的快意。他可以在精神上，也在肉體上，去破壞她和引誘她，然後把她拋棄。那點兒殘暴打動了他，他讓它在他心里增長。他的聲音變得更柔和而更圓潤了。他一直說進了蜜蕾的紫羅蘭色的眼睛里。

「我的故鄉，」他說道，「即使我不住在那里，它是在我的心里。」他私下在對着這話發笑，可是蜜蕾却並不笑。她向前湊過去一點，並把兩眼的眼梢按向後去，以便她能把他的臉看得更加清楚。

「我記得許多事情呀，」璜說道。「在我的城里的廣場上，有一個共公的寫信人，他代那些不能寫讀的人們辦着一切事情。他們都是一些好人。他們不得不如此。要不，那末地方上的人們都會知道了。那些山上的人們，他們懂得很多事情呀。我記得在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坐在一條長橈上，城里有正

一個祭神的諸聖節。教堂里放滿了花，還有一些糖果攤子，一座飛天輪和一座團轉馬。人們整夜對着神放爆竹。在公園里，有一個印第安人走去對那個寫信人說道：「我要你寫一封信給我的東家。我告訴你說些什麼，你要把它寫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不要叫我的東家覺得我沒有規矩。」這封信可長嗎？」那人問道。「我不知道。」那印第安人說道。「要一塊錢。」那人道。那小印第安人就把手錢付了給他，說道：「我要你告訴我的東家，說我不能回到我的城鎮和我的田里去了，因為我看見了大大的好東西，我一定要留在外邊了。告訴他們我很對不起，而且我並不希望叫他難受，也不希望叫我的朋友們難受，可是我不能回去了。我是不同的，我的朋友們不會懂得我。我在田里會不快活和不安心的。又因為我不同，我的朋友們也會不要我和恨我的。我看見了星亮兒。把這個告訴他。又告訴他叫他把我的椅子送給我的好兄弟，把我的豬連着兩條小豬送給那個在我發寒熱病的時候坐着陪我的老太太。把我的罐子給我的姊夫，叫東家要相信上帝，行點好事。這樣告訴他。」

璜頓住了，看見蜜當的嘴唇張開了一點兒，他看出她把他的故事當作了對於她的一個寓言了。

「他是怎末回事呀？」她問道。

「喝，他看到了那個團轉馬了。」璜道。「他離不開它了。他睡在它旁邊，不多時他的錢完結了，他挨着餓。這時候那老闆就叫他來搖那個轉動團轉馬的搖柄，給他吃飯。他再也離不開。他愛着那座團轉馬。也許他還是在那兒呀。」璜在講的時候帶了一點外國口音。他的說話中有了一點些少的重音。

蜜蕾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普先生說道：「我來簡截地說一說吧。他丟掉了他的田地和所有的產財而不再回家去，難道就因為他看見了一座園轉馬嗎？」

「他甚至連地也沒有啊，」璜道。「小小的印第安人是從來沒有田地的。可是他把他所有的其他一切東西都拋掉了。」

蜜蕾虎虎地望住她父親。這便是她發覺他笨到了朦朧的地步的許多次中的一次。爲什麼他看不出這個故事里面的美麗呢？她的眼睛回到了璜身上，在無聲中告訴他她是了解的，她又以爲她在他臉上看見了一些以前所沒有的東西。她覺得在他的臉上有着一種殘酷的、淫猥的勝利，可是她想，這大概是她的眼睛的關係吧。她那不能看得非常清楚的可疑的眼睛。可是她所看到的却叫她吃了一驚。她很快地望了一下她的母親，然後又望了她的父親，看看他們是否注意到了什麼，可是他們對於璜却是茫茫然的。

她父親在他那慢吞吞的，在蜜蕾看來是神經病式的氣派中說道：「要是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座園轉馬，我能了解他怎末會覺得它奇妙的。一個人就會在幾天中間厭倦一所王宮，然後他又來要別的東西了。」

「正是這末說的，」蜜蕾說得那麼有勁，以至她父親把驚奇的眼睛掉過來望着她了。

蜜蕾簡直感覺到璜的手指在她的屁股上了。她的身體充滿了慾念，昇了起來而未得滿足的。她癢癢地有着一種純是情慾的想念，她的惱怒吐到了她父親身上，彷彿她在性交的半途被打斷了似的。她戴起了

她的眼鏡，快速地對璜望了一下，馬上又掉了開去，因為他的眼睛是朦朧朧的，雖然他在望着他們大家，他在享受着一種勝利。他在笑着她，也在笑着她的父親和母親不知道正在發生的那件事情。一下子她的慾念在她的肚子裏結成了一團，她的肚子痛了起來，她感到了一種異樣。她覺得她要害病了。

何恩說了，「我始終想到墨西哥去走一趟。幾時我想向總公司去請求一下。在那里也許會搞到一點很有價值的關係的。照他們的那些諸聖節看來，他們也有新奇玩意兒賣的吧，可是嗎？」

「當然，」璜道。「他們賣着小花園呀，神像呀，蠟燭呀這一類的東西，糖果和冰淇淋。」

「唔，如果有人上那邊去在那一門上搞起一個局面來，唔，我們也許能比他們賣得便宜多吶。我們可以把那些花園——唔，挺好的那幾種——用鉛皮刻出來，還有爆仗。我的公司是承接一些盛大慶祝的各種花炮焰火的。這倒是一個主意。我想我來寫一封信去吧。」

璜看着水槽里的那些加多起來的一堆髒碟子。他回過頭去望住了那扇臥室的門，於是他去打開了門往裏邊張望。床上已經空了。愛麗爬了起來，但那浴室的門却關着。璜回了出來，開始擦起水槽里的那些髒碟子來了。

天空如今是很快地晴朗起來了，那明淨的黃澄澄的太陽照着沖洗過的田地。棕樹的新葉在新的天光中簡直成了黃色。青翠的田野顯得令人難以相信地年輕。

璜刷的微笑着了一下。他切了一片麵包。

「我想到四處去走一下吶，」普先生道。「要去嗎，親愛的。」他問他太太道。她迅速地對着那臥室的門望了一下。

「一會兒就去，」她說道，他明白了她。

「好，我便到外邊去吧，」他道。

第六章

在璜離開了她以後，愛麗雙手掩着臉仰天躺了好久。她的嗚咽漸漸地止住了，像一個小孩子的嗚咽似的。她聽見外面食堂里的喃喃人語聲。她的臂抱以內是煖烘烘的，她的眼睛上是潮恹恹的。她漫浸在一種舒適中，彷彿有一面張緊的網從她身上脫下了似的。當她在嫵媚的舒適中躺着的時候，她的心神竄回到了剛在的情形中去。她已經記不起那個曾經對璜叫囂過的女人了。早上的事情開始對她顯得模糊起來了。她一直還沒有弄清楚她的行爲的端的。如今她想起來了，她知道她並不是真正疑心璜有什麼不規矩的事情，而即使她是，她其實也不會十分關心的。她並不喜歡璜。她並不關心璜的半點事情。這頭可憐的落水小貓兒。

當璜到這里來做事的時候，愛麗自然是像一具聽診器似的把她的官感放在這女孩子和璜的身上的。當她看到了璜的方面並沒有什麼反應，沒有什麼飛驟的和慢動的以及跟踪的眼風，愛麗對於璜，除了

把她當作一架搬咖啡洗碟子的機器之外，便沒有什麼異味了。愛麗對於凡是並不同她在哪一方面發生爭執或要她的性命的人們是無所覺察的。如今，當她嫵媚而溫煖而清靜地躺著的時候，她的頭腦開始動了起來，而一種恐怖便隨着她的思想浮上來了。

她回想到了那時的情形。她的恐怖是由於璜的溫和而起的。他早該把她揍一頓的。他的不這麼幹却叫她生了害怕。也許他已不再管她的帳了。她覺得一個男人的意外的溫和便是遺棄的前兆。她竭力地想著普家的女眷們是怎麼一副樣兒。她竭力地想著璜對她們中間的哪一個是否會用溫煖的眼光看過。她知道璜被他引起了興味的時候，他的眼睛便會像一隻火爐似的旺起來的。接着帶着一點兒震驚，她想起了他曾經把他們的床鋪讓給了普家夫妻的。目前她便能在褥單上聞到那股樟花味兒。一腔對於那種氣味的憎恨和嫌惡進入了她的心頭。

她聽着隔門的喃喃的聲音。璜正在料理他們吃東西。如果他不感到興味，他不會那麼幹的。璜會說一聲去他媽的而去管他的汽車的。一陣不安的恐懼在愛麗心里昇了起來。她委屈了璜。那是容易辦的。像璜這種人。你表示一點讓步，璜便會軟下來而自行遷就了。照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啊，她是那麼的未經風月，以至連風中的一點兒風月氣味也會把她嚇昏了的。愛麗是輕視這種未經風月的。她不能把她自己來同璜相提並論。愛麗的自身是偉大的，其他的一切都是非常渺小的，一切人，那便是說，除了璜以外。但他也仍是她自己的。一個外體。她覺得不妨把璜放在她足下的其他什麼東西之前。她需要璜來料理食堂，因為愛麗

存心要等璜剛把客車開走之後便喝他一個醉。她要在她回來後告訴他，說她害了一陣把她苦得要死的牙痛。

她並不是常常如此的，可是如今她却有着這種打算。而她既然要幹，她就最好在開頭時把她的痕跡掩飾起來。璜是不喜歡喝醉了酒的女人的。她把她的兩手從臉上放下來，她的眼睛因按久了而癢了下去，要過好一陣子才能恢復原狀。她看見太陽多可愛地照滿了臥室後邊的碧野，它又怎樣地在西方遠處的峯現的小山上傾照着。一個可愛的天氣。

她掙扎着把身子直了起來，走進浴室去了。在那里，她把一條洗浴毛巾的一端在冷水里浸濕了，把它摸着她的臉，消去她的手臂在她那豐滿的臉頰上所壓出的渦印。她把那毛巾的一端團團地擦着她的臉，擦着她的鼻子，以及沿着髮邊的一帶。一條奶罩上的帶子斷掉了。她解開了她的衣服，一看那隻別住那帶子的小的安全別針還在着，因之她重又把帶子別到了奶罩上。太緊了一點，但她等璜出去以後要把它縫起來的。自然，她是不會的。當帶子斷了很多的時候，她便要買一隻新的奶罩來了。

要麗刷了她的頭髮，擦上了唇膏。她的眼睛依舊紅着。她用一隻滴管在眼角上滴了幾滴眼藥水，用手指把眼臉貼着眼球揉着。她在藥品箱的鏡子里對自己細看了一陣子，便走了出去。她脫下了她那皺破的衣服，穿上了一件乾淨的印花衫。

她急速地走過臥室到了璜的門前輕輕地叩了起來。沒有回答。她又叩了一下。從房間裏面傳出了一

陣悉索的紙聲。瑞瑪走到門邊，打開了它。她的眼睛是光閃閃的，她彷彿是剛才睡醒過來似的。在她的手里，她掃着那枝她早時用來畫過眉毛的鉛筆頭。

當她看見了愛麗，一種驚慌的神色浮上了她的臉。「我沒有同那傢伙幹過什末壞事啊！」她連忙說道。愛麗踏進了房來。在她有頭腦的時候，她是懂得怎麼對付瑞瑪之類的人們的。「我知道你沒有，寶貝兒。」愛麗說道。她垂下了她的眼睛，彷彿她在感到慚愧似的。

「唔，那末你就不該說那種話的。萬一被人聽見了而信以為真，可怎末辦呢？我不是那種人。我祇想自己謀生而不要遭到麻煩。」她的眼睛里突然湧起了白憐身世的眼淚。

愛麗說道：「我原不該那末幹的，可是我祇是覺得心緒非常之懷納。這是我的每月一次的時期，你自己也知道你會感到多末難受的。有時候你簡直會發狂的。」

瑞瑪帶了興味細看着她。這是她在愛麗身上看到溫柔的第一次，這是愛麗需要拉攏瑞瑪的第一次。她是不喜歡女人和女孩子的。愛麗對於別的女人是抱着一腔酷意的，而當她看見瑞瑪的眼睛里瀰漫着同情的眼淚時，她感到了勝利。

「你是明白這情形的，」愛麗道。「你祇是會有點發起狂來的。」

「我明白，」瑞瑪道。她是滿身張開着柔軟的溫情的觸鬚。她渴求着愛憐，交誼，以及在世界上可以做朋友的人物。「我明白，」她重又說道，她覺得比愛麗更老成更堅強，又有點感到有了一種衛護力，那便正是愛

麗所需要的。

愛麗看見了她手里的鉛筆。「你如今也許還是走出去幫幫忙吧。季先生一個人在幹着一切事情吶。」
「我一會兒就去。」瑞瑪道。

愛麗關好了門而諦聽着。一陣靜寂，一聲拉抽屜的聲音，接着便是關上五屜抽屜的促重的聲音。愛麗用手把頭髮擽到了後面，走向門去，走進了食堂。她覺得很自在。她曾經搜集到了許多關於瑞瑪的情報。她知道瑞瑪是把信件藏在什麼地方的。

愛麗以前曾試過要打開瑞瑪的衣箱，但它老是上着鎖的，她可以用手指來撓開——這祇是硬紙板做的——但同時便會留下痕跡了。她甯願等待着。如果她留着神，遲早瑞瑪總會有忘記把它鎖上的時候。愛麗是聰明的，但她不知道瑞瑪也很乖巧。瑞瑪以前也對愛麗做過功夫的。當愛麗開了瑞瑪的五屜抽屜而檢點她的東西並看她姊姊寄給她的信時，她並沒有留意到那紙鎮是隨便地放在抽屜邊上的。瑞瑪老是把它放在那裏的，而當它的地位一有移動，瑞瑪便知道是有人來動過她的東西了。她知道這不可能是瑞瑪或賤泡的，所以一定是愛麗了。

瑞瑪是不至於放着她的衣箱不上鎖的。縱然有她的一切夢想，瑞瑪可並不愚蠢。在她那鎖着的衣箱里，在一隻牙膏盒子里放着二十七塊大洋。當她有了五十塊大洋，瑞瑪便要上好萊塢去在一家菜館里找個事情而等待她的機會了。五十塊錢可叫她租到一間房間住上兩個月。飯食她可以在做事情的地方吃。她那高

高的長腳夢想是一回事，可是她也能照管自己的。瑞瑪並不是一個傻子。果然，她不懂得愛麗的對於一切女人的憎恨。她不知道這一次的道歉是一種鬼計。可是她多半會及時發覺以保全自己的。瑞瑪一面相信克拉克·蓋博所有的話是那最好最崇高的思想和行爲，同時她對於那些在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和所接觸到的人們的行爲，却也有所知曉以及無所敬仰。

當膿泡在夜里走來輕輕攪她的窗子時，她知道怎樣提防那種事情。她鎖上了她的窗子。他是不敢鬧出大聲來硬要走進來的，爲了唯恐隔壁的瓊會聽得。瑞瑪可真不是個傻子呢。

如今愛麗是站在那臥室和食堂之間的門前了。她把她的手指抹了一下鼻子的兩邊，於是她便打開了門，走到了櫃台里面去，彷彿什麼事情也未會有過似的。

第七章

那巨大而美麗的格萊亨客車被開進了聖·伊西陀的加油站。那些照料的人手們把汽油灌進油箱，並本能地檢視了油量和車胎。整個的手續辦得很順手。一個黑人清掃了一隻隻座位前的空地，從地上拾去橡皮糖的包皮紙和火柴梗以及烟蒂。他把他的手指摸着那橫貫在後邊的最後一隻座位的後背。有時他在這個座後會拿到些錢幣或小洋刀。零碎的小錢他自己拿下了可是大多數的其他的物件他便拿去交進辦事處。人們對於他們所遺失的物件會大發烏氣，但對於一些零錢找尾是不在乎的。有時這清掃伙在這個座後竟撈得到二塊錢之多。今天他搜到了兩個角幣以及一隻後褲袋中的皮夾，里面夾着一張匯款單，一張駕駛執照，和一張雄獅俱樂部的會員證。

他向鈔票夾里面一看。兩張五十元的鈔票和一張五百元的保付支票。他把那皮夾放進了他的襯衫袋里，用他的摺摺擇着座位。他呼吸得有點沉重。這錢來得容易。他不妨把它拿出來，然後把那皮夾留在座後，讓

下一站的別個清掃伙去發現。支票的風險太大了，可是那兩張可愛的五十元鈔票——那些好可愛好可愛的五十元鈔票啊！他的喉頭有一點窒息，而且還將窒息下去，直到他把那兩張可愛的五十元鈔票拿了出來，並把那皮夾放到了座後去爲止。

可是他無法把它們弄到手，因爲那個下手的小把戲正在洗滌車窗外被公路上的篷塵所沾染了的地方。那清掃伙等待着。如果有人看到了他，人家會叫他滾蛋的。

在他那藍嘑褲子的褲腳翻口上有一個小小的裂口。他計劃他要在走出車子以前把那兩張可愛的五十元鈔票塞在那里，在翻口的里面。然後在他下工之前要生起病來。他要生起病來，不錯。他多半非要一個禮拜不會來復工。如果他生了病而歇了工，並且在請假期滿之前一直不在場，那末他幾天不來，人家便不會看出什麼毛病來，這樣便能保全他的事情了。他聽得在客車上有了一個脚步聲，便把身子直起了一點。羅易，那司機，探了進來。

「噫，喬琪。」他說道。「喂，你可看到有一隻皮夾嗎？有個人說他丟了。」

喬琪吶吶着。

「唔，我到後邊來看看吧。」羅易道。

喬琪在四處掃着，依舊膝蹲在地上。「我找到了，」他道。「我收拾好了馬上就交進去。」

「唔？」羅易道。他從喬琪手里拿過了那隻皮夾，打了開來。那下手的小把戲隔着車窗往里望着。羅易大

爲掃興地對喬琪微笑着，又向那下手拋了一眼。

「太倒霉了，喬琪，」羅易道。「我猜恐怕是人家栽了賊來害我們的。那傢伙說有兩張五十元鈔票，果然是兩張五十元鈔票。」他把那鈔票和支票抽了出來，讓隔窗望着的那個下手看到它們。「下一次交好運吧，喬琪，」羅易道。

「假如那傢伙給一筆賞錢，」喬琪道。

「那你就拿一半，」羅易道。「如果在一塊錢以下，你全拿去好了。」

羅易走出了客車，走進待車室去了。他把那皮夾交進了辦事處。

「喬琪找到的，他正要交進來了，」羅易道。「那是個規矩的黑炭兒。」

羅易知道那皮夾的主人便在他的身旁，所以他便對那帳房說道：「如果丟掉這件東西的是我，我是要送喬琪一點很好的小謝意的。再也沒有比不知好歹更能叫一個人學壞的了。我記得有一個人拾到了一千塊錢，他交了進去，可是他連一聲謝謝也沒有得到。你知道他後來就去搶了一家銀行並且殺死了兩個保鏢。」羅易輕輕易易地扯了一篇謊。

「有多少人往南邊去？」羅易問道。

「你有一滿車，」那辦事員道。「有一個客人是到叛岔口的，可是你別像上個禮拜那末的把那些蛋糕忘了，我生平從來沒有通過對付五十塊蛋糕的那末些麻煩的。先生，還是你的皮夾，請你看看東西可對

嗎？」

那失主給了五塊錢的賞。羅易盤算好了，等會兒分給喬琪一塊錢。他知道喬琪不會相信他的，可是又管他媽的什末呢。這是一個臭漢的把戲和骯髒行徑。每個人都得瞧着眼兒下他的一手。羅易是碩大的，有一點近於魁梧，却是一個愛打扮的傢伙。他的一班酒肉朋友把他喚作「肉臉」。他有一身明快的綉條，很漂亮，並且愛讓人家知道他是一個玩馬的。他把賽跑的馬匹喚作狗，把一切情形都叫做「苗頭」。他祇想得做成一個鮑勃·何潑，[⊖]或者最好是平·克勞斯貝。[⊙]

羅易看見喬琪在從那加油站的平台門中向里面望着。一種慷慨的衝動掌握了他。他走過去給了喬琪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不值錢的婊子兒子！」他道。「喏，一塊錢你拿去吧。他得回了五百塊以上，可是他拿出一塊錢！」

喬琪對準了羅易的臉望了一下，僅僅是眼睛里的一下迅速的棕黃色的一閃。他知道這是一個謊話，他又知道他拿它沒有辦法。如果羅易對他反起臉來，他能把這件事情弄得很不好看的。而且喬琪想喝酒也想了好久。他簡直覺得酒已經把他控制住了。祇要那下手小把戲別把他的大鼻子擠進來沾份兒。

「謝謝，」喬琪道。

⊙鮑勃·何潑(Bob Hope)——好萊塢銀幕上的一個所謂「英俊小生」的電影男明星。——譯者

⊙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好萊塢的男中音歌唱影星。——譯者

那小僮拿着他的水桶和海綿走了過去。喬琪道：「你算這些窗子乾淨了嗎？」羅易也來幫起了喬琪的腔。他對那小僮說道：「你想有一個地位，你還是上勁點兒幹的好。那些窗子是骯髒的，重新把它們揩過。」

「我不是受你們的命令的。我要等到我遭到了上司的埋怨再說。」

羅易同喬琪交了一下眼光。這不過是一個下手。如果羅易認一下真，在不到一個禮拜中間他就會滾蛋的。

一輛輛巨大的格萊亨在那些結實高大得像屋子似的遮頂的加油站上進進出出。司機們把它們平滑而漂亮地滑進了恰好的地位。油站上充滿了各種氣味，汽油的，引擎放煙的，長條糖果的，以及那觸鼻的強力的掃地器的。

羅易向着前門走了回去。他的眼睛看到了一個從街上走進來的女郎。她拿着一隻手提衣箱。羅易一眼便看到了她。一道好菜！像這樣的一道好菜，他就要讓她坐在貼着他自己的高起的司機座位後面的客座上。他可以在那片照後鏡中看她，看出她的苗頭來。也許她就住在他的客車路線上的什麼地方。羅易有過許多次像這樣開始的獵斃了。

街上的天光正在那女郎的臉後，所以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可是他知道她是一個「找人的。」

①「找人的」(Looker)——這是在美國流行的一個新的用法，一般專指在外面找尋顧客的私娼，但有

時也指出來尋覓對象的小家碧玉。——譯者

知道他是憑什麼知道的。背着光走進來的少女們可能有五十來個。但他怎麼知道這一個便是一個「找人的」呢？他看到了一個可愛的身形和一雙美麗的腿。可是這個女郎在微妙之中有着一股性的氣息。

他看見她提了手提箱走到票窗那里去了，所以他便沒有一直向她迎上去。他走進了盥洗室。到了那里，他便站在臉盆前，拿兩手浸濕了水，抹着頭髮。他從側袋里掏出了一把小梳子來把他的頭髮光潔地向後梳好了，又在後面的那被比作鴨屁股的翹起的地方拍了一下。他又梳了一下他的小鬍髭。它們原無一梳的必要，因為它們是很短的。他整了整他那灰色的厚棉布短外套，繫了緊腰帶，把肚子往里面縮進了一點兒。

他把那梳子放回到了衣袋里去，重新把自己在鏡子里端詳了一會。他用手擦擦他的鬚髮。他摸摸後面，看看有無毛起的髮絲，以及那鴨屁股可平伏了沒有。他整了整他那現成的橫領結，從里面的襯衫袋里拿出了幾顆仁丹往嘴里一丟。於是他便彷彿感到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正當他的右手伸到那盥洗室門上的黃銅門把上去的時候，羅易的左手在衣襟上扭着手指上上下下地揆着，仔細叫他身上的鈕扣務必扣得好好的。他在臉上裝起了一個微微的鬼靈精的笑容，一半兒莊重，一半兒直率，一個叫他得到過成功的表情。羅易曾經在什麼書報上讀到過，據說如果你單刀直入地看一個少女的眼睛，並且微微一笑，這是大有妙用的。你必須要那樣地對她看，彷彿她不懂是世界上最美東西，並且你必須不住地看着她的眼睛，直到她把眼睛避開去為止。這里面又有一個計較。如果看住了一個人，並且你必須不住地看着她的眼睛，直到她把眼睛避開去為止。這里面又有一個計較。如果看住了一個人，這就好像你在看住了她的眼睛似

的，可是你才不呢。羅易已經有過經驗，覺得這是一條非常成功的捷徑了。

羅易幾乎在全部醒着的時候都在想着女人的事情。他愛把她們激怒。他愛叫她們對他有了意思然後走開。他把她們叫作豬。「我去弄個豬來，」他總是這末說的，「你也去弄個豬來，我們出去逛城去。」

他帶了一種巍巍乎的神氣走出了盥洗室的門，但接着又不得不退下一步，因為有兩個人在長櫬之間走着過來，抬了一隻整着一些通氣的孔罅的長大的長板箱子。箱側用白色的字寫着「馬太太家製酥糕。」那兩人走在羅易前面，走向加油站的月台去了。

那女郎如今是在一張長櫬上坐着了，她的手提箱放在她身旁的地上。當他穿過房間的時候，羅易很快地對她的腿看了一眼，然後便望住了她的眼睛，並且在他一路走着的時候一直望住了它們。他裝起了他那作狹的微笑向她走了過去。她向他回看了一眼，並無笑容，接着便掉過了眼去。

羅易失望了。她並沒有理所當然地顯出侷促。她祇是對他一無興趣。而她又是一個「找人的」——纖美豐滿的腿兒，配着圓渾的大腿，以及毫不突出的肚子，還有她那最出色的大大的奶子。她是金髮美女，她的頭髮是毛鬆鬆的，髮尖上有一點被太熱的髮鉗所交斷了，但却是一頭有着好看的光采以及羅易所喜歡的。一道長長的鬢髮的着意梳刷過的頭髮。她的眼睛在經過了一種藍色的眼黛膏的裝飾的，眼臉上搽了點兒雪花膏，睫毛上搽了很多的美眼膏。沒有胭脂，但薄薄的一層唇膏却搽得叫她的嘴巴看起來成了方形，像有幾個電影明星似的。她穿了一身套頭衣服，一條緊腰身的裙子和一件圓領短外套。她的鞋子是深灰色鞍皮

面有着白鑲花的。不僅是一個找人的而且還且一個愛打扮的。那料子又顯得挺好的。

羅易在走着的時候端詳着她的臉蛋兒。他祇覺得彷彿以前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她的。但也許她同他所認識的哪一個人有點相像，或者他也許是在電影中看到過她的。這種事情是有過的。她的眼睛分得很開，簡直是分得異常的開，它們是藍色而帶有一些小小的棕黃點子的，且在從眼珠到瞳孔的外緣處有着分明的黑綫條。她的眉毛是聳起的，且用畫眉筆描得高高地彎拱，因之她的神情顯得略帶一點兒嬌嗔。羅易看見她那戴着手套的手並不是不安不停的。她既不焦急又不煩燥，這叫 he 沒了主意。他便怕的是鑲定，但他的確覺得他會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的。她的膝部肌肉豐滿，並不是骨磷磷的，她的裙子自然下垂，無須拉扯。

當他一路跌過去的時候，羅易以眼怔怔地望住了她的大腿來責罰她的對他掉過眼去。這通常會有叫一個女孩子把裙子往下拉的作用的，即使那裙子本不甚高，可是這在這一女孩子身上却沒有用處。她的沒有對他的藝術起反應叫他偏促不安了。大概是一隻野鷄吧，他自下說道。大概是一隻兩塊錢的野鷄吧。接着他笑起他自己來了。憑着她所穿的那種料子，可不是一個「兩塊兒」的。

羅易走到了票窗那里去，對那售票員愛嘉裝起了他那勉强的笑容。愛嘉是崇拜羅易的。他祇想能像他一樣。

「那隻豬上哪兒去啊？」羅易問道。

「豬？」

「嗯，那騷貨，那美人兒。」

「喔，是了，」愛嘉同羅易交換了一個機密的男人家的眼色，「南邊，」他道。

「在我的車上嗎？」

「嗯。」

羅易用他的手指輕扣着櫃台，他已把他那左手的小指指甲養起了好長。這是捲起的，像半片圓管，並且用砂皮磨成了一個凹形的尖端。羅易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可是看到別的汽車夫們也都在養起他們的指甲來，他却覺到了偉大。羅易在創造一種風氣，他對於這一點感到得意。有過一個出租汽車的司機，在他的水箱帽上繫了一條狐熊尾巴，便在一夜之間，每個人都有了一條毛皮在風中飄蕩着了。毛皮商們做出了假狐尾來，中學生們對於非有一條尾巴搖着幌着的汽車便不願坐。而那個出租汽車的車夫便可退過一邊，心滿意足，自知他攪起了一場風雲了。羅易已把他那小指甲養了五個月，而且已經看到過有五六個別人在這樣做着了。這也許會風靡全國，而羅易便是首倡其事的了。

他用着那長而灣的指甲扣着櫃台，却是輕輕地，因爲一個指甲長到那麼長，便很容易斷掉。愛嘉看着那指甲，他把他的左手藏在櫃台下面，他也在養起一隻來了，可是還沒有長得很長，他在它未曾長得再長一點之前不要叫羅易看見。愛嘉的指甲很脆，他不得不在他的指甲上搽上無色的指甲油，以防它一下子斷掉。甚至在床上，它也斷過一次了。愛嘉向着那女郎瞥了一眼。

「想去同那個——豬攪一陣嗎？」

「不妨試一下。」羅易道。「大概是隻野鷄。」

「好吧，搭一隻好的野鷄又有什末不好？」愛嘉的眼睛一亮。那女郎已架起了她的腿了。

「羅易。」他抱歉地說道，「趁我沒有忘記，你最好親自去照料把那一箱酥糕裝上車。上個禮拜我們受到了一起指摘。在路上的什麼地方有人把箱子掉了下去，一件漿莓糕和一件檸檬糕混成了一片，葡萄乾打翻得四處都是。我們還得吃賠帳。」

「在我的班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的。」羅易狠狠地說道。「這是開往聖城去的，不是嗎？那是全在叛谷口往前的那條顛跛的道路上的。」

「好，我們付了賠帳。」愛嘉道。「祇要去檢點一下好了，行嗎？」

「在我的班上沒有掉過酥糕。」羅易暴躁地說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會。可是前面寫字間里吩咐了我對你說叫你去檢點一下的。」

「爲什末他們不來同我說？」羅易問道。「他們既然受到了指摘，爲什末他們不來把我叫進去而要叫人帶訊？」他引起他的怒氣，如同要引起一把火來似的。但他是生的那美人兒的氣。這隻該死的野鷄。他抬頭對牆上的那隻大鐘望了一望。一隻二呎長的鐘針繞着鐘面一跳一跳地指着秒時，在那玻璃的反光中，羅易看見那女郎架着腿兒坐着。雖然由於那玻璃的灣面而看不確切，但他却以爲她是在望着他的腦後。

他的怒氣消融了。

「我把酥糕檢點一下好了。」他道。「對他們說不會有什末漿莓糕混到檸檬糕里去的。我想我要去同那豬兒混一陣了。」當他慢慢地轉過身去把臉對着待車室的時候，他看見了愛嘉眼中的羨慕的神色。

他是對的。她剛才是在望着他的腦後，而當他轉過了身來，她便在望着他的臉了。在她的眼光中並無興味，也無其他。可是她生得一對俏眼睛哩，他想到該死，她是個「找人的」。羅易在雜誌上讀到過，說生得很開的眼睛便表示性慾，毫無疑惑，這個女郎是叫人有着一種強而又強的性感的。她便是那種一路走過人人注目的女郎。嗚，她走到一處方，人人都要轉過頭來看着她走過去。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腦袋轉過去，像在看一場賽馬似的。這是她身上有着一種什麼東西，這不是化粧，這又不是她那走路的姿態，雖然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這是什麼東西，它從她周身四處放射出去。當她從街上走着過來的時候，羅易已經感到這種東西了。那時光綫正照在她後面，所以他還沒有真正把她看個清楚。如今她是在望着羅易的臉了，沒有笑容，沒有裝出什麼神情，祇是望着，而他依舊感到這種東西。他的喉頭緊了起來，一片淡淡的紅暈從他的領圈中冒了起來。他知道，不一會他的眼光便要掉開去了。愛嘉在等着瞧，而愛嘉對於羅易是有着信仰的。

羅易的風流名聲中有一些是捏的謊，但他的確也有那麼一手，他果真同豬兒們混過一陣的。祇是如今他可不容易了。這一隻豬兒要把他打敗了。他要把他的全掌去打她一個耳括。他的吸呼在他的胸口苦惱地昇騰着。除非他有所作爲，時間就快要過去了。他看見了她的眼瞳中的那些光芒樣的黑綫條，和她那下巴的

他裝起了他那副攬人的神情。他的眼睛張大了一點兒，他微笑着，彷彿他突然看到了她似的。同時，他問着她走了過去。

他小心地把他的笑容裝上了一點兒客氣。她的眼睛望住了他的，其中吐出了一點兒冷淡。他在她的近旁站住了。「太太，有人說你是要搭我的車子上南方去的。」他說道。他幾乎要對那聲「太太」發笑了，但那麼一手往往有點功用的。它在這個女郎身上也有了功用。她微微一笑。

「我來照顧你的行李，」羅易接着道。「我們在三分鐘光景就要出發了。」

「謝謝，」那女郎道。羅易覺得她的聲調是嚶而性感的。

「讓我來給你拿着提箱吧。我這會子就去把它放在車上，這樣你就能有一個座位了。」

「這很重吶，」那女郎道。

「我不是一個十足的小人國里人呀，」羅易道。他提起了她的提箱，迅速地走出了加油站。他登上了客車，把那隻提箱在那緊貼在他座後的座位面前放了下來。他能在他的鏡子里看那女郎了，他又能在他們一路滾滾而去的時候同她攀談些什麼了。他走出了客車，看見那個下手和另外一個清掃伏在把那一箱酥糕放到車頂上去。

「小心那個東西，」羅易大聲說道。「你們這班壞蛋上個禮拜掉下了一次可叫我倒了霉。」

「我從來沒掉過什末的，」那下手道。

「沒你媽的，」羅易道。「你們瞧着點兒。」他走出彈簧門，向着待車室去了。

「什麼東西找上了他了？」那另一個清掃伙問道。

「唔，我壞了他的一點兒事，」那下手道。「那黑炭兒拿到了一隻皮夾，給我看見了，所以他們就覺得不能不把它交進去了。這又是一注大橫財。因為叫我看見了，他們兩人都見了我，羅易和那個黑炭兒，他們要二二添作五吶，[⊖]我想我大概是壞了他們的事了。因為給我一看見，他們就不得不把它交進去了。」

「我有一點看得出來的，」那清掃伙道。

「誰看不出吶，」那下手道。

「我弄到了一筆，我就能走出去，用這錢在外邊混得很好了。」他們在那些官面堂皇的談話上繼續了一陣子。

在待車室里起了一點兒忙亂。那些搭乘南行的客車的人衆們開始聚攏來了。愛嘉在票櫃里面忙着，但沒有忙到不能在那女郎身上帶一隻眼睛。「一隻豬兒，」他在心里說道。這在他是一個新的字眼。今後他便要把它應用起來了。他向他那左手的小指甲瞥了一眼。要過好久他才能有像羅易一樣好的一隻指甲哩。可是爲什麼要自己騙自己呢？他反正不能像羅易那樣的得到艱遇的。他老是失敗完蛋。

[⊖]此處原文直譯爲「他們要平分兩個半世紀吶」(「Louie and that nigger was gonna split them up a couple half centuries」)，意義相同。——譯者

在糖果攤上，在機炒花生米攤上，在橡皮糖攤上，起了一陣臨行前的僱客們的熱鬧。一個中國佬買了幾本『時代畫報』和『週聞』，又把它們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起捲了起來，放進了他那黑色雙幅呢的大衣袋中。一位老太太七手八腳地在報攤上翻着一本本的刊物，並無購買一本的意思。兩個纏着矜眼的白頭巾而生着亮光光的黑色鬚鬚的印度人並肩站在票窗前，他們虎虎地目光四射，彷彿他們竭力要叫自己看出一個所以然來似的。

羅易站在上車月台的入口邊，不斷地瞥着那女郎。他看出待車室里的每個人都是如此。他們全都在偷偷地看着她，而他們又都不願被人發覺。他轉過頭去隔着那玻璃轉門，看見那個下手同了那滑稽伙已把那箱酥糕好好地放上了車頂，油布罩子也已放了下來。待車室里的天光暗成了暮色。一定是有一堆雲把太陽遮起來了。接着天光又亮起來了，彷彿有一隻可變電阻在調節着似的。玻璃門上方的那隻大鈴響起來了。羅易看了看他的錶，便穿過了門向着他那大客車走去。待車室里的那些搭客們都站起身來往門口擁去了。

愛嘉依舊在拼命地想攬明白那兩個印度人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該死的包頭鬼！」他自下說道。「他們在出來走四方之前爲什麼不去學學英文呢？」

羅易登上了那隻欄着不銹鋼管的高座，在搭客上車的時候瞥着那些車票。那個穿黑大衣的中國佬逕直走到後座，脫下了大衣，把『時代畫報』和『週聞』放在膝頭上。那位老太太上氣不接下氣地攀上了踏墩，便在羅易貼身背後的那個座位上坐了下來。

他說了，「對不起，太太，這位置上有人了。」

「有人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反口說道。「這裏是沒有什麼定座的。」

「這位置上有人了，太太。」羅易重複了一句。「你不看見它旁邊的那隻提箱嗎？」他便恨老太婆。她們叫他害怕。她們身上有一股叫他左不是右不是的氣味。她們兇橫，她們沒有自尊心。她們從不給他個屁的情調。她們祇要她們所要的。羅易的祖母當初便是個暴君。她憑着逞兇得到了她的所求。他在眼睛里看見那女郎在客車的階梯的下面一級上，在兩個印度人後面等着上車。他是刻不容緩了。突然，他冒起了火。

「太太。」他道。「我就是這輛客車的老闆。好的位置多着。如今你肯不肯讓開去？」

那老太婆挺起了她的下巴對他破口大罵起來了。她往後挨進了一點，在這位置上坐穩了。「你把那個大小姐安排在這隻位置上，那就是你所要的。」她道。「我就要把你報告給管理處去。」

羅易嘆了起來。「好吧，太太。你馬上下去報告去吧。公司有的是許許多多的乘客，可是還沒有找到許許多多的好司機。」他看見那女郎在聽着，他對於這一點感到得意非常。

那老太婆看見他發了怒。「我要把你報告進去的。」她道。

「好，那末把我報進去吧。你走出這輛客車好了。」羅易大聲說道。「可是你就不能坐那個座位。這位子上的客人是由醫生指定的。」^①

這是一個下場勢，那老太婆也便利用了它。「你爲什麼早不說的？」她道。「我不是不講理的。可是我還

定要報告你的沒有禮貌。」

「好好，太太，」羅易不當一回事地說道，「我慣是那個樣子的。」

那老太婆挪後了一個座位。

「要伸長了她的大耳朵來捉我的錯兒了，」羅易想道，「好吧，隨她去吧，我們搭車的總比開車的多。」那女郎如今已在她的身旁了，伸着手握住了她的車票。羅易勉強強強地說道，「你祇有到岔口這點兒路嗎？」

「我知道，我得換車吶，」那女郎道。她在他那失望的聲氣上作了一個微笑。

「那里便是你的座位，」他看看鏡子里面，看她坐下來，架起腿，拉下裙子，把皮包放在她的身旁。她挺直了肩膀，整了整她的外套的領子。

她知道羅易在注視着每一個動作。她老是碰到這種情形的，她知道她跟其他的女孩子們有點不同，可是她並不十分清楚地知道怎麼不同。老是坐得最好的坐位啊，有人把你的餐食送到你面前啊，穿過馬路時有人來扶你一手啊，這在一方面是很好的。男人家祇是不能把手放開她。但往往也有麻煩。她不得不硬爭，轉求大學博學地應付過去。所有的男人家都在她身上要求着同樣的事情，那正是理所當然的情形。她把這個

車前的座位較後面的少受震動。凡患劇烈的心臟病或其他不宜受大震動的病症的人，在不得已須出行時

· 得由醫生證明，指定較適宜的座位。——譯者

看作了當然，而情形也是實在的。

當她在年紀很輕時，她是很以為苦的。當時曾經有過一種罪惡和骯髒的感覺。可是如今她年紀大了一點，她便祇加以忍受而發展了她的技巧。有時候她上一上鉤，有時候她獲得了金錢和衣着。她對於那些黏上來的人們多數了解。她多半能預料在今後半小時內羅易所要做或要說的每一件事情。在預期上，她有時能够擺脫種種的不愉快。那些年紀較大的男人家們要來幫助她，送她進學校或上舞台。一些青年男子則要來同她結婚或保護她，祇有幾個人，很少數的幾個人，才公然而誠實地乾脆要同她睡覺，並且這樣地告訴了她。

這些人倒是最容易應付的，因為她說聲是或不是便完了。她對於她的天賦，或說天懲，所最感憎恨的，便是那些繼續不斷的爭鬪。凡有她在場的時候，男人家們便窮兇極惡地彼此爭鬪着。他們鬪得像一些獵狗，有時她但願女人們都能像她一樣，可是她們並不。而她是伶俐的。她知道是什麼原因，可是她毫無辦法。她所真正想要的，是在一個好好的城市里的一幢好好的房子，兩個孩子，以及一座可以站站的樓梯。她要穿得好好，有客人來吃飯。自然，她要有一個丈夫，但她不能在她的想象中看到他，因為她那夢想之所由來的婦女雜誌的廣告上是從來沒有男人的。祇有一個在走下樓梯來的穿得漂漂亮亮的漂漂亮亮的女人，餐廳里賓客滿堂，還有一些燈燭和一張烏木的大餐檯子和吻請晚安的一些乾乾淨淨的孩子們。那更是她所真正要求的。而她也像對於其他的事情一樣的知道得很清楚，那是她所再也不會得到的。

她懷着滿腔的哀怨。她不知道別的女人家怎麼樣。她們難道在床第之間同她有所不同的嗎？她從觀察

中知道，男人們對其他女人們的反應，並不像對她的一樣。她的性慾衝動是既不非常強盛，又不十分經常的。但她不知道別的女人怎麼樣。她們從來不同她談論這種事情的。她們對她沒有好感。有一次，她去就診醫治她的經痛病的那位年輕的醫生給她作了一次檢查，當她對他談起這一點的時候，他對她說道：「你便有一種性感放射出來。我不知道是怎末的，可是你有的女人便是這樣的。」他道。「幸虧這種人不多，否則男人家便要發癡了。」

她試過穿著正派的服裝，可是這也沒有什麼大用處。她無法有一個普通的職業。她學過打字，可是她一經受僱用，那辦公室便弄得落花流水了。如今她在幹着一門荒唐事。這事情的代價很好，而且並不叫她遭到多少麻煩。她在男子俱樂部中脫脫衣服。有一個正式的代理人爲她辦理一切。她並不熟悉男子俱樂部，或是那些男人們在這上面能有什麼滿足，可是有的是這些人們，而她則脫一回衣服便得到五十塊錢。這比之在辦公室里叫衣服被扯破好一點。她甚至讀過了够多的談論色情狂的文字，爲了想知道她並無這個。她幾乎但願她有了。有時她想她還不如乾脆進一下平康，搞得一大筆錢，然後隱居到鄉下去——頭末如此，或者便嫁一個她所能控制得住的老年人。這是最容易的一着。那些她所覺得漂亮的少年人們不免會對她撒野的。他們老是疑心她對他們不貞。他們不是在心里不樂意或是想來壓倒她，便會火氣直冒而把她丟掉的。

她想找到一個歸宿，這也便是結局。可是一個有點錢財的老頭子——大概便是如此了。她將待他好好的。她要真正不枉費了他的錢財和他的時間。她祇有兩個女朋友，她們兩個又都是路柳牆花。她們似乎是並

不妒怨她和並不憎恨她的唯一的一種人。可是一個如今在國外。她不知道在哪里。她跟着軍隊走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另外一個則正同一個廣告員在一起同居着，而且並不願意她去走動。

那人便是羅蘭。她們曾經同住過一個公寓。羅蘭對於男人家的事情不大放在心上，但她在女人中間却還是合不上來。不久羅蘭便碰上了這個廣告員，他要她搬了出去。羅蘭叫她莫去走動的時候，對她說明了一切情形。

羅蘭原在一家書寓里作營生，這個廣告員瞧上了她。好吧，羅蘭先已有了淋病，在她運症象也還未發覺之前，她便把它帶給了這個廣告員。他是一個性格浮躁的人，他洩露了出去而丟掉了他的職業，他便責怪起羅蘭來了。她覺得她有一點責任，所以她便要了他並且養着他，一面他們兩人都受到了治療，那是在新的治療法以前的事情，那時的治療是很苦楚的。

接着這個廣告員又染上了一種安眠丸藥的毒癮。她看他萎靡不振並且又是糊里糊塗的，他的脾氣也壞起來了，除非他吃了他的藥丸，他又吃得一天多似一天了。羅蘭不得不再番爲他戒斷。

羅蘭是個真正的好女孩子，但境况却很艱難，因爲在她未曾根治之前，她不能在書寓里幹營生。她不願意傳染給任何她所認識的人，但她依舊不得不需要錢來付醫生帳和房租和伙食。她不得不到格侖台爾的街頭去幹營生來應付，她自己也並不覺得舒服。於是，加上其他的種種情形，那個廣告員發起醋心來了，不管他沒有職業的這個事實，他却不許她去幹營生。如果這整個的局面目前鬧到了破裂，而她同羅蘭能同住在一起的

一個公寓里，那便好了。她們兩人一直是很好的伴兒。她們有過樂事，正當的，恬靜的樂事。

支加哥不久有過許許多多的集會，她在那男子俱樂部積下了一點錢。她是正搭了客車回到洛杉磯積錢的。她要安安靜靜地過一陣。她好久沒有從維爾那里得到音訊了。在上一封信上她說這個廣告員正在查看她的信件，所以不要寫信來云云。

最後一個乘客穿過了車門而上了車。

羅易架起了他的腿。他對於這個女郎感到了一點胆怯。「我看你是到洛杉磯去的。」他道。「你是住在那里的嗎？」

「一部分時間。」

「我便愛打量人。」他道。「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是看到許許多多的人的。」

客車的摩托輕輕地鼓動着。那老太婆正虎虎地對羅易望着。他在鏡子里看得見她。她也許會寫信到公司里去的。

「好吧。」羅易自下說道，「滾他媽的公司。」他總能得到一個職業的。公司對於老太太們的來信反正是不會多大注意的。他回頭向車後望了一眼。那兩個印度人彷彿正擡着手。那個中國佬把「時代畫報」和「週聞」都攤開在他的膝頭上。他在對照着其中的記述哩。他的頭從這本刊物輓到那本刊物上，一道莫名其妙的皺紋印上了他的兩眉之間的鼻樑上。發訊員對羅易揮了揮手。

羅易把那關門的活桿轉了一下。他把他的掛輪「吃」進了倒車齒輪里，又開下了剎車檔，於是便巧妙而豪放地打了一個轉灣，叫他那前擋車板欄距吋許削過北牆。他又在慢擋上打了一個大轉灣，掠過吋許而脫出了車欄的另一邊。在從車欄到街路的入口處，他停了一下，看見街路上是清無所阻了。他便把客車掉過身來把他帶到了街道的對面。羅易是個有着良好記錄的高明的司機。那客車駛下了聖·伊西陀城的大街，到了郊外，便上了空曠的公路。

天空和太陽明朗如洗。色采是鮮明的。水溝里流滿了水；在水溝汙塞的有些地方，那水流便流到了公路上。客車刷的一聲大響激着了這些水，羅易感到車輪一緊。草兒原已被雨水的力量壓了下去，可是而今，那日光的溫暖已在豐盛的青草上灌進了力量，它們開始重行高高地抬起頭來了。

羅易又在那面照後鏡中對那女郎瞥了一眼。她正望着他的腦後。可是不知怎的叫他抬起頭來望着鏡子，畢直望進了羅易的眼睛，那對有着黑綫條的眼睛和那挺直可愛的鼻子以及那點成方形的嘴巴便永久地擠進了羅易的腦際。當她望着他的眼睛時，她微微一笑，彷彿她有着好感似的。

羅易知道他的喉嚨在閉塞起來了，一種昇騰的壓力在他的胸腔。他想他一定是做了傻子了。他知道他是怯縮的，但他往往想叫自己相信他並不。可是他正在現露着一個十六歲孩子的一切徵象。他的眼光從路上掠到鏡子上，掠來掠去。他看得出他的臉發了紅。「他媽的這是怎末回事的？」他自下說道。「難道我要在一個小娘兒面前這這那那起來了嗎？」他更加仔細地對她看着，想看出一點想頭來挽救他自己。是他在

她的下巴上看出了一些深深的鑿痕。那一來叫他舒服了一點。如果她知道他看見了那些鑿痕，她便再也不會這麼該死的自信了。四十二哩。這數字浮上了他的腦際。她到了四十二哩便要下車去了。羅易必須要趕時間。如果他要在這隻小野雞身上留個痕跡，他便不能浪費一分鐘了。當他竭力想說起話來的時候，他的嗓子發了啞。

她在他後面湊近了一點。「我聽不出你的話，」她道。

羅易咳了一聲。「我說雨後的鄉下可真好吶。」

「是的，真美。」

他竭力想恢復他平常的談吐。他在鏡子里看到她依舊向前湊着身子在聽話哩。

「像我所說過的，」他開了場，「我總想打量人。我說你是在電影界或是戲劇界的。」

「不，」那女郎道。「你錯了。」

「你不是在影劃界的嗎？」

「不。」

「那末，你是做事的嗎？」

她笑起來了，她笑的時候，她的臉是非常嫵媚的。可是羅易却看出了她的上排的前齒中有一隻是歪斜的。它側了過去，碰到了它的鄰齒。她的大笑收了起來，她的上唇便遮住了那隻牙齒。「覺察了，」羅易想道。

她比他高明。她知道他要說些什麼話了。這在以前有過了許許多多次。他要想探她住在哪裏。他要問她的電話號碼。這是簡單的。她並不住在什麼地方。她有一隻箱子放在羅蘭那裏，里面放着幾本書——「洪北羅船長」，「貝多芬傳」和幾本紙面的薩洛楊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幾件預備改做的舊晚服。她知道羅易在不知所措了。她懂得那種在一個男人的領口泛起來的紅色和那費力的言語的阻塞。她看見羅易懷着戒心在鏡子里瞥着車後。

那兩個印度人在相對微笑着。那中國佬正在呆呆地望着空中，在他的腦子里試着想出他剛才所看到的各種記述中的軒輊來。坐在後座的一個希臘人正在用一把小洋刀把一枝意大利雪茄烟切成兩段。他把一段放到了嘴上，又鄭重考慮地把另一個半段放進了他的襟袋里。那老太婆正在自行引起一腔對羅易的怒火。她把一道鐵一般的眼光射住了他的腦後，她的下巴在狂怒中顫動着，她的嘴唇由於緊閉的壓力而發了白。

那女郎又向前湊了過來。「我來省省你的時間吧。」她道。「我是一個牙醫護士。你知道，我是在一位牙科醫生的診所里做事的。」她時常使用這種說法的。她不知道什麼原因。也許因為這樣說法可以避免猜測，而她在這樣說了之後，便再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詢問了。人們對於牙醫學是不會喜歡多談的。

① 薩洛楊 (William Saroyan)——美國的著名新派小說家及戲劇家，其知名作品有「人類的喜劇」(小說)

，及「飛蛾籠架上的大胆少年」(戲劇)等。——譯者

羅易消化着這話。客車駛到了一個鐵路岔口。羅易本能地刹住了他的氣壓刹車而停住了。當他放開了刹車而吃上了放車速度的排輪時，那刹車嚙嚙地響着。他感到了情勢是於他不行了。那老婊子如今是隨時會同他找麻煩的。他已根本沒有四十二哩路了。那老婊子一經鬧了起來，事情便完完大吉了。他要儘可能的趕時間。但憑着羅易的方法，那時間是太短了。他不該把半個鐘頭的大好光陰兒戲掉的，但那個老婊子却要來扼他的手了。

「有時我也上洛杉磯去的，」他道。「那里可有什麼我能打電話給你的地點呢，也許我們可以——吃頓飯和看次戲嗎？」

總在這一點上很和善。她並沒有什麼賤腔和婊子腔。她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如今還沒有住的地方。我一直在外邊。我一有可能就要找一個公寓的。」

「可是你是在什末地方做事的，」羅易道。「也許我能打電話到那邊去給你吧。」

那老太婆在她的座位上扭着扯着了。她氣得發了狂，因為羅易把她趕出了前座。

「唔，不，」那女郎道。「你知道，我沒有找到工作。當然，我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照我的職業是總能找得到工作的。」

「這不是推託嗎？」

「不是。」

「好吧，也許等你安頓了下來，你能給我一個訊吧。」

「也許。」

「因為我愛在洛杉磯認識個把能帶出去的人。」

如今可便來了，那聲音尖銳像砥石一樣。「國家有法律禁止同乘客談話的，你要留心道路。」那老太婆對全車上的人說了。「這個車夫在把我們的生命放到危險中去了，如果他不能把他的注意力放在駕駛上，我要要求下車了。」

羅易閉上了嘴。這可不是玩兒的，她真能惹麻煩。他在鏡子里望着，找着了那女郎的眼睛。他嚼着嘴唇說道，「該死的乾癟老婊子！」

那女郎微笑了一下，又把她的手指放上了嘴唇。她一面覺得解了圍，另一面她又感到抱歉。她知道她遲早要同羅易發生麻煩的。但她也知道他在種種方面是一個好人，而且是一個她所能控制到某種程度的人。她從他的臉紅上知道，她多半能憑着傷他的心來打住他的。

但事情是完了，羅易也知道。那女郎是不會叫自己帶進麻煩里去的。趁着客車在走着的時候，他得趕時間。他知道這一點。你一到了站頭，乘客們都要爭先恐後的下去了。如今他可失了手。在叛岔口上，他要僅僅停上剛够讓她下車和卸下那該死的一箱酥糕的那末長久。他俯身向着駕駛盤。那女郎已把雙手疊上了她的膝頭。她的眼睛不肯抬起來在鏡子里同他的接觸。比這一個更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那些孃子疤便醜得

要命。它們叫人打哆嗦。當然，她把她的頭髮做得長長的，向前垂下來，遮住了它們。像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就不能做高頭髮的。羅易是愛高頭髮的，還有，天！假如你在床上醒過來，而看見了那些疤啊！世界上有的是許許多多的豬兒，羅易是儘可以混得下去的。可是在他的心頭和肚子里，都有着一片憂鬱的重量。他對它鬪着，又把它撇開，但它總是不肯移動。他要這個女郎，比他要其他任何人都厲害，而且情形不同。他感到一種枯澀而毛燥的喪然若失的感覺。他連她的姓名也沒有知道。可是如今他是不會能知道她了。他得到當他回到麗·伊西陀去的時候，那愛嘉的熱切而向他詢問的眼睛。羅易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對愛嘉撒一篇謊。

那些巨大的輪胎在道路上歌唱着，一種高亢的，激弦的歌唱。那摩托在沉重的擊拍中鼓動着。天空有着大片的潮濕的飄浮的雲朵兒，中心陰黑得像煤炭，四邊是亮光光的。其中有一片而今正飄到太陽上去了。在公路的前方遠處，羅易已能看見它的影子在向着客車衝過來了，在公路的前方更遠處，他看見了那些生長在叛岳口食堂四周的橡樹的塔形的翠簇了。他滿腔失望。

當客車開進去的時候，季璜走到了它的近旁去。

「你給我帶些什末來了？」門兒開下的時候，他問道。

「一個乘客和一些酥糕，」羅易道。他從他的座位上站了起來，伸過手去，提起了那女郎的提箱。他攀下車去，到了地上，伸起了他的手，那女郎便把她的手搭在他的臂膀上，走了下來。他們向着食堂走去。

「再見了，」她道。

「再見了，」羅易道。他看着她走進了門。她那小小的後臀上下擺動着。璜和膿泡把那酥糕箱子搬下了車頂。羅易攀身回上了客車。

「會兒見，」璜道。

那老太婆已移到前座上來了。羅易用活桿關上了門。他吃上了排擋，便開了車。當他開到放車的速度，而輪胎在公路上朗朗作響時，他對鏡子里望了一望。那老太婆露出了一副卑鄙的勝利的神氣。

「你壞了事，」羅易自下說道。「啊，你破壞了好事。」

那老太婆抬起眼來，在鏡子里接觸了他的眼睛。羅易故意用嘴唇吐出了無聲的言語。「你這個該死的老婊子！」他看見她的嘴唇顯得緊張而發了白色。她知道了他的意思。

公路一路上在客車的前面歌唱起來了。

第八章

璜和膿泡把那箱「馬太太家製酥糕」搬到了食堂門口的近傍，把它放到了地上。他們兩人都看着那個美人兒走進了門去。膿泡吹哨了一支低低的打顫的曲調。他的手掌突然變得汗膩膩起來了。璜的眼睛睜到了僅僅祇有一星的光亮在他的睫毛間閃耀着。他迅速而急促地舐了舐他的嘴唇。

「我知道你的意思，」璜道。「要有一個時間走出去在樹上吊吊你的腿吧？」

「老天爺子，」膿泡道。「呵！」

「唔，」璜道。他俯下身去，翻起了酥糕箱的舌蓋，揭起了那鑲嵌的邊腔。「我可以打個小小的賭的，筱戀。」

「什末吶？」膿泡問道。

「我打賭，」璜道。「我敢兩個賭一個，你已經在腦子里有了那種意見，覺得你已經有兩個禮拜沒有歇過一天，而你就要在今天跟我搭車上聖·伊西陀去了。如果客車又拋起錨來，這倒也許還會有點用處吶。」

膿泡開始在他的面疱的四周臉紅起來了。他不放心地抬起了他的眼睛來望着璜，而璜的眼睛是有着那麼許多沒有毒意的幽默，叫膿泡安心了一點。「該死！」他想到。「真是個好傢伙。我爲什麼還要到別人那里去做事呢？」

「好吧，」膿泡響亮地說道，他覺得他是在對一個真正的人說話了。璜知道一個人對於種種事物的看法。當一個小美娘兒走過的時候，璜便知道他人的感覺。「好吧，」他又道。

「好吧，」璜學着他道，「可是叫誰來照顧那些打汽筒和裝修那些平胎吶？」

「以前是誰來幹的？」膿泡問道。

「沒有人，」璜道。「我們總是僅僅在車間上掛一個牌子——修理內部，暫停營業。愛麗能打汽的。」他在膿泡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多末個好傢伙，」膿泡想到。「多末個好傢伙啊！」

那些酥糕是安放在一些扣住糕邊而叫每塊糕各自獨立而不和其他相觸的盤形的凹洞中的。有十二件作一起的酥糕四起——四十八件。

「我們來看看，」璜道。「我們拿六件漿梅的，四件檸檬酪的，四件葡萄乾的，兩件乳酪的。」他一面說着，一面便把那些酥糕拿出來放在箱蓋上。「把它們拿進去，膿——我說，彼慙。」

膿泡兩手各拿了一件酥糕走進食堂去了。那美人兒正坐在一隻椅子上在喝一杯咖啡。他看不見她的

險，可是他却感到了她身上的一股電力或什麼的東西。他把那些酥糕放到了櫃台上。

當他轉過身要重新走出去的時候，他感到了屋子里的鴉雀無聲。

普先生和那個螃蟹般的老傢伙，還有那個少年人姓何的，都入了神。他們的眼睛抬了起來，捲過了那美人兒，又垂下去了。普小姐和她的母親針對地望着櫃後的那堆白蘭地瓶酒。愛麗不在場，可是璫瑪却在那美人兒面前，用她的抹布在抹着櫃台。

「要來個圓酥餅嗎？」璫瑪問道。

膿泡停住了。他得聽一聽那美人兒的聲調。

「好吧，」她道。一陣飛速的聲響跟着那嗒腔在膿泡的肚子裏打起了結。他急忙趕出去再拿其他的酥糕了。

「活躍一點，」璫道。「你在到聖煥城去的一路上有得看她，除非你要開車。」

膿泡趕着把那些酥糕搬了進去，拿掉了十六件酥糕，留下三十二件。璫關起了那箱壁並翻下了蓋舌。當膿泡最後一次走出來的時候，他對着璫把那酥糕箱子放進了「甜心」客車上的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中去。它如今已經準備定當準備出發了。璫退後對它望着。它雖不是什麼「格萊亨」但它可並不壞。在窗子的四邊，在那銀粉漆上顯出了一點兒污銹。他早便要把那點兒修漆一下了。還有那水箱帽蓋也不妨換一層新裝了。

「我們幹起來吧。」他對膿泡說道。「鎖上了那車間的門，便在水汀管子下面的工作檯中間，你能找到那塊放在門上的牌子的，如果你還要換身衣服的話，如今就去你的吧。」

膿泡向着車間門的那向竄過去了。璜直了直身子，張開兩手伸了一個欠，便向着食堂走去了。

普先生的右腿架在左腿上面，他那懸空着的腳趾作着輕輕的躍盪。當那美人兒走進來的時候，他曾經劈面望過了她的臉，如今在他心里有了一種快意的興奮。可是他在迷惘着，他覺得他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女郎的，也許她是曾經在他的哪一家廠里做過事情的，也許是一個女書記吧，也許是在哪一位朋友的辦事處吧。但他是看見過她的，他覺得他一定是看見過的。他確實相信他從不忘記一個臉孔的，其實是他未見得記得一個。他從不仔細去看什麼臉孔的，除非他打算要同那張臉孔的主人談生意。他在認識這張臉的一點上懷疑着，是否有罪惡的意味在內。他能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女郎的呢？

他的太太正在偷偷地望着他那擺動腳的何恩。思則在坦然地望着那美人兒的腿。璜對這個女郎有了好感。在某一方面，璜是跟羅爾相仿的。她不愛任何人——好吧，除了一個人以外——所以她便沒有什麼可損的，沒有什麼可失的。可是這一個女郎却可愛。她談吐和善而客氣。實際上那女郎覺得璜能够喜歡他，她對於璜也有了好感。

恰在那格萊亨開到之前，愛麗曾經對璜說過，「你在櫃台上照顧一下好嗎？我馬上就回來的。」接着那客車呀，美人兒呀，端咖啡呀，便佔住了璜的思想。可是如今，某一種知見上了她的心頭，叫她內心生起

了寒冷和作嘔。她便像能見得到似的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知道過，並且知道着——好多的盤算夾着她那憎嫌的憤怒進入了她的頭腦。一捲小額鈔票的錢。那是可以使用到她找得一個職業的。她爲什麼不如今便走呢？她總有一天要走的。她打開了餐食櫃台後面的架欄下端的櫃子，那把些酥糕放了進去，祇留下每種一件。一件漿梅的，一件葡萄乾的，一件檸檬酪的，還有一件乳酪的，這些，她把它們排列在櫃台上，它們的味道叫她發膩。她依舊沒有確切知道該怎麼辦。

璜走進了前面的門，站着望住了那美人兒的腦後。

璜道，「季先生，你來照顧一下櫃台，行嗎？」

「愛麗上哪兒去了？」璜問道。

「我不知道。」璜道。她在腦子里見到了愛麗。愛麗的目光是不很好的。她要把信拿到窗口去湊着光。她並非真覺得有興味。這是一種天然而含糊的好奇心。她要側過身子去湊着亮光，她的頭髮便會落到她的眼睛上來，她便會把它吹開，而她的手則要去摩平那些信紙。她打了一個哆嗦。她看見她自己偷偷地溜進了房間里去。她看見她自己奪過了那封信，她的手指扭曲了起來。她感到愛麗的皮膚貼着她的指甲，而她的指甲則在掙扎着要去抓愛麗的眼睛，那對恐怖的，潮潤的，水溜溜的眼睛。愛麗便要仰天跌倒下去，而璜便要她的膝頭撲下去壓住她那大而軟綿綿的肚子，她還要在愛麗的臉上抓着扯着，於是便有血在那抓痕里流起來了。

望住瑞瑪，瑛道：「這是怎末回事？你不舒服嗎？」

「是的，」瑞瑪道。

「趁着你還沒有在此地病倒，去你的吧。」

瑞瑪循着櫃台的邊緣走去，輕輕地打開了臥室的門。那扇通達她自己的房間的門兒祇開着一道狹縫。她闔上了那扇通食堂的門，輕輕地向自己的房門走過去。她如今是發着冷而打起哆嗦來了。冷得像冰。她悄悄一推，她的門兒便打開了。眼前可正是——愛麗，在窗前，拿着那封給克拉克·蓋博的信，在眼睛上，一面在她的頭髮吹開到旁邊去。

愛麗吹開了她的頭髮，抬起頭來，看見瑞瑪站在門口。她的嘴巴張開着，她的臉是貪婪的。她無法改變她的神情。瑞瑪踏上一步走進了房間。她的下巴挺得那麼用勁，以至那些皺紋都從她的嘴上消失了。愛麗愚蠢地伸出手去把那封信交給她。瑞瑪拿了過來，小心心地摺了起來，揣進了她的懷里。接着瑞瑪便走到了她的五層櫃前去。她從底下拉出了她的衣箱。她從她的衣服里面解下了那把鑰匙，打開了衣箱。她粗手粗腳地開始結束行李了。她把那些五層櫃抽屜出滑到了她的衣箱里，把衣服的高堆用她的拳頭按下去。她從小壁櫃里取出了她的三件長袍和她那件有着兔皮領子的外套，她把那件外套放在床上，把那些長袍在掛衣架外面捲了起來，一併把它們塞進了衣箱。

愛麗呆住了，她望着瑞瑪，在那女孩子忙忙碌碌的時候，她擺着頭。在瑞瑪的頭腦里是一種無聲的勝利。

的叫喚。她佔了上風。經過了一生的受人擺佈，她佔了上風而默不作聲。她對於這一點覺得很痛快。她不說一句話，她也不願說一句話。她把兩雙鞋子扔進了箱子裏，結結實實地蓋下了箱蓋，上了鎖。

「你這會兒馬上就走嗎？」愛麗問道。

瑞瑪沒有回答。她不願意打破她的勝利。沒有什麼能強制她了。

「我並不存心做什麼不應該的事情的。」愛麗道。

瑞瑪沒有抬起眼來。

「你最好別說出去，否則看我收拾你。」愛麗於心不安地吐出了主意。瑞瑪依舊不開口。她走到床前去，拿了她那件兔皮領的黑外套。於是她提起了她的衣箱，走出門房間。她的呼吸在她的鼻孔里嚇嚇作響。她回到了食堂櫃台的後面，按了收銀機上的「無交易」的鍵鈕。瑞瑪取出了十塊錢，一張五元票，四張一元票，一個半圓幣，和兩個四開幣。她把那些錢塞進了她那黑外套的側袋裏。她的軟弱相的嘴巴做出了一種銳利的輪廓。

璜道：「這算怎麼回事的？」

「我要同你一起上聖煥城去了。」瑞瑪道。

「你得幫着愛麗吶。」璜道。「她不能一個人在此地的。」

「我不幹了。」瑞瑪道。她在繞過櫃台邊走過去的時候，看見那美人兒在望着她。瑞瑪走出了那道紗門。

她提着她的衣箱走到了客車那里去，上了車，在後邊佔了一個位置。她把她的衣箱豎起來放在她的身旁。她坐得非常挺直。

璜看着她走出了門，他聳聳肩膀。「你看這算什末吶？」他並不對着什末一定的人問道。

何恩思吵起來了，他恨着季愛麗，他道：「你看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動身吶？」

「十點半，」璜道。「如今是十點十分。」他對普家的人們望了一眼。「喂，我得去換件衣服吶。如果你們要咖啡或什末的，儘管到櫃台里面來拿好了。」

他走進了臥室。他拉下了他的工裝褲的背帶，讓褲子落到了他的鞋子上。他穿着一條藍細條紋的短褲。他兜頭翻起了他那藍棉布襯衫，一踢脚摔去了他的鹿皮鞋，跨出了他的工裝褲，把鞋子襪子裤子作一堆留在地板上。他的身體是堅實而棕黃色的，那顏色並非日光所染，而是色種的祖先所染的。他走到了浴室門前去，在門上叩了一下。愛麗關上了洗臉盆的水龍頭而來打開了門。她剛才正在重新洗臉，一縷潮濕的頭髮黏住在他的面頰上。她的嘴巴是寬弛的，她的眼睛是發着腫而紅通通的。

「怎末回事？」璜問道。「你自己找了一陣子煩惱，是嗎？」

「我牙齒疼起來了，」愛麗道。「我也是不由自主的啊。我在這兒有着一陣抽搐吶。」

「瑞瑪是怎末回事的？」璜問道。

「讓她走好了，」愛麗道。「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逮住她的。」

「唔，她幹了什末事？」

「她祇是有點兒手脚不乾淨，」愛麗道。

「她拿了什末的？」

「當我不知道吧。你記得你在聖誕節送我的那瓶貝蘿琪亞香水嗎？好吧，它不見了，可是我在她的箱子裏找了出來。我找出來的時候她走了進來，她鬧起來了，我就叫她走路了。」

璜的眼睛朦朧起來了。他知道這是一個謊話，可是他也並不怎麼關心那真相究竟是什麼。娘兒們的爭吵對他完全不發生興味。他走進了浴盆，把那淋水浴的幕子拉了攏來遮住四周。

「你鬧了一清早了，」他道。「你是怎末回事的？」

「唔，這是我的經期呀，」愛麗道，「還有這個牙疼。」

璜知道那第一點並不是真實的。可是他也祇是疑心那第二點便能是真的。等我們出去之後，你自家兒去喝一個痛快。那末一來就兩邊兒都好了，」他道。

愛麗很高興。她正要他這麼說。

「你得照管着一切，」璜往下說道。「膿泡今天要我一起出去了。」

焦急浮上了愛麗的心頭。她要孤零零的了，祇有她一個人了。可是她不能讓璜知道這正是她所要的。

「膿泡去幹什末？」她問道。

「他要上聖煥城去買點東西。嗚，我們爲什末不把店打起烱來呢？你也可以到聖煥城去看牙醫生了。」
「不，愛麗道：『這不是個好主意。我明後天上聖·伊西陀去好了。把食堂打起烱來可不是個好主意。』」
「O·K·，牙齒是你的。」璜道，他放出了水。他把頭伸出了到幕外。「走出去照顧乘客吧。」

當愛麗走進食堂的時候，何恩思已移到了那個美人兒那里去了。

「這會兒我們來兩杯咖啡，」他道。然後對了那美人兒。「你還是要客乳酪呢？」

「不，咖啡吧。乳酪會教我發胖。」

恩思着實混了一陣子。他問了她的姓名，那美人兒說是叫襄路陀。其實當然不是的。這是牆上的一幅駝牌香煙廣告——在那廣告畫片上又是一個生着一對汽球樣的奶子的美人兒——和一棵她隔着窗子望見的橡樹[⊖]的急智的湊合。可是從今以後，至少是在這一段旅程中，她便是襄路陀了。

「我最近在什末地方聽到過這個名字的，」恩思道。他彬彬有禮地把那糖缸遞給了她。

普先生的一條腿在一邊一邊地搖動着，而普太太則在看着。她知道普先生是在什麼事情上生了煩惱了，可是她不知道爲的什麼。她在這一類的事情上並無經驗。她的女朋友們都不是那種叫普先生擻腿的人。而她又除了她的社交活動之外，對他的生活毫無所知。

⊖ 女郎的假姓名襄路陀，係橡樹的「橡」（音近「襄」）和駝牌香煙的「路陀」（路陀）所湊合，這單如此譯法，勉強取其音義相近。——譯者

他放開了他的腿，站了起來，走到了櫃台那里去。「你是想到了那件賽氏血案上去了，」他對恩思說道。「我斷定這位女士是既沒有被謀死也沒有謀死過人的，」他格格地笑了。「再來一點兒咖啡，」他堂而皇之的對愛麗說道。

他的女兒把右眼板到一邊去看他了，他的聲氣中有了一種她以前所從來未聽到的質素。他的聲調中有一點兒風雅。他把他的「a」字唸成了軟腔，又在他的言語中放進了一種不自然的做作。這叫他的女兒覺得奇突。她對那女郎睨了一眼，便頓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普先生在對賽路陀賣弄風度。他是在演一場戲——一種父性的戲。他的女兒不愛這個。

普先生說道：「我有一個印象我會經看到過你的，這可能嗎？」

蜜蕾在她心里把這話加以改作道：「我不是在什末地方見過你的嗎？」

路陀望了一望普先生的臉，她的眼睛瞟到了他的襟領上的那枚俱樂部徽章。她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她的了。當她脫光了衣服坐在大酒杯里的時候，她是很小心地不去望那些男人們的臉的。在他們那些水溜溜而彈眼落睛的眼睛中，那及那些軟披披的半笑的嘴巴上，有的是一種叫她害怕的東西。她有一種感覺，護便是，如果她對住了一個人看一下，他簡直會向她撲上來的。對於她，她的觀眾便祇是一些一點點的粉紅臉，和幾百條白領子，以及一些整整齊齊的橫領帶。在那些二五至二千^①的俱樂部里，人們通常是穿小

① 這是指每年納會費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的俱樂部，是美國俱樂部中屬於中上等級的一種。——譯者

禮服的。

她道：「我想不起來了。」

「可會到過西部的中區嗎？」普先生一再問道。

「我曾經在支加哥做過事情的。」珞陀道。

「在什末地方？」普先生問道。「印象鮮明得很。」

「我是一個牙醫護士。」珞陀道。

普先生的眼睛在他的眼鏡片底下亮了起來。「喝，我說一定是的那。李霍萊醫師，他是我在支加哥的牙醫生。」

「不，」珞陀道，「不，我從來沒有吧他那兒做過事情。吉人意醫師，那便是我最近工作的地方。」她也是從一張廣告招貼上想出了這個名字的，可是這並不巧妙。她希望他不至於回過頭去注意那幅招貼，「吉士香烟，人人滿意。」

普先生在他女兒的嫌惡中高興地說道：「好的，我遲早總會想得起來的。我從來不會忘掉一張臉的。」
普太太聽見了她女兒得眼睛，她看出了蜜蕾的神情上的不以為然。她又向她的丈夫瞥了一眼。他舉止得好怪。她道：「埃略，」她說道，「請你給我拿點兒咖啡來好嗎？」

普先生彷彿一下子灑回到了現實中似的。「喔，好——當然，」他道，他的聲音也恢復正常了。

紗門開了，又砰的一聲關上。卡膿泡走了進來，却是一個換了樣子的膿泡了。他的臉上撲了厚厚的粉，一心想掩蓋那些面疱，這一來可把它們的紅通通化成了深紫色。他的頭髮向後梳了過去，又用頭蠟給膠住了。他穿了一件領口非常緊窄的襯衫，一條打着一個小小的結兒的綠色領帶，那襯衫領子又在領結下面用一隻小小的金別針別了起來。膿泡彷彿有一點繃緊了似的，他的領子是那麼的緊窄，當他咽唾沫的時候，襯衫和領帶都有點微微起落。他的外套是一件咖啡色的一種毛茸茸的質料，在褲子的兩側，有着依稀可辨的床墊彈簧的壓痕。他穿一雙黃頭黃跟的白鞋子，和紅綠交織的羊毛短襪。

愛麗抬起眼來愕然望住了他。「唔，請你們看看進來的是個什末東西吧！」

膿泡恨着她。他便在普先生剛剛離開了去拿咖啡給他太太的那隻椅子上坐了下來。「我要吃一塊那個新來的漿莓糕。」他道。他催促地對珞陀瞟了一眼，他的嗓子有一點窄了。「小姐，你該來一塊那個糕吶。」

珞陀對他一看，她的眼睛顯得柔和起來了。她明白一個男人家爲難的時候。「不，謝謝。」她和善地說道。「我在聖·伊西陀吃過早點了。」

「算我的好了，」膿泡癡情地說道。

「不，當真，多謝。我吃不下。」

「唔，他可吃得下吶，」愛麗道。「他在露天咖啡館里的一大桶淡啤酒里倒豎着頭也能吃酥糕吶。」她拖過一座酥糕，又拿出了一把刀子。

「請拿雙份，」膿泡道。

「我看你不見得就會拿到什末工錢了，」愛麗不容情地說道。「你已經吃光了你這個禮拜的工錢了。」膿泡縮了一下，天，他多恨愛麗呵！愛麗正在盯着那美人兒望。她已看出來了。屋子里的每一個男人家都是全神貫注的把他的官感放在那個女郎身上。愛麗對於這一點覺得不安。等璜進來時她便能知道分曉了。一會兒以前她曾經巴望客車開走，以便她能得一個痛快的大醉。可是而今，而今她倒不安起來了。

何恩思說道，「如果我我能拿到我的樣品箱子，我要給你看看我在推銷的一些靈巧的小東西。新出品。非常靈巧的。」

珞陀道，「你離開軍隊有多久了？」

「五個月，」恩思道。

她把她的眼光落到了他那佩着藍條白星的徽章的襟領上。「這是一個很好的的，」她道。「那是真了不起的一種啊，不是嗎？」

「人家也這樣對我說的，」恩思道。「雖然這可換不了半點柴米酒鹽。」他們一齊笑起來了。「是大佬給你別上的嗎？」

○柴米油鹽，原文爲『Groceries』，意爲飲食中的雜貨。意義與我們的『柴米油鹽』差不多，故借用。

——譯者

「噯，」恩思道。

曹先生向前湊着身子，他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叫他感到不痛快。

膿泡道：「你該嚐一點這個漿莓糕吶。」

「我吃不下，」珞陀道。

麥麗道：「你在這里頭再找出個蒼蠅來，我就把盤子里餘下的酥糕全給你。」

珞陀是明白這病象的。這個女人在準備恨起她來了。她不安地向屋子里的其他兩個女人瞥了一眼。曹太太是不會來找上她的。可是那邊的那個女孩子，她正在試着不要帶眼鏡看東西吶。珞陀祇希望她不要來跟她作對才好。那可能是一個狠娘兒吶。她在心里叫着道：「啊呀，天，羅蘭啊，丟了那個臭男人，我們再來一起住在了個公寓里吧。」她有了一種難受的寂寞而頹唐的感覺。她在胡思亂想着假如嫁給了曹先生會是怎麼一個情形。他有點近乎她所想的那種人。嫁他也許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他的太太並沒有顯出那種彷彿他給了她多大麻煩似的神氣。

曹太太在鼓里。她並不恨珞陀。她模模糊糊地知道屋子裡有了一點改變，但她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看我們還是來把東西理起來吧。」她高高興興地對麥麗說道。這也不管在事實上他們的東西已是一起。

如今璜從臥室裡走出來了。他穿上了一條乾淨的棉布褲子，一件乾淨的藍襯衫，和一件防風皮外套。他

的濃濃的頭髮向後直梳，他的臉是刮得亮光光的。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各位？」他說道。

愛麗望着他繞過食堂櫃台的一端。他根本沒有看一看珞陀。愛麗感到了一陣驚慌的動亂。璜是對一切年輕女子都要看看的。如果他，那便有了什麼毛病了。愛麗可不愛這麼一來。

冷帆先生，那位僵頭頸的老先生，從外面走了進來，把那紗門開着一點兒。「看來好像還要下雨吶。」他道。

璜直截地對他打了招呼。「你乘下一班往北去的格萊亨好了。」他道。

「我改了我的主意了。」冷帆道。「我要同你們一起走了。我要去看看那座橋。可是天還要下雨吶。我告訴你。」

「我以爲你不要去了。」

「我能改變我的主意的啊，我就不能嗎？你爲什麼不再打個電話去問問那座橋吶？」

「他們說橋是好好的。」

「那是一陣子以前的事了。」冷帆道。「你在此地是個外鄉人。你不知道聖·伊西陀河能漲得多快吶。我看見過當那些小山淹在它里面的時候它一個鐘頭漲起一呎的。你最好打個電話去。」

璜火冒起來了。「你聽了。」他道。「開車的是我。我幹這一門也幹了一個時期了。你放心嗎？你祇有乘上

車在我身上冒一個險，否則就別去，可是要讓我來開我的車。」

冷帆把他的臉轉了過來，冷冷地望住了璜。「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着你去。我甚至於也許要寫張條子到鐵路局去吶。你要知道你是一個普通的送客伙。別忘了這一點。」

「各位，我們走吧。」璜道。

愛麗祇是把偷偷的眼光望住了他，他却並不對珞陀看，並不自請去給她提箱子。那便糟了。愛麗不喜歡這一點。這不像璜了。

珞陀提起了她的衣箱，急步走出門外去了。她不願和任何一個男人家同座。她厭倦了。她的心思很快地想到了那可能性。普蜜是親近不上的，而且蜜已早便不喜歡她了。可是那個回歇了的女孩子却在外邊的客車上。珞陀急急地趕出門去上了車。何恩恩和普先生儘快地在後面跟着，但珞陀已經上了車了。璜一動不動地坐着。她的眼睛是兇狠狠的，她的鼻子是紅通通而亮光的。璜對於她方才的作爲非常驚慌。

珞陀道：「寶貝兒，我同你坐在一起好嗎？」

璜硬僵僵地轉過了她的頭來對着那美人兒。「座位多得吶。」她道。

「好嗎？慢慢的我告訴你什麼原因。」

「請便吧。」璜氣派奇大地說道。她看得出這個女郎穿着得很華貴。這是莫名其妙的。人們都不要同璜瑪坐在一起。但總有一個原因的。也許是一個神祕的原因。璜瑪知道她的電影經。她像這樣的事情可以拍成

九大本的純粹趣味片。她向窗邊移近了一點，讓出了地位來。

「你到哪兒吶？」瑞瑪問道。

「到洛杉磯。」

「啊，我也上那兒去吶！你是住在那兒的嗎？」

「來來去去，」珞陀道。她留意看到那些擁出食堂來的男人們都已看見她同瑞瑪坐下了。他們的衝鋒便慢了下來。不再有所競爭了。他們都聚在車尾的周圍把行李放進行李箱中去。

璜逗留在食堂門口，有愛麗隔着紗門在望着他。「好好的，」他道。「已經胡鬧了整個清早了。爾我回着家以前把它了結掉。」

一副慍色上了愛麗的臉。她待要答話了。

璜說了下去，「否則這幾天中我總有一天要不回來了。」

她的吸呼屏住了。「我祇是覺得不舒服啊，」她悲鳴道。

「好吧，那末就開始舒服起來，可別叫事情弄得糟下去。沒有人會很久地喜歡病人的。沒有人的。乾脆點兒。」他的眼睛並不是在對着她望，而是在圍着望和透過她望，愛麗起了一陣痙攣。璜轉過身去向着那客車走去了。

愛麗把她的臂膀靠在紗門的橫把上。大滴的軟綿綿的眼淚充滿了她的眼睛。「我胖了，」她輕輕地說

道，「我老啦，天哪，我老啦！」眼淚流進了她的鼻子。她把它們吸了進去。她道，「你可以去弄年輕女人，可是我又能弄到什末呢？什末也沒有。一個老廢物。」她在紗門裏面輕輕地吸着鼻子。

普先生是巴不得能坐在那美人兒的身後看着她的，可是普太太却在近前端處挑上了一隻坐位，他便不得不傍着她坐下了。膿泡上了車，他却得到了普先生所想要的那隻坐位，何恩思同他坐到了一起。

瑣掃興地留心看到冷帆佔了那隻貼在司機座後面的坐位。瑣是燥性子的。他沒有睡得多久，而且從清早以來一直在鬧着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把那些行李整整齊齊地堆進了車後的行李箱中去，把帆布蓋蓋拉了下來，關上了行李箱的門。他向倚在紗門裏面的愛麗揮了揮手。他從她的姿態上知道她是在哭着，而他是有心要她哭的。她是已經徐娘半老了。他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同她待在一起。大概不過是純粹的因循吧。他想到他不願遭受那離開她的感情上的風波。雖然他自己是這麼一個人，但他還是會爲她牽心掛肚的，這可太麻煩了。他又要馬上去找一個另外的女人，但這又得化費許多的口舌和言辭和溫存。單單騎一個姑娘，那便不同了，但他需要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搞熟了一個人，那便較少麻煩了。在墨西哥，每一個小小的印第安人都能煮得適適當當的豆子，可是在此地，除了愛麗便沒有別人了——正好豐滿的露汗，正好是豆子的本味而並不摻雜什麼調味品。此地呢，人們却在豆子裏放進了蕃茄呀，咖喱呀，大蒜呀諸如此類的東西，而豆子是應該照它的本身和配着它的本身單獨煮的。瑣格格地笑起來了。「爲了她能煮豈啊，」他自言自語道。

但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她愛他。她是的確愛他的。他知道。你是丟不下像這樣的一個人兒的。這是一個構造，它有它的建築，你非把自己毀作片片是丟不開它的。因此，如果你要保持完整，你便得留着，不管你或是多麼的不愛留。璜不是一個十分自騙自的人。

他幾乎要走到客車前了，那時他又轉身急急地走到了紗門前。「保重你自己，」他說道。他的眼睛是溫暖的。「喝點酒治治牙齒吧。」他轉過身去走回到了客車那里。當他回來的時候，她將是一個醉婆娘而不是一個「十三點」了，可是這也許會讓她發一下性子而覺得好一點起來的。當她喝醉了，他受不住她那股氣味。她有着一種酸溜溜的難聞的氣味。

璜抬頭向天空瞥了一眼。空氣是平靜的，可是在高空，有一陣風在括着，把一堆堆新的雲團帶到山峯上方，這些雲是平板的，它們連結在一起，在它們急急地掠過天空時，互相擠拼着。那些巨大的橡樹依舊在滴着長間的雨水，那些羽扇豆的葉子在中心含着亮晶晶的水珠。大地上有着一種騷動，那是一種了不起的動作。他縱然痛恨對冷帆有什麼信任，但璜却也惟恐還要下雨，而且馬上便會。他攀上了客車的踏腳。冷帆在他還沒有來得及坐定的時候便找上了他。

「知道那風是打哪方來的嗎？西南。知道那些雲是打哪方來的嗎？西南。你可知道我們的雨是打哪方來的嗎？」

○「十三點」，原文爲「Skank」，意謂「潑潑漢」。不僅是潑辣，而且又無賴，有點像上海話中之所謂「十三點」，襯以借用。——譯者

的嗎？」他得勝地反問道。「西南。」

「O·K·我們大家都有一天要死的，」璜道。「有人還死得很慘吶。你也許會遭一架機動車輾死吶。有看見過被機動車輾死的人嗎？」

「你怎末想出來的？」冷帆責問道。

「隨它下雨去吧，」璜道。

「我是沒有機動車的，」冷帆道。「我有着四對本州里最好的馬。你怎末想到那機動車上去的？」

璜踏動了發動板。它起了一種高亢的，尖銳的，磨擦的聲音，但幾乎在一下之間，他的摩托行動了起來，它的聲音便很好了。它聽起來滑潤而妥當。璜在他的座位上轉過了頭來。

「彼惹，」他叫道，「聽着後邊。」

「O·K·」膿泡道。他對於璜的信任很得意。

璜對愛麗揮了揮手，便用活桿關上了車門。他看不見她在紗門里面做些什麼。她要等他看不見了之後才拿出酒瓶來吶。他希望她不要遭着什麼麻煩才好。

璜在食堂的門前開了一圈，便一下子轉入了那條通達十字架的聖煥城的黑面的道路。這是一條非常寬闊的道路，但它是很平滑的，而且路脊上有點兒高拱，因之它很好地防止了積水。谷地和小山上撒滿了一簇簇的陽光，它們受着那馳過天空的雲朵兒的移動的影子所障礙。那些陽光點子和陰影是暗灰色的，悚然

而陰鬱。

「甜心」在「四十碼」^①上一路疾馳着。它是一輛客車，後部的聲音也響得不錯。

「我是根本不愛機動車的，」冷帆先生說了。

「我也不，」璜同意了。他一下子感到舒服起來了。

冷帆可不能讓這個放過。璜竟出乎他的希望之外而成功了。冷帆把腦袋在他的僵硬的頭頸上轉了過去。「噯，你不是一個算命先生之類的人嗎？」

「不是，」璜道。

「因為我是不相信這些東西的，」冷帆道。

「我也不，」璜道。

「我不會去弄一輛機動車來代替馬匹的。」

璜打算說「我有一個哥哥，他便是給馬踢死的，」可是他想到，「啊，沒意思，這傢伙是個飽經風霜的人了。我不懂他還要怕些什末吶。」

①指每小時四十英里之速度，「碼」讀如 *yard*，為英里 (*mile*) 之音譯。這是通行在江南一帶的汽車司機口

中的一種說法。——譯者

第九章

到十字架的聖煥城去的公路是一條黑面的道路。在二十年代時，在加里福尼亞州中會鋪成過千百哩的水泥公路，而人們也會安坐了說道，「喏，那是百年大計吶。那道路會像羅馬的道路一樣經久，而且更久的，因為在水泥中沒有草能長出來穿壞它的。」但情形却並不如此。橡皮輪的機動車啊，轟轟隆隆的汽車啊，打擊着那水泥地，不久它便沒了命而破掉了。接着是一邊裂開了，穿成一個小洞了，大成一個窟窿了，加上冬季的一些冰雪又擴大了那些破裂處，因之那抗力的水泥便受不了橡皮輪的打擊而陷塌下去了。

於是那郡設養路隊便在那些裂口中灌進了柏油以阻止水份滲出來，可是這個却不中用。最後他們便把一種油毛氈和石子的混合物來鋪了路面。這的確耐久了，因為它沒有執着的平面抵住那些重擊的車胎。它縮一縮而回一回。它在夏天發軟，冬天發硬。於是，漸漸地那些道路便都鋪上了一層在遠處看來好像銀色似的亮光的黑色路面了。

聖煥大道在平坦的田野中筆直地伸延着好一陣路，那些田野都是沒有圍籬的，因為牲口們已不再在外躑躅了。田地已太值錢，不能拿來讓牲口吃草了。田野衝着公路口，它們以路旁的水溝作界。水溝里繁盛地長着野葷和開着小小的紫花的野金花菜。水溝旁排列着青翠的羽扇豆。罌粟花捲得緊緊的，因為那些放花的花朵都已給雨水打落了。

道路筆直地伸向第一個界標的那些脚形小山——渾圓的，女性化的小山，像皮肉一樣的柔軟和性感。而那緊密的青草便有着青春的皮膚的豐采。那些小山是多水而可愛的，而「甜心」便在這條平滑而美麗的道路上滾馳着。它那經過水淋而亮光光的外壁反映在溝中的水里。那些小小的護身符盞來盞去的碰着遮風窗——那雙小型的拳擊手套，那隻小寶寶的鞋子。在工具箱頂上的那尊站在一灣新月上的瓜達魯普聖母慈祥地同乘客們對望着。

車身的後部並沒有什麼僵硬和不安的聲音，祇是一種傳動的古怪的叫聲。璜在座位中往後一倚，準備來享受這一程旅途了。他在前面有着一面大鏡子，因之他能看得見那些乘客，他在窗外還有一面長鏡子，在這上面他可以看得見後面的道路。路上是冷清清的，祇有不多幾輛車子經過，而且沒有一輛是從聖煥城的方向來的。這一點起初叫他不自覺地起了徬徨，而接着他便認真地担心起來了。也許那座橋是沒有了。好吧，如果是這樣，他便祇得打回票了。他要把全體乘客送到聖·伊西陀去，然後在那里把他們放下來。如果橋沒有了，那末在未得恢復之前便不會有客車交通了。他在鏡子里看見何恩思已把他的樣品箱子打了開來，正

在把一種一旋一亮而不見的小玩意兒給膿泡看。他又看見璫瑪同了那個美人兒兩人把頭湊在一起在談心。他把速度略為增加了一點。

他並不想他要對那美人兒發生什麼關係。弄到她是沒有什麼可能的方法的。而璫已是老大得到了家，不致於再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去找苦吃了。祇要有機會，那他所要幹的是沒有疑問的。他第一眼看見那美人兒時，便覺得在他的下腹部打起了一個結。

璫瑪原來一直對珞陀冷冷的。她是冰凍得那麼堅固，以至她要化上一會功夫才能融解。可是珞陀却需要把璫瑪當作一塊擋箭牌之類的東西，而且她們的目的地又是相同的。

「我從來沒有到過洛杉磯和好萊塢的。」璫瑪輕輕地吐露了真心話，輕得不致於叫恩恩聽見。「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去或是什麼的。」

「你打算怎末辦呢？」珞陀問道。

「大概是找個事情幹吧。女堂倌之類的。我希望進電影界。」

珞陀的嘴巴在微笑中綳緊了起來。「你先找個女堂倌的事情吧。」她道。「電影界是一個非常無情的圈子呢。」

「你是一個女演員嗎？」璫瑪問道。「你看起來可能是個女演員呢。」

「不。」珞陀道。「我是在牙醫生那里做事的。我是個牙科護士。」

「唔，你是住在旅館里還是公寓房間里或住宅里的呢？」

「我並沒有住的地方，」珞陀說道。「我在沒有上支加哥去做事的時候，原來是和一個女朋友同住着一個公寓的。」

瑤瑪的眼睛顯得關切起來了。「我積了一點兒錢，」她道。「也許我們可以合住一個公寓的，如果我能在一家飯店里找到一個事情，那末膳食方面是不致於化什末錢的。我可以帶點東西同來的。」瑤瑪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種渴切的神情。「啊，房租分担也許要不了多少錢的。也許，我能得到些很好的小帳的。」

珞陀對於那女孩子生出了一腔溫情。她望着那個紅通通的鼻子和那蒼黑的膚色，那小小的淡色眼睛。「我們看情形吧，」她道。

瑤瑪湊近了過來。「我知道你的頭髮是自然的，」她道。「可是也許你能教教我怎末把我的頭髮弄好起來吧。我的頭髮是鼠毛樣的。祇是鼠毛樣的。」

珞陀笑起來了。「你要是知道了我的頭髮是什末顏色的，你要嚇一跳的！」她道。「別動。」她端詳着瑤瑪的臉，想看出什麼雪花膏和香粉和眼膏能對她適合，她想象着那頭髮經過了搽油而燙髮，那對眼睛被眼黛擴大了一點兒，那嘴唇用唇膏來改了形狀。珞陀沒有什麼美麗的憧憬。羅蘭是一隻不施脂粉的被折磨的小老鼠，但羅蘭却一樣很美好。把這一個女孩子來改造一下而給她一點親密，倒也是很有趣而可以交個伴兒的。也許能比羅蘭更好上一點兒呢。

「讓我們想一想吧。」她道。「這鄉下好美吶。我總想有一天能住在鄉下。」她腦子裏浮起了一幅圖象，那即將實現的狀貌。她要把瓊瑪粧扮起來。如果她用一點心思，她可以成得一個美人兒的。於是瓊瑪便將遇到一個男朋友，她當然會把他帶回家來眩耀一下的，於是那男朋友便將跳槽到珞陀那里去，而瓊瑪便要恨她了，這是往往會有的情形。這是曾經有過的事情。可是，該死的！在這還沒有發生之前，那可有趣吶。也許她能料得到這一點，而在瓊瑪把男朋友帶回來的時候不會在家的。

她感到溫暖而親切。「讓我們想一下吧。」她道。

在前方的公路上，璜看見了一隻被輾斷了的大耳兔。有不少人喜歡把車子輾過這等東西，但璜却不他動了一下他的駕駛盤，叫那被輾成扁平的兔屍從兩輪之間通過。他把客車開在四十五「碼」的速度上。那些巨大的公路客車有時往往開到每小時六十一「碼」，但璜却儘管有充分的時間。道路還有兩哩的直道才開始進入柔軟的山麓間哩。璜把一隻手放開了駕駛盤，伸欠了一下。

普蜜覺得那些飛馳而過的電綫桿像是在她眼睛上的一下下輕輕的打擊。她又把她的眼鏡帶上了。她在鏡子裏望着璜的臉。從她的角度上，她所能看到的，祇是比一個側影多不了多少。她注意到他不時抬起頭來同那美人兒對看一下，她感到一種痛心的惱怒。她被早上所發生的事情所迷亂了。沒有人會知道的，當然，除非璜能猜測得到。她依舊在那一點上有着一些膨脹和發癢。一個句子不住地在她頭腦里自行反覆着。她不是一個美人兒，她不是一個護士，而她的名字又不是襄珞陀。那句子繼續下去，一遍又一遍。於是她在

心里發笑起來了。「我要毀了她。」她想到。「我在幹着一件蠢事了。爲什麼不直認我是在吃醋呢？我在吃醋。好吧。難道直認了這一點便叫我少吃點醋了嗎？並不。可是她逼迫我的父親做了傻子。好吧。難道我會管什麼我的父親是不是個傻子嗎？我不會的——如果我不同他在一起的話。我不願意人家以爲我是他的女兒。那就是了。不，這也不是真的，我不願同他一起到墨西哥去。我隨他怎末說去好了。」她很不自在，那客棧的行動也沒有用處。「籃球。」她想道。「便是這末回事。」她欠了一下她的股臂上的肌肉，在想着那個有着剪得短短的頭髮的機械科學生。她像想着她同他的事情。

普先生是厭煩而疲乏了。他在厭煩的時候是很不耐煩的。他伸欠了一下。「看來是個豐饒的鄉村。」他對他太太道。「你知道，加里福尼亞是出產全美國的大部份的蔬菜的。」

普太太已能聽得見她自己在回家以後的談話了。「然後我們就經過了無數哩的長着罌粟和羽扇豆的田野，就像一片花園。在一個好古怪的小地方上來了一個美人兒，那些男人家們啊，神埃略也是的，都發起優來啦。我後來把這事取笑了他一個禮拜。」她在信上就要這麼寫上：「我十分確定這個可憐的塗脂抹粉的小傢伙也不過漂亮和可愛得像所能有的那樣而已。她說她是一個護士，可是我却以爲她大概是個戲子——配角兒罷啦，你知道。這種人在好萊塢有很多的。登記的就有三萬八千。她們是有一個派角大經理的。三萬八千。」她的頭微微的點了一下。婁妮是既瞌睡又饑餓了。「我不知道我們如今又要有點什末奇遇

了，」她想到。

當他太太陷入白晝夢里去的時候，普先生是知道的。他娶了她那麼長久，已足以知道那時她是不會聽見他的說話的，而他照例總是一直往下說。他往往在賽妮聽而不聞的時候對她講他的思想而弄清楚了他在事業或政治上的思惟的。他有着一種訓練有素的對於小數目和小知識的記憶力。他知道在薩利那流域^①出產約摸有多少噸的甜菜。他讀到了這件事情，記住了這件事情，也不管它在事實上對他並無用處。他覺得這種知識是宜於知曉的，而他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價值或是爲什麼它是宜於知曉的。可是此刻他已沒有了求取知識的意向。一種強烈的影響從客車後部在鼓動着他。他想轉過頭去看看那個美人兒。他想坐在他能看得見她的地位。何和膿泡在他的後面。他不能老實背過來坐了望着她。

普太太問道，「你看她有多大年紀了？」這個問題叫他吃了一驚，因爲他也正在推敲着這個同一事情。「誰有多大年紀了？」他問道。

「那小娘兒，那美人兒小娘兒啊。」

「喔，她，那我怎末知道呢？」他的回答是那麼粗里粗氣的，以致叫他太太露出了一點莫明其妙和吃釘子的氣神。他看出了這一點而想來彌補他的失策了。「小妹妹家對於小妹妹家知道得更清楚一點。」他道。

① 薩利那流域 (Salinas valley) —— 聖巴巴拉東部的一個地方。以接近太平洋，得地理之宜，產蔬果極富。

「你能知道得比我更多吶。」

「爲什麼吶？我不知道。好吧，有着那種化粧和頭髮上的染色，這是很難說的。我祇是搞不清楚。總在二十五到三十的中間吧，我猜想。」

「我不知道那個。」普先生道。他向窗外望着那近來的山麓。他的手心有一點潮潤，而那塊磁石又從車後在吸引着。他要轉過頭去看看。「我不知道那個。」普先生說道。「可是我們對於那姓何的少年倒有點興味吶。他年輕，他很有前途，他又有思想。他真的惹起了我的喜歡吶。你知道，我也許能在公司里給這樣的一個人找到一個位置的。」這是事業。

賽妮也能在她自己的周圍畫起一道魔圈來的，憑了孕事啊，或者說，經事啊，諸如此類的一個話題，沒有一個男人家能够或是會得想擠進來談的。事業便是她丈夫的魔圈。逢到是事業，她就沒有權利去接近他了。她於對事業既無知識又無興味。這是他的私事，而她是加以尊重的。

「他看起來可是個很好的少年吶。」她道。「他的談吐和他的舉止——」

「我的天，賽妮！」他不耐煩地叫了起來。「事業可不是舉止和談吐啊。這些是裝得出來的。事業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東西。它所注重的是你有些什麼能爲。」

他正在竭力想着那美人兒的嘴唇的模樣。他相信嘴唇豐滿的女人都是很熱的。「我要在那個姓何的沒有走開之前跟他談一談吶。」普先生道。

賽妮知道他在心神不定了。

「你如今爲什麼不去同他談談呢？」她建議道。

「啊，我不知道。他跟那孩子坐在一起呢。」

「唔，我想那孩子一定會讓一讓的，如果你好好地請求他的話。」她是深信祇要好好請求，任何人都會做任何事的。在她的情形中，她是對的，她僅僅用着好好的請求向一些陌生人要求了並且獲得了最荒謬的好意。她會爲了僱汽車嫌路太近（當真）而去請求一個打鈴的小僮給她提着箱籠走四段街到車站上，然後好好地謝謝他並給他一毛錢的。

如今她知道她是在幫助她丈夫做一件他所要做的事情了。這究竟是什麼，她並不十分知道。她要回頭去寫那封幻想中的敘述他們的遊旅的信。「埃略對什麼都感到興味。他同每一個人作了長長的談話。大概這便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了。他抱着那樣的一種興味。而且他又是那麼有思想。有一個長了一些大膿疱的孩子，埃略不願意去打擾他，我對他說祇要好好地去請求他便了。人們是總喜歡好好的態度的。」

普先生又在用他扣在錶練上的那件東西來剔着指甲了。

膿泡的眼睛在路陀的後腦上。但當他最初坐下去的時候，他便斷定他不會能看得見在座下的她的腿的，連她的腳踝也不。她不時轉過頭去望望窗外，他也便看見了她的側形，那向上翹起的長而烏黑的眼睫毛，那條挺直而撲着粉的鼻子，鼻孔上帶着薄薄的一層烟熏和風塵。她的上唇向上灣成一條明銳的綫條，然後

總止在她那豐滿而鮮紅的唇瓣上，膿泡並看見了她上唇上的一些軟膏膏的汗毛。這一點不知怎的苦惱地激動了他。當她的頭轉到正對前方的時候，他且能在她的頭髮稍稍分開而露出耳朵的地方得到她的一隻耳朵。他能看到那豐厚的耳墜，以及在她的頭部非常貼襯的耳後的凹渦。她的耳邊是捲起的。當他盯住了那耳朵望着的時候，她簡直好像覺察到他的眼光似的，因為她把她的下顎抬了起來，並把她的腦袋兩邊擺去，因之她那分開的髮縷併到一起去而遮沒了耳朵。她從她的手提袋里拿出了一把梳子，因為腦袋向後一仰却把她那額額上的那些深深的鐫痕露出來了。而今膿泡可第一回看到那些醜相的疤痕了。他得側過一邊去才能看得見它們，一腔的苦痛進入了他的胸膛。他感到了一種深沉而沒來由的遺憾，但那遺憾却又是性感的。他幻想着自己把她的頭抱在懷里，用他的手指在撫摸那些可憐的疤痕。他咽下了幾口唾沫。

珞陀正在輕聲對瑪瑪說道：「還有那所蕪草小堂呢。我想那大概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墓園了。你知道，進去要買票的。我祇喜歡在那里四處走走。那里而是那末的美，大風琴差不多是一天到晚在奏着的，你可以看到那些你在電影上所看見過的人物都葬在那里呢。」

「我不喜歡上這種地方去走走。」瑪瑪道。「那是倒霉的。」

膿泡正同何恩胡亂談了一陣子軍隊。「人們說，你學了一門生意就能上各地去旅行了。我不知道。我正要學一門雷達工程科呢。就要在下個禮拜開始函授了。我想雷達大概就快紅起來了。可是在軍隊里，你可受得到一門真正的雷達課程呢。」

恩思道：「我不知道在和平的時候怎末樣。你在有戰爭的時候去學好了。」

「你有參加過真正的戰鬪嗎？」

「我並沒有請求，可是我却得到了。」

「你是在什末地方的？」膿泡問道。

「他媽的到處都去。」恩思道。

「也許我能像你那樣找到一門好生意而幹起推銷來的。」膿泡有了主意。

「啊，那祇是平白的挨餓，直要等到你有了你的關係吶。」恩思道。「我化了五年的時間才建立起了我的關係，接着我就給抽了丁去。我如今正在想恢復起來吶。你不能單是一下子踏得進去的，你得幹出來。這事情看起來算不了是幹，其實可是的。如果我要從頭做起的話，我就要學一門生意，叫我能有一個家庭。能有一個老婆和兩個孩子是很好的吶。」恩思老是說這個話的。當他喝醉酒的時候，他便這麼相信。他原來是不要家的。他愛到各處去走動，看看各式各樣的人。他有了一個家也會馬上走掉的。有一次他結了婚，可是在第二天他就走了出去，丟下一個大為吃驚而憤怒的妻子，他便再也沒有見過她的面，也沒有給過信給她。可是他有一次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爲了連嫁五個男人而一一騙到了他們的從軍津貼費而被捕了。怎麼樣的一個娘兒啊。一隻真正的「白鴿」○吶。恩思簡直要佩服她了。付捐付稅的便正有白鴿吶。

「你爲什末不回到學校里去吶？」他問膿泡道。

「我不需要空好看的东西。」膿泡道。「他們那班大學生啊，祇是一批花花公子。我要的是一個大丈夫的生活。」

路陀已湊近了瑣瑪，正在她身邊囁囁地說着話。這兩個女孩子笑得打着哆嗦。客車繞過平地而進入了山區。道路砌在兩旁的高堤之間，路緣的泥土是烏黝黝而水淋淋的。一些小小的金背羊齒草貼伏在石子上，滴着雨水。瑣瑪把他的右手放在駕駛盤上，叫他的兩肘鬆鬆垂下。如今將有一刻鐘的曲折的山路而絕無直道了。他在他的照後鏡里瞥了一下那美人兒。她的眼睛笑得擠了攏來，她又像小女孩子那麼的把張開了的，手指按住了嘴。

普先生這人說回來，却並不是小心謹慎的。當客車轉過一個大灣時，他便被往側里拋了過去。他去抓住椅背，沒抓着，便跌仆在路陀的膝頭上了。他那伸出着以防止他掉倒的右手把她的短裙擦了起來，他的手臂則落到了她的兩膝之間。她的裙子被撕破了一點。她扶着他爬了起來，她拉下了她的裙子。普先生的臉通紅通紅了。

「我非常抱歉，」他道。

①「白鴿」，原文爲 *lambler*，意爲專以金錢爲目的而嫁人，嫁了人又不安於室的蕩婦。上海話的語彙中，把這種淘金式的嫁人稱之爲「潑浴」，爲「放白鴿」，故以借用。*lambler* 一字，本義爲「奔忙者」，即從一處到另一處，沒有定着的人。——譯者

「啊，沒關係。」

「可是我把你的裙子扯破了啊。」

「我可以把它修補起來的。」

「可是我一定要付那筆修補的錢的。」

「我祇消自己來打個補就是了。這並沒有大損。」她對他的臉看了一下，便知道他要把這件事情儘量地嚙嚙下去了。「他會要知道那送錢去的地址的。」她想道。

普太太叫道：「埃略，你是想去坐在那位女士的腿上嗎？」

這時，連璜也笑起來了。每個人都笑了。突然之間，客車上已並非全是陌生人了。發生了一種化學的結合。瑪歇斯底里地笑着。一早晨來的緊張都在她的笑聲中消失了。

普先生說道：「我得說，你要往好里想想。我沒有回到這里來坐在你的腿上啊。我原來是要同這位先生談幾句話的孩子。」他對膿泡道：「你讓一會兒好吧。我有一點生意要問這位先生談談——我好像還沒有聽得你的姓名啊。」

「姓何，」恩思道，「何恩思。」

普先生有他的一套整個兒的待人接物的策略。他決不會忘記一個比他更有錢或更有勢力的人名，他也決不會知道一個比他勢力小的人名。他發覺，叫一個人自己把姓名通報上來，便足以把那人置於稍佔劣

勢的地位了。因爲一個自己通報姓名的人能叫那人有一點顯得赤條條而沒有保障的。

珞陀正在看着她那被扯破的裙子，並在輕聲同瑪瑪談着話。「我老是想能住在一座山上，」她道。「我愛山。我喜歡在山上散散步。」

「你有了錢和成了名，那就算不了什末了，」瑪瑪肯定地說道。「我知道那些電影界的人們是每個良辰佳日都有得享的，呢，他們去打獵啦，釣魚啦，穿着舊衣服，吸着一隻烟斗。」

珞陀在把瑪瑪解放出來了。她在她的整個一生中從來沒有覺得那麼興奮和自由的。她可以說出一切她所要說的話。她作了一些傻笑。

「如果你有着滿滿一衣櫥的簇新而清潔的衣服，那末穿穿舊的和骯髒就比較好受一點，」她道。「我所有的可祇是一些舊衣服，我把這個恨死了。」她對珞陀瞟了一眼，看看她對這個坦白話有什麼反應。

珞陀點點頭。「姐兒，你這倒不是在講小孩子話吶。」這兩人之間生出了一種非常強盛和相互同情的東西。普先生竭力想聽聽那些談話，可是聽不到。

公路兩旁的水溝里滿流着瀉到山谷里去的水。那些濃雲聚了攏來準備作一次新的打擊了。

「快下雨啦，」冷帆快活地說道。

璜嘆了聲怨氣。「我有一個小舅子給馬踩死的，」他說了。

「沒有什末意思的，」冷帆道。「馬踩人，這往往總是人的不好。」

「總歸是把他殺死了。」璜說道，他落入了沈默。

客車已將近到了速度的頂點，那些拐灣是愈來愈別扭了。

「何先生，我對於我們今天早晨的那次小小的談話非常感到興趣。同一位有前途有上進的人談話，那是一種愉快。我是始終在爲我的公司物色像這樣的人物的。」

「承情。」恩思道。

「我們目前對於那些復員的老兵正感到棘手吶。」普先生道。「都是些好人。你知道我也以爲一切都應該爲他們的——一切。可是他們已經落了伍。他們生了鏽了，在生意界上，你是每分鐘都得趕上時代的說起來啊，一個合時的人要比一個落伍的人加倍植錢吶。」他望住了恩思尋求讚同。相反的，他却看到了一種無情的，嘲諷的神情現上了恩思的眼睛。

「我明白你的意思。」恩思道。「我在軍隊里混了四年了。」

「啊！」普先生道。「啊，是的——我看你不是帶着一個退伍徽章吧。」

「我有了一個職業了。」恩思道。

普先生動起了他的腦筋。他搞了一個大錯。他不知道在恩思的襟領徽章上的是個什麼東西。它看起來是很常見的。他該知道便好了。「唔，他們都是一批好男兒。」他道。「我祇希望我們能組織起一個能够照顧他們的行政機關來。」

「就像上次大戰以後一樣的嗎？」恩思問道。這是一記反手掌，普先生開始在懷疑他有沒有把那姓何的看對了。何有着一種粗野。他有一種當過兵的人所有的大模大樣一往直前的氣質。據醫生們說，他們在過了一陣良好的正常生活之後，便馬上會把這一點克服的。他們已脫離了正軌，得加以一點措置才好。

「我是第一個爲我們的老兵們說話的人，」普先生說道。他謝天謝地巴不得他能擺脫開這個話題。恩思正帶了一種有一點狡猾的微笑在望着他，他開始明白起聲請職業的情勢來了。「我正想能見到有你這樣的前途和努力的人啊，」普先生偏促地說道。「當我休假回來的時候，我很高興你能打個電話給我。我們總能給一個值得的人找個地位的。」

「唔，先生，」恩思道，「我對於老在各處奔來跑去的已經覺得十分討厭了。我時常想我願意有一個家庭和一個妻子跟兩個孩子。那是真正的生活方式啊。晚上回到家里來，關斷了外面的整個世界，也許有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這樣在旅館里睡覺可算不了生活的。」

普先生點點頭。「你真是四平八準的，」他道，他大大地放了心。「對我說這個話，可是說對了人。我結婚了二十一年，我再也不求其他的了。」

「你是有福氣的，」恩思道。「你的太太是一位美貌的女人。」

「她也是一位美德的女人啊，」普先生道。「是世界上最具有思想的人了。我常常在想，要是我沒有了她，便怎末辦。」

「我結過一次婚的，」恩道。「我的老婆死了。」他的臉是苦淒淒的。

「我很爲你難過，」普先生道。「這話也許顯得不適當。時間是的確能治好創傷的。也許有一天——唔，我是不會灰心的。」

「啊，我也不的。」

「我並不是存心要來干涉你的事情，」普先生道。「可是我一直在想着你那用一隻套領把一件常服改成小禮服的主意。如果你並不受什末人的拘束，我想我們可以——嚶，來談一談做一筆小生意吧。」

「唔，」恩道，「就像過對你說過了的。衣服製造商是不願意有一件東西來搶去他們的生意的。我目前還看不出形勢呀。」

普先生道，「我忘了你是否說過有把沒有它註了冊的。」

「好吧，沒有。我對你說過了的。我祇是把那個主意掛了號吧啦。」

「掛了號，你這是什末意思？」

「唔，我寫下了一個說明，畫了幾幅圖樣，把它們放在一個信封里寄給了我自己，掛號郵寄的。那可以證明我是什末時候發明的，因爲那信封是封好着的。」

「唔，」普先生道，他懷疑這種方法在法庭上是否有所憑藉。他不知道。但總是讓發明人沾個份兒的好。祇有真正的大亨才出得起錢把整個的發明稿下來。大亨們是經得起持久戰的。他們看出這樣比讓發明人

分成兒更上算，數字證明了他們是對的。可是普先生的商號並不怎麼龐大，而且此外，他總是以爲量大福大的。

『我有了一兩點也許有點用處的主意。』他道。『當然，這是要有一個組織的。如今，假定你同我能訂一個交易吧。這祇是一個假定，你要明白。我來管理這個組織，我們就在去掉開支以外拿幾成利益。』

『可是人家都不要的。』恩思道。『我到處問過了。』

普先生把一隻手放到了恩思的膝頭上。他有了一個空空洞洞的感覺，覺得他應該住口了，可是他想起了恩思眼睛里的那種嘲諷的神色，而他却要恩思來崇拜他喜歡他。他住不下口來。

『假如我們來組織一個公司而我們來保障那個主意。』他道。『我的意思是，把它註冊。於是我們組織起來製造這種出品，來一個全國廣告大宣傳——』

『且慢，』恩思岔了進來。

可是普先生却出了神。『又假如這些設計竟而落到了像哈特，夏夫納，和馬克司之類的大製造商或工會的手里去呢。他們當然會湊巧弄到的。好吧，也許他們會要打我們那里買過去的。』

恩思開始現出興味來了。『買那註冊權嗎？』

『不單是買那註冊權，而且是買那整個的公司。』

『可是如果他們買下了註冊權，他們可以把它扼死的。』恩思道。

普先生的眼睛曇了一下，他的眼珠在他的眼鏡里面放出了光，他的嘴角上帶了一絲微微的笑容。自從珞陀走下從聖·伊西陀來的客車以來，他第一次忘掉了她。「再往前想一想吧，」他道。「當我們把公司賣掉和解散了，我們祇消在贏利上付出一筆資本所得的稅款就是了。」

「那可妙了，」恩恩興奮地說道。「是的，先生，那可妙得很。那是一記竹槓，而且是一記非常高尙的竹槓。是的，先生，沒有人能來碰我們的。」

那笑容從普先生的嘴上消失了。「你這是什末話，竹槓？我們是存心要進行下去從事製造的。我們甚至於可以去定機器呢。」

「這正是我的話，」恩恩道。「這是非常高尙的。這是全佈置好了的。你可是個不含糊的傢伙。」

普先生道，「我希望你不要以為這是不規矩。我做了三十五年的生意，我爬到了我的公司上峯。我對於我的成績是可以自負的。」

「我不是在議論你啊，」恩恩道。「我覺得你想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我是讚成這個的。祇是——」

「祇是什末？」普先生道。

「我缺點兒錢，」恩恩道，「我就有一筆急需，唔，好吧，我總可以借得到的。」

「你要錢來幹什末呢？也許我可以先——」

「不，」恩恩道，「我自己弄去好了。」

「可是你又想出了什末新的噱頭了嗎？」普先生問道。

「是的，」恩思道。「我得把這個主意用信鴿遞送到商標局去。」

「你不想出一——」

「當然不，」恩思道。「的確不但當那信封單獨地到達華盛頓的時候，我會更放心一點的。」

普先生在他的座位中向後一倚而微笑了起來。公路蜿蜒曲折地一閃前去，在兩個巨大的界柱之間，是進入下一段谷地的界路。

「你不會有問題的，孩子。我以為我們能做點生意的。雖然我可不願意你以為我要利用人。我的成績的本身可以說明的。」

「啊，我並不，」恩思道。「我並不。」他偷偷對普先生望了一下。「祇是爲了我在洛杉磯有兩個非常有勁兒的娘們，我又不願意去住在那個公寓里而忘掉一切。」他看到了他所要的那種反應。

「我要在好萊塢耽擱兩天，」普先生道。「也許我們可以談一點生意的。」

「愛上那些娘兒們的公寓里去嗎？」

「噯，一個人總需要鬆散一下的。我打算住比惠旅館。你可以打電話到那邊去給我的。」

「我一定會的，」恩思道。「你愛什末風味的娘兒們吶？」

「不要誤會我，」普先生道。「我喜歡坐一下喝一點威士忌蘇打。可是我是有了一個地位的，你知道。」

不願意你誤會。」

「啊，我並不。」恩思道。「我也許能把坐在此地前面的那個美人兒找來的，假如你要。」

「別開玩笑，」普先生道。

膿泡已讓到了車上的前邊去了。在他下巴的底部他感到一陣奇癢，他知道有一顆面疤在長起來了。他在普蜜蕾對面的一隻座位上坐了下來。他本來不願意去碰那個新的面疤，可是他的手不由自主。他的右手往上移了過去，他的食指摩着下巴底下的那個僵塊。這是個很硬的僵塊。這一處可會是個大名件了。他已經知道它會長得成個什麼樣子。他要去擠，去搔，去摘掉它。他的神經不安到了極點。他硬把他的手伸進了他的外衣袋子里，在那里握起了拳頭。

蜜蕾在茫然地望着窗外。

「我希望我能上墨西哥去。」膿泡道。

蜜蕾在詫異中扭過頭來望着他。她的眼鏡衝着了從他那邊窗子里來的光綫而盲然瞪住了他。膿泡咽了一口唾沫。「我從來沒有到過那里吶。」他快快地說道。

「我也沒有，」蜜蕾道。

「噯，可是你倒要去了。」

她點點頭。她不要再看他了，因為她總不能叫她的眼光離開他的面疤，而這又叫他窘促。「也許你不久

就能去的，」她不安地說道。

「啊，我要去的，」膿泡道。「我要到各處地方去。我是一個旅行迷。我愛旅行比什末都強。那樣你就會有閱歷了。」

她又點了點頭，除下了她的眼睛來擋住。他如今她不能對他看得十分清楚了。

「我想也許我會像史本塞·屈萊賽^①那樣的做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去醫好他們的一切毛病的。你到過中國嗎？」

「沒有，」蜜蕾。她被他的想頭引出了神。

膿泡的一大部分見解都是從電影上得來的，其餘的一部分則是從無線電中得來的。「在中國的都是一些非常窮苦的人，」他道，「他們里面有的窮苦得直餓死在你的窗外，如果沒有一些傳教士去救他們的話。如果你救了他們，喝，他們就喜歡你，叫什末日本鬼子走來生麻煩啊，他們就對他們札上一刀。」他鄭重其事地點點頭。「我覺得他們是完全跟你我一樣好的，」他道。「史本塞·屈萊賽就去了，他治好了他們，他們都喜歡他——你知道他幹了些什末啊？他找到了他自己的靈魂啦。還有這末一個姑娘，他決定要不要

①史本塞·屈萊賽 (Spencer Tracy)——好萊塢的著名電影男明星。以下所說他是個傳教士到中國去云云

，乃是屈萊賽所主演的某一影片中的劇情，然而膿泡却若有其事地把它們當作了真，乘機賣弄，一發而不可止了。——譯者

同她結婚，因為她的過去是不好的。當然，後來便知道這並不是她的錯處，而且這甚至於不是實在的，而祇是那個老太婆造了她的謊。」膿泡的眼睛里發出了憐憫和熟忱的光采。「可是史本塞·屈萊賽就不信那些謊話，他住在一所有着祕密小路和地道的老房子里——好吧，接着日本人來了。」

「我看過那部影片的，」蜜蕾道。

客車爲了那最後一次的上山而「吃」進了第二擋排。如今它是在山頂上的峽道中了，接着它又騰了起來刷的向左拐了一個彎，下面是瀰漫着灰色的雲朵而顯得黑黝黝的山谷，以及那聖·伊西陀河的巨大河環在炎炎的天光下閃爍得像烏鋼。璜把客車吃上了慢擋，開始下山去了。

第十章

聖·伊西陀河流過聖煥谷，蜿蜒曲折，直到它在蝙蝠尖的衛障之下泊泊地灌進了黑石灣。山谷的本身是嬌長而並不十分寬闊的，而那聖·伊西陀河呢，既無多遠的路程可流，便祇能從水平綫的兩邊來來往往地盪動着，儘量地算作它的所謂距離。這里，它在一片峭壁下分散了開來，撞在山上，於是它便稀落落地四濺到沙岸。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是根本連淺水也沒有的，而那沙土的河床上則長滿了一些生根在地下的深水中的楊柳。

兔子和浣熊和小狐狸和山狗們當河水退落的時候便在那些河底的柳樹中建設它們的家。那條河在谷口上往北和往東上流，不祇是一個水源，而有着許許多多的小支流，所以那水源在地圖上看起來便像一棵生着無葉的杈枝的樹。那些有着突石和小谷及小峽的乾燥而多石的小山是終年沒有水灌進河去的，可是在冬末春初，當雨水下來的時候，那些突石便吸收了一點兒水分，而把其餘的雨水在黑流中放進了那些

濺出凹窪的小流，那些小流匯合了一些較大的溪流，而那些溪流則在山谷的北頭集合了起來。

因之，到了晚春，當那些小山盡量地消受了一些雨水時，一陣大雨便能在短短的幾小時內叫聖·伊西陀河漲起一片狂潮。於是一些牛羊的屍體便在黃色的潮浪中轉側打滾。這是一條不可捉摸和根基未定的河；一年之內在一部分時日是死的，而在另一部分中則是致死的。

在那叛岔口和十字架的聖煥城之間的直道上的山谷中央，那河流成了一個巨大的河環，繞着那平谷的左右，把它的圈兒衝住了東邊的山，又延開去穿過了曠野和農田。在從前的時候，那道路是循着河環而攀上山側，以避免橫截的。但自從有了建築工程和鋼骨水泥之後，有兩座橋在河上建了起來，它們免除了十二哩路的聖·伊西陀河的作弄。

它們原是兩座用鋼骨撐架的木橋，每一座都在中央和兩塊托着水泥的橋樑。木頭是漆着暗紅色的，而鋼鐵則鏽得發了黑。在每座橋的橋墩上，那些樁柱和編織成片的柳樹的水障把水流排斥到關口里去，叫那浸蝕的水流不致淹沒橋墩。

這些橋並不十分古舊，但它們是在那個時候造的，那時，稅率不僅是低，而且有許多都是爲了所謂「艱難時世」而不加徵收的。省里的工程師不得不在一個祇能允許有最簡單的構築的預算中去從事建造。他的木料得較爲沉重，他的結構得較爲繁多，而他又不得在若干費用中去造起一座橋來，而他竟做成了。那些山谷中部的農人們每年帶着一種冷嘲的心意觀望着。他們知道總有一天會發起一陣足以把那些橋沖掉。

的迅速而排山倒海的大水的。他們每年申請省當局把那些橋重加修造，可是在農村部里却沒有足夠的票決權足以叫這個申請付諸官議。那些不僅有着票決權，而且也有着稅收的產業的大城市却獲得了改進了。人民不再移居到小康的農田里來了。一所在聖煥城路口的良好的服務站比之山谷中的百畝穀田有着更高的估價。農人們都知道那兩座橋的毀滅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到那時，他們說，省當局便會他媽的明白過來了。

從第一座橋往叛岔口百碼路處，在公路上有一片小小的雜貨店。店里備着一些一般人在星期六下午購買一點的，或是沒有時間坐車走遠路上十字架的聖煥城或聖·伊西陀去購辦的伙食雜貨，車胎，五金之類。這便是白里雜貨商店。近年來，它也像其他所有的一些鄉下小店一樣，又增設了打汽筒和一批汽車另件。白里先生和白里太太做了非正式的守橋人，在漲潮的時候，他們的電話時常響着，他們供給些關於河水泛漲的消息。他們這樣做慣了。他們的一個重大的恐懼便是有一天那座橋會被沖塌，而新的橋也許要伸出到河岸四分之一哩之遠，那時候他們便要把他們的店鋪搬到新橋附近，或在那里重新造起一所店屋來了。

他們如今的營業，至少有一半是在公路上的旅客們所買的輕性的酒類飲品上，三明治上，汽油上，和糖果上。甚至行駛在叛岔口和聖煥城之間的客車也一成不變地要在那里打一下頓的。它帶來一些快遞包裹，以及一些乘客們來喝點輕性的酒類飲品。季璜和白里家夫婦是很好的老朋友。

如今那河流泛漲起來了，不單是泛漲，並且像白里先生對他太太所說的，「有一股逆潮打到橋上的樁子，如果它在底下打出了一道裂口來，那你便完蛋啦。」他自從天亮以來已到橋堍去走了六趟了。這一回是很兇的一次，白里先生知道，他扁着嘴唇，臉也不刮，在今天早晨八點鐘便站在橋上，眼看那滾滾的黃水泛著黃色的泡沫，點點地綴着連根拔起的橡樹芽和小白楊樹。他又看見了有幾塊平板翻滾着漂了下去，接着一片還帶着木瓦的屋頂，又接着便是麥藹洛的盎格斯種的方蹄短腿的黑公牛的溺水盪動的屍體。當它流過橋下的時候，它仰天翻了過來，白里先生看見了它那粗野的翻起的眼睛和撩動的舌頭。這叫白里先生難受到了心底。

每人都知道麥藹洛的牛棚太近河岸了，以及那條公牛可值八百塊錢。麥藹洛是沒有那麼多錢可丟的。他沒有看見任何其他的牲口流下來，可是那條公牛也便够了。麥在這條公牛身上是費了許多心思的。

白里在橋上又走遠去了一點。如今河水在橋梁以下祇有三呎了，白里可以感到那衝激的水流在他腳下撞着那防水板。他用他的手指摩擦他那未刮過的下巴，走回到了店里去。他沒有把那麥藹洛的盎格斯公牛的事情告訴他的太太。這祇有叫她難受的。

當季璜打電話去問那座橋的情形時，白里對他說了實話。那座橋還在着，可是天知道還有多久哩。河水依舊在漲着。那些光禿的多石的小山依舊在把它們的新吸的水份出清到河里去，而且天上又在起雲了。

到了九點鐘，那下端的橋梁離開潮水祇有十八吋了。有一次那壓力竟打上了那些構架，並把一些連根

拔起的樹木冲着撞擊了橋身，這祇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白里站在他的紗門里面，把他的手指在鐵紗上打着鼓。

「讓我來給你弄點早餐吧。」他妻子道。「你倒要覺得那橋是你的了。」

「我想多少有一點的。」白里道。「如果它塌掉了，人家都會說是我的過失的。我已經打過了電話給管理處，我又打過了電話給省里的工程師。他們都關着吶。如果那條裂口到了橋樑的後背，那你就完蛋啦。」

「你還是吃點兒早餐吧。我來給你做點麥餅。」

「好吧。」白里道。「別做得太厚。」

「我從來不做得厚的。」白里太太道。「要在上面放個鷄子兒嗎？」

「當然囉。」白里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能走得成吶。他還得要一個多鐘頭才會來，耶穌啊！那水是漲得怎麼樣呵！」

「沒有理由賭神罰咒的。」白里太太道。

她丈夫轉過頭來望住了她。「我便說如今正是個滿有理由賭神罰咒的時代吶。我要喝一杯。」

「在早餐之前嗎？」

「在一切之前。」

當然，她沒有知道那條黑公牛的事情。他走到牆上電話機那里，打了麥謫洛的地方，一個「三一」的

鈴聲，他接打他處，直到離麥洛二哩以外的潘台來接了電話。

「我也曾打了電話給他的，」潘台說道。「他的綫不通了。我即刻便要騎了馬過去看看他是不是好着
」

「我希望你能去，」白里道。「他的新公牛今天早上到了橋底下去了。」

白里太太抬起了她的驚慌的眼睛。「華德」她叫道。

「唔，這是真的。我是不要叫你受驚的。」

「華德！我的天！」白里太太道。

第十一章

季愛麗站在紗門那邊望着客車開走。她叫眼淚在她的臉上乾掉了。

當客車駛出了她在門口望出去的視線後，她便走到了側窗前面去，從這窗子里她可以望見那條野外的道路。客車駛進了一簇陽光里，閃耀了一陣，於是她便不再望得見它了。愛麗喘了一口大大的氣，把它吁成一聲色情的嘆息。今天是她的日子了！她是單獨一個人了。她感到快樂和隱蔽，她也感到了罪惡。她慢吞吞地把她的衣服在大腿上摩平，並撫摸了她的臀部。她看了看她的手指甲，不，以後再說吧。

她慢慢地望着食堂的四周。她依舊能聞到紙烟的氣味。要做的事情有許多，但這是她的日子，她便慢慢地挨着來了。第一步她從伙食櫃里拿出了一塊用大字寫着「暫停營業」的硬紙板招牌。她走到外面去把那招牌掛在紗門旁邊的一隻釘子上。於是她走進去關起並門上了那紗門。她又闔上了里面的門，把它上了鎖。第二步她便走到一扇窗子面前去放下了那些凡納丁的窗幔，並把那些百葉橫條拉了下來，這樣便

沒有人能看到里面了。

食堂里是幽暗而十分靜寂的。愛麗審慎地料理着。她洗清了並放好了那些骯髒的咖啡杯子，她又洗滌了餐食櫃台和桌面。那些酥糕她便把它們移開眼前而放到櫃台里面去。於是她從臥室里拿出了一把掃帚掃了地，把那些灰塵和泥土並烟蒂兒放進了垃圾桶。櫃台在昏暗的光綫中微微吐着點兒光采，那裏顯得潔白而乾淨了。

愛麗繞過了櫃台，在其中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是她的日子！她感到發傻而高興。「唔，爲什末不啲？」她大聲說道，「給我拿一杯雙份的威士忌來，趕燥點。」

她把她的手放在櫃台上，又仔細地看着它們。「可憐的給活計損壞了的手兒，」她低聲道，「親愛的手兒。」接着又大聲吶喊了起來，「該死的那威士忌上哪兒去了？」她又回答了自己，「是太太，馬上就來了，太太。」

「唔，那才好，」愛麗道。「我祇要叫你知道你是在對什末人說話就是了。別在嘴唇里咕嚕，因爲你逃不掉的。我把眼睛望着你啲。」

「是太太，」她回答了自己。她便站起身來走到櫃台後面去了。

在盡頭處離地面很低的地方有一架小櫃子。愛麗俯身下去，打開了門，胡亂伸手進去拿出了一瓶第五瓶的老大牌法國皇家威士忌酒。她從架子上拿起一隻玻璃杯，把那酒瓶和玻璃杯拿到了在她剛才所坐的

樓子前面的櫃台上。

「來了，太太。」

「拿到那邊桌子上去。你看我的樣子是個喝倚櫃台酒的人嗎？」

「不像吶，太太。」

「再拿一隻杯子來。還要一瓶冷啤酒。」

「是，太太。」

她把所有這些東西拿到了門旁的一張桌子上，又一一把它們放好了。「如今你可以退下去了。」她說，又答道，「是，太太。」

「可是別走遠了，我也許會要什末東西的。」

當她把啤酒倒出來的時候，她自家兒格格地傻笑着。如果有人聽見了我，他們要把我當神經病了好吧。也許我是的。她又在另外一個杯子里斟上了一杯好酒。「愛麗，」她道，「準備來，乾！」她把杯子恍了一下，慢吞吞地喝起來了。她沒有把它一下子乾掉。她讓那熱烘烘的一條綫的威士忌酒在她的舌頭面上和舌頭底下留着。燒着和淌着，她慢慢地咽了下去，在上顎上感到了一點炙痛。那威士忌酒的煖氣鑽進了她的胸腔和肚子。甚至她已喝乾了杯子，她依舊拿着它湊在嘴上。她放下了杯子，她道，「啊！」便沉重地出聲透了口氣。她在回吸的呼吸中重又嚐到了那可愛的威士忌的味道。於是她伸過手去拿那盛着啤酒的高脚杯了。

她架起了她的腿，非常緩慢地喝到杯里空空。

「老天爺！」她道。

愛麗彷彿從來沒有領會到那食堂是多麼的十分舒適和可愛似的，光綫從放下的百葉片中照下來。她聽見有一輛卡車駛過公路，這一來打擾了他。假如有什麼事情來打擾了她的日子呢？好吧，他們便非得把門兒打破不可了。她不肯讓任何人進來的。她在一隻杯子里斟上了二指高的威士忌，又在另一隻杯子里斟上了四指高的啤酒。

「喝酒的方式可不止一種吶，」她道，她便一下子乾掉了那威士忌，緊接着又乾掉了那啤酒。如今，有了個主意了。那味道是不同的。喝酒的方式能改變味道。怎末就沒有別人發現過，而祇有愛麗吶。應該有人把這個寫下來的——「飲酒的方式決定味道。」她的右眼臉上有了一點兒緊張，一種古怪然而舒服的痠疼在她的臂筋上行開了去。

「沒有人有時間來發現什麼的了，」她鄭重地說道。「沒有時間。」她斟下了半杯啤酒，又拿過威士忌來把杯子加滿了。「我不知道以前可有人這樣試過沒有？」

那金屬的紙巾夾子便在她的面前，她可以在這上面照見她的臉。「哈囉，小把戲，」她道。她揚了一揚杯子，那杯子在那亮光光的金屬上面顯得同她的臉兒一樣的七歪八欠的。「來一個乾杯，小把戲。祝你健康，小把戲。」她像一個口渴的人喝牛奶似的喝下了那啤酒和威士忌。「啊，」她道，「可真不糟得要死吶。不，先生。」

我覺得有了一點兒了，挺好的。」

她移正了那隻紙巾夾，這樣她能把自已照得更清楚一點。可是金屬面上的一條紋路却叫她的鼻子顯得上端拗折而下端則既肥又大了。她站起了身，繞過櫃台而走進了臥室，她拿了一面圓形的手鏡回到了桌子上，把它倚在一隻糖缸上。她擺正了姿勢而架起了她的腿。「喏！我要請你喝上一杯吶。」她在兩隻杯子里各斟上了威士忌酒。「沒有啤酒了。」她道。「啤酒喝光了。好吧，我們來想想辦法吧。」

她走到了冰箱那裏去，又拿出了一瓶啤酒。「這回子啊，你瞧。」她對着鏡子的道，「我們先來放上一點兒威士忌——不太多，也不太少——然後我們加上恰好分量的啤酒。喏，這是你的。」她把一個杯子向鏡子面前送了過去，把另外的一杯喝下了。「有的人是不敢喝酒的。」她道。「他們搞不來吶。」

「啊，你不喝嗎？好吧，那是你的自由。我不打算強逼你喝。可是我也不打算叫它白糟蹋了。」她便喝下了另外的那一杯。她的臉頰如今在白光亮起來了，好像在表面上蒙了一層霜似的。她把鏡子移近來察看着自己。她的眼睛是水溜溜而亮光光的。她把一條鬆下來的頭髮捋到了後面去。

「不必祇是爲了你有了一個開心的時候。就叫你自己醉倒的。」迅不及防地，一個印象閃進了她的頭腦，她把那面鏡子反闔了起來。那印象打得那麼猛烈和迅速，竟如同一個重擊。也許是由於那黑黝黝的房間吧。愛麗叫道，「我不要想起這個啊。我討厭想起這個啊。」

可是那思維和那印象却是在齊的。一間黑黝黝的房間和一張白噤噤的床鋪，以及她的母親，瘋癲了的，

僵硬的，不動的，眼睛直瞪瞪地向上翻着，接着是一隻蒼白的手在絕望的姿勢中從床褥上伸了起來。愛麗便溜身進去，不管是多麼輕輕悄悄地，而那隻手總要在可怕的無可奈何中伸起來，愛麗便要把那隻手握一會兒，然後輕輕地把它放下了走出去。她每一次走進那個房間去的時候，她總要但求那隻手不要伸起來，安靜地放着，像其餘的身體部分一樣的死凍。

「我不要想起這個啊，」她叫道。「怎末會想起這個來的呢？」她的手搖動着，而那酒瓶便在杯子上碰得叮叮噹噹的。她斟下了大大的一杯喝了下去，它塞住了她的喉嚨，以至她咳嗽起來了，她好不容易才沒有受苦。「這可要把你搞倒了，」她道。「我要想些別的事情呢。」

她幻想着她自己和瓊同着床，可是她的思緒却在這上面滑過了。「我可以得到隨便哪一個我所要的男人，」她誇口道。「在我那里經過的有够多了，天知道，我才不當作一回事呢。」她的嘴唇有一點猥褻地露出了牙齒。「也許我該趁我能够的時候幹一下的。我很過得去的——這是他媽的鬼話，」她叫囂道。「我跟我從前一這的好。我更好啦：他媽的有誰會來要一個什末也不懂的瘦皮婊子呢？沒有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要這種東西的。我如今就可以馬上走出去把他們像蒼蠅那末的檢起來呢。」

瓶子里如今有着一半不到一點兒了。她在斟酒時潑出了一點，便自己格格地傻笑了起來。「我真相信我快要有一點醉啦，」她道。

紗門上有了一下重重的叩聲，愛麗凝了神悄悄地坐着。叩聲又來了一下。一個男人的聲音叫道，「里邊

沒有人。我好像我聽得有人講話的。」

「唔，再試一下看。也許是在後邊吧。」一個女人的聲音答道。

愛麗輕輕地檢起了那面手鏡，端詳着她自己。她點點頭，閉起一隻眼睛裝了一個大眨眼。叩門聲又起來了。

「我告訴你沒有人吶。」

「唔，把門推推看。」

愛麗聽到了紗門的格格聲。

「鎖上了的。」那男的說道，於是那女的答道，「那是在里面鎖上的。他們一定在里面。」

那男的笑了起來，他的腳擦着那石子路。「好吧，如果他們在里面，那末他們總是願意單獨在着的囉。你也不是曾經願意過單獨在着的嗎，寶貝兒？我的意思是說，同我在一起嘍。」

「喔，閉嘴。」那女的道。「我要一客三明治吶。」

「那你就得等着了。」

愛麗詫異着她在叩門聲之前爲什麼沒有聽見石子路上的車聲或脚步聲。「我敢說我醉糊塗了。」她想道。可是她却明明聽見了那汽車開走的聲音了。

「可不能把一個「不」字來做回答的。」愛麗大聲說道。「祇是因爲人總需要有一天想下來歇歇和

親熱親熱的，啊，他們可總得要有一客他媽的三明治才行吶。」

她舉起了酒瓶，又嬉笑地在杯子里瞟了一眼。「剩下不多了。」她害怕了起來。假如她在沒有料理停當之前便醉倒了呢？接着她便對自己點點頭，微笑了一下。在那個櫃子後面便有着兩瓶葡萄酒。它們叫她有了一種有恃無恐的感覺，於是她便斟上了大大的一杯而吮着它。璜在娘兒們喝酒的時候是不愛跟她們混在一起的。他說她們的臉扭成了一副怪相，而他便不愛這個。好吧，愛麗便祇是要給他瞧瞧吶。她喝下了杯子里的威士忌酒的一半，沉重地站了起來。

「如今你便待在這里等着我吧。」她客氣地對着那酒杯說道。繞過櫃台邊緣時，她微微地幌了一下，那櫃角便在她大腿上方的腰眼裡碰了一下。「這一下可要發黑發青了。」她道。她穿過了臥而走進了浴室。

她浸濕了臉巾，把肥皂往上擦着，擦到有了一層厚厚的漿沫，然後她又擦了她的臉。她重重地擦着她的鼻子傍邊和那橫在她的下巴上的小渦兒。她把臉巾搭在小指上去挖了她的鼻孔，她又洗了她的耳朵。於是，閉攏了她的眼睛，她洗淨了肥皂，隔着洋磁臉盆在鏡子里看着自己。她的臉顯得非常之紅，她的眼睛稍有點兒充血。她在她的臉上做好了一陣子的工夫。搽上雪花膏，然後又用一條毛巾把它擦掉。她在那條毛巾上察看有無垢污，居然看到了。她用一枝棕色的畫眉筆在眉毛上做了工夫。唇膏叫她遭了點兒麻煩。她把一大片的硃紅在她的下嘴唇上塗得太低了。她祇得把它全部擦掉在一條毛巾上而重新做起。她把她的嘴唇弄得非常豐滿，然後把兩片嘴唇合了攏來彼此掩舐着。她又看了她的牙齒，用她的毛巾抹掉了一些唇膏。他早該

在搽上唇膏之前先把牙齒洗一洗的。而今且搽粉吧。搽了粉會消去她臉上的紅色的。接着她又刷了她的頭髮。她是從不喜歡她的頭髮的。這樣那樣地握着試試效果。她開始失掉興味了。

在臥室里，她搜出了一頂有着一片眉遮之類的緊緊的黑呢帽。她把她的頭髮擱上去塞進了帽子里，草草地整了整帽邊的角度。

「這回兒，」她道，「這回兒我們來看看一個女人的臉還會有多少醜相吧。我希望琪會在這個當兒回家來。他會改變他的口氣的。」

在臥室里，她從她的衣櫥抽屜里拿到了那瓶貝蘿琪亞香水，把那香水搽在她的胸脯和耳邊上以及她的髮沿上。她又搽了一點在她的上唇上。「我也愛聞這個呢，」她道。

她走回到了食堂里，小心地避過了那剛才碰了她的櫃台角。天色甚至比剛才更加暗了，因為雲兒在漸漸地濃厚起來，透過的光綫很少。愛麗在她的桌子上坐了下來，放正了她的手鏡。「漂亮，」她道，「你可有點漂亮呢。今晚上你幹什末呢？你可高興去跳舞嗎？」

她傾乾了她的杯子裡的酒。假如那個在紅箭綫上的司機會經過而來叩門呢。她會讓他進來的。他是個大胡調家。她要請他喝一兩杯酒，然後她要給她瞧這末一兩手兒。

「紅鬼兒，」她要說道，「你自以為是個大胡調家，可是我就要叫你瞧這末一手。胡調也有個平手的。」她叫她的思想頓住在他那細腰和肌肉豐厚的前臂上。他在他的藍斜紋布褲子上繫一條闊腰帶，而那褲子

「好吧，那傢伙是O·K·的。想到那條褲子上又有一點兒計較。在開襠的開地方有一個銅搭鈕。在這銅搭鈕上便引起了一件叫愛麗傷心的事情。勃德便曾經有過一個的。正是在那個地方的一個銅搭鈕。她又想要除掉這個印象，可是失敗了，拾起它。把它拾進了她的頭腦。他曾經一再地求過了她。最後他們便走到了四哩路外的野宴場地上去。勃德拿着餐食——白煮蛋，火腿三明治，和一蒸蘋果糕。愛麗去買來了那個糕，但她對勃德說是她做的。可是他却甚至沒有等到進餐。」

他污了她。事後她說道：「你到哪裡去啊？」

「我有事要幹，」勃德道。

「你說過你愛我的呀。」

「是嗎？」

「你不會丟掉我的嗎，勃德？」

「你聽了，姐兒，你已經騎過，那就算了。我沒有簽什末長期合同啊。」

「可是這是第一次，勃德。」

「人人都有第一個第一次的，」他道。

愛麗如今在哭她自己了。「這並沒有屁個好處！」她對着鏡子里的自己叫囂道。「沒有這一類的事情有什末該死的好處的。」她吐着泡沫，一面便喝下了又一杯威士忌，並把瓶里的最後的一些倒到了杯子里。

所有其他的一切也是沒有什麼該死的好處的。她如今得了些什麼呢？一個祇有床第之樂而沒有工錢的臭活計。便是這麼回事。嫁了一個臭油鬼，便是這麼回事。嫁了他！老遠地往在鄉下而不能上電影院去的。祇得坐在一間臭食堂里。

她把頭伏倒在手臂上，傷心地哭泣起來了。一個第二個愛麗聽見了她的哭泣。一個第二個愛麗站在她的肩後在看著她。不得不一天到晚在鵝蛋上行走來博得他的歡心。她抬起了頭對鏡子里看著。她上唇上的唇膏給抹糊得一塌糊塗了。她的眼睛是紅通通的，她的鼻子在流著鼻涕。她伸手到食巾器那邊去，拿出了兩條紙巾，擰了她的鼻子。她把紙巾團成一團而把它丟到了地上。

她爲了什麼而要把他的食堂收拾得清清楚楚呢？干誰的事呢？有誰來給她個屁呢？沒有一個人！但她儘可照顧自己的。沒有一個人會把愛麗趕出去而攆走的。她喝乾了最後的一點威士忌。

去把那葡萄酒拿出來可是一件大工程呢。她跌了一下，跌倒在水槽上了。有一股熱烘烘的壓力貼住了她的鼻子內部，她的氣息在她的鼻孔里吁吁作響。她把那瓶葡萄酒放在櫃台上，拿了一隻開瓶器。當她想把那開瓶器轉進去的時候，瓶子翻倒了，第二次則又把那軟木塞弄得碎成片片。她把殘留的瓶塞用大拇指揪到了瓶子里去，搖搖幌幌地回到了桌子邊。

「來個蘇打水。」她道。她把杯子斟滿了暗紅色的酒。「但願還有一點威士忌才好呢。」她的嘴巴是乾燥的。她貪渴地喝下了半杯酒。「啊，不錯呢。」她傻笑了起來。也許她一直要先喝點威士忌來助助酒的味道。

了。

他把那面鏡子湊近了她。「你是個老皮囊了。」她傷心地說道。「你是個骯髒的喝醉了的的老皮囊了。莫怪沒有人要你了。我自家兒也不會要你的。」

鏡子里的影子倒並不重疊，可是它却有了重疊的輪廓，在她的視野之外，愛麗感得到屋子在開始搖盪了。她喝着杯子里的餘酒，打了噎而噴了出來，那紅色的酒流出了她的嘴角。她沒有準斟酒杯而在沒有把杯子斟滿之前，却先把酒倒到桌上去了。她的心在跳動着。她聽得見那跳動了，她又感到它在她的臂上肩上和奶子上的血管里跳動着。她一派正經地喝着。

我要醉了，他媽的才好吶。我希望我再也不會醒過來了。我希望這樣就算是一個結局吧——結局——結局——叫那些壞蛋們瞧瞧，如果我不想活，我就可以不必活。我叫他們瞧瞧。

於是她看見了蒼蠅。它不是一隻普通的室內蒼蠅而是一隻新生的金頭蒼蠅，它的身體發着一層青色的磷光。它已來到了桌子上，且正站住在一汪酒的邊緣旁。它浸入了它的吸嘴，然後又回身來自己梳洗了。

愛麗一動不動地坐着。她的皮肉里流着憎恨。她的一切難受，一切怨恨，都集中在這隻蒼蠅身上了。用了一種意志的力量，她竭力把那蒼蠅的重疊的視象拼成了一個。「你這個樣子養的。」她祇聲說道。「你以為我喝醉了。我叫你瞧瞧。」

她的眼睛是審慎而靈巧的。她慢慢地慢慢地離開桌子而溜到側邊去，用手支撐着低低地在地上爬行。

她把她的眼睛盯住了那隻蒼蠅。它沒有動。她爬到了櫃台那邊，走進了櫃後。一條抹碗的毛巾搭在那不銹鋼的水槽上。她把它拿在右手里，小心翼翼地摺了起來。它太輕了。她把它在水龍頭下面浸濕了，擠去了過多的水分。「我來叫那婊子養的瞧瞧。」她道，於是她便貓兒樣地沿着櫃台移動了過去。那隻蒼蠅依舊在那里，依舊是亮光光的。

愛麗挺起了她的頭，把那條毛巾搭在她的肩膀上。她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移近去。她的手舉起着扭動着。她拍了下去。酒瓶酒杯糖缸和紙巾器全體在地上打破了。那隻蒼蠅溜翔着繞着圈子。愛麗一動不動地站着，把她的眼睛跟蹤着它。它在餐食櫃台上歇住了。她竄了過去，打着它。當它重又飛起來的時候，她便把那條毛巾在空中亂幌。

「這不是個辦法，」她對自己說道。「輕輕地去兜住它，輕輕地去兜住它。」地板在她的腳下側了一下。她伸出了她的手來在櫃子上撐住身體。它如今到哪里去了呢？她聽得見那嗡嗡聲。它的翅翼的憤怒而苦惱的嘶吟。它總有一個時候會在一個地方歇下來的。她感到一陣不舒服從她的喉頭冒了上來。

那蒼蠅繞了一連串的單圈雙圈和大圓圈，然後降到了從屋子的這頭到那頭的俯衝飛翔。愛麗等待着。在她的視野的四邊有一片黑暗浮了上來。那蒼蠅在輕輕的卜篤一聲中在那櫃台後面架子上的乾穀類製品的巨大金字塔頂端的一隻玉蜀黍片的盒子上歇住了。它停在「Corn」（玉蜀黍）這個字的「C」上。又不安定地移動到了「O」。上。它一動不動地站住了。愛麗哼了一下鼻子。

屋子在搖着轉着，可是憑着意志的力量那隻蒼蠅和它周圍的地位却並未模糊。她的左手往後扭過去，摸着了櫃台，她的手指在櫃面上摸索着。她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着繞過了櫃台的一端。她非常非常之小心地抬起了她的右手。那蒼蠅竄前了一步而重又停住了。它已準備飛去了。愛麗感到了這一點。她感到了它在沒有騰身之前的飛去。她使盡全身的力量一摔。那條潮濕的毛巾打中了那座紙盒的金字塔，並一路帶了過去。許多紙盒和一排酒杯並一大盤橘子都打翻在櫃台後面的地板上了，而愛麗則在它們上面倒了下去。

屋子在紅紅綠綠的光采中衝進了她的頭腦。在她的臉下是一隻破碎了的盒子，散出了它的玉蜀黍片。她把頭抬了一下，接着又放倒了下來，一片滾滾的黑暗籠罩了她。

食堂里是陰暗而非常寂靜。那隻蒼蠅移到了白色桌面上的那正要乾燥的酒漬邊緣。它四面八方地察看了一陣子有無危險，然後它便審慎地把它那扁平的吸嘴伸進那甜蜜黏恣恣的酒液中去了。

第十一章

雲團兒在灰色的威脅又威脅中聚成了堆簇，田野里蒙上了一片藍闇，在聖煥流域中，凡較深的綠色都現得成了黑色，而青草的較淺的綠色則成了一種帶着寒意的潮濕的青藍。「甜心」沉重地循了公路一路滾滾疾馳着，它身上的銀粉漆閃亮得有着一種大炮的兇惡。南方的遠處，有一大片烏雲散成了雨水，它的幕幕緩緩降落。

這輛客車開到了在白里的店鋪門前的打汽筒近傍便停下了。那雙小型的拳擊手套，那隻小寶寶的鞋子，一來一去地在輕輕的搖動中搖幌着。璜在車子停下後仍坐在位子上，他把那摩托放了一陣子，聽着它，然後他嘆息了一聲，關上鑰匙，那引擎便停止了。

「你要在這里待上多久？」冷帆問道。

「我要去看看那座橋，」璜道。

「它還在吶，」冷帆道。

「我們也是一樣囉，」璜道。他推動了活桿而打開了門。

白里從他的紗門里走出來，向著那客車走過來了。他同璜握了手。「你不是遲了一點兒了嗎？」

「不見得吧。」璜道。「除非是我的錶停了。」

膿泡攀了下來站在他們旁邊。他存心要走在前頭，這樣他便能看到那美人兒下車了。

「有可口可樂嗎？」他問道。

「沒有，」白里道。「有幾瓶白雪可樂已經有一個月來沒有一點兒可口可樂了。這是差不多的東西。簡直分別不出來的。」

「那座橋怎末了？」璜問道。

白里先生搖搖頭。「我看你是完蛋的了。你自己去看看吧。我是不高興了。」

「還沒斷吧？」璜問道。

「像這樣子它是經得起的，」白里道。他搓着他的手掌。「它受了一種叫它像個小寶寶一樣嘩啦啦叫起來的壓力吶。我們去看一下吧。」

普先生和恩思攀下了車，隨後便是蜜蕾和珞陀。瑞瑪則跟在她的後面。珞陀真是一個老手。膿泡一點也沒有看到什麼。

「他們有一點白雪可樂吶。」膿泡道。「你要來一瓶嗎？」

珞陀轉過去向了璦瑪。她便要看出璦瑪有多少價值了。「要喝一杯嗎？」她問道。

「唔，我隨便。」璦瑪道。

膿泡竭力地不叫他的失望顯露出來。白里和璜在公路上閑步走到河邊去了。「去看看那座橋吶。」璜回過頭來叫道。

普太太在車堦上叫道。「親愛的，你看你可能去給我弄一個冷飲來嗎？如果沒有別的東西，祇要水就行了。再問一問那個「心照不宜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後邊。」璦瑪道。

他們閑步往橋邊去的時候，白里在璜的一旁合上了步子。「我每年總料它要給沖掉的。」他道。「我希望我們會有一座新的橋，在一場大雨來的時候我能在晚上睡我的覺。我剛才正躺在床上聽着屋頂上的雨，可是我在聽着的却是那座橋的完蛋。我甚至還不知道它完蛋的時候會發出怎末樣的一種聲音來吶。」

璜對他作了一個苦笑。「我倒知道那是怎末樣的。我想起了我在小孩子時代在托萊翁的情形。我們老在晚上留心聽着那表示戰鬪的辟辟拍拍的聲音。我們是有點兒喜歡戰鬪的，可是這總是表示我的老爹要出門一陣子了。最後，他走了出去而他就沒有回來。大概我們也時時明白這情形總要發生的。」

⊖「心照不宜的地方」，原文爲「the you-know-what」，指女廁所。——譯者

「他後來怎樣了？」白里問道。

「我不知道。大概是有人把他幹掉了吧。一有戰事他便不肯待在家里了。他要去參加一份。我看他並不見得關心他們的戰鬥是爲了什末事的。當他回來的時候，每次他總是裝滿了故事的。」璜格格地笑了。「他時常講起一個關於班柯·維拉的故事。他講過有一個窮苦的女人會跑到維拉那里去，說道：「你槍斃了我的丈夫，如今我和小孩子們便要挨餓了。」好吧，當時維拉有着很多的錢呀。他有印刷局自己印刷鈔票的。他便轉過身去對他的帳房先生說道：「捲五千張二十比索的鈔票給這個女人。」他甚至於數也不數，他有得正多呀。他們便照做了，他們用鉛絲把鈔票細繫了起來，那女人便走了。好吧，隨後有一個軍曹對維拉說道：「弄錯了，我的將軍。我們並沒有槍斃那女人的丈夫。他喝醉了酒，我們把他關在牢里了。」接着班柯便道：「趕快去把他槍斃了。我們不能叫那個可憐的女人失望的。」

白里道：「這是沒有什末意思的。」

璜笑了起來。「我知道，那就正是我所喜歡的呀，河水正在啃着着防水板的背後一帶呀。」

「我知道。我試過去報告他們的。」白里道。「我什末人的電話也打不通呀。」

他們一起走上了那座木橋。璜才踏上橋板，他便感到了那水流的衝動。橋顫着抖着。木料上發出了一種

○班柯·維拉 (Panchito Villa)，十八世紀時墨西哥的一個草莽英雄出身的大將，性格豪放而殘忍，迄今

墨西哥的民間尚流傳着關於他的一些軼事。——譯者

比之水更響的，深長的吁聲。璜回頭望着橋側。那些木柱已浸在水里了，水流便在它底下泛着泡沫。整座橋在顫抖着，喘息着，在那木柱上鐵栓領穿過的地方則發着一種低低的竭力掙扎的呻喚。當他們在望着的時候，一棵巨大的活生生的老橡樹沉重地滾滾着順流而下。當它碰着了橋而轉過去的時候，那整個的建築都叫了起來而彷彿便要翻開去了似的。那橡樹打着了水底的埋樁，在橋下便發出一聲尖銳的高亢的聲音。這兩個人急忙退到了橋堍。」

「它漲得有多快？」璜問道。

「在上一個鐘點里是十呎。當然，它如今也許可能往下退了。大概已經到達過高潮了。」

璜望着那支持的曲柱的側部，他的眼睛在水邊上看到了一個褐色的樁頭，他便把眼光望住了它。「我想我大概能對付得了的。」他道。「我可以竄一個速趙子，再不我便可以叫乘客們走過橋去，然後我可以把車子開過去，而在對岸讓他們上車的。那另外的一座橋怎末樣呢？」

「我不知道。」白里道。「我試着打過電話問一問，可是我找不到什末人。假如你走過了這座橋，而那一座橋却完了蛋，你再打回頭，而這一座橋又完了蛋呢？你就給關住在這個中間地帶了。你會有一批大發脾氣的客人的。」

「我反正總要有幾個大發脾氣的客人的了。」璜道。「我已經有了一個——不，兩個——不管有事無事都準備大發脾氣的客人了。我看得出那現象的，你可知道一個叫做冷帆的人嗎？」

「啊，那個老屁鬼！是的，我知道他。他還欠我三十七塊錢呢。我賣給他一些紫雲英的種子，他說這東西沒用，不肯付錢。他在全省到處都欠帳。他所買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有用的。我是連一塊糖果也不會賒給他的了。他會說那是不甜的。原來你叫他乘上了嗎？」

「我叫他乘上了。」璜道。「我還有一個從支加哥來的人，大商人。如果情形發展得不如他的期望，他就要大發脾氣的。」

「好吧。」白里道。「你得自己去決定了。」

璜望着那脅人的天空。「我看快要下雨了，好吧。山上一滿起來，雨水就全部直往河里瀉了。我過得橋去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我大約有多少機會還能回得過來呢？」

「大約有十分之一。」白里。「你太太好嗎？」

「不怎末好。」璜道。「她害着牙疼呢。」

「把牙齒養好是要化錢的。」白里道。「應該每半年去看一次牙醫生。」

璜笑了。「我知道。你可認識有這樣做的人嗎？」

「沒有。」白里道。他是喜歡璜的。他甚至並不把他當作一個外國人。

「我也沒有。」璜道。「唔，還有另外一個辦法可以避免遭到乘客的麻煩。」

「是什末呢？」

「讓他們來決定。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啊，不是嗎？」

「他們便祇有打起來的。」

「好吧。如果他們自己互相打起來，那又有什麼不好呢？」璜道。

「你這話倒有道理，」白里道。「可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無論大家站在哪一方面，冷帆就會站到那反對的方面去的。有這末一個人不肯贊同基督的復活，縱然這是一個一般的觀念。」

「他是沒有問題的，」璜道。「你祇知道怎末對付他就是了。我會經有過一匹馬，它是那末的倔強。你把韁繩往左拉，它就偏偏往右。我可把它說過了。我把一切事情都往相反的方面去做，它就以為它逞了它的意了。祇要跟他鬧一下別扭，你簡直能叫冷帆做任何事情的。」

「那我就禁止他付那三十七塊錢了，」白里道。

「這末一手也許靈的，」璜道。「好吧，河水不在漲潮了。樁頭蓋沒了。我去看看乘客們要怎末辦吧。」

在後邊的店堂里，膿泡覺得有一點受了欺騙。他上了騙，給璜和珞陀都買了一瓶白雪可樂。儘管他用盡方法，他無法把珞陀同璜分開。這並不是璜的不好，珞陀在利用着她。

璜滿懷的高興。她一生中從沒有這樣快活過。這個美人兒對她很好。她們做了朋友。可是她又沒有說她們要在一塊兒住。人們往往在一些事情上說了一聲「好吧」而滑了過去。可是這一個看起來十足像璜所願意做的那種人的女郎却說「她瞧着辦。」璜在她的心目中看見了那所她們要得到的公寓。它要

有一隻絲絨的長沙法，在它面前有一隻咖啡桌子。而那些幃幔將是酒色絲絨的。她們要有一架運留聲機的無線電，自然還有許多唱片。她不高興擲過這個思想。擇過這個思想便簡直像是毀掉她的幸福。在那長沙法上有着一個電燈泡之類的東西。

她舉起了她的白雪可樂的杯子，讓那甜津津的，刺激的飲料流下她的喉嚨，便在吞飲的半中，一腔失望像一片濃烟似的向她壓了下來。這是永遠不會有的，她的心靈哭了起來。「這就會過去的情形就會跟往常一樣，我又會孤零零的了。」她把她的眼睛擠得閉了攏來，又用手背去抹了它們。當她重新睜開眼來的時候，她已是沒有什麼了。「我要積起錢來，」她想到。「我可以一點一點地把那公寓弄起來，到那時即使沒有這種情形，我也還是有了。」她有了一種堅強和一種肯定。「如果有什麼事情來，那也不過是一層油膩。可是不去預料，我不能叫自己去預料。那會叫我喪失的。」

膿泡道：「我有了許多的計劃。我在研究雷達呢。這快要成爲一門非常重要的行業了。懂得雷達的人就能掙得很多。我覺得一個人總得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你不覺得如此嗎？你瞧有的人，他們並不指望將來，而他們便在開頭的地步完了蛋。」一個淡淡的微笑掛在珞陀的嘴唇上。

「你這話有點道理，」她道。她但願她能把這個小把戲打發掉。她能確切地嗅得出他了。「多謝你的冷飲，」她道。「我覺得我祇是要去散一下了。你去嗎，瓊瑪？」

一種虔誠的神情浮上了瓊瑪的臉。「啊，去的，」她道。「我想我也該去散一下了。」珞陀所說的每一句

話都是對的，都是妙而好的。「啊，耶穌基督啊，但願如此吧！」瑪瑪在她的心里叫喚道。

普太太正在啜一杯檸檬水。這是化了一些時間才能弄到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檸檬水賣。可是當普太太指出了伙食部中的檸檬，並且甚至願意親自來擠的時候——好吧，白里太太便沒有辦法，她祇得做起來了。

「我祇是喝不來陳宿的裝瓶子的東西，」普太太說明道。「我祇愛純粹的水果汁。」白里太太在這陣和藹的浪潮之下便祇得屈服了。普太太啜着她的檸檬水，並翻看着玩具櫃上的一疊郵片。那些上面有着一張張的圖畫，十字架的聖煥城中的法院，和聖·伊西陀的一家造在一座硝鹽溫泉上的旅館。一家常為那些需要在礦泉水中洗澡的瘋癲病人所到的優美而古老的旅館。這旅館在那郵片上被喚作施伯。在玩具櫃上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采繪的塑狗啊，裝滿了五采糖果的玻璃手鎗啊，胖洋娃娃啊，和假裝的赤木箱裝的晶料加里福尼亞水果啊。還有一些檯燈，開亮的時候那燈罩便會轉動起來，因之那些林中的野火和張帆的船隻都會翔翔如生地活動而發光。

何恩思也站在那櫃台邊，並帶了一點相當的輕蔑看着那些陳列品。他對普先生道，「有的時候我覺得我該來開一月有着一切新鮮東西的玩意舖子。有一些這種舊東西在市場上已經有了許多年而沒有人買了。如今我的公司里是祇有一些合時的貨色了，全是新的。」

普先生點點頭，「信任一個人，讓他去給一家他所知道的公司工作，那是妥當的，」他道。「所以我才覺得你也許高興為我們工作的。你可以確定我們一天到晚每個鐘點都是妥當妥當的。」

恩|思|道，「對不起，我要去拿我的箱子了。我有一件實際上還沒有公開的東西，可是它在同行中已經風行得像出籠糕餅一樣了，僅僅是在同行中。也許，我可以放幾隻在此地的。」

他很快地走出去把他的樣品箱子提了進來。他打開了它，拿出了一隻硬紙板的盒子。「平平常常的包裝，你瞧。那是爲了給人一個出其不意的。」他打開了它，拿出了一具十二吋高的完全的小型高水箱的抽水馬桶。有一隻水箱，和一端有一個銅鈕的小鍊子，那馬桶是白色的。它甚至於還有一個顏色漆得像木頭一樣的小小的座圈。

白|里|太太已經走到了櫃台後面去了。「管一切進貨的是我的丈夫，」她道。「你得找他的。」

「我知道，」恩|思|道。「我不過是要讓你們看看這件東西罷啦。它自己會賣得掉的。」

「這是做什末的？」普|先|生問道。

「你瞧着就是了，」恩|思|道。他拉了一下那條小鍊子，頓時那馬桶里便泛起了一些黃水。恩|思|一下子把那座圈從馬桶上拿了起來，這原來是一隻小酒杯。「那是一兩，」他勝利地說道。「如果你要雙份，那便是說要大杯，你就把鍊子拉兩下。」

「威士忌吶！」普|先|生叫道。

「或是白蘭地，或是紅酒，」恩|思|道。「隨便你要什末。瞧，這裏的這個水箱就是你加酒進去的地方，那水箱是保用的塑料質的。它可叫人驚奇吶。我已經有了一千八百件的這個小東西的定貨了。這是一件驚人的

東西。它在無論什麼的時候總會引起一場大笑的。」

「啊，那倒聰明吶，」普先生道。「是誰想出這些東西來的？」

「唔，」恩思說道，「我們有一個意見部。大家都有意見送進去，這件東西是由我們在太湖區的一個銷貨員提出來的。他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獎金了。我們的公司對於凡有可用的意見送進去的職員都有百分之二的利益發給的。」

「這倒聰明吶，」普先生重複了一句道。在他的頭腦中他可以看見章察禮在初次見到這東西時的神情。察禮會馬上趕出去自己買一具來的。「這要多少錢？」普先生問道。

「唔，這一個零賣是五塊錢。可是如果你不見怪我來貢獻一個意見的話，我們有一個賣二十七塊半的模範出品吶。」

普先生擰起了他的嘴唇。

「可是你看看你所得到的貨色吶，」恩思往下說道。「這一個是塑料質的。那比較好的一種——呃，那水箱是橡木的，而且是用陳年的威士忌酒桶做的，所以可以保存酒的香味。那鍊子是真銀的，還有一個巴西鑽的鑲頭。那馬桶是磁的，真正的抽水馬桶的磁料，而那座圈是手工雕刻的烏木的。在那水箱上還有一片小的銀牌，那是爲了如果你去贈送給一個團體或俱樂部時把你的名字刻在上面的。」

「聽起來倒是滿值錢的，」普先生道。他的主意打定了。而今他明白他怎麼能比章察禮高出一籌了。他

要送一具這個抽水馬桶給章察禮。可是在那塊牌子上他要寫上「贈給全美國的無名好漢章察禮」普埃略敬贈。」然後讓章察禮去拿給一切他所願意的人看。大家便都會知道是誰先想出這個主意來的了。

「你沒有帶着一具吧，你有嗎？」他問道。

「沒有，你得定貨的。」

普太太開起口來了。她已悄悄地走了過來。「埃略，你不要買這個東西，埃略，這些東西是粗俗的。」

「當然，有太太們在場的時候我不會把它放在外邊的。」普先生道。「不的小妹妹，你知道我打算怎末幹呢？我要送一隻給章察禮去。那可以回報他的送給我那個臭鼬標本的。是啦，先生，瞧我來安排他。」

普太太作了說明。「章察禮是普先生在大學里的同班同學的。他們老鬧大玩兒。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像小孩子似的。」

「倍，」普先生正經地說道，「如果我定一隻，你能把它送到我所給你的地址嗎？你能把它刻上字嗎？可以把我所要你刻在牌子上的字寫給你的。」

「你要寫些什末呢？」褒妮問道。

「小妹妹家是不管大人們的事情的，」普先生道。

「我敢說那一定是些刻薄話，」褒妮道。

蜜蕾在快快不樂中。她覺得沉重而疲倦，且對於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她孤單單地坐在櫃台一端的一

隻鋼絲扭成的糖果鋪椅子中。她玩世地看到了膿泡，竭力想把那美人兒單獨調開。旅途把她累倒了。她對自已和過去的事情感到了嫌惡。如果一個汽車司機也會叫她失神，她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家了？她在不痛快中微微地打了個哆嗦。他如今到哪里去了？他爲什麼不回來呢？她抑下了她那要起身去找尋他的衝動。冷帆的聲音在她身傍響了起來，她吓了一跳。

「小姐，」他道，「你的裙子露出來了，我想你是願意知道的吧。」

「喔，是的，多謝你。」

「如果沒有人來告訴你，你也許會整天地以會你是完全好好的吶，」他道。

「啊，是的，謝謝你。」她站了起來，仰後去把她的裙子按過去貼着她的腿，以便她能看得見。有把時光最在後面露了出來。

「我覺得像這種事情能有人告訴就比較好了，」冷帆道。

「啊，是的，大概我斷了一條背帶了。」

「我沒有意思來聽到關於你的內衣的事情，」他冷冷地說道。「我唯一的善便是——我再說一遍——你的裙子露出來了。我不願意你以爲我有什末另外的用意。」

「我並不，」蜜蕾窘迫地說道。

冷帆又說了下去，「太多的女孩子家自己賣弄她們的一雙腿了。她們以爲人人都在看着它們吶。」

突然，蜜蕾像個痴蕩娘似的大笑起來了。

「有什末那末好笑？」冷帆憤憤地責問道。

「沒有什末，」蜜蕾道。「我恰巧想起了一個笑話。」她想起了冷帆在整個早晨從沒有錯過了什末露出的腿。

「唔，如果是好笑的，講出來聽聽，」他道。

「啊，不，這是一個私人的笑話。我要走出去弄好我的背帶了。」她望住了他，然後，故意地，她說道，「你知道，在每邊肩膀上有兩條背帶。一條是繫襯裙的，還有一條是吊奶罩的，而奶罩是叫奶子挺出來的。」她看見冷帆的紅暈從他的領子上昇起來了。「在這個以下就沒有什末了，一直要到襯褲，如果我穿襯褲的話，可是，我是不穿襯褲的。」

冷帆轉過身去趕緊開走了，蜜蕾感到痛快了一點。如今這個老傻子可沒有他舒服的了。她可以留心看住他，也許以後還可以賺他一下並且當場把他捉出來吶。她站了起來，自家兒在好笑着，走出去繞到了店後，向着那寫着「女廁所」附屋走去了。

一條絨花的門帘遮住了門，早晨的陽光開始在昇起來了。蜜蕾站住在那關着的門前。她聽得見瑪瑪在里面同那美人兒談着話。她聽着，也許這也能不虛此行了，祇是聽聽人們說話。有時候她的癖好叫她不安。她能懷着興味去偷聽一些無聊話。但在一切的偷聽中，那最好的便是在女客們的私室中。在任何凡有着一隻

抽水馬桶，一面鏡子，一隻臉盆的房間里的娘兒們的自由，她好久已來便感到興味了。她在大學里有一次會寫過一篇被認為大膽的作文卷，在這上面她以為當女人們的裙子撩起的時候，她們便失去了她們的束縛了。

除非如此，她以為，否則便要有一個確定，叫那敵對的男性絕不能衝進這個領域中來。這是在世界上女人們能確定不會有男人的一個地方。因之她們便放鬆了拘束而成爲內外一體的人了。她對於這一點想過好多。除非由於個人之間的立場，女人們在廁所中往往是更親熱或是更潑辣的。也許那是因爲沒有男人在場的緣故。因爲，凡沒有男人在場地方，便也沒有了競爭，而她們的做作也因此而得放下了。

蜜蕾不知道在男廁所中是否也是同樣的情形。她祇是並不以為如此，因爲男人們還有在女人以外的許多競爭，而大多數的女人們的保障却都是寄託在男人身上的。她那關於這個題目的課卷被逮了下來，批上了『思想欠妥』。她計劃重新再做一篇。

在外面店當里，她對於路陀一直是沒有好感的。她祇是不喜歡她。可是她知道她的惡感是不會帶進私室去的。她想到，『女人們在她們甚至並不想要的男人面前也會競爭起來，這不怪嗎？』

瓊瑪和路陀談了又談。蜜蕾把手放上門而把它推開了。在那小房間里有着一隻馬桶和一隻在上方有着的一面鏡子的洋磁臉盆。牆上有一隻墊紙插，水盆旁邊是一隻紙巾插。一隻衛生紙的投錢機[○]裝在磨紗破

○放在廁所中的一種投錢機 (slot machine)，把錢投入機孔，即有便紙落下。——譯者

瑤窗旁的牆上。空氣中有着一股香味消毒劑的刺鼻的氣味。

珞陀正坐在馬桶上，而瑤瑪則站在鏡子面前。當蜜蕾走進去時，她們兩人都對她望了一下。

「要上這兒來嗎？」珞陀問道。

「不。」蜜蕾道。「我的襯裙上掉了一條背帶。」

珞陀往下看了看那裙子。「你很好了，不是那個樣子的。」她對瑤瑪道。「你看見你的頭髮輪廓的式樣嗎？把眉毛往外邊伸出去一點兒，祇要一點兒。慢來，寶貝兒。等一下我來弄給你。」

她站起身來走到了瑤瑪那邊去。「轉過頭來讓我看看你。這回兒，行啦，行啦，如今你瞧瞧自己吧。看得出這末一來就好像把你的頭髮輪廓移下了一點了嗎？你的前額生得高，所以你就想法把它拉下來。如今你瞧吧，把眼睛閉起來。」她從瑤瑪手里拿過了那枝畫眉筆，把它輕輕地在下眼瞼上恰在睫毛以下的地方擦着，把那綫條在通過眼睛外角的地方稍為加深了一點兒。

「你把眼膏塗得太厚了，寶貝兒。」她道。「可看見那眼睫毛都黏在一起了嗎？再用一點兒水和再化一點兒時間。等一下。」她從她的手皮包里拿出了一隻眉黛膏的小小的塑料質盒子。「如今你小心着用一點。這個東西。」她把她的手指蘸進了那藍色的軟膏中，擦了一點兒在瑤瑪的每一邊上眼瞼上，把它塗得在靠外角處較為濃黑一點。「喏，我看看。」她審察了她的工夫。「瞧，寶貝兒，你把你的眼睛睜得太大了，像個兔子似的。把你的上眼皮稍為垂下來一點，別眯着眼睛啊。祇要叫你的上眼皮稍為垂下一點就行了。行了，就是。」

這末，如今你自己瞧瞧，看得出不同嗎？」

「我的天，我的相貌兩樣啦，」瑤瑪道。她的聲音是虔敬的。

「自然囉。再說，你把你的唇膏完全搽糟了。瞧，寶貝兒，你的下嘴唇太薄了。我的也是的。把唇膏往這兒塗下來一點，再往這兒塗下來一點。」

瑤瑪像個乖孩子似的站着讓她幹。

「看見嗎？兩邊嘴角上厚起一點來了，」珞陀道。「如今你的下嘴唇顯得比較豐滿了。」

蜜蕾道，「你很高明。我也學到了一點乖了。」

「喔，唔，」珞陀道。「這是很簡單的。」

「那是舞台化粧，」蜜蕾道。「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種舞台式的化粧。」

「噯，你知道，跟公衆去混——牙醫生們是差不多把他們的護士當作招待員的。」

「啊，該死！」蜜蕾嘆道。「這條背帶不是鬆掉，而是斷了。」她把她的長衣從肩頭上褪了下來，她手里拿

着一小段絲線。

「你得把它用別針別起來了，」珞陀道。

「可是我沒有別針，而我的針線又放在一隻衣箱里。」

珞陀又打開了她的手皮包，在小夾里有着一半打小小的安全別針。「喏，」珞陀道。「我總是防備着的。」

她解下了一隻別針。「你要我來給你安上嗎？」

「如果你不見怪的話。我的該死的眼睛啊。我一點兒也瞧不見吶。」

珞陀把那鬆下的襖裙拉了起來，摺起了那吊帶的頭子，把它牢牢地別住在襖裙的邊上。「這是不怎末行的，可是至少它不會再露出來了。這終究是個別針的玩意兒。你一向就是近視的嗎，寶貝兒？」

「不，」蜜雷道。「我一向是很好的，直到——唔，直到我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個醫生說這是跟春情發動有關係的。他說有的女孩兒家在有了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她們的眼光就會恢復的。」

「那可糟了，」珞陀道。

「這真是個該死的麻煩吶，」蜜雷道。「我不管他們怎末的做出一些新式的眼鏡來。它們總歸是不好看的。」

「有聽見過裝在眼睛里面的那種眼鏡嗎？」

「我也想到過這個的，可是我沒有去顧問過。我害怕有什末東西碰到我的眼睛的。」

瑞瑪依舊在鏡子里帶着驚奇端詳着自己。她的眼睛一下子顯得大起來了，她的嘴唇也豐滿起來，柔和起來了，那副水老鼠的神氣從她的臉上消失了。

「她可不神奇嗎？」瑞瑪不對什麼人說道。「她不祇是神奇嗎？」

珞陀道，「她學到了一點兒乖巧和得到了一點兒祕訣，她就會成個美娘兒吶。寶貝兒，我們一到的地

就來把頭髮弄起來。」

「你是說你已經考慮過了嗎？」瑞瑪嘆着道。「你是說我們可以找個公寓了嗎？」她刷的對着蜜蕾轉了過去。「我們打算同往一間公寓房間的。」她氣急吁吁地說道。「我們打算有一張長沙法，逢到禮拜天早晨我們要洗澡和做我們的頭髮——」

「我們看看吧，」珞陀岔了進來。「我們祇能看情形再說了，如今我們兩個都是沒有職業的人，而她倒已經要租起一個雙套間來了。勒住你的馬兒吧，寶貝兒。」

「這是一趟好可笑的旅程的，」蜜蕾道。「我們是要上墨西哥去的。一切事情在開頭時就鬧起了別扭。我的父親要去看看鄉下，他以為我們不妨在加里福尼亞住上一陣。所以我們才想乘了這輛客車上洛杉磯去的。他以為這末一來他就能把鄉下看一個暢快了。」

「好吧，他能的，」珞陀道。

「他也許能看到很多的，」蜜蕾道。「可是你可看見過像我們那末聚在一起的一夥兒人嗎？」

「他們也全是差不多的，」珞陀道。

「我倒喜歡季先生，」蜜蕾道。「你知道，他是個墨西哥混種的。可是那個人兒啊！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如果你要是有一點兒的話，他會爬到你身上來。」

「啊，他是沒有問題的，」珞陀道。「他不過是沾點兒色迷迷罷啦。大部分的傢伙都是那個樣子的。他多

半會鬧鬧就算的。」

「或者也許他不會吶，」蜜蕾道。「你可曾留意着過冷帆那個老傢伙嗎？他就不是鬧鬧就算的。祇是壞在內里，那是個頭腦里骯髒得很的人。」

珞陀微笑起來了。「他很老了，」她道。

蜜蕾走進了小格籠里去，坐了下來。「我要問你一句話，」她道。「我父親覺得他曾經在什末地方見過你，他是有着一個很好的記憶力的，你可曾經看見過他嗎？」

一下子蜜蕾在珞陀的眼睛里看到了慍色，又看到了那張綳緊了的嘴巴，她便明白她是提到了什麼不快意的事情了。但馬上珞陀的臉色便重又顯得坦然了。

「我想我一定是同另外的一個什末人很相像的了，」她道。「這一回他可搞錯了，除非他是在什末地方的街上看見過我的。」

「老實話嗎？」蜜蕾問道。「我如今不是在想找你的什末眼兒，我不過覺得奇怪罷啦。」

友誼，交情，和隨便從房間里溜走了，便好像有一個男人走了進來似的。珞陀的眼睛盯住了蜜蕾。「他搞錯了。」她冷冷地說道。「隨你去，怎末意會好了。」

門兒開下了，普太太走了進來。「啊，你在這兒吶，」她對蜜蕾道。「我以爲你到外面溜躑去了。」

「呃，我斷掉了一條襯裙帶子吶，」蜜蕾道。

「好吧，趕快點吧。季先生回來了，大家正在那兒爭個不了呢——謝謝你。」她對着從水槽面前走開去讓出地位來給她的瓊瑪說道。「我祇要濕一下我的手帕來抹掉一點兒灰塵的——你爲什末不來杯檸檬水呢？」她對蜜蕾道。「那個好模樣的老闆娘根本沒有意思來弄這些東西。我告訴了她，說如果她賣起新鮮果子汁來，她就會大大地出名的。」

一下子路陀說了，「我希望我們能有點什末東西吃的。我有一點餓了。我是要吃好好的東西的。」

「我也是的，」普太太道。

「我要來一個帶蛋黃醬的碎螃蟹冷菜和一瓶啤酒，」路陀道。

「唔，我從來沒有把螃蟹那個樣子吃過的，」普太太道。「可是我希望你能嚐到像我親母那末煎法的黏皮魚。她老用一隻舊式的熟鐵長柄鍋——那魚呢，它必須要十分新鮮並且收拾得十分小心。她還要用焦麵屑來做一層滾皮——是麵包屑，不是餅乾屑——她還要放一整湯匙的——喔，不，兩整湯匙的——調在一個蛋漿里的辣醬油呢。我覺得這就是個祕訣。」

「媽，」蜜蕾道，「別在黏皮魚食譜上開場吧。」

「你還是來杯檸檬水吧，」普太太道。「它能叫你的皮膚乾淨的。一次好長的旅行會把人弄得烏里八糟的。」

「我但願我們能够動身，」蜜蕾道。「我們可以到下一個城里去吃中飯了。它叫什末名字的？」

「十字架的聖煥城。」瑞瑪道。

「十字架的聖煥城。」普太太輕輕地複了一遍。「我覺得這個西班牙的名稱倒很美吶。」

瑞瑪在大家走出去之前對着鏡子里的目己望了久久的驚喜的一眼。她垂下了她的眼睛。時時記住這一點是要經過一番練習的，可是這樣能改變她的相貌，她喜歡。

第 十 二 章

璜坐在一張椅子上，喝着白雪可樂，一面把他那被砸斷的手指的亮光光的頂端在他褲子上的棉布條紋上擦着。當女客們從後邊繞了過來而走進店堂時，他抬起頭來對她們望着，而他那隻手指的摩擦變成了一種輕叩。

「大家都在這兒了嗎？」他問道。「不，還少一個人。冷帆先生到哪兒去了？」

「我在這兒吶。」他在伙食部的櫃台里面開起口來了，在那裏，被一道罐裝咖啡所堆成的牆壁遮掩着，他正在閑看那些貨架。

普先生道：「我要知道我們什末時候才能動身。我還有事情要去接洽吶。」

「我知道。」璜和氣地說道，「那就正是我所要說的。那座橋並不怎末靠得住。我是多半能穿得過去的。可是那邊還有另外一座橋，它也許已經給沖掉了，或者是可能會給沖掉的。我們沒有方法得到它的消息。如

果我們走進了中間地帶而兩座橋都塌了，那我們就得給帶住，而誰也不能接洽什末了。如今我願意來付一個表決，並且照了大多數乘客的意思去幹。我可以去冒一下險碰碰機會，否則我也可以把你們送回去讓你們去再作打算。這都聽憑你們。可是在你們一有了決定以後，我要求你們堅守決議。」

他舉起杯子，喝下了那白雪可樂。

「我沒有時間了，」普先生大聲說道。「喂，朋友。我自從打仗開場以來就未曾有過休假，我一直在那兒製造那些給我們勝利的戰爭用品，而這是我的第一次休假。我祇是沒有時間在鄉下各處閑混了。我需要一番休息。我祇有幾個禮拜，而這樣子是在把它們消費掉了。」

璜道：「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要這末幹的，你知道，如果你在河區的地帶上給帶住了，你也許要損失更多的時間，而我爲了要把車子開過去，也許要損失掉這輛客車。那座橋已經給冲得到了塌斷的地步了。它隨時可能塌下來的。唯一的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回去了。」

冷帆從咖啡堆後面走了出來。他手里拿了一罐兩磅半的罐頭桃片。他走過了店堂到白里太太那里。「多少錢？」他問道。

「四毛七分。」

「我的天！買一罐桃子嗎？」

「賺頭沒有改動啊，」拙道。「我們祇是不得化更多的錢把它們批來的。」

冷帆狠狠地把一個半元幣往櫃台上一拋。「開下來。」他道。「四毛七分錢買一罐小小的倒霉桃子！」白里太太把那罐頭放進了壁上的開罐器里，搖着搖柄，到罐蓋剛好抬起來的時候便停下了。她把那罐子隔着櫃台遞給了冷帆。他先喝下了一部分的露汁，然後把手伸進去用手指夾出了黃澄澄的一片。他拿住了它，湊在罐子上面滴去露汁。

「如今我聽得你的話了。」他發言道。「你以為你能浪費我們的時間。我是必須要上法院去的，而且在今天下午就要去的。這全憑你來給我解決。你是個普通的送客伙，應該服從鐵路委員會的規則的。」

「這就正是我所想做的。」琪道。「而委員會的規則中有一條就是不可送乘客的命。」

「這是由於不熟悉鄉區的緣故。」冷帆接着道。「應該有一條嚴格的法律，規定要熟悉了鄉區才能行駛客車。」他把那塊桃片一揮，扔到了嘴里，然後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中間又夾起了一片來。他自己正洋洋得意着。

「你說祇有兩個辦法，好吧，有三個呢。你就不知道在他們造起那些混帳王八蛋的橋樑以前的那條原先的老路。它正好繞在那帶地的外邊。那些驛車就老走這條路的。」

璜詢問地望着白里先生。「我聽到過它，可是它是怎末個情形呢？」

「驛車已經用了它幾百多年了。」冷帆道。

白里先生道。「我知道它有兩哩路光景是好着的，可是往下我就不知道了。它是通上山去而向東的，這

邊。它也許會給淹沒的。我在雨季以來就沒有到那里去過。」

「是你自己找來的啊，」冷帆道。他把他的桃片一揚，扔進了嘴，含住了它講着話。「我告訴了你，要下雨的。我告訴了你，河要漲潮的，到了如今，你給難住了，我又告訴你，怎末解決。難道又要我來給你開這輛混帳王八蛋的客車嗎？」

璜道：「留着你的褲子，小心你的說話。有女太太們在場吧。」

冷帆側過了罐子，喝掉了餘下的露汁，用牙齒把桃子拉出來。那膩恣恣的露汁流下了他的下巴，他用袖子來把它抹掉了。「天，是怎末的一個旅行呵！」他道。「一開頭就是的。」

璜轉過身去面對了其他的乘客們。「好吧，是了，我的主張是我要走公路。我不熟悉那條老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得過去。聽憑你們來決定該怎末辦吧。如果我們給耽住了，我可不願意受責怪的。」

普先生道：「我祇巴望事情有着落。啫，我是非到洛杉磯去不可的，朋友。我已買好了到墨西哥城去的飛機票。你知道它們要化多少錢嗎？飛機又是訂定了的。我們非解決不可。我們來對這件事情採取一點行動吧。你以為那座橋有危險嗎？」

「我知道它是有危險的，」璜道。

「好吧，」普先生道，「你說你不知道是不是能夠走得過那條老路嗎？」

「不錯，」璜道。

「那末你是有了兩點冒險和一點確定的事情了。而這一點確定的事情又是不行的。哼。」

普先生道。

「你覺得怎樣呢，親愛的？」普太太說道。「我們總得有個辦法啊。我已經有三天沒有洗過一個好好的澡了。親愛的，我們總得有個辦法才好呢。」

蜜蕾道：「我們來試試那條老路吧。這也許有點味兒的。」她對璜瞟了一眼，看看他對於這個態度怎麼看法，可是他的眼睛已經從她那里移到路陀身上去了。

適才發生的一種和好多多少少叫路陀說道：「我讚成走那條老路。我如今反正已是那末累和那末骯髒了，對於我什末也沒有不同了。」

璜又往下望了過去，當他看到了璩瑪的臉時，他的眼光顯得銳利起來了。她已不像原來的那個女孩子了。璩瑪知道他已注意到了。「我說老路，」她趕忙不迭地說道。

何恩思找到了一張椅子，便是白里太太平常在下午腿腫起來時所用的那張椅子。他剛在一直在那里計算人頭。

「我並不怎末計較，」他道。「當然我是希望能到得洛杉磯的，可是那也沒有什末不同。我服從大家好了，無論他們怎末說。」

冷帆大聲地把那隻罐子放下了櫃台上。「快下雨了，」他道。「那條後邊的道路可能會滑得很糟糕

的。你作興上不了東邊的山的。它又斜又滑。如過你在那兒栽了下去，我可不知道你怎末能起得出來。」

「可是提議的便是你啊，」蜜蕾道。

「我祇是要鎮壓所有的反動派罷啦，」冷帆道。「祇是要叫他們守秩序罷啦。」

「你怎末表決？」璜問道。

「啊，我是不表決的。那是我所聽到過的最無聊的話了。我覺得司機是似乎應該有主意的，好像一條船上的船長一樣。」

膿泡走到了糖果櫃上去。他放下了一毛錢，揀出了二塊「棒球大王」糖。他把一塊放進了他的側袋里，準備等他能把玲單獨邀出來的時候送給她，還有一塊他便把它慢慢地剝去紙包。一個荒唐的刺激的想法，頭正跳進了他的頭腦。假定他們打橋上過去而正在半中的時候，那橋梁塌斷而客車翻進了河里去呢？膿泡便要被摔出去，可是那美人兒則要讓她給關住在客車里。於是膿泡游着游着而他幾乎要死了，可是最後他終於打破了一扇車窗而把玲拉了出來，於是他便游上岸去，把失了神智的她放在青青的草地上，他擦着她的大腿來恢復血液循環。可是更好的則是他把她覆了過來而把他的手放在她的奶子下面給她施行人工呼吸。

但又假如他們走了那條老路而車子陷了下去呢？那麼他們便要在那里過一個整夜了，也許還有一簇火生起着，他們便會在一起了，大家坐在火前，有一道火光照在他們的臉上，也許還有一條毯子蓋在他們兩

人的身上呢。

膿泡道：「我想我們還是試試那條老路的好。」璜對他望望並做了一個偷笑。

「好，我看這便是除了一個人以外的大家的意見了，但這一個人却不肯表決。你可希望要去起訴嗎？」

冷帆旋過身去對住了其他的人們。「你們全瘋了。」他道。「你們知道他是在幹什麼嗎？他是在搞金蟬脫殼。○萬一發生什麼事情，他是不肯相埋怨的，因為他可以說他祇是做了你們所要他做的而已。不，他別打算那個樣子來捺住我。」

普先生在他的白麻紗手帕上擦亮了他的眼鏡。「這倒是個主意。」他道。「我沒有想到那一點。我們當真是在放棄我們的權利了。」

璜的眼睛里閃耀着怒光。他的嘴巴變得薄而緊了。「上車去。」他道。「我把你們送回聖·伊西陀去。丟下你們算了。我是在想法叫你們過渡過去，而你們倒表現得好像我要把你們謀死似的。走，上車去。我恨透了。自從昨天晚上以來我爲了你們的舒服而把我的生活搞得七顛八倒的，我受够了。所以走吧。我們回去了。」

普先生走到了他面前去。「不，我並不是那個意思。」他道。「我感謝你的行爲。我們全是的。我不過是要把這件事情的各方面清清楚楚地想一想罷啦。我在辦事業上就是這末的。在沒有好好地想一想之前就不要有什麼舉動。」

○「金蟬脫殼」，原文爲「Pulling out from under」直譯爲「兜底溜開去」。——譯者

「我恨透了，」璜又道。「你昨天晚上佔了我的床舖。我祇希望除掉你。」

冷帆道：「別忘了，拋錨的是你的客車。這不是我們的過處。」

璜淡淡地說道：「我覺得，我倒多半希望能除掉你。」

「你自己瞧着點兒，」冷帆道。「別忘了，你是個有着一個通車執照的普通送客伙。有了這種情形之後，把執照吊銷並不是一件難事。」

璜突然改變了態度。他笑起來了。「伙計，那倒求之不得了。我就能不再碰到像你這種人了，而且我還能想一想把那執照放在什末地方去，捲攏了用有刺的鉄絲網起來。」

珞陀大聲笑了起來。何恩思也快活地格格而笑了。「我倒非把這個記住不可了，」他道。「是的，先生。噯，季先生，這兩個入剛才多了嘴。其餘的我們大家是願意去的。我們願意試試我們的機會。你爲什末不乾脆分一條限綫，凡是在界綫那邊的人是要去的，其餘的就留在這兒。這就很公道了。」

蜜蕾道：「季先生，我要去的。」

「O·K·」璜道。「那邊在地板上有了一條大縫。每個人凡是不要我走那條後邊的道路的都走到蔬菜部的那邊去。」

沒有一個人動身。璜仔細地望住了一張臉。

「這是不合法的，」冷帆道。「這在任何法庭上都是不成立的。」

「什末不成立？」

「你的幹法。」

「這不是在什末法庭上。」

「可能是的，」冷帆道。

「即使你要去也不給你去了，」璜道。

「你祇是要想法除掉我吶。我有着一張票子，我是有權利乘車的。你祇是要想法除掉我，可是我一下子，就馬上指出了你，快得叫你的腦袋發昏。」

璜聳起了他的肩膀。「那末你也要去了，」他道。「O·K；我們動身吧。」他轉過去對了白里先生。「你能借幾件傢伙給我嗎？我馬上就會送回來的。」

「什末樣的傢伙吶？」

「啊，一把尖鋤和一把鏟子。」

「啊，當然行。你的意思是防着給陷住嗎？」

「是啊，你還有一隻活轆滑車嗎？」

「有一隻並不怎末好的。活轆倒還好，可祇是上面有了一道半時長的縫道兒。我不知道它們能挨得吃多少力量。那是一輛很重的客車吶。」

「好吧，那也聊勝於無了。」璜道：「你這兒沒有我能買一點的新繩子吧，有嗎？」

「自從打仗開頭以來我就沒有過一根新的馬尼拉繩子。」白里道：「可是我所有的東西是歡迎你來拿的。你要什麼拿什麼是了。」

璜道：「筱懋來，幫我一手忙，行嗎？」那三個人便走出了店堂，繞到後面去了。

恩思對路陀道：「我是不肯錯過這個的。我隨便怎末不肯的。」

「我祇希望我不是這末累。」她道：「我已經坐了五天的汽車了。我祇要脫下了衣服在床上睡兩天好好的覺。」

「你爲什麼不乘火車呢？你是說到支加哥的嗎？」

「是的，支加哥。」

「好吧，你儘可以坐超特號一路睡到支加哥的。那是一輛挺好的火車呢。」

「省子兒呢？」路陀道：「我積了一點兒零錢，我要騎上幾個禮拜再出去工作。我倒甯可在一張雙人床上騎騎，而不要什麼單人小鋪呢。」

「我可猜中了你嗎？」他問道。

「你沒有？」路陀道。

「O.K.，算你老大。」

「噢，我們別鬧玩兒吧。」珞陀道。「我累得要死，不高興同你鬧猜謎兒的玩意了。」

「O·K，大姐，O·K。我跟你玩隨你喜歡的玩意兒就是了。」

「好吧，那末我們就這末好好的坐着，你高興嗎？」

「你知道嗎？我喜歡你吶。」恩道。「我高興等你有了休息以後帶你出去逛逛。」

「好吧，我們看情形吧。」珞陀道。她喜歡他，她能同他談話，他善於應答，那是一個快意。

璣瑪一直在望着他們，在聽着。她對珞陀有了滿心的崇拜。她要知道那回事倒底是怎末的，突然她想起了她的眼睛是睜大得像兔兒眼一樣了，於是她便垂下了上眼瞼。

普太太道：「我希望我不要害頭痛吶。」埃略去看看他們可有怎末阿斯匹靈，行嗎？」

白里太太從一塊大幅陳列紙牌上撕下了一隻小小的玻璃紙袋。「你要買一包嗎？五分錢。」

「我們還是買半打吧。」普先生道。

「那連捐是兩毛六分。」

「你不用買那末多的埃略。」普太太道。「我在行李包里有着一瓶五百片的吶。」

「備而不用爲妙。」他答道。他領教了她的頭痛，那是怕人的，它們能叫她的臉走樣，並且把她化成一個喘氣，流汗，咬牙，打抖的一團。它們充滿了一房一屋，它們傳到在她近旁的每一個人。普先生隔着一塊牆就能感到她的頭痛了。他滿身都能感到，醫生說是沒有什末辦法的。他們打了鈣針，又給她吃了通便藥，那頭痛往

往是在她煩燥的時候和一切事情不是由於她的過失而不順利的時候發起來的。

她的丈夫是願意及早防護她的。這些頭痛啊，它們看似自私，却又是不然。那痛苦是真的，並非有人能刺激得起這種苦人的楚痛。普先生是對它們怕得比怕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還厲害。結結實實的來上一次便能叫整所屋子恐怖震動。它們又有一點兒像良心。儘管他如何竭力，普先生總是拗不開這一種感覺，覺得它們多少有一點是他的過失。並不是普太太曾經說過什麼話或指明如此。事實上她倒是勇敢的。她試過用一隻枕頭來嚙住她的呼吸的。

普先生在床第之間並沒有給她多少麻煩——事實上是極難得的。可是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方式中，他都把他的偶發的情慾和他的失却自制同她的頭痛連繫了起來。這種想法牢牢地種在他的頭腦里，覺得是如此的情形，他又不知道這是怎麼會種下去的。可是他對於這點是的確存着一個良心的。他的淫慾，他的色情，他的缺乏自制力，都是原因。可是他並無任何自救的方法。有時候他因為不痛快而自己覺得他對於他的妻子非常痛恨。當她害着頭痛時，他便在辦公室里待上過度的時間，有時他祇在寫字檯上坐上幾個小時，呆望着棕黃色的板壁，他的身體跟着他太太的痛楚打顫。

在有回把她的最兇的發病時期中，她還要來照顧他。「去看本電影去。」他會哼着道。「去到章察禮家裏去。喝點兒威士忌。喝醉它。別待在這兒。去看本電影。」但這是不可能的。他不能。

他把那六隻透明的小紙袋放進了他的外衣袋子里。「你要不要如今趁着吃兩片嗎？」他問道。

「不，」她道。「我想我就會好的。」她作了她那勇敢的，可愛的微笑。

蜜蕾當她聽見一提起阿斯匹靈，便走到伙食部的一邊去研究牆上的物價統計局的物價統計圖去了。她的嘴巴閉得緊緊的，她的喉頭在抽動着。「耶穌基督，」她屏着聲息輕輕地說道。「基督，難道她已經要開始那末一手了嗎？」蜜蕾是不十分相信這種頭痛的。她自己從來未曾有過一次厲害的頭痛，祇有過幾次輕微的週期性的，和在學校里的幾次假裝的頭痛。她把她母親的頭痛稱做精神作用的和心理的，她對它們害怕得甚至比她的父親更厲害。在小孩子的時候她曾經逃開它們而躲到地窖里的泥地里或是縫紉室里衣櫃後面的空處去的。而往往她總是被人拉出來帶到了她母親面前去，因為當母親害着頭痛的時候，她需要愛，她需要有人安慰。蜜蕾一想起這些頭痛便生咀咒。她痛恨它們。她也痛恨害上它們時的她的母親。

有一個短時期蜜蕾會以為它們是純粹的裝腔，甚至如今，當她在書上看到而知道那痛苦是真的了，蜜蕾還是把這些頭痛當作是她母親使着全般的狡猾和全般的殘忍來運用的一種武器。果然，頭痛是她母親的痛苦，可是它們也統治和懲罰了全家。它們把全家人弄得戰戰兢兢的。某些她母親所不喜歡的事情就不能做，因為它們要引起頭痛。當她住在家里的時候，蜜蕾知道她之所以不敢遲到半夜一點鐘以後回家，便是由於如果她不是如此的話，她的母親簡直是一定會害一場頭痛的。

在一次的頭痛之間，你忘記了它們是多末苦。蜜蕾早以為她母親所需要的是一個精神病專家。裏妮是什末辦法都肯要的。她什末事都願意幹。固執的倒是普先生。他說他不相信精神病專家。但實際上他是相

信他們的，相信得以至於他見他們害怕。因為普先生已漸漸地在變得仰仗着這些頭痛了。它們在某一方面是對他的的一種糾正。它們是一種對他的懲罰，它們叫他能有可贖的犯罪。普先生需要犯罪。在他的事業生活上是無罪可犯的，因為在事業上，殘酷是被加上了定義和堂皇陳設而成爲對股東負責的必需了。而普先生則需要私人的犯罪和私人的贖罪。他惱怒地把那個請精神病專家的主意駁斥掉了。

蕾蜜勉強着轉過身來回到了她母親那里。「你好了嗎，親愛的？」

「是啊，」賽妮高興地說道。

「沒有頭痛嗎？」

賽妮是懷着歡意的。「我祇是感到一陣頭暈，這叫我害怕了起來，」她道。「如果我害起了一場這個可怕的東西而毀掉了爸爸的旅行，我是再也不能寬恕我自己的。」

蕾蜜對於這個在權力和在殘忍上做着她的女人的母親的女人感到了一陣懼怕的微顫。這一定是不自覺的。非如此不可。蕾蜜已看見並聽到了這次到墨西哥去旅行的動力。她父親原來並不要去。他是甯願以待在家里不去上辦公室來消度一個假期的，這便是說，他還是要每天到辦公室去；祇是晚一點去了一下便回來，不依照鐘點而依照他的心情，他便能到一種休假和養息的感覺了。

可是到墨西哥去的旅行是被計劃好了的。什末時候以及如何方式呢？蕾蜜不知道，她父親也不知道。可是漸漸地他變得不懂相信這是他的主意，而且是在硬要他的家人同他一起去了。這一點給了他一種他

是自己家里的老大的舒服的感覺，他曾經在一所迷宮里穿過了一道又一道關着的門，這便像是一隻機關窩。一隻母雞找到了一個洞，探進去一看，看見那裏有着一點穀子，便在門里跨了進去——門關上了。好吧，這里是一個窩。它是黑暗而安靜的。爲什麼便不生個蛋呢？這總算是對於不知哪個把那門開着的開個大大的玩笑啊。

她父親已幾乎忘記了他是並未要到墨西哥去的。這都是普先生和普太太兩人爲了蜜蕾的緣故。那的確是個妥當的辦法。她正在大學里學西班牙文，一種她同她的教師們同樣不能理解的語文。墨西哥便正好是一個實地練習的地方。她的母親說學習一種語文是沒有再比強迫應用更好的辦法了。

蜜蕾，望着她母親的愉悅而隨和的臉，祇是不能相信這個女人竟能促成了一件事情然後又加以破壞的。爲什麼呢？然而她會的。她已經計劃好了主意。十拿九穩她總會害起一場頭痛來的。可是她要等着，要等到她無法找到醫生的時候，要等到她的頭痛能造成一個儘可能有的深刻印象的時候。這是難以相信的。蜜蕾並不以爲她母親真明白她自己的行事。可是在蜜蕾的心頭老是有着一團重塊，它在她的肚子里往下壓。頭痛快要來了。她知道。

她羨慕塔陀。蜜蕾覺得塔陀是一個江湖浪客。對於一個江湖浪客，一切事情便容易應付得多。沒有良心，沒有喪失的感覺，什麼也沒有，祇有一種美妙的舒服的，伸直着身體的貓兒的自私。她可以同任何一個她所喜歡的人兒上床睡覺，然後永遠不再見他的面，並且對於這一點也沒有什麼損失或失却保障的感覺。那便

是蜜蕾所想象的路陀的方式。她已望她能像那個樣子，但她明白她不能，便爲了她的母親而不能。於是那個不期而來的想頭進入了她的頭腦——如果她母親祇消一死，蜜蕾的生活便會簡單得多多了。她可以在什麼地方弄個祕密的小房子往住。她幾乎是猛厲地把那想頭摔掉了。「一個多麼大逆不道的想頭，」她堂而皇之自對自己說道。但這是一個她所常有的夢想。

她從前面的窗子里向外觀望。膿泡已幫着把那滑車轆轤搬上了客車，那盤馬尼拉繩子上面有着油，那油沾到了膿泡的巧克力黃的褲子上。他正在竭力用一條手帕想把那污漬擦去呢。「可憐的孩子，」蜜蕾想道，「那也許是他所僅有的一套衣服了。」當她看見他走到汽油幫浦那里去把一點汽油滴上他的手帕而精明地在那污漬上做起工夫來的時候，她打算告訴他不要擅動。

而璜却在那里叫喚了，「來吧，你們大家。」

第十四章

繞過聖·伊西陀河區地帶的那條後路是一條非常悠久的道，路無人知道有多麼悠久的確，那些運貨馬車和騎馬的人們是曾經使用過它的。在乾燥的季節時，那些牲口曾經被趕過這條路而直到河邊，在那里它們可以在白天的炎熱中躺在柳蔭下，並在那些在河床上掘出來的潭穴中飲水。那條老路無非祇是田野的一小部分，一直未經耕種過，僅僅有過一些車輪的轍印和馬蹄的踐踏。在夏季，當一輛大馬車走過時，便有一簇濃密的塵霧從地面騰起，而在冬天，則有那膏糊似的泥濘在馬蹄下四濺。漸漸地那道路變得有了界限，以至比它所穿過的田野低了一點，這麼一來，便叫它在冬天成了一條死水的小湖，有時是非常之深的。

接着便有人用了鋤頭在兩邊開出了溝渠，帶着面對道路的水堤。隨後農業興起來了，牲口便成爲那麼值錢，以致沿路一帶的業主們便建起了柵牆來關住他們的牲口和攔阻別人的牲口了。

那些柵牆是一些豎在地上的劈開的赤杉木樁子，用一些一呎寬六呎長的板條釘在半腰而連結起來。

的，沿着樁子的頂端是一些老式的有刺鐵絲，一種扭曲而有着尖刺的金屬絲。這些柵牆在日晒雨淋中腐朽起來了，那些赤杉木的板條和樁子變成了淡灰色和灰綠色，在木頭上生出了茸，在樁子的陰面又長起了青苔。

那些熱心福音的行人們在經過時把他們的福音塗到了那些板條上。「懺悔前愆，天國近在眼前」——「罪人啊，到上帝面前去」——「時迫矣」——「凡有利於人者……」——「到耶穌面前去。」而另外的一種人們則又用鏤空印板把另外的一些招牌印到了柵牆上。「賈氏良藥」——「仙樂名家」——「博士威士忌」——「聖·伊西陀腳踏車行。」這些招牌如今全都凋零而褪了色了。

因為田地是並非用作畜牧而是用來種植小麥、燕麥和大麥的，農人們便開始從他們的田里除去了野草，那些野蕪青、黃芥子草、罌粟和薊草和白薺草，而這些難草們便在路旁的那些溝渠中找到了它們的天堂。那些芥子草在這一個春上長到了七呎高，而那些紅翅膀的黑雀們便在那些黃色的花朵下面築起了它們的窩巢。在那潮濕的水溝里則長起了水葦。

那些在野生植物高長之下的路傍的溝渠則成了水老鼠們和淡色的水蛇們的家，以及鳥兒們在傍晚飲水的所在。春天里，那些草鶯兒整個早晨都蹲在那些古舊的柵牆上囁着它們的囁囁的歌曲。而在秋天的黃昏，便有那些野鴿們蹲在有刺的鐵絲上，並肩排列到幾哩之長，它們的啼聲在一種持久的音調中響澈數哩。到了晚上，那些夜鷹們巡查着水溝，找尋肉食，而在深夜里則有一些貓頭鷹們來搜索兔子。在有一頭牛病

了的時候，有些巨大的醜惡的鷓鴣便蹲在那古舊的柵牆上等它死亡。

這條道路是荒蕪殆盡的了，祇有少數幾份有着並無其他道路可通的田地的人家才會偶一使用到它。有一個時期這地方有過許多小小的產業，一個男子靠近他的田畝住着，後面是他的農場，堂屋的窗下是他的菜圃，可是如今，那些田地乏人耕耘地伸展着，而那些小小的屋子和古舊的倉房則門窗脫落而灰暗褪色地聳立着。

晌午的時候，那些雲朵兒從西南方疾捲而來並結合到了一起，作雲的時間愈長，下雨的時間也愈長，這是一個通例。可是如今雲兒還沒有作成，依舊還有着幾處碧藍的天空，以及不時有一簇耀眼的陽光射到地上。有一次一片厚大的雲朵兒把日光分成了一些修長筆直的光帶。

璜必須在公路上倒退一小段路才能到達那條老路的入口。在他折入這條路以前，他停住了車子下車往前走了過去。他感到他脚下的那油膩似的泥土。璜體會到了一種快樂的感覺。他曾經竭力想親自把他那牲口車開過難關，爲了他所不感興趣的他們的事情。他如今是幾乎有着一種惡毒的情緒了。是他們選擇了這條路的，這也許很好。他有了一種快樂的休假的情緒。他們自願，如今便讓他們來自受吧。他倒要看看如果客車給攔住了，他們怎麼辦。他在回轉身來之前把他的脚尖挖進了泥土和石子的混合中去。他在想着愛麗不知在幹些什麼。他對於愛麗在幹些什麼知道得該死的清楚。如果他摔壞了車子——唔，他多半會祇是置

之而去的，祇是一去而永不回來了。這是他所有的一種非常快活的休假的情緒。當他攀上車子的時候，他的臉上耀着高興。

「我不知道我們不能幹得成吶。」他快樂地說道。乘客們對於他的興頭都感到了一點兒不安。

乘客們擠在一堆坐了，儘可能地坐在前面。他們每個人都覺得璜是他們同平安無事之間的唯一連繫。如果他們知道了他頭腦中的念頭，他們會大吃一驚的。璜有了一種豪放的氣概。他關上了客車的門，他把腳在發動板上踏了二下，鼓起他的引擎，然後才把車子吃上慢車掛擋，折入了那條泥濘的鄉下道路。

雲朵兒如今已差不多準備就緒，祇待發作了。他知道，在西邊他看見有一片雲在漫佈過去。開始在發作起來了，它在行動到谷地上方時便會有另一陣的春雨來了。天光已重又轉成了金屬色，帶着一種祇是表示暴雨的，漂白的透視的氣分。

冷帆興匆匆地說道，「雨來了。」

「看來倒像，」璜道，他把他的客車轉到了路上。他的橡皮輪胎上是有着很好的刻紋的，可是當他放開他的黑頭開車擋時，他能感到那橡皮胎在溼滑的泥地上有一點打滑，以及車子的後尾在一道小小的弧線上搖幌着。但這是有個限度的，客車在路上顛跛着走去了。璜把它吃上了第二擋掛。他多半要在全部的路程上保持着那個掛擋了。

普先生在摩托的轟響中叫道，「這樣的曲曲折折要有多久吶？」

「我不知道，」璜道。「我從來沒有走過這條路。據說有十三五哩——大概如此。」他俯身臨着那駕駛盤，他的眼睛從路上抬起來望着那尊在他的工具欄板頂上的小小神座上的瓜達羅普聖母。

璜不是一個虔奉宗教的人。他相信聖母的力量，猶如小孩子們相信他們的叔叔的力量一樣。她是一個偶人兒，一個女神，一個吉利東西，和一個親戚。他的母親——那個愛爾蘭女人——嫁到了一家信奉聖母的人家，於是她便像接受了她丈夫的母親和祖母那麼地接受了她。瓜達羅普聖母成了她的家人和女神。

璜是伴着這一位站在新月上而穿着大裙子的女士長大的。在他的兒時，她到處都有——在他床舖的上方管理他的夢，在廚房里監視烹調，在客堂里審察他的出入家宅，在正門上聽取他在街上遊戲。她在教堂里的她自己的精緻的神龕中，在學校的教室里，這樣還嫌不夠周到，他又在頸項里帶着有一條金鍊子的一塊小小的她的金像章。他可以逃開他的父母兄弟的眼睛，可是那尊深色的聖母却始終是和他在一起的。他的其他親屬們都可加以愚瞞或作弄並使巧瞞騙，但瓜達羅普聖母總是萬事皆知的。他向她供認種種事情，但那也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因為她反正能知道那些的。在一件事情的作爲上，檢討你的動機是比之宣佈你的作爲更加重要。但這又是沒有意思的，因為她對於那動機也能知道。此外，還有便是她臉上的那種神情，一種似是而非的微笑，彷彿她要迸出大笑來似的。她不難知曉，她更有一點兒自得其樂。那些要不得的兒時的罪惡似乎不至於會叫人墮入地獄的，如果她的神情是有所意味的話。

因之，璜在小孩子的時候是深深地對她敬愛而信任的，他的父親又告訴過他說她便是特別奉派專管

墨西哥人的。當他在街上看到德國的或是西班牙美洲混種的孩子們，他就知道他的聖母不會來管他們個屁事的，因為他們不是墨西哥人。

再加上璜對她的信仰並不是出乎理智而是出乎情感的這一個事實，你便明白他對於我們的這位瓜達羅普女士的態度了。

客車一路在泥濘的道路上顛簸，行動得非常緩慢，把深深的輪跡留在它身後。璜把他的眼睛對那聖母瞥了一下，他在心里說道：「你知道我一直沒有快樂過，也知道拋棄本分的觀念在我並不是自然的，我一直安待在那爲我設下的樊籠里的。如今我要把一個決定交托在你的手里了。我是不能忍受那拋棄我的妻子和我那小小的生計的責任的。在我年紀較輕的時候，我担得了，可是如今我的決心是軟弱下來了。我把它交托在你的手里。我走在這條道路上，並不是由於我的乖戾。我是被這些毫不關心我或我的安全或幸福而祇關心他們自己的打算的人們所逼上這里來的。我覺得他們甚至於並沒有看見我。我是一架把他們送到他們所要去的地方的引擎。我會自願把他們送回去。你聽見我的，所以我把這件事交給你，讓我能知道你的意旨。如過車子陷了下去而普通的工力能把它起出來繼續前進的，我願意把它起出來。如果普通的小心能叫車子一路平安的，我願意小心。可是如果你，憑着你的智慧，要給我一個昭示，叫車子陷進泥中沒到輪軸，或是叫它從道路上滑到一道我所無能爲力的溝渠里去，我便能知道你是讚同我所想做的事情了。那末我便將置之而去。那末這些人們可以自行去照顧他們自己了。我將一去而失蹤。我再也不回到愛麗那里去了。我

將脫去我的舊日的的生活，像脫去一套內衣一樣。這是聽憑於你了。」

他對那聖母點頭微笑，她在臉上也帶了微微的笑容。她知道將有怎麼一個局面，但，自然，這是無法覺察的。他不能未經裁可而走掉。他必須要得到聖母的贊同。這是直接憑着她的。如果她堅決主張他的回到愛麗那里去，她便會使道路平滑而叫車子通得過去，於是他便會知道他是被命定要過他所過的生活了。

他在興奮中深深地在肺部喘着氣，他的眼睛發着亮光。蜜蕾在那面照後鏡中看得見他的臉。她在奇怪着在他的頭腦里不知有些什麼了不起的快樂叫他的臉容煥發了起來。這才是一個男人，她想到，一個完全男性的男人。這便是一個純粹的女性所願意的那種男人，因為他不會沾有甚至一部分的娘兒氣。他會滿足於他自己的性類。他不會想來了解女人，這倒是一件快意的事情。他祇要從她們那里取得他所要的。她對於自己的嫌惡消失了，她重又感到十分愉快。

她的母親正在她的心里寫着又一封信，「我們到了那條泥濘的道路上，離開任何地方有幾哩之遙。甚至連那司機也不熟悉那條道路。好吧，祇是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看不見一所屋子，雨在下起來了。」

雨在下起來了。不是像晨間的陣雨和急雨，却是一種在一個地區中一小時間傾下許多加侖的，沈着的，直注的，錘鼓似的，實事求是的雨。而且沒有風。這是傾盆的，純粹的，直截的暴雨。客車在平地的道路上噉着滑着，當瑛把那前輪轉過一點來的時候，他感到車尾的滑瀉。

「你有鍊索嗎？」冷帆叫喚道。

「沒有。」璜高興地說道。「自從戰爭開始以前就沒法買到鍊索了。」

「我不以為你會幹得起來的。」冷帆道。「你在平地上沒有問題，可是你馬上就得上山了。」他指着東邊，指着那些他們所向之蟻行過去的山峯。「那條河是直接抵着一座峭壁的。」他對着其他的一些乘客叫聲道。「那條路便是通上那座峭壁去的。我看我們是不見得搞得成的了。」

在膿泡過去的是一個衝突和奮鬥的早晨。在他一生中反正未曾有過多少悠閑的場合，但這一天却特別來得惱人。他的身體燃燒着興奮。膿泡是充滿了青春期的情慾的髓液的。他的醒着和睡着的時間都在一個目的上煩神。但對於這個單一的刺激，那反應却有那麼的變易，以致一個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像一隻躺在床褥上的小狗兒一樣的淫蕩，另一個時候又陶醉在苦悶而理想的深情中，更有一個時候則在自責中呼天搶地。那時他便感到他是孤零零的，這孤零零的他是世界上的一個大罪人。他懷着渴慕的崇拜來看着璜和他所認識的其他男人們自制力。

自從她入了他的眼簾以後，他的整個的身體和頭腦便在珞陀身上害起苦相思來了，他的苦相思從他同她的一些色情的圖景化成了他娶了她而同她做起了人家來的幻像。一會兒他覺得幾乎大胆到要趕上前去向她求婚了，但接着她對他這方面的一瞥則又逼着他起了一陣打抖的窘迫。

○此處的「鍊索」，是指一種縛在輪胎上以增加車輪和地面的磨擦力的鍊條。——譯者

他又試過想找到一個他能觀看她而不被她所注意的座位，但他又失敗了。他看得到她的腦後，可是他倒看得到瑞瑪的側影。直到這麼遲，膿泡才看到了瑞瑪的改變，而一看之下，他喘了一口深深的氣。她不是原來的樣子了。他知道這祇由於化裝，因為他從他所坐的地位能看到那畫眉筆和唇膏的痕跡，可是那倒並不是叫他的血液在他的肚子裏沸騰得要死的一點。她改變了。她有了一種以前所沒有的，有意識的女孩兒家腔，膿泡的野心在對他低低私語。如果，像他在心的深處所真正明白的，他不能得到珞陀，他也許能得到瑞瑪的。他對她並不像對那女菩薩珞陀那樣的胆怯。他不覺開始在盤算起計劃來。他攔住瑞瑪，叫她顛倒了。在他左耳的匹正前方，一顆新的面疱在長起來了。他不由自主地去搔了它，他的斑駁的皮肉上的一片憤怒的血色在他的臉上泛了出來。他偷偷地望了一下他那搔過的指甲，而把它揣到了衣袋裏去。剔滑。他把他的臉搔出了血。他掏出手帕手來掩住了他的臉。

普先生正在爲了要通得過去接洽事情而煩着心。他有着一種不讓他安靜舒服的煩惱。他曾經企圖自己來把它一笑置之。他用過了一切足以擺脫不愉快的思想的通常的方法，可是它們都沒有用處。

何恩思曾經說過普先生的計劃是敲詐，而且恩思簡直指明了他覺得如果他一不小心的話，普埃略便會把他那深色衣服上加領套的設計偷過去的。這起先會叫普先生（一個有着他那樣的名譽和地位的人）大爲震怒。但接着他便想道：「是的，我在我自己的圈子裏有名譽有地位，可是我在此地却一無所有。我是孤單的。這人把我當作一個騙子。我不能派他到章察禮那里去而叫他得到一個觀念覺得他是多麼差了。」

這一點叫普先生非常煩惱。恩思還甚至於更進了一步。他曾經表示過他以為普先生是會同一些美人兒去開房間的那種人。他生平從未幹過那種事情。他必須對何恩思證明他的判斷是不對的。可是他要怎麼辦才行呢？

普先生的手臂搭在座位後面，恩思則一個人坐在他後面的一個座位上。在第二排檔上轉動着的客車引擎發着大聲，那陳舊的車身在嘈鬧地震動着。祇有一個辦法——給何恩思一點什麼東西。一點叫他看得出普先生並不是一個騙子的，坦白而誠懇的東西。

一個模糊的思想回進了他的頭腦。他在座位上轉過了身來。「我對於你所說過的你的公司處理那些送進去的設計的辦法很感興趣。」

恩思懷着趣味望住了他。這傢伙在有所要求了。他疑心這老傢伙是要開那麼一兩次會了。恩思的老闆便是那個樣子的。他要在晚上來一個會議，結果總是在審判了局，而且總是詫異着他怎麼會到了這個地方來的。

「我們之間是有了一個很好的關係了。」恩思道。

「這倒並不是我原有的意思。」普先生道。「這是我剛才想到的一個想頭。如果你要並且如果它對你有點用處的話，你可以拿去的。」

恩思不發一言地等待着。

「說的便是那個袖扣。」普先生道。「喏，我老是用法國式的硬袖和袖扣的，而你把那袖扣一裝了上去——那末，如果你要脫下襯衫，便非先把它解下不可。如果你要把袖子勸起來洗手，你又非先解下那袖扣不可。在未會把襯衫穿上以前先裝好袖扣，那很方便，可是這樣一來你的手就伸不過去了。當你襯衫穿上了以後再裝袖扣，那就是很麻煩的。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有一種一按就上的袖扣的。」恩思道。

「不錯，可是它們並不通行。常常會裝錯和失落零件的。」

客車頓了一下。璜把車子吃上了下擋排而飛快地衝了過去。當他衝了一個窪潭的時候，起了一震，當後輪滾過那窪潭的時候，又是一震。而在車頂上沉重地擊打着。前窗上的拭塵器在窗玻璃上吱吱的響着。

普先生在座位上往後靠下了一點，拉起了他的衣袖，露出了他的素式的金袖扣。「如今假定說，」他道，「不用什麼鍊條和聯桿，而用上一條彈簧。當你硬袖往手上一拉，那彈簧就會鬆開，而你就能把那硬袖拉到手臂上來洗手了，然後那彈簧又會恢復原狀。」他睜睜地望住了恩思的臉。

恩思的眼睛在思索中半眯着。「可是它會有一副什末樣子吶？這非得要用一條鋼彈簧才行，否則是不能經久的。」

普先生急切地說道，「這一點我想過了。在便宜的種類上，你可以把那彈簧鍍金或是鍍銀。可是在那些貴重的種類上，譬如純金或白金的——道地貨色——呢，就真不見彈簧而是一條小小的管子，當袖口在你

的腕部的時候，那小彈簧就隱到那條管子裏去了。」

恩恩慢吞吞地點着頭。「不錯，」他道。「不錯，先生聽起來是很好的。」

「你拿去吧，」普先生道。「給你拿它派用場去吧。」

恩恩道，「我的公司是經營一些別的小玩意兒的，可是也許——也許我能說動他們來搞這個東西。世界上銷路最好的東西——那是說男人家用的——是剃刀或套頭剃刀，鋼筆和鉛筆，還有佩帶的珠寶飾物。一個每年寫不滿五行字的傢伙隨時會化上十五塊錢買一枝滑頭自來水筆的。至於珠寶飾物，唔，先生，這也許幹得成的。如果他們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你打算要些什末酬報呢？」

「不要一點兒，」普先生道。「絕對不要一點兒，這是你的了。我高興幫助一個向上的青年的。」他又開始覺得舒服起來了。可是假如這個東西，這個他所想出來的主想，倒有了苗頭呢？假如它賺到了百把萬塊錢呢？假如——可是他已經出了口，而他的話是有信用的。他的話便是他的債券。如果恩恩要表示一點謝意，那是在乎他了。「我一點兒東西也不要，」他重複一遍道。

「好吧，你真好。」恩恩從衣袋里拿出了一本扎記簿，寫了幾個字，把那張紙撕了下來。「當然，有了這樣的一個東西，我是會給派到一件差使的。」他道。「如果你到了好萊塢而有空的話，也許你能打個電話給我們來談談生意。我們也許可以做一點生意的。」他在說話的時候他的左眼垂下了一點，於是他的眼睛轉了過去，在普太太身上停留了一下。他把那張紙條遞給了普先生，並說道，「Remps e. d. 區三二五五號電話，」

普先生在臉上露出了一點兒光采，拿出了他的皮夾，把那張紙條放了進去，他把它塞進了夾縫的背後。他實際上並不需要保存它。他一有機會便可把它拋掉的，因為他的記憶力很好。這個電話號碼他隔上好幾年也不會忘記的。那個方法，他的老方法，在他頭腦里運用了起來。三加二是五，再加兩個五。至於 *Hemp* 呢。*Hemp* 是一條繩子。黃色的繩子，你是不能用什末東西來 *instead of* (代替) 一條繩子的。⊙他使用着許多多諸如此類的記憶的訣竅。黃繩子，美人兒頭髮繩子。他的手指癢癢地祇想把那張紙條丟掉。有時裏妮會到他的皮夾里來拿點零錢。他叫她這麼的。可是他在肚子里却感到一種危險——那被人喚作小偷的難受。⊙

他對他太太道，「你好點兒了嗎，小妹妹？」

⊙這是一般人用來幫助記憶的一個老方法。記憶一個數字時，把數字加或減成便於記憶的數目（譬如這裏的電話號碼三三五五，把頭上兩個數字相加成五，變成五五五，便較易記得了）；記憶專門名詞，如地名或人名時，則設法把它拼或拆成一個有意義的句子。譬如這裏的 *Hempstead* 這一個地名，普先生便把它化成了一個句子：(You can't use anything instead of hemp) (『你不能用什麼東西來代替繩子』)。

在這個句子里便把『Hemp』(繩子)和『instead of』(代替)中的『stead』作了概念上的連繫。

這是一個業已過時的老方法，祇有一些守舊的人們才依舊把它當做法寶了。——譯者

「是的，」她道。「我覺得我把它鬥掉了。我祇是對我自己說：『我不能讓它來。我不能讓它來打攪我的心肝的休假』。」

「我很高興，」普先生道。

「可是，親愛的，」她接着道，「你們男人家怎末會有這些主意的？」

「啊，它們是自然而然的來的，」他道。「那件小鈕孔的新襯衫就是這一個想頭的來原。我在幾天以前給它卡住了，幾乎要叫救命。」

她微笑了。「我覺得你真好，」她道。他伸過手去把手放在她的膝上，把她的大腿擰了一把。她鬧玩兒地打着他的手，一會兒他便把手抽開去了。

璫瑪已把她的頭轉了過去，叫她的嘴湊近了珞陀的耳朵。她儘量把話說得很輕，因為她知道膿泡那傢伙在聽着。她覺察了他的呆瞪瞪的盯着望，她有一點感到得意。她生平從沒有像現在那樣地有把握過。

「我是實際上沒有什末家的，像你所說的家，」她道。她正在珞陀面前傾吐着自己。她在說明並傾訴她的生平。她要讓珞陀知道她的一切，她在今天早晨以前的狀況以及她現在的狀況，這樣能叫珞陀成爲她的親人，而叫這個美麗和有把握的人兒同她連繫起來的。

「一個人在孤零零的時候，便會做出這樣可笑的事情來的。我慣是對人家撒謊。我又會自己騙自己。我會——唔，幹我自己騙自己的那些事情。你知道我幹了些什末的？我會經幻想某一個電影明星是——呃，是

我的丈夫啊。」

這是突然而來的。她原來並不存心要說得那末過火。她紅了臉。她不該把這話說出去的。這是有一點像在糟蹋蓋博先生了。可是她把這個考察了一下，又覺得並不如此。她對於蓋博先生的感覺已不是像她從前那樣的了。她的情感已經移到了珞陀身上。這是難以相信的。她在懷疑她是不是用情不專。

「那是爲了沒有什末親人和朋友的緣故。」她說明道。「我想如果你也沒有的話，你也會造起這些幻想來的。可是如今，好吧，如果我們弄到了一間公寓，我就不用有什末幻想了。」

珞陀把頭轉了過去，叫自己不要看見瑞瑪眼睛里的那種赤裸裸的神情，那種完全不設防。「啊，老弟！珞陀想道：「如今我叫自己搞進了一個什末局面了？我搞上了一個小寶寶啦。我碰上了一個局面而給迷住了。這是怎末搞起來的？我得把她掉過去叫她去過自己的生活才好，不消多時這就會把我累得要死而我就會深深地陷得退不出來了。如果羅蘭把那個廣告員擺脫了而我們能够一起回來的話，我怎末辦呢？這是怎末搞起來的？我怎末會該死的陷進去的？」

她轉身對了瑞瑪。「聽我說，寶貝兒。」她乾脆說道。「我並沒有說我們就能這末辦。我說我們還得要看情形如何。你對於我還有許多不了解的地方呢。譬如有一點，我是已經訂了婚要出嫁了，而我的男朋友呢，他以爲這是在眼前了。所以你知道，如果他如今就要辦的話，那末我便不能同你混下去了。」

珞陀看見那失望浮上了瑞瑪的眼睛，像一片冰冷的恐怖，還有她的臉頰和嘴唇的顫動，以及她的肩膀

上的肌肉和手臂的那種癱瘓的樣子。珞陀自下說道：「我可以在下一個城里找一個房間躲起來，躲到她不見了為止。我可以溜開她。我可以——啊，耶穌，我怎末叫自己搞進這個局面里去的？我太累了。我需要洗個熱水澡呀。」

她大聲說道：「別把這看得那末認真，寶貝兒。也許他還沒有準備好呀。也許——啊，你瞧，寶貝兒，也許能幹得起來的。也許會的。當真，我們祇有看情形幹就是了。」

瑞瑪緊緊地閉攏了嘴唇並眯眯她的眼睛。她的頭在車子的震動中搖晃着。珞陀不想去看她了。過了一陣，瑞瑪自己抑住了。她靜靜地說道：「也許你覺得我丟臉，我也不會怪你的。我祇能當個女堂倌，可是如果你肯教教我，我也許能像你一樣的做個牙科護士的。我在晚上唸書，我在白天就當女堂倌。可是我願意幹的，那時候你就不用覺得我丟臉了。有你幫着我，這是不會多末困難的。」

珞陀在肚子裏感到一陣泛起來的難受。「啊，老天爺！如今我可當真給迷住了。我怎末說呢？再對她撒個謊嗎？對這個女孩子確確實實地說出我是靠什末過活的，這是不是會好一點呢？還是更壞呢？那也許會叫她吃驚到不肯要我做個朋友的。也許這倒是最好的一手，不叫她迷失在人堆里最好，我想。」

瑞瑪在說道：「我希望能有一個像你所說的有一點尊嚴性的專門職業呀，像你那樣的。」

珞陀在失望中說道：「噯，寶貝兒，我累得要命了。我累得不能動腦筋了。我已經旅行了好幾天。我累得不能再想什末事情了。我們把這個擱一會兒吧。隨後我們看情形就是了。」

「對不起，」璫璫道。「我興奮了起來，我忘掉了。我不再說這個了，我們看情形，唔！」

「是的，我們看情形吧，」珞陀道。

客車一震一頓，他們而今是走近山麓了，田地的碧綠的大片在雨中隱約可見。璫半站起身來低頭看看路基。路上有一個窪潭，一個充滿了水的窪潭，不知有多麼深。它可能叫客車摔下去而沒頂的。他迅速地對那聖母瞥了一眼。「我要冒一下險嗎？」他屏息說道。他的前輪便在那水潭的面前了。他釋笑着，把客車打個倒車，退後了二十呎之多。

冷帆道，「你打算試試衝過去嗎？你會給逮住的。」

璫的嘴唇無聲地動着。「我親愛的小朋友，如果你能知道啊，」他私語道。「如果你們其餘的人們能知道啊。」他把他的客車吃上了第一檔排，對着那窪潭衝了過去。水在一片衝激的嗤嗤聲中四處濺開。後輪陷進了窪潭。車子側着幌着，後輪轉動着，摩托吼叫着，那轉動着的輪子把那龐然大物慢慢地擠着過去，把它推出了到了彼岸。璫把排輪滑到了第二檔，便往前爬了過去。

「一定是有些石子在里面的緣故吧，」他回過頭去對冷帆道。

「唔，你等到了上了山瞧吧，」冷帆惡意地說道。

「你知道，對於一個要前進的人，你得在路上放些更多的阻礙物吶，」璫道。

道路開始上昇，水已經算不了一回事了。路旁的水溝是流得滿滿的。客車的飛旋的輪子在一道道溝

窪中滑着跳着。璜忽然明白如果車子陷了下去他要怎麼辦了。他原先是不明白的。他本來以為他也許會到洛杉磯去找個開卡車的職業。但他是不會如此幹的。他在衣袋裏有着五十塊錢。他是經常帶着這許多錢準備意外修理之用的。那也足够的了。他要走掉，可是並不太遠。他要去躲起來，躲到雨止。他甚至也許會在什麼地方睡他一覺。至於食物，他要在那些酥糕中帶一件去。於是，等他有了休息之後，他便要走上公路，奔一陣子，乾脆便在一所服務站上等待有人讓他搭車。他要直赴聖提哥，然後他便越過邊境到狄煥那去。到那里去是很好，他也許會祇是在海灘上輪上兩三天。邊境上是不會給他麻煩的。在這一邊他可以說他是個美國人。到了那一邊他便是個墨西哥人了。然後，到他有了準備，他便要出城去，搭上一輛車子，或者僅僅走上山去，傍着小溪，也許一直走到桑多·托瑪斯，在那里他可以等候搭郵車。他要在桑多·托瑪斯買好多的酒，他還要給那郵車一點錢，於是他要走下那半島，穿過聖峴丁，經過巴侖那港。也許要兩個星期的時間才能經過那些石地和磷磷的荒漠，然後到達拉巴士。他要小心着留下一點錢。在拉巴士他要搭一條船渡過海峽而到怪麥斯或馬柴爾坦去，也許甚至要到阿卡普爾柯，在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處，他會遇到一些遊客的。在阿卡普爾柯則比之在怪麥斯和馬柴爾坦更多。祇要在一個有着不懂西班牙話的外鄉的遊客們所在的地方，璜便不會有問題的。他要一點一點地設法走到墨西哥城，那里有的是真正的遊客們。他可以當嚮導，這里面有好多賺錢的方法。他要不了多少化費的。

他格格地自己好笑起來了。天知道他怎麼會黏着這個生活有這麼久的呵？他原是自由的。他儘可幹他

所愛幹的任何事情，便讓人家來找他吧。他也許甚至於會在洛衫磯的報紙上看到一段關於這件事的小消息。人家會當他死了，他們還會來找尋他的屍首哩。愛麗一下子要發瘋了。這會叫她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非同小可的感覺的。在墨西哥有不少人能養豎子。他也許會同那些住到墨西哥城來逃稅的美國女人中間的一個在一起睡覺的。有了幾件體面的衣服，璜知道他是能見得人的。他爲什末早不回他媽的老家去呢？

他可以在鼻子里嗅得到墨西哥了。他想不出他爲什末早不幹這末一手。至於那些乘客呢？讓他們自己照顧去好了。他們並沒有走得多遠。他們已經那末慣常把自己的麻煩往他人身上推，以至於忘記了怎末去照顧自己了。這一下對他們會有點好處的。璜是能够照顧自己的，他如今也要這麼幹起來了。他一直在過着一種無聊的生活，費着心思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去找酥糕。好吧，這個結束了。

他用了祕密的眼色拾起來瞥了一下那尊瓜達羅普聖母。「啊，我守着我的話，」他在肚子里說道。「如果你要我把他們送過去，我會把他們送過去的。可是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我也不敢確定我不會走掉。」

他的頭腦里湧起了一些下加里福尼亞的日炙的小山和索諾拉的薰人的炎熱，以及在有着村舍里的松節味和烘餅的玉蜀黍香氣以及墨西哥草原上的涼爽的晨風的圖景。一腔鄉愁像一陣恬美的興奮似的落到了他身上。嚐鮮橘，嚐番椒。總之他要待在此地幹麼呢？他是不屬於此地的。

歲月的簾幕捲了起來，處身在泥濘的野路上，他看到聽到並嗅到了墨西哥市集上的喧嘈的聲音，花園里的囁嘴的鸚鵡，街上的吵鬧的豬，花兒，魚兒，還有那些穿着藍色 rebzos（披肩）的和氣而蒼黑的小姑娘。

多怪他竟忘懷了那麼久。他渴想着南方。他不知道是什麼該死的圈套把他逮住在這裏的。突然他耐不住要走開了。他爲什麼不能關上了剎車，開了門而在雨中走掉呢？他可以看看他們那些望住了他身後的傻里傻氣的臉，並聽聽他們的狂怒的論調了。

他重又對那聖母瞥了一眼。「我守着我的話便是了。」他私語道。「如果我能够，我會開過去的。」他感到車輪在泥濘中打着滑，他對那尊瓜達羅普聖母扮了一個鬼臉。

河流如今穿進小丘的附近了，帶着它的一岸楊柳。道路背着它斜到了側邊去。雨在小下去了，從路上，他們看見那淡黃色的水在開闊的河槽里旋流着，在清洩的溪潭里泛起一串串骯髒的泡沫。道路往前登上了山，在頂上有一片黃色的屏障，一座崖壁似的東西，道路便貫通在它的面前。在那黃色崖壁的頂上，綴着大大的褪了色的字母的，是單零零的一個字：懺悔。在那個用黑漆來把它寫上去的豪客，這一定是一件費時而危險的工程，但而今是幾乎蕩焉無存了。

在那砥石的崖壁上，有的是一些風侵和獸掘的蝕穴。那些洞穴看起來便像一些從那黃色的崖壁上往前眺望着的黑眼睛。

這裏的一些柵牆幾乎都是堅牢的，在高頭的草地上，一些紅毛母牛黑黝黝而濕淋淋地站着，其中有幾頭已產過了她們的春季的小犢。那些紅毛母牛慢吞吞地轉過她們的頭來望着那客車輾滾而過，其中有一頭老傻牛受驚發狂而奔開去了，一路踢着撞着，彷彿這樣便能攆掉那輛客車似的。

路基改變了。那些石子叫客車有了較好的行駛。車身在水漬的石子上震着跳着，可是輪子却並沒有打滑。璜懷疑地望了一下那尊聖母。她可是在跟他搗鬼嗎？她會不會要給他通得過去，然後逼着他自作決定呢？那便是個要不得的搗鬼了。沒有天神的表示，璜不知道他該怎麼辦。道路繞着一片舊日的農田打了一個長長的圈子，然後一本正經地向着那崖壁爬上去。

璜已重新把客車吃上了低掛擋，一道烟從放氣管里放了出來，在水箱面前打着圈子。道路的最高處便在那片有着黑洞穴的崖壁的正前方。璜幾乎是發怒地加速了他的摩托。車輪激起了石子。有一個地方水溝挨着了輪子，浮土和積水濺過了道路。璜對着那黑暗的水溜奔馳過去。前輪碾過了它，後輪則在滑膩的泥濘中打着轉。後部的車身打了個轉身，輪子轉動着，而前部的車身則沉重地陷入了水溝。

璜的臉上有了一个狠狠的猙笑。他鼓動了他的摩托，而車輪却愈陷愈深了。那些打着轉的輪胎給自己挖出了槽穴並陷到了那些槽穴里去。那軸距部分攔到了地面上。璜白費着他的摩托。在那面照後鏡中，他可以看見膿泡帶了驚詫在望着他。

璜已忘記了膿泡會知道的了。膿泡的嘴巴張開着。璜是知道得更清楚的。在到達一個柔軟的地方時，不能叫輪子轉得快。璜看得出在膿泡眼睛里的一連串問題。他爲什麼這樣幹呢？他不是那麼優的。他在鏡子里遇到了膿泡的眼光，而他所能做的，却祇有偷偷地眨眨眼。可是他看見膿泡的臉上有了有一種恍然大悟的神色。如果這是一個計劃，那是 O · K 的。如果在這背後有着什麼原因，膿泡儘可置之不問。但接着一個可怕

的想頭穿過了膿泡的頭腦。假如這是爲了珞陀呢？如果璜想要她，膿泡便不會有機會了。他是較量不過璜的。客車的角度是銳斜的。後輪埋了下去，而前輪則高高地擱在路上。「甜心」看起來像一隻折了腿的甲虫。如今，冷帆的臉把鏡子里的膿泡的照影遮沒了，冷帆是臉色通紅而怒氣沖沖的，他的骨磷磷的手指在璜的鼻子面前削了過來。

「你幹得好，」他叫道。「你便把我們逮住了。我知道你要幹這一手的。憑老天爺，我知道你要的！如今我怎末還能上法院去吶？你打算怎末把我們搞過去呵？」

璜用他的手背拂掉了那隻手指。「把你的手指頭離開我的臉，」他道。「我討厭你。這會兒給我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冷帆的怒氣沖沖的眼睛翻了一下。他突然覺得這個人是失掉了控制了。他並不怕「路管會」或什末人了。冷帆退後了一步，在那傾斜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璜關掉了發火器，他的摩托停下來了。雨打着車頂。他把他的手掌在駕駛盤上拍了一會兒，然後他在座位上轉過身去對了他的乘客們。「好吧，」他道。「事情來了。」

他們向他對望着，在這種遭遇上吃了一驚。普先生和軟地說道：「你能把我們稿得出去嗎？」

「我還沒有看過情形吶，」璜道。

「可是我看好像我們陷得狠深吶。你打算怎末辦？」

「我不知道。」璜道。他要看看何恩思的臉，看他是否知道這件事情是故意的，可是恩思正躲在瑞瑪背後。瑞瑪是根本沒有影響。她已等待得那麼長久，發作不起來了。

「好好坐着。」璜道。他在傾斜的車子上挺直了身子，推了一下門上的活桿。門鎖格勒一響，可是車門却上了彈簧。它開不下來。璜站了起來，把他的腳頂着門而把它推開了。大家聽見了雨在地上和草上的滴瀝聲。璜跨出去踏進了雨中，走着繞到了客車的後邊去。那打來的雨點在他頭上淋得冷冰冰的。

他幹下了一手好事。多半要一輛駁運車或甚至一輛曳引機才能弄得出來。他俯下身去證實一些他已經知道了的情形。那橫軸和直軸都擱在地面上。乘客們在窗口向外望着，他們的臉被濕淋淋的玻璃所曲折成了怪相。璜站直了起來，攀進了車子。

「唔，諸位，我看你們祇得等着了。我很抱歉，可是別忘記你們大家都願意走這條路的。」

「我沒有要。」冷帆道。

璜轉過身去衝着他。「閉嘴，少說這話！別惹我發狂，因為我正在要發狂的地步了。」

冷帆看出了他說的是真情。他低下頭來看着他的手，捻起他指節上的寬皮，又用右手擦擦他的左手。

璜在司機座位上側身坐下了。他的眼睛向上瞧見了那尊聖母，「好吧，好吧。」他對她說道，「我是存了一點兒欺心了，並不多，祇有一點兒。我想你如今大概是憑着把我弄得很不舒服來糾正這一點了。」他大聲說了，「我祇得走到前面去打電話叫一輛駁運車來了。我會叫他們派一輛出租汽車來送你們大家的。這不

會要多大的工夫。」

冷帆抑制着說道：「在四哩路以內沒有什末地方的。那從前的何家店大約在一哩路左右，可是自從英國銀行把它接收下來以後，它就一直空關着了，你得走到那單路上去，那是要十足的四哩。」

「好吧，如果我不得不去的話，我也祇得去了，」璜道。「我祇有拚命給淋得稀濕的了。」

膿泡湧起了滿腔的友誼。「我去，」他道。「你待在這兒，讓我去了。」

「不，」璜道。「今天是你的假日。」他笑了。「你就樂着吧，筱懋。」他向着工具台伸過了手去，打開了手套箱子，打開了那個小門。「這里有一瓶備用的威士忌酒在着，」他道。

他頓住了。他要不要帶走那枝手鎗呢？——一枝上好的S M牌六吋鎗管的四五口徑左輪鎗。丟下它可惜。可是帶着它也是麻煩。如果他遭到了任何麻煩，那枝鎗都會於他不利的。他決定丟下它了。如果他打算丟下他的妻子，他當然也能丟下那枝鎗的。他輕鬆地說道：「如果你們遇到了老虎，這兒有枝鎗在着。」

「我肚子餓了，」珞陀道。

璜對她微微一笑。「你拿了這些鑰匙去打開車子後邊。那兒有着許多酥糕。」他對膿泡做了個鬼臉。「別把它們全吃光了，孩子。喏，你們可以待在車子里，要不你們就可以隨意從車後拿出那塊油布來鋪在那些崖洞的地上。祇要你們我得到一些乾柴，你們也許甚至於可以在那兒生起一個火來。我有可能就會派一輛車子來送你們的。」

「我願意代你去吶，」膿泡道。

「不，你不待在這兒照顧事情好了，」璜道，他看見膿泡的臉上閃了一下快樂的光采，璜把他的短外套在胸口緊緊地扣了起來。「坐着吧，」他道，他便走下了車子。

膿泡跟在他後面爬了下去。他跟着璜走了幾步，直到璜轉過身來等着他。「季先生，」他柔和地說道，「你心里存的什末主意啊？」

「我心里？」

「噯，你瞧——唔，你把車輪飛轉了。」

璜把他的手放上了膿泡的肩膀。「噯，筱懋，我以後告訴你，你祇是給我守着口行嗎？」

「唔，一定，季先生，祇是——我祇想明白吶。」

「等我們有了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告訴你，」璜道。「你祇是別讓這些人們自家兒鬧得你死我活的就是了，行嗎？」

「唔，一定，」膿泡不安地說道。「你想你得要多久才能回來吶？」

「我不知道，」璜不耐地說道。「我怎末能知道吶？你照我告訴你的幹就是了。」

「一定啊，一定，」膿泡道。

「你們儘着把那些酥糕拿去吃吧，」璜道。

「可是我們得付錢的，季先生！」

「行，」璜道，於是他便在雨中大踏步地走去了。他知道膿泡在後面望着，他知道膿泡覺察了一點情形。膿泡知道他在還走了。璜如今對於這一點感到不大舒服了。這並不是如他所想的那個情形。這並不顯得舒服或痛快或自由。他站住了回頭一望。膿泡正在返身上車去。

道路經過了那片有着風蝕石洞的崖壁。璜轉身走出了道路而望着那蔽身處里面走了一陣子。那些石洞和它們的擴腔比之從外面看去的較大，而且它們又是很乾燥的。在從外面以至最大的洞穴間的走道中有三塊被火熏黑了的石頭和一隻敲爛了的鐵罐子。璜回到了路上繼續往前走。

雨在小下來了。在他的右首，在山的那端，他看得見那條巨大的河帶，以及它又怎樣地繞過道來反道行經那潤濕的碧野而穿過谷地。四野里是太潮濕了。空氣中有着有一股腐蝕的氣息，那肥茁的青莖在發着酵。前面的道路是雨侵水蝕了的，可是沒有遭過車輪的侵蝕。已有好久沒有東西在它上面經過了。

璜在雨中俯倒了頭加緊走着。這可並不怎麼舒服。他竭力想着那墨西哥的炎陽和穿着蓋披肩的小姑娘以及菴荳的香味，可是代之而來的却是愛麗進入了他的頭腦。愛麗，往紗門外面望着的。他想起了那有着綴花的幕幃的臥室。她是喜歡把東西弄得漂漂亮亮的，她喜歡美麗的東西。目前的那條床褥是一條她所自己織成一個個小方塊而沒有一塊相同顏色的大幅綠毯。她說過她可以把它賣得一百塊錢。每一片都是她親手織起來的。

他又想起了那些大樹，還有，在浴室里的滿盆熱水中躺着多麼舒服。這是他在旅館以外所能有的第一個真正的浴室了。而且總是有着一塊甜香的肥皂。「這真是一個該死的牢籠。你習慣了一件事情，你便覺得你喜歡它了。我要像京服一次傷風似的來克服這個才好。當然，這會有痛苦的，我會思念着愛麗的。我會感到抱歉的。我會控訴我自己的，也許我會睡得不安的。可是我會克服它的。過了一陣，我便不會想到它了。這祇是個該死的牢籠。」於是膿泡的信任而溫暖的臉在他面前現出來了。「我以後告訴你。我會把這個告訴你的，卡拔愁。」沒有多少人是那樣的信任瑣的。

他試着想到那查巴拉的小湖，在那那查巴拉的水面上他看見了「甜心」那輛客車，陷在泥里的。

前面在左邊的小山處，在山麓的犬牙交錯中，他看見了一所屋子和一座倉房並一座風磨，那風磨葉子斷掉了倒掛着。那大概便是從前的何家店了。正是他在想着的那個建築物。他要走到那里面去，也許走進住屋，但多半是走進倉房去。一所陳舊的倉房往往比一所陳舊的住房乾淨。倉房里是一定有點兒稻草或麥柴的。瑣要爬在這里面去睡覺。他不要想任何事。他要睡到也許明天的這個時候，然後他要走上郡界路而搭上一輛車子。那些乘客們跟他又有什麼相干呢？「他們不會挨餓的。這根本不會對他們有損害的。這時他們會有好處了。這不是我的什末事情。」

他加緊了他的步子走下山向着那舊時的何家店去了。人們會找尋他的。愛麗會以為他給人謀死了而會打電話去找一個那警的。沒有人會想到他會這個樣子走掉的。這才叫它成得一個那末大的好玩兒。沒有

人的爲他能幹這一手的好吧，他來讓他們瞧瞧。走到聖提哥，越過邊境，搭郵車上拉巴士愛，要把警察請出來了。

他站住了，回頭望着道路。他的足印清楚得很，可是雨水大概會把它沖掉的，而且他儘可以隨便把他的足跡蓋掉的。他拐過灣，走出了道路往何家店走去了。

那所老屋子一經被放棄下來便很快地給搞得一塌糊塗了。一些野孩子們打破了窗戶，偷去了鉛管和水落，那些門戶便濺碰濺撞地開出關上而脫落了銹鏈。那陳舊的烏黑的糊壁紙，被風吹的雨點所剝落了下來，露出了舊報紙的襖裏紙，上面有着一些從前的漫畫——「狐狸精爺爺」啊，「小耐謨」啊，「快活浪人」啊，還有「蒲大胖子」啊。流浪漢們上那兒去了，留下了他們的水瓢，又在原來的火爐膛子里把窗格燒了火。一股蕪宿和潮濕和腐酸的氣味留在屋子里。璜在門口張了一下，走着進去，嗅了嗅那股空屋子的氣味，便走出後門向那倉屋而去了。

畜欄的柵籬倒了下來，那巨大的門兒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倉屋內部的氣息却是清新的。畜欄中在馬兒曾經在木頭上擦擦過的地方是亮光光的。角落里滿張着蛛網。在那些飼料洞之間依然有着一些蠟燭盒子，放着些壞掉了的刷子和發了銹的馬梳子。一具舊的馬頸圈和車槓插頭，還有一副馬嚼鐵則放在門旁的掠草架子上。那馬頸圈上的皮革已經破裂，里面的襯板穿了出來。

這倉房並沒有柵樓。那全部的中心地位是曾經被用來堆乾草的。璜繞過了那最後一個畜欄的盡頭。里

面是昏暗的，天光從屋頂上的那些破縫中直穿下來。地上鋪滿了一些陳久的發了黑的短短的乾草，稍有一點霉氣。在入口處站着，璜聽到了老鼠的吱吱軋軋，而且也聞到一股老鼠窩的味兒。從一個椽子上，兩隻奶黃色的草鴿低頭對他望了一下，然後又閉上了它們的黃眼睛。

雨已經小下來了，因之屋頂上祇有着一種隱約的滴瀝。璜走到了一個角落里去，用他的腳踢開了一層骯髒的面上的乾草。他坐了下來，於是向後靠了下去，把他的兩手托在他的腦後。倉房中活躍着一些咕咕略的小聲音，但璜是非常疲乏了。他的精神是痿刺刺的，他感到無賴。他或許他躺了個覺便會好一點的。

早時在汽車中他曾經在切望中感到一種迸發而衝湧的自由喜悅。但如今却並不如此了。他覺到悲苦。他的肩膀疼痛着，而如今，當他休息了下來而舒展了肢體，他却並不想睡了。他懷疑着，「我不會有快活了嗎？難道就無事可幹了嗎？」他竭力想着從前：當他似乎覺得快活過的時候，當他曾經感到過純粹的歡樂的時候，於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景象浮上了他的腦際。一個空氣清冽的很早的早晨，太陽正在山後昇起來，一些小小的灰色的雀子在泥地上跳躍着。這之間並沒有什麼歡樂的理由，可是歡樂却偏在這裏面。

還有黃昏時，一匹出色的馬兒在欄柵上擦着它那可愛的頸項，一隻麻雀在鳴叫着，什麼地方有着一陣流水的淙淙聲。才一想起這光景，他的呼吸便興奮得急促起來了。

更有他同一位表姊乘着一輛舊的載貨馬車。她比他年紀大一點——他想不起她是什麼樣子的了。馬兒給一片飛紙嚇得跳了起來，她望他的身上跌了過去，在抵住她自己時，她伸出了她的手來碰着了他的。

腿，一陣喜悅在他的肚子裏煥發了起來，他的頭腦喜悅得發了痛。

又有半夜里站在一所廣大的，陰沉的教堂里，有着一種刺激的，野蠻的香膏薰着他的鼻子。他拿着一枝在半腰裏綴着一個白色的緞蝴蝶結的細細的小蠟燭。像一個夢似的，那教堂的恬美的喃喃聲從高高的神壇上遠遠地飄過來，一種恍恍惚惚的優美籠罩了他。

璜的肌肉舒弛下來了，他在那荒寂的倉屋的乾草上入了睡。那些胆怯的老鼠覺察了他的入睡，便從乾草下面溜了出來，忙忙碌碌地作着嬉戲，雨水輕輕地在倉屋的屋頂上低語着。

第十五章

乘客們看着璜走了開去而在山陵的突壁後面消失了。他們並不說話，甚至在膿泡返身登上了客車而在司機座上坐落了也還是不說話。那些座位都傾斜了，每個乘客都竭力想坐得舒服一點。

最後，普先生攏統地問道，「你們看起來他弄到一輛車子到此地來要多少時候呢？」

冷帆煩燥地擦着他的左手，「難望在三個鐘頭以內的。他有四哩路得走呢。即使他能够搞到，他們也要過上一個鐘頭才能動身，再化上一個鐘頭到得此地。那是說假如他們真肯出來的話。我不敢說有什麼人會再到這條路上來的。我們早該跟着他一起走，在那界路上攔一輛車子乘乘的。」

「我們不行的。」普先生道。「我們有着全副行李呢。」

普太太道，「埃略，當你起出這個荒唐的主意的時候，我就不願意說什末閑話。反正這是你的休假。」

她一直在等着機會要對其他的乘客們說明像普家那樣有着顯赫的地位的人怎末會坐起公共客車

來的——怎末會叫他們搞到這種情況中來的。如今她便轉過身去對他們演說起來了。「我們本來要乘火車的，一輛很好的火車——舊金山城市號，一輛非常舒服的加費的火車。可是後來我們那位有趣的先生却有了這個乘客車的荒唐主意。他以為這樣能多看一點鄉下風光吶。」

「好吧，我們就在看着啊，小妹妹。」他苦淒淒地說道。

她往下說道，「我們的先生說他一直少跟大眾接觸了。他要聽聽那些平民百姓們，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們，說些什麼。」一種精雅的刻薄滲入了她的聲音。「我覺得這是無聊的，可是休假是他的呀。他正是一個爲了作戰而努力而工作得辛辛苦苦的人吶。當太太們的沒有盡得多少力，祇有想法子弄口糧，鋪子里沒有吃的東西賣囉。唉，有一次啊，我們有兩個月沒有嚐到過牛肉吶。什末也沒有，祇有鷄。」

普先生帶着一點驚異望住了他太太。她的聲氣中竟會有着這種見地，這可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它對他起了一種古怪影響。突然他覺得自己在氣惱起來了，在粗野地沒有理智地氣惱起來了。這是她的聲氣所造成的。「我但願我們沒有來。」他道。「我反正並沒有要來。我在玩玩高爾夫球和在自己的床上躺躺也已經有了真正的休息。我從來沒有要來過啊。」

別的乘客們帶着好奇心和興味在看着。他們在扭着心。這倒也許不差。這兩個人的氣惱開始在充滿全客車了。

雙雷道，「媽，爸爸，別提了。」

「你別管，」普先生道。「我並沒有要來。我根本沒有要過。我是討厭外國地方的，尤其是骯髒的地方。」普太太的嘴巴翹得發了白，她的眼睛是冷冷的。「如今對我說這個話倒是適當其時了，」她道。「是誰定下了這件事情的計劃和買來所有的車票的呢？是誰把我們搞上這輛客車，耽住在莫名其妙的半路上的呢？這全是誰幹的我嗎？」

「媽！」蜜蕾叫了起來。她在以前從來沒有在她母親的聲音中聽到過這種腔調的。

「這彷彿又是一件古怪的事情」——普太太的聲音有一點斷斷續續的——「我盡心盡力的。這一次的旅行，你一筆一筆的付完帳的時候，總要化上三四千塊錢呢。如果你不要來，我早就可以造起一座我想了那末久的小小的蘭花房了，祇是一座小小的一點兒大的蘭花房。你說在打仗的時候搞這個東西，恐怕不成個話，可是如今打仗打完啦，而我們可來了一個你並不要的旅行。好吧，如今你把我的事也毀掉了。我不會在它上面享受到樂趣了。你毀掉了一切。一切！」她把手掩住了她的眼睛。

蜜蕾站了起來。「媽，住口。媽，馬上住口！」

普太太有點兒嗚咽。

「如果你不住口，我要走開了，」蜜蕾道。

「走開好了，」普太太道。「啊，走開好了。你不懂得什末的。」

蜜蕾的臉板起了。她拿起了她的粗毛布大衣穿到了身上。「我走到那界路上去了，」她道。

「那要有四哩路呀。」冷帆道。「你會弄壞了你的鞋子的。」

「我是個好跑手，」蜜蕾道。她非走出去不可了，她對她母親的一腔嫌惡正在她里面昇騰起來，叫她不舒服。

普太太的手帕拿了出來，一股樟花味充滿了客車。

「你自家兒想想去吧，」蜜蕾無情地說道。「我知道你要打算怎末來了。你要搞起頭痛來收拾我們了。我知道。又是一次你那假裝的頭痛，」她刻毒地說道。「我不打算坐在這兒瞧着你鬧到罷休了。」

膿泡在看着，出了神。他張着嘴在透氣。

普太太帶着恐怖抬頭望住了她女兒。「好人！你竟不相信這個！」

「我正要不相信起來了，」蜜蕾道。「這些頭痛來得太投機了。」

普先生道，「蜜蕾，住嘴。」

「我走了。」

「蜜蕾，我不許！」

他的女兒刷的轉過身來對住了他。「不許就該死！」她把她的大衣當胸扣起了。

普先生伸出了他的手。「蜜蕾，請你別去，乖。」

「我受得够了，」她道。「我需要運動一下。」她踏出了車子，便急急地一直走去了。

「埃略，」普太太叫道。「埃略，擋住她，別讓她走。」

他拍拍她的膀子。「喏，小妹妹，她會好起來的。我們祇是害了煩燥了。我們大家。」

「啊，埃略，」她苦着聲氣道，「祇要我能够騎一下子啊。祇要我能有一點休息啊。她以為我的頭痛不是真的。埃略，如果她這末相信，我簡直要自殺了。啊，祇要我能够伸直了騎一下啊。」

膿泡道，「太太，我們在車後有一些油布。我們是在把行李堆在車頂上的時候用它們做遮蓋的。如果你們先生願意拿一塊來鋪在那邊的山洞里，呢，你就能在那里騎了。」

「啊，這是個好主意，」普先生道。

「睡在那片古老的濕地上嗎？」她責問道。「不。」

「不，在一塊油布上。我可以給你弄一個給可愛的小妹妹睡的可愛的小床鋪。」

「唔，我不知道，」她道。

「噯，親愛的，」他堅持道。「噯，我來把我的大衣捲起來。如今你祇消把你的腦袋騎下去就是了，像這末的。喏，一會兒我就來帶你到你自己的小床上去。」

她嚶嚶着。

「然後把你的腦袋擱在枕頭上，閉上你的眼睛。」

膿泡道，「季先生吩咐過我，如果有人肚子餓了便把那些酥糕拿出來的。有四種味道，它們又是很好的。」

我馬上就可以吃一塊下去的。」

「我們先去拿那油布吧，」普先生道。「我的太太累透了。她快要精疲力盡了。你幫幫我給她弄一個床鋪，行嗎？」

「O·K·」膿泡道。他感到他在瑣不在場的時候居然幹得很不錯。他覺得自在而得意。他的姿態表現了他的情緒，因為他的肩膀向後挺着，他那淡灰色的狼兒眼是光亮而自信的。膿泡祇担心着一件事情。他祇巴望早該把一雙舊鞋子帶在車子上的。他那雙兩色的便鞋多半要在泥濘中大受打擊了，要把它們重新弄乾淨，這又是一件用着一柄牙刷的費時的工作。而且他又不能公然露出要保護他的鞋子，因為這樣便會叫珞陀看出他並不是個天不管地不管的好漢了。她是不會受一個小心他的鞋子的男人所影響的，縱然這是一雙新的黃白鑲的便鞋。

恩思道：「我打算去看看那些山洞了。」他站起了身，往上攀到了車門處。冷帆咕嚕着跟了去。

普太太把她的臉偎在普先生的外衣里，閉上了她的眼睛。她是滿腔抑鬱。她怎麼會當着衆人跟他吵了起來的呢——跟她自己的丈夫？這種事以前從未有過。當必要爭吵的時候，她總是想法叫他們單獨在一起的。甚至密蒂也不叫她聽見一聲爭吵。她覺得當着人前吵嘴是粗俗的，此外這一來又打破了她好些年來經營着的一種方式。那個爲了她的濫淑所以她的婚姻才合理想的故事。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相信這末回事。她自己也相信。由於她自己的努力，她建設起了一個美麗的婚姻，可是如今她失了錯。她吵了嘴，她透露了

那小小的蘭花房的事情。

她對於這樣的一所花房已夢了多少年。事實上是起於她在「哈潑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說麥惠廉夫人有這末的一所。那些照片是怪可愛的。人家都會說起普太太，說她有着一所最可愛的小小的蘭花房了。這是高貴而值錢的。這比之珠寶和毛皮更好。那些她甚至並不認識的人們也都聽得她那小小的蘭花房了。她私下學到了許多關於這個計劃的事情。她研究了建築設計。她知道了暖氣裝置和噴霧器的費用。她知道了到哪里去購辦原製的現貨以及要多少價錢。她研究了關於播植的書籍。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偷偷地幹的，因為她知道，如果到了她能有那蘭花房的時候，普先生會要去把這些事情探詢得來告訴她的。這是唯一的方法。她甚至並不惱恨這個。這祇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那個她之所以把她的婚姻弄得成功的方式。她要接受他的知識的影響，她還要在一切事情上徵求他的意見呀。

可是她在担心中，因為她在一想之下把這件事情洩露了出來。這樣一個錯誤會叫她倒退六個月或不止的。她已計劃好了要讓他來提議這事情，並且又用小小的不願意來叫他克服她的異議。可是如今，這件事情在氣惱中說了出去而叫他有所把持了，除非她在將來十分小心，他也許不會來上當的了。這可是她的不聰明和庸俗了。

她聽見瑞瑪和路陀在她背後低聲談話。她的眼睛閃着，她又顯得那末楚楚可憐而那末病弱，以致她們無從疑心她在聽着了。

璫瑪正在說着，「有一件我所願意要你告訴我的，就是你怎末去對付——唔，男人家。」
路陀短促地笑了一聲。「你指的是什末啊？」她問道。

「唔，你就說膿泡吧。我看得出他是怎末的——拼命轉念頭的，可是他半點也沾不上你，而同時你又一點也不露出用功夫的樣子。你再說另一個傢伙吧。那個推鎖員，唔，他是非常伶俐的，可是你對付他却若無其事。我希望我能知道你是怎末幹的。」

路陀給說得高興起來了。她儘管在這個涉世未深的絆足石上感到麻煩，但受人稱讚總是快意的。如今便是一個適當的時候來告訴璫瑪。她並不是一個牙科護士了，告訴她關於那巨大的酒杯和那些男子俱樂部了，然而她不能。她委實不願意叫璫瑪吃驚。她要受人崇拜。

「我所喜歡的一點，便是你在這上面一點兒也不顯得卑鄙和下賤，可是人家還是不能把一個指頭碰得上你。」璫瑪繼續道。

「我從來不去留心的。」路陀道。「我想這大概是一種本能之類的東西吧。」她格格地笑了起來。「我有一個真正能操縱男人的女朋友。她祇是並不叫罵一聲，但她對於男人們是到底帶點兒賤腔的。好吧，羅蘭啊——那就是她的名字——好吧，她就算是一個傢伙訂了婚而他有了。一個不錯的事情而因此他也不算什末麻煩。羅蘭要一件皮大衣。當然囉，她有一件狼皮短外套，她又有兩條白狐皮，因為羅蘭是個很普通的女孩子。她是漂亮而嬌小的，當她同女孩子們在一塊兒的時候，她老是引你發笑。那末羅蘭要一件貂皮大

衣不是短的，而是一件真正的全身長，這要化三四千塊錢呢。」

瑞瑪在她的牙縫里噙了一聲。「老天爺！」她道。

「好吧，有一天下午，羅蘭說道，「我想我如今大概會有我的皮大衣到手了。」我說，「你在哄人。」」

「你以為我在哄人嗎？愛迪就要送我。」

「他什末時候告訴你的？」我問了她。

「羅蘭祇是笑着，他沒有告訴過我，他如今甚至於還沒有知道呢。」

「「好吧，」我說了，「瞧，你可是在說笑話了。」」

「「你要打個賭嗎？」羅蘭在一切事情上總愛打賭。」

「我就說我是不打賭的，「你是打算怎本安排的呢？」」

「「如果我告訴你，你能保守秘密嗎？」她說了，「這很容易的，我知道愛迪，今天晚上我要惹他，不住地惹他，惹得他大冒其火，然後我還要惹下去，直到他對我把出拳頭來，我甚至於要上去湊着他挨上一拳，因為愛迪有點兒喝醉的時候，他老是打不準的，好吧，這一下我可要叫愛迪熬他自己的汗了，我知道愛迪，他會自己感到下流和抱歉的，你要打這個賭嗎？」她說，「我也許甚至於要睡倒一陣子，我跟你打賭，到明天晚上我就有那件皮大衣到手了。」」

「「好吧，我是不在什末事情上打賭的，所以我就說，「兩賭一你是不會到手的。」」」

瑞瑪的嘴巴在興奮中張開着，一道反射的光線從普太太的鬢櫛的睫毛間透了出來。

「她到手了沒有吶？」瑞瑪追問道。

「好吧，我在禮拜天的早上到她那兒去了。羅蘭一點不含糊的長起了一個疙瘩，一個真正的青腫塊，她在上面貼了一塊橡皮膏，她的鼻子也破了。」

「噯，她可有到手了那件大衣呵？」

「她滿不含糊的到手了那件大衣吶，」珞陀道。她臉上起了一個蹙容，一種茫然的神色。「她到手了那件大衣，而這可是一件漂亮東西。唔，接着她就脫光了衣服。當時祇有我們兩個人在着。她把那件大衣翻了過來，就把毛皮的一面貼肉穿了上去。然後她便在地上滾來滾去的，她又嘻又笑的彷彿瘋了似的。」

瑞瑪的屏住了的呼吸慢慢地透了出來。「老天爺，」她道，「她爲什末要那末幹吶？」

「我不知道，」珞陀道。「好像她是——呃，好像她是有一點兒瘋了的樣子，有一點兒發傻的樣子。」

普太太的臉上是熱烘烘的。她呼吸得非常急促。她的皮膚上感到刺刺的，在她的腿上和肚子上又有着一種她以前所從未感到過的又痛又癢的感覺，她還有着的一種她有生以來僅僅有過一次的激動，那是好久以前騎在馬背上的一次。

瑞瑪儼然明理地說道，「我不以爲這是正當的。如果她真愛愛迪而他要同她結婚的話，那我可不以爲那是一種正當的行爲。」

「我也不以為，」路陀道。「這有點兒叫我為羅蘭擔憂，我就對她這末說了，可是她說，「唔，有的女孩子們不過是繞些比較大的圈子罷啦。我可要快速解決。反正結果還是一樣。總有人會來收拾愛迪的。」」

「她可會跟他結了婚嗎？」

「唔，她沒有。」

「我敢打賭她也許根本不愛愛迪，」璠瑪上勁地說道。「我敢打賭她祇是要在愛迪身上去淘金罷啦。」

「也許吧，」路陀道。「可是她已經是我多年的女朋友了，遇到我有什末需要的時候，她總來幫忙的。有一次我害了肺炎，她坐着陪了我三天三夜，我的錢用光了，她給我付了醫生帳。」

「我看你大概還是不要說吧，」璠瑪道。

「不，我也想不說了，」路陀道。「反正是你問我怎末對付男人的。」

普太太在用話語鞭策着自己了。她的反應叫她害怕。她自下說起來了，甚至把那些話低低地說了出來。「多可怕，多庸俗的一個故事。這些小娘兒們是些什末動物呵。這也就是埃略所說的「墮落到平民」了。啊，那是可怕的。我們祇是忘掉了平民是怎末一個面目了，他們有多末下流啊。親愛的艾綸，她想象地寫起了信來，而那種激動依舊在她的腿上搔刺刺的。「親愛的艾綸，旅途在聖·伊西陀和十字架的聖煥之間的。一段是可怕的。客車陷進了水溝，我們祇有坐着等上幾個鐘頭。我的埃略真好，他在一個有趣的山洞里給我

舖了一張床。你說過我會有奇遇的。記得嗎？你說我老是有奇遇的，好吧，我真有了。客車上有兩個粗俗的，沒有才學的女孩子，其中有一個是個女堂倌，還有一個則相當漂亮。她是個誰知道的什末。我正在休息着，我猜她們是以爲我睡着了，而因此她們就一直在談着。我無法在信里寫得出她們所說的話。我如今還要在臉紅着。高尙的人士們簡直不知道這些小東西們是怎末活着的。這是難以相信的。我總以爲這是愚昧。如果我祇要能有一些比較好的學校，如果——唔，如果你要聽老實話末——如果應該做人家的模範的我們能够做個更好的模範，我確信整個的局面都會改變的，漸漸地，可是確定地。」

艾綸會把這封信一遍遍地唸給人家聽的。「我剛才收到賽妮的一封信。她正有着最刺激的奇遇。你知道，她老是的啊，我要你們聽聽她怎末說唔。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任何人能像賽妮那樣的看到平民的好的方面的。」

瑞瑪在說着道，「如果我喜歡了一個男人，我不會想到對他幹那樣的一手的。如果他要送我一件禮物，那得要他自己想到的。」

「唔，我也是這末感覺的，」珞陀道。「可是我還沒有一件皮大衣，連一件長毛駱駝絨的也沒有。而羅蘭可有了三件了。」

「唔，我並不以爲這是正當的。」瑞瑪道。「我並不覺得我會喜歡羅蘭的。」

「老天爺！」珞陀在心里叫了起來。「你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羅蘭。我不知道你可想到羅蘭會怎末看

待你呀？」不，她想到，那是不對的，羅蘭多半會接受這個女孩子而安頓她幫助她的。我無論怎末說羅蘭，可沒有人能說她不是個够朋友的好傢伙。

第十六章

蜜蕾低下了頭，叫雨點不致於打糊她的眼鏡。那石子路在她腳下覺得很有勁，而這一番活動則叫她深深地呼吸着。她彷彿覺得天色在暗下去了。時間不會十分晚的，一片夕陽依舊在透露出來，叫一些鮮明的東西如石英塊和聖石等顯得更鮮明，而一些暗色的東西如柵壁樁子等則顯成了更黝黑。

蜜蕾快速地走着，她的腳踩着地面，她的鞋跟打進了石子裏面去。她正在竭力把那爭吵從腦子里攆掉。她想不起她以前曾經見過她父母的爭吵。但這已成了一件日常例規性的熟練的事情，這一點說明了它決不是在一種特殊的步驟上所起來的。她母親一定是密謀把那爭吵安排在沒有人能聽得到他們的臥室里的了。她安排並且維持了一個美滿婚姻的故事。這一回那緊張性已到達了一個爆發點而沒有什麼臥室可以隱蔽了。在那場爭吵中曾經有一些小滴的黃色毒汗叫蜜蕾感到了煩惱。這是一個腔深深地滲入內部的毒氣，並不是一種發洩的，老實的火冒，而多半是一種用一把薄而銳利的刀鋒一劃，然後又連忙把那武器藏了

起來的，偷偷的，潛行的憎恨。

而眼前還有着這個到墨西哥去的無休無歇的旅行。假如蜜蕾不再回去呢？假如她一直走下去，搭上了一輛車子而失蹤了——在什麼地方租一間房子，也許在海濱，而在石灘和海岸上去消磨歲月呢？這個想頭在她覺得十分愉快。她可以自己做飯，然後漸漸地認識海邊上的一些其他的人們。這想頭是荒誕可笑的。她沒有一點錢。她父親是很慷慨的——可是並不在現款上。她可以去賒買衣着並且在飯店里辦支票，可是她手頭的實際現款是一向很少的。她父親很慷慨，可是也很古怪。他要知道她買些什麼以及她在什麼地方吃東西，他在每月的帳單上查得出這些事情來的。

當然，她可以去工作。她反正不久便要出去工作了。但不是目前，她不得不忍受這一下的。她不得不顧疲着度完這個可怕的墨西哥之行（這個，如果她單獨一人時，原可成爲那末可愛的），然後再回到大學里去。不會有多久她便要出去做事了，她父親是會讚成這個的。他會對章察禮說，「我是願意給她所要的一切的，可是，不，先生，她太要爭氣了。她在自己謀生呢。」他會帶着驕傲說這話的，彷彿這里面也有着他的一點德性似的，而他決不會知道她是爲了她自己的私心而出去做事，以便她能有一個自己的公寓和一些化費的錢來幹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的。

在家里，譬如，她可以隨時自由到那酒櫃里去拿酒，但她知道她父親能記得每一個瓶子裏的確實的水平錢，因之如果她喝了三杯，他立刻便會知道的。他是個非常古怪的人。

她取下了她的眼鏡，把它在她衣服的裏子上抹了一下，又重新帶上。在路上她可以看得見璜的足跡，長長的大步。在有些地方他的腳會在一塊石頭上打了個滑，又有一些泥濘的條痕，在那里他的整個腳印都歷歷可辨，帶着那被他的腳尖的滑躍所抹斷了的輪廓。蜜蕾試想按着他的腳印走去，可是他的步子對她太長了，她這樣地走了不多一會兒，她的臀部便感到抽搖了。

他是一個古怪的，咄咄逼人的，她想到。她很庆幸她竟擺脫了晨間的那種荒唐的體驗。這是沒有意味的，她知道。是煩惱和情慾腺在起着交互作用——這些她全知道。她又知道自己是一個性慾強盛的女孩子。在不久的將來，總有一天她不是必須結婚便是非作一個永久的措置不可了。她的不安和需要的次數愈來愈頻了。她想起了璜的黑蒼蒼的臉和亮光的眼睛，但她並未受到影響。可是他身上有着一種溫暖和老實。她喜歡他。

當她走完了山路，她看見了下面的荒圯的農場而出了神。她感到了這個地方的淒涼情緒。她知道她對那些農舍不能漠視而過的。她的脚步加速了。她的全部興味都激了起來。

「銀行沒收了抵押，」冷帆會說過，「住戶們便不得不搬走了，而銀行是不會對於一所舊屋子感到興味的。他們所要的是地。」

她的大步如今是幾乎有璜的一樣大了。她搖晃着走下到了那片面臨着農場的泥濘的入口的山麓，突然，她停住了。璜的足跡折了進去。她循着道路走了一小段，看看那些腳印是否一直連續下去的，可是她在前

面却找不到其他的脚印了。

「他一定還在那兒的。」她自言自語道。「可是爲什麼呢？他是出外到那界路去的。這里決不可能會有一隻電話的啊。」當她明白了她不知道有什麼情形時，她漸漸地警戒起來了，她對於這個人並不知道底細。她慢慢地走進了入道，並且移動到了草地上，叫她的脚步不致在石子路上踏出聲音來。

這所荒屋中有着一種危險的氣息。她想起了在從前的報紙上登過的那些在這種場所發生的謀殺故事。她的喉頭在恐懼中收了攏來。「好吧。」她安慰自己道。「我能一下子轉過身來逃出去的。沒有人在攔住我。沒有人在推我進去，但我知道我非進去不可。我知道我不會走開的。也許那些被謀死的女孩子們原來也能及早走掉的。也許她們是自取其禍的。」

她看到了一個幻象：她自己躺在一間屋子裏的地上，遭了勒斃或刺死，而在這幻象中却有一點叫她發笑——她依然是帶着眼鏡的。她對璜的情形知道了一些什麼呢？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行業。接着她又想起了一條標題：「三孩之父蹈犯奸殺。區牧師謀斃唱詩班女生。」爲什麼有那麼多的唱詩班女生和女風琴手被謀死呢，她奇怪着。大約女唱詩員是有着一種高度的職業危害的。女唱詩員們老是有得發現被扼死在風琴背後的。她笑了。她知道她在走進這屋子去了。她應該乾脆公然直入呢，還是她該偷着進去在季璜正在做着不知什麼事情的時候把他闖着一下呢？也許他祇是去上廁所的。

她把一隻小小心心的腳放上了階台，地板在她的體重之下格的一聲，她便停了下來。她像偷開食櫃似

地巡視了屋內。在廚房里有着一隻倒翻了的胡椒罐子。在臥室的壁櫥里有一隻掛衣架。她往一旁轉過了頭去看那在駁落了的糊壁紙底下的漫畫畫報。她看了一條「快活浪人」。那頭驢子毛德掀起它的腿兒一踢，薩埃便摔到了半空，在薩埃的褲子上的屁股地位上則是一些驢蹄的印子。

她挺直了她的頭。爲什麼她以前竟未曾想到那倉屋呢？蜜蕾溜回到了前門口。仔細地在地板上察看着。她可以看見璜的鞋子的濕印。她循着那脚印走到了坐起望里便不見了。於是她走到了那開着的後門口去向外張望。她做了一個多大的傻子，悄悄地四處躡手躡足地！這裏有着一些向外而去的脚印哩，事實上是直往倉房而去的。

她走下了那破裂的階台，循着脚印穿過了院落並經過了那座古舊的風磨。她走進了倉房站着傾聽。沒有聲息。她想要喚出聲來算了。慢慢地她走下了一排槽欄而繞過了盡頭的一個槽欄。她的眼睛得費上一些時間才能校得準光線。她站在中央部分的入道上。所有那些小老鼠全都一下子竄得無形無蹤了。於是她看見了璜仰天躺着，他的兩手托在他的腦後。他的眼睛閉着，他在均勻地呼吸着。

「我可以走得掉的，」蜜蕾道。「沒有人在阻擋我。這將是我的過失。我祇是要記住這一點。他正在管他自己的事情啊，這是怎末樣的無聊呀？」

她放下了她的眼鏡，把它放進了她的衣袋里。這個人的輪廓如今在她看來是模模糊糊的了，在她那焦點不準的眼睛里，但她依舊能看得見他。她慢慢地，小心地走過了鋪着乾草的地板，當她到了他身旁時，她便

踐起了她的足踝而俯下身來露在她的足踝上。他嘴唇上的傷疤是白色的，他呼吸得深而且勻。「他祇是累了，」他自言自語道。「他躺下來歇一會兒的，而他便睡熟了。我不該去把他弄醒的。」

她想起了那邊客車上的人們——假如她和璜一個也不回去了呢？他們會怎末辦的？她母親會病倒的。她父親則會打電報給州長——兩三位州長的。他還會去僱用私家偵探。會化上偌大的一筆費用的。然而他們又能有些什麼辦法呢？她是二十一歲了。在人們把她捉住時，她儘可以說，「我是二十一歲了，我幹着我所愛幹的事情，誰管得着！」不，假如她同璜一起到墨西哥去呢？那就會是很不同的一個局面，很不同的一回事了。

如今又有一些小小的題外瑣節進入了她的頭腦。如果他是一個印第安人或有着印第安血統的話，那末又怎末叫人挨得上他呢？她把她的眼梢往後抹去，把他的臉對準了視線焦點。這是一張有着疤痕的，皮革樣的臉，但這是一張挺好的臉，她想到，那嘴唇是豐滿而風趣的，但它們又是和善的。他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當會溫存的。他也許不會同她在一起相處得多久，但他會待她很好的。可是他有着那個老婆呀，那個怕人勢的老婆，而他是同她相處在一起的。天知道有多久了。當他跟她結婚的時候她一定是很漂亮的，但她如今是怪醜的了。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個怕人勢的女人怎麼把他掌握住了的？也許他也祇是像一切其他的人那麼的，像她父親那麼的。也許他祇是受着顧慮和習慣的拘束。蜜蕾想不通一般人是怎麼會有這種情形的。但她知道事實確是有的。當人們年老起來的時候，他們對於些小些小的事情也會害怕起來的。她父親便害

怕一隻陌生的床鋪或一種外國語文或是一個他所不屬於的政黨。她父親的確相信民主黨是一個陰謀的組織，它的策略會毀滅美國，並把它放到鬚髭蓬鬆的共產黨人手里去的。他害怕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害怕他。是一局老鼠的賽跑，她想到。

她的眼光移過來落到了璜的身體上，一個當他年紀老起來的時候會變得愈堅愈韌的堅韌的身體。他的褲子因沾了雨水而有一點潮濕，它貼住在他的腿上。他身上有着一片整潔——一個纔經梳洗過的機師的一種整潔。她望着他那平坦的肚子和他那寬廣的胸脯。她看見他的呼吸並無改變，並無肌肉運動上的改變，可是他的眼睛却是開着的了，他正在對她望着吶，而他的眼睛又並不是睡眠矇矓的，却是光采奕奕的。

蜜蕾吃了一驚。也許他根本沒有睡熟過。他也許是看着她走進倉屋來的。她回過神來作着解釋了，『我』是需要運動一下吶。你知道，我已坐了好久了。我本想要走到那界路上去在那兒搭一輛車的。可是後來我就看見了這個古老的地方。我是喜歡古老的地方的。』

她的脚要麻木下來了。她往一旁側了過去，用一手撐着，把她的腿和脚移到了一邊去，又小心地把裙子遮住了她的膝頭。她的脚在血脈恢復之下麻着疼着。

璜並不答話。他的眼睛望住了她的臉。慢慢地他翻身側臥了，把一隻手臂撐住了耳後。一片烏黑的光采進入了他的眼睛，他的嘴在嘴角上扭起了一點。他的臉是謙嚴的，她想到。沒有方法可以通過眼睛而進入他的頭腦。不是全露在表面上，便是遮得統體不漏的再也不能得到半點。

「你在這兒幹什末的？」她問道。

他的嘴唇微微分開了一點兒。「你在這兒幹什末的？」

「我對你說過了，我需要運動運動。我對你說過了。」

「是的，你對我說過了。」

「可是你在這兒幹什末呢？」

他並不像當真清醒的樣子。「我嗎？我是坐下來歇歇的。我睡熟了。昨天晚上沒睡過覺。」

「是的，我記得，」她道。她不得不老說下去。她給纏繞住了。「我想不通你。你是不屬於這一門的。我意思是說開汽車。你是屬於另外的什末地方的。」

「譬如說什末地方呢？」他玩笑地問道。他的眼睛落到了她的翻領交岔的地方。

「唔，」她侷促地說道，「我在走路的當兒有了一種可笑的想法。我覺得也許你不會回來了。你也許祇是一直往前走下去而也許回到墨西哥去了。我想得到如果我做了你，我是怎末的會幹出那一手來的。」

他的眼睛眯了一下，他直對她的臉脫望着。「你在耍人嗎？是怎末叫你那末想的？」

「唔，那不過是我偶然想到的。你的生活，我意思說是開客車，一定是比——唔，比在墨西哥乏味得多的。」

「你沒有到過墨西哥嗎？」

「沒有。」

「那你也知道那兒是多末乏味囉。」

「不知道。」

他昂起了他的腦袋，伸直了他的手臂，又把腦袋枕上了他的手臂。「你想在那兒後邊的人們會遭到一個什末情形的呢？」

「啊，他們總會回去的。」她道。「路並不遠，他們不致於會挨餓的。」

「那末你想我的老婆又會遭到什末的呢？」

「唔——」她愣住了。「我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是的，你想到了的。」璜道。「你不喜歡她。我來告訴你吧。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喜歡她的。我喜歡她的一個理由就是爲了沒有人喜歡她。」他狡笑了一下。「什末樣的一個撒謊鬼啊！」他私下說道。

「這不過是我的一個荒唐的想法吧啦。」她道。「我甚至於想到我也或許會走掉吶。我想到我要夫蹤了一個人去過活，而且——唔，再也不看見一個我所認識的人。」她抬起了身子跪躡着，又重新在另外的一頭坐了下去。

璜望住了她的膝頭，他伸出了他的手去把她的裙子拉下來罩住了它。當他的手向着她伸過去的時候，她縮了一下，然後又偏促地鬆了下來。

「我不願意你以爲我是跟蹤着你这兒來的，」她道。

「你不願意我那末想，可是你實在却是如此的，」璜道。

「好吧，如果我是的那又怎末吶？」

他的手又伸了出來，並且逗留在她那遮住了的膝頭上了，一股火簇在她全身灑了起來。

「這不是你，」她道。她的喉嚨是乾燥的。「我不願意你以爲這是你，這是我。我知道我所要的東西。我甚至於並不喜歡你吶。你的氣味像一條山羊。」她的聲音一路斷斷續續的。「你不知道我所過的那種生活。我是完全孤獨的。我不能對什末人談什末話。」

他的眼睛是熱烘烘而亮光的，它們彷彿在把她淋在熱氣里似的。

「也許我和別人不同，」她接着說道。「我怎末能知道吶？可是這不是你。我甚至於並不喜歡你吶。」

「你給了自己一個該死的辯白，不是嗎？」璜道。

「噯，你打算把那客車怎末辦吶？」她追問道。「你打算到那界路上去嗎？」

在她膝頭上的他的手的重量增加了，接着他便把他的手拿了開去。「我打算回去把那車子搞出來，把那些人們搞過去，」他道。

「那末爲什末你又上這兒來吶？」

「有點兒事情起了別扭，」他道。「有點兒我所感到的事情起了別扭。」

「你什麼時候回去？」

「要不了一會兒。」

她望着他那懶擱在她面前的乾草上的他的手，那皮膚是黑蒼蒼而亮光光而有點兒起皺的。「你不是在打算要給我一個考試嗎？」

璜微笑了，這是一個善良的，坦白的微笑。「是的，我想大概如此吧。在你自己對自己辯白完了以後，你如今是兩方面都沾着點兒的。也許不消一會兒你就會決定你是讀成還是反對，而我也就會有點兒事情可幹了。」

「你可——你可要我嗎？」

「當然。」璜道。「當然。」

「是不是你知道我反正總會落到你的腿上來的，所以就不用費什末力了嗎？」

「別把我拉到你的辯白里去。」璜道。「我比你年紀大了。我對於這種事情是非常喜歡的。我喜歡得那末強，以致於我儘可以等着。我甚至於有一陣子不幹這個事情也能過得去的。」

「我簡直非常恨你吶。」她道。「你不讓我有一點兒自尊。你事後也不會給我一點兒摧殘的暴力。」

「我以為你總該留得更多的自尊心來打定你自己的主意吶。」

「好吧，我可並不。」

「大概並不吧，」他道。「我的故鄉的娘兒們也是那個樣子的。她們總得要叫人去懇求或強迫。於是她們才感到舒服。」

「唔，你可老是那個樣子的嗎？」

「不，」璜道。「祇有同你。你是爲了一件事情而上這兒來的。你自己說過這同我沒有什麼相干的。」

她看着她的手指。「真好笑，」她道。「我是你所謂的一個知識女青年。我唸了很多書。我不是一個處女。我知道得千千萬萬史例，可是我竟不能例外。」她迅速而溫暖地微笑了。「你不能對我用點兒強力嗎？」

他的雙手一伸，她便跌倒在他身傍的乾草上了。

「你不會催促我的嗎？」

「我們有一整天呢，」他道。

「你會看不起我或者笑我的嗎？」

「你還要計較些什麼呢？」

「唔，我要計較的，不管我是否願意。」

「你太多說多話了，」他道。「你祇是太多說多話了。」

「我知道這一點，可是它老是這個樣子。你肯把我帶走嗎？也許上墨西哥去嗎？」

「不，」璜道。「我們來瞧瞧你能不能把嘴閉上一會兒呵。」

第十七章

膿泡從那裝在工具台上的發火器的鎖上拿下了那串鑰匙，便走到車尾去了。他打開了那具防守着行李箱的環鎖而掀起了箱蓋。酥糕的味道香甜地鑽進了他的鼻子。普先生隔着他的肩頭望過去。行李緊緊地被堆擠在箱格里。

「我看我得把這個全部拿出來才能拿那些油布了。」膿泡道，他開始去扯那些擠緊着的衣箱了。

「等一下，」普先生道。「我來抬起來，你拉一下，我們就可以把行李全部留在里面不動了。」他站上了遮輪板，用力抬着那底下的一隻衣箱，一面膿泡便拉着那重重的一疊油布。膿泡把它一邊一邊地拉着，漸漸地它便從行李底下脫出來了。

「也許我們還是趁它開着的時候拿兩件酥糕出來吧。」膿泡道。「有漿莓的，檸檬酪的，葡萄乾的，和奶油的。在這個時候來一塊奶油的是很好的。」

「以後再來。」普先生道。「我們先來把我的太太安頓好了。」他拿住了那重重的油布的一邊，膿泡拿起了另外的一邊，他們便向着那有山洞的崖壁走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構造。那小山的側面在美好的從前已峭了下來，留下一片軟壁石的光面。漸漸地，風雨在下面侵蝕着，而那崖壁的上部則被一層浮土和草根維持了原狀。日積月累，在那片倒懸的崖壁下面便造成了幾個山洞。這里有山狗舐育它的小狗，一頭黃熊——在從前還有那種東西的時候——走來睡覺。在一些高處的洞穴中則有一些貓頭鷹們在白天來打坐。

在崖壁的底部形成了三個深而且暗的洞穴，在較上處則有着幾個小的。所有洞穴的入口如今都有那崖壁高處的倒懸部分擋却了雨水。這些山洞並非完全是自然的發明，因為那些獵取羚羊的印第安人部隊曾經在這裡休息過，又在這裡居住過的，且甚至在這裡作過了一些被忘懷了的戰鬥。以後這地方便成了騎馬下鄉的白人們打頓的所在，人們把這些洞穴加以擴大了，又在那懸崖下面生過了火。

聖石上的煙痕是悠久的，但有些却是很新的，洞穴里的地上是相當乾燥的，因為這一座一邊峭了下去的小山並不從其他的那些較大的山上承受沖流。那片聖石上曾經被刻有一些人名的縮寫字母，但那石面是那麼鬆軟，以致它們不久便無從認辨了。祇有那個巨大而駁蝕的字「懺悔」還依舊清晰着。那位行腳的播道人是用了一條繩子倒掛下來才得用黑漆把那個字寫上去的，於是他便歡喜着他是怎末的把上帝的話傳播在一個罪惡的世界上面而走掉了。

普先生拿着他那油布的一端，抬頭望見了「懺悔」這個字。「不知是誰費了好一番力，」他道。「好一番力。」接着也便奇怪着不知是什麼人資助了這一番冒險的。總是一個傳教士吧，他想到。

他同膿泡去察看那些山洞時，他們便把那油布在崖壁的倒懸下放了下來。那些凹過的洞穴差不多是相仿的，約有五呎來高，八九呎寬，和十至十二呎深。普先生選擇了右首的最末一個洞穴，因為它看來似乎比較乾燥，又因為它里面比較動暗一點。他以為動暗對於他太太的行將發作的頭痛會有點好處的。膿泡幫着他舖開油布。

「我希望我們能弄到一點松枝或是一點乾草來墊在油布底下，」普先生道。

「青草是太潮濕了，」膿泡道，「而松樹是在五十哩之內沒有一棵的。」

普先生把手掌的掌跟抹抹那油布，看看它是否骯髒。「她可以騎在我的大衣上，」他道，「她又可以拿她的皮大衣蓋在身上的。」

恩恩和冷帆進來看那山洞了。

「我們儘可以在這裏住上幾個禮拜的，如果我們有東西吃的話，」恩恩道。

「唔，儘來得及，」冷帆道。「如果那個車夫明天一早還不回來的話，我就要走進去了。我已經受够了我所能受的一些胡鬧啦。」

膿泡道，「如果你們要的話，我可以切兩件酥糕出來的。」

「那倒是個好主意。」恩思道。

「你要哪一種的？」膿泡問道。

「啊，隨便哪一種好了。」

「那奶油的一種是挺好的。它有的是黑脆皮而不是酥皮吶。」

「那就好。」恩思道。

普先生回到車子上去接他太太去了。他對於他一會兒以前的氣惱有點兒慚愧。他在事情不順利的時候肚子上就會長起一個硬塊，一個拳頭大的硬塊。章察禮說他一定是害了一個疽了，察禮的這句話是說得很有趣的。他說沒有一個每年的收入在兩千五百塊錢以下的人會害疽的。這是一個銀行存戶的毛病，察禮說的。而普先生便不自覺地在他的肚子痛毛病上感到了一點驕傲。

當他攀上客專的時候，普太太的眼睛閉着。

「我們把你的小床舖全弄好了。」普先生道。

她的眼睛張了開來，她眼睜睜地望着。

「喔唷！」

「你睡熟了嗎？」他道。「我不該把你叫醒了。對不起。」

「不，親愛的，沒有關係。我祇是在打瞌睡吶。」

他扶着她站了起來。「你可以騎在我的大衣上，把你那小小的皮大衣蓋在身上的。」
她嬌慵地對着他的口氣微笑着。

他扶着她走下了車塔。「對不起，我撒了野，小妹妹。」他道。

「沒有什末的，你也祇是累了。我知道你不是存心的。」

「好吧，我在好萊塢請你大吃一頓來贖罪吧，也許在羅曼諾夫飯店，還有香檳酒，你高興嗎？」

「你簡直叫人不能放心把錢交給你的，」她玩笑地說道。「事情如今我全不放在心上，你也祇是累了。」——「親愛的艾倫，我們在羅曼諾夫飯店吃了一頓最好的飯，你決不會猜到隔壁的一桌上坐的是誰。」——「啊，雨已經根本不下了，」她道。

「不了，我要我的妹妹睡上一會兒，叫她能舒服和強健。」

「你確定那地方不潮濕而沒有蛇的嗎？」

「不，我們四處看過了。」

「沒有蜘蛛嗎？」

「唔，那里並沒有麼末蜘蛛網。」

「可是那些又大又毛的毒蛛呢？它們是不張網的。」

「我們不妨在四處再看一下好了，」他道。「四壁都是平滑的，並沒有它們躲藏的地方。」他引着她到

了那小小的山洞里。「瞧多好嗎？你可以仰着頭朝這邊躺着，這樣末你高興就可以望望外面的。」

他鋪下了他的大衣，她便在這上面坐了下來。

「如今你躺下去，我來把你蓋起來。」

她依從得很。

「我的妹妹的腦袋怎末啦？」

「唔，倒不見得像我所想的那末糟。」

「那就好，」他道。「你矇一下子吧，你如今可舒舒服服了嗎？」

她作了一聲較輕的舒服的哼腔。

「如果你要什末，祇要喚一聲好了，我就在近邊。」

膿泡來到了洞穴的入口，他的嘴里塞得滿滿的，他手里拿着一隻酥糕盒子。「你要吃一塊酥糕嗎，太？」

太？

普太太抬起了她的頭來，接着便哆嗦了一下，把頭倒了下去。「不，謝謝你，」她道。「承你的情想着我，可是我吃不來酥糕的。」——「埃略祇是我待得像個王后娘娘一樣的，艾綸，在結婚了二十三年以後，有許多人能這末說唔，我祇是始終覺得有幸吶。」

普先生低頭看着她，她的眼睛閉着，她的嘴上帶着一絲微微的笑靨，他感到了一腔時常會來的突然而

起的寂寞的憂鬱。他想起了，當真想起了，那第一次來的時候。他五歲的時候，他的妹妹出生了，一下子便有許多門道兒爛了起來不准他走了。他不能走進育兒室，他不能碰一碰小寶寶，於是他便有了那種感覺，覺得他總是有點兒慌憐而吵鬧而不值錢的，並且他的母親又一直是忙碌的。於是那種冷冷的寂寞便籠罩了他，那種依舊不時會來的，那種如今來了的冷冷的寂寞。那絲微微的笑意便表示賽妮已從世界上躡進了她自己的天地，而他却不能跟着她進去。

他從衣袋里掏出了他那金的指甲剔，拉了開來，一面走開去，一面剔着他的指甲。他看見何恩思在懸崖的那一頭靠着崖壁坐着。那高處的山洞便在他的頭上。恩思正坐在一些報紙上，當普先生走近去的時候，他從屁股底下抽出了一大張報紙伸出手來遞給了他。

「世界上最有用的東西，」他道。「你可以把它們作任何的用處，祇除了閱讀。」

普先生格格地笑了，接過了報紙，便傍着恩思在它上面坐了下來。「凡是從報上看來的都不是真的，」他說道，引着賽妮的話。「好吧，可有我們的了。兩天以前，我是在橡田旅館的一個套間里，而如今我們可在一個山洞里了。可見得一個人是作不定計劃的。」

他望住了那輛客車。穿過車窗，他可以看見膿泡同兩個女孩們在那里，他們正在吃着酥糕。他感到一陣強烈的衝動去加入他們里面。他可以吃一塊酥糕的。

恩思道，「一切事情都可以見得什末的。有時候我不禁會笑。你知道，我們是被人家認作一個機械化的

民族的。人人都有一輛汽車，一隻冰箱和一架無線電。我想人們也當真以為他們是有着機械化的頭腦了，可是祇要有一點兒懶懶弄進了汽缸吧——好，一輛汽車就不得不停在那兒，直到有個機匠來把那柵片拿了出來為止。一隻電燈熄了吧，就不得不有一個電燈匠來裝上一條新的保險絲。一架電梯壞了吧，那就大起忙亂了。」

「唔，我不知道，」普先生道。「美國人在一切的一切上都是個很機械化的民族。我們的祖先們自家兒幹得很不錯吶。」

「當然囉，他們是的。他們如果願意的話，也能如此的。你能裝你車上的計時表嗎？」

「唔，我——」

「再往下說吧，」恩思道。「假定你不得不在這兒露宿兩個禮拜吶。你能不給餓死嗎？或者你會不會患上肺炎而忘掉嗎？」

「唔，」普先生道，「你知道，人們如今是專門化了。」

「你能殺一條牛嗎？」恩思固執着道。「你能把它切開燒煮嗎？」

普先生覺得他對於這個少年人有點兒不耐煩起來了。「全國流行了一種玩世主義，」他凜然說道。「照我看來，年輕的人們好像對於美國失掉了信心了。我們的祖先是信心的。」

「他們得吃東西，」恩思道。「他們沒有工夫談信心了。如今的人們不再勞動了。他們倒有工夫來談信

心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什末信心啊，」普先生叫道。「他們是怎末想法的呀？」

「我也在奇怪，」恩思道。「我甚至於曾經試着思索過我的老爺子有兩條信心，一條就是誠實多少總有好報的，他以為如果一個人是老實的，他總能混得下去，他又以為如果一個人勤勤懇懇的工作而省吃儉用，他就能多起錢來而感到有恃無恐的。」茶壺蓋」①以及諸如此類的好些事情打擊了他的第一條，而一九三〇年②則打擊了他的第二條。他在懷疑中死去了，那是一個好大的懷疑，因為他所相信的兩點——誠實和節儉——竟一點用處也沒有。這有點叫我感到，沒有一個人會在這兩點上成得什末事的。」

普先生搖着頭把這話撇了開去。「你是無從節儉起來的，因為有捐稅，」他道。「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時候，一個人可以掙得起他的產業來，可是如今便不成了。捐稅拿去了一切，你祇是在為政府工作，我告訴你，這種情形把頭腦中的原動力打掉了，沒有人再有什末志向了。」

「祇要你有信心，為誰工作是沒有什末差別的，」恩思道。「不管是政府還是其他的別人。」

①「茶壺蓋」(Teapot Dome)——確義不詳；據說為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一大騙子，以行騙致富。確否存疑。——譯者

②一九三〇年，為美國近代史上最惡性的一個不景氣的年頭。市况日下，百業凋敝，無數勸儉起家者，都於此時慘遭破產。——譯者

普先生打斷了他。『那些復員的兵士，』他道，『他們就正是我所關心的人們。他們不願意安頓下來工作。他們以為政府有義務要養他們一生，而我們可養不起。』

恩思的前額如今是綴滿了點點汗珠了，他的嘴巴四週起了一條白痕，他的眼睛里有了一股嫌惡的神色。『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和氣地說道。『不，不，別擔心。我不打算把這話對你說了。我不會那末幹的。我不願意那末。』

普先生道，『當然，我對於我們的兵士是有着最大的尊敬的，我也以為他們也應該有個聲音的。』

恩思的手指撈着他的襟領上的扣孔。『當然，』他道，『當然，我知道。』他說得彷彿他在對一個小孩子說話似的。『我在報紙上看到過我們的偉人們。他們一定是我們的偉人囉，因為他們有着最大的行業。我讀到了他們的所說所為，我又有着好些你大概會稱作騙子的朋友，可是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了不起的小。我聽到過有些騙子曾經幹出了甚至於比國會祕書所幹出來的更高明的事情——啊，多該死！』他笑了。『我有了一個發明，這是一個用海綿槌子來敲打的橡皮鼓。那是給那些偏要在樂隊顯身手的喝醉鬼用的。我要去散一回步了。』

『你煩燥着吶，』普先生道。

『是啊，我煩燥着吶，』恩思道。『每個人都是煩燥的。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如果我們再要同人打仗，你知道那最可怕的事情是什末？我也要去了。那就是最可怕的事情。』於是他站起身來走開去了，朝着和剛

才客車開來的相反的方向。

他的頭低沉着，他的兩手插在衣袋里，他的脚打着路上的石子，他緊緊地嚙着嘴巴，他情不自禁了。「我煩燥着，」他道，「我是煩燥着，那便是這末回事。」

普先生眼怔怔地望住了他的後形，於是他垂下眼來看看他的手，又拿出了他的指甲剔來剔起他的指甲來了。普先生受到了刺激，但他不知道爲什麼。儘管有着普先生的對於政府干涉商業的悲觀主義，但在他的頭腦的深處還老是存着一個大大的希望。天底下總有一個像柯立治或像何佛的人會起來把政府從那些當局者的傻蛋手里搶出去，於是一切便好了。罷工便會停止而人人都有錢掙並得快快活活的了。這祇是近在咫尺的。普先生相信，他並沒有感到世界已經改變。它祇是出了一點小毛病而自會有一個得當的人——譬如說，羅勃·泰孚德吧——會出來的，於是一切便都將都新上軌道，並且甚至於會來一個澈底翻身，而這些該死的試驗便將完蛋了。

但這一個少年人却叫他煩惱了，因爲這是一個明朗的少年人，而他却有着了一腔失望之感。雖然他沒有明說，普先生却知道何恩思是不會選舉羅勃·泰孚德的，即使那人當了提名的候選人，而普先生是也像他

① 柯立治 (Calvin Coolidge, 1872—1933)——一九二三年當選美國總統。——譯者

② 何佛 (Hebert Clark Hoover, 1874)——一九二六年美國總統。——譯者

③ 羅勃·泰孚德 (Robert Taft)——美國的右派政客。——譯者

的大多數同儕一樣相信奇蹟的，但他是深深地受了刺激了。何某並未直接攻擊普先生，可是——倍，關於那汽缸的話哪。普先生叫他的頭腦造出了一隻汽缸的形象，他能把它拆得開嗎？他含糊地知道在汽缸里有一隻小小的浮子，在他的頭腦里他又能看見那黃銅的柵片和活塞。

可是他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想哩，他自己告訴自己道。何某曾說過「如果電燈熄掉了」——普先生又竭力想着他家里的保險絲匣子在什麼地方，可是他不知道。何某對他作了攻擊。何並不喜歡他。萬一他們竟像那少年人所說的給攔了淺呢。

普先生閉上了他的眼睛，於是他是站在客車里的中道上了。「別擔心，」他對其他的乘客們道，「我來照管一切便是了。你們知道，我沒有一點能力是建設不起一個大規模的事業組織來的。讓我們來理智地想一想，」他道。「我們首先需要食物。在後面的那邊田野里有幾條牛。可是何却說過他不知道怎樣去殺一頭牛。好吧，他要叫他瞧瞧了。也許何某人並不知道在工具櫃的格箱里有着一把手鎗。可是普先生却知道。」

普先生拿出了那把手鎗。他走出了客車，望着田野走了過去而爬過了一道柵壁。他把那大大的黑手鎗攬在手里。普先生曾經看過好多電影。他的頭腦不知不覺地來了一個「化入」。他沒有看見他自己殺死那頭牛或把它割開，可是他却看見他自己拿着一大塊鮮紅的牛肉重新走到了懸崖那里。「這是你們的食物，」他道。「如今生個火起來啊。」於是他又「化入」了，那火燄在跳躍着了，一大塊牛肉掛在一根棍子上，在

火籠上炙着。

於是路陀說了，「可是那牲口又怎末說呢？它是屬於一個人的啊。」

普先生答道，「方便是不知道規律的。救死的規律佔據第一著。沒有人能希望我叫你們挨餓的。」

忽然他又「化入」了，他搖搖頭而張開了他的眼睛。「放開那個，」他低聲對自己說道。「別去想那個吧。」他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她的呢？如果他能稍為同她談一會兒，他該能在這一點上得到一個端倪的。他知道他並沒有弄錯，因為她的臉曾經叫他有過一種在胸口結起塊來的情緒。他一定是不僅曾經見過她，而且一定還有過一種什麼關係的。他向着那客車望了一下。膿泡和那兩個女孩子依舊在那兒。

他站了起來，拂拂他褲子上的屁股地位，彷彿那報紙還不足以擋得塵土似的。雨如今祇是毛霧般的了，在西邊有了片片青空。一切都快要安祥無事。他走過去到了客車前面而登上了階。冷帆正直輪在車尾的橫貫的座位上。冷帆似乎是睡着了。膿泡和那兩個女孩子在低低的談着話，不叫吵鬧他。

「我對於一個妻子的要求是真實，」膿泡道。

「那末你怎末呢？」路陀問道。「你是不是也得真實呢？」

「當然，」膿泡道。「如果她是一個好妻子，我是願意這末的。」

「唔，假如她不是呢？」

「好吧，那末我就要叫她瞧兩手兒。我要叫她瞧兩個人全能玩那末一手的，就像卡萊·格侖在那部電

影里所幹的那末。」

一隻空的酥糕盤子和另外一隻祇剩了四分之一塊酥糕的盤子放在這一小羣人對面的一隻座位上。那兩個女孩子坐在一起，而膿泡側身坐在她們前面的一個座位上，把手臂搭在座位背後。

當普先生走進去的時候，他們都抬起眼來看了一下。「我進來坐坐不妨事嗎？」他道。

「當然，來哪，」膿泡道。「你要來一塊酥糕嗎？這裏正有一塊呢。」他便把那塊酥糕拿給普先生，並拿開了那隻空盤子，讓他坐下來。

「你如今可有了一個女朋友嗎？」珞陀接下去說道。

「唔，也算有一個。可是她——呃——唔，她有點兒不懂事。」

「她對你真實嗎？」

「當然，」膿泡道。

「你怎末知道呢？」

「唔，我再也不能——我說——噯，我確得定的。」

「我看你不久就要結婚了，」普先生打趣地說道，「而且要自己辦事業去了。」

「不，暫時可不呢，」膿泡道，「我正在唸函授學校。雷達上可有個大前途呢。在一年內可以掙到七十五塊大洋呢。」

『你不是說嗎？』

『有一些學過的人寫信去說他們掙着這末多的，』膿泡道。『有一個人學了一年，已經做了一個區主任了。』

『什末的區主任？』普先生問道。

『祇是區主任。那是他在他的信上所說的，而那封信便印了出來登在廣告上。』

普先生又快要感到舒服起來了。這里便有着志氣。並不是人人都玩世的。

珞陀道：『你打算在什末時候結婚？』

『啊，還不是目前。』膿泡道。『我覺得一個人在安頓下來之前應該見一點世面。他該走一些地方。我』

也許要到船上去。如果你懂得了雷達，啊，你就也懂得無線電了。我想我也許要到一艘船上去當一陣子無

綫電發報員。』

『可是你什麼時候學完你的課程？』普先生問道。

『唔，課程如今就快要開始了。我已經把報名券全填寫好了，我又積滿了第一次繳款的錢。我受了一次試驗，他們說我很有才能。我已經收到了他們的三四封信了。』

珞陀的眼睛非常疲乏。普先生望着她的臉。他知道他的眼光有他的眼鏡遮攔着。他覺得在仔細觀看之下，她是生着一張很美的臉龐的。她的嘴唇如今是那麼豐滿而可親，祇是她的眼睛是疲乏的。坐在一輛客車

上一路打支加哥來的，他想知道她的樣子並不怎麼強健。他可以看得出她那在衣服里面的奶子的豐滿，而那衣服也起了皺褶。她把那法國式的硬袖反着翻了過來，叫袖口得以清潔。普先生注意到了這一點。這對他意味了一種整潔。他是注意小節的。

他對於這個女郎幾乎感到像香水一樣了。他感到了一種刺激和一種飢渴。你祇是難得看見這樣的一個那麼動人而又那麼漂亮的女郎的，他對自己說道。於是他便聽得他自己在說話了，而他却甚至於並未知道他是要說話的。

「襄小姐，」他道，「我剛才在想，我忽然想到你也許會高興聽一聽我所有的一個商業上的主意的。我是一家很大的公司經理，我想——唔，我想這幾位少年朋友們一定會給我們一點兒時間的，如果你能聽一下我的主意的話。你肯走到那邊的崖壁那兒去一下嗎？我有一點報紙可以鋪起來坐坐的。」他對於自己的說話也感到驚訝了。

「啊呀耶蘇啊！」珞陀在心里說道，「如今可來啦。」

普先生先走了下去，彬彬地把珞陀扶下了車。當她跨過水溝的時候，他握住了她的臂膀，於是他文雅地把她引到了他和恩思剛才坐過的攤開的報紙處。他向下指指。

「啊，我不知道要不要坐吶，」珞陀道，「我剛才坐了好久吶。」

「唔，也許姿勢的改變會叫你得到一點休息的。」普先生道，「你知道，當我在公事桌上長時辦公的時

候，我大概每隔一個鐘點光景把我的椅子的高度改變一下，我覺這樣一來叫我保持了清新。」他扶着她，報紙上坐了下來。她把裙子遮住了她的膝頭，坐着把她的膝頭靠在她的胸脯上。

普先生在她身旁坐下了。他除下了他的眼鏡。「我剛才在想，」他道。「你知道，一個像我這種地位的人是不得不放遠了眼光打計劃的。如今，技術地說起來，我是在休假。」他微笑了。「休假——我還不知道一個真正的休假是怎末樣子的呢。」

珞陀微笑着。地上非常硬。她不知道這個局面要有多久。

「就說，一家成功的公司的主要的半製品却是人材，」普先生道。「我是始終在物色人材的。鋼鐵和橡皮是隨時可得的，可是頭腦，才能，美麗，志向——這可是難得的產物。」

「噢，先生，」珞陀道，「我累得很呢。」

「我知道，我的好人，我就來說到正題吧。我要聘請你。那是簡單得像我說這個話一樣的。」

「作爲什末呢？」

「作爲一位招待員。這是一門很專門的工作，從這上面你可以成爲——唔，你甚至於可以成爲我的私人秘書。」

珞陀是精疲力盡的了。她望着普太太所在的那個山洞的洞口。她看不見什麼東西。「你太太對於這一點會有什末話說呢？」

「唔，這跟我有什末相干吶？她並不管我的公事的。」

「先生，就像我說過的，我累了。我們不必嚼嚙到底的。我希望嫁人。我能做個好妻子而有一個安頓的地方，這樣我就可以暫時不用担心了，啊，我甚至能好好地待一個男人吶。」

「我不明白你說上哪兒去了，」普先生道。

「是的，你明白，」珞陀道。「你不會喜歡我的，因為我並不玩你的那一手。你是真願化上幾個月的工夫來繞圈子，然後給我一個出其不意的，可是我却差不多要精疲力盡了。你說你的太太並不管你的事業，可是我說她是管的。管你，管你的事業，和關於你的一切。我竭力想和和氣氣的，可是我累了。她多半會攆掉了你的女書記而你還不知道吶。那是一位兇婆娘。」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末啊。」

「是的，你明白，」珞陀道。「你的領帶是誰買的？」

「好吧——」

「她一會兒就會知道我的。她會的。如今讓我來說一點兒吧。你是不肯直截了當地要一個女孩子的。你總得繞圈子。可是先生，路祇有兩條。你不是掏出心來，便是來一個買賣的開價。如果你說，「是這末的。多少錢租公寓，多少錢做衣服，」啊，那末我就能考慮一下而我也可以有個結論了，這也許會成功的。可是我不打算給小鴨子噎死。你不是要在我坐了兩三個月的寫字檯之後再對我來一個出其不意嗎？我是年紀大得不是

好要的了。」

普先生的下巴挺了出來。「我太太是不管我的事業的。」他道。「我不懂你是從哪兒得來這種想法的。」

「啊，算了，」珞陀道。「可是我情願馬上碰到一條響尾蛇窩而不願意碰上你太太，如果她不喜歡我的話。」

「我對於你的態度倒有點兒詫異，」普先生道。「我並沒有想到任何的這些事情。我祇是想貢獻你一個職業。你儘可以娶就娶，不要就不要。」

「啊，老兄！」珞陀道。「如果你能自己把自己騙得相信這一點。那末但願上帝保佑你得到任何一個女孩子吧。她決不會知道她的境况的。」

普先生對她微笑了。「你祇是累了，」他道。「也許等你休息了以後你再考慮一下吧。」

那股勁在他的聲音中消失了，珞陀也就鬆了一口氣。她覺得也許她搞錯了，因為他該是很容易對付的。一個真正的洋盤。○羅蘭可以在一天中連他的襯衫都剝下來的。

普先生如今看看她的臉是另一派風光了。他在這上面看到了無情和倔強，如今，他在這麼近的距離中，

○『洋盤』，原文爲 Saker，意謂初出茅廬的黃口孺子，愚人。與上海的俗語『洋盤』有極相近的含義。

，故借用。——譯者

他看出了那化裝以及那化裝是怎樣地塗抹滑的。他感到在這個女孩子面前被剝得赤條條了。給她這樣地說了一番，這令他懊惱。他原打算假如一切行得通的話——唔，他要——唔——但麻煩的是她知道。他祇是不會肯承認的——好吧，在如此這般的事情上裝作淑女腔，那原是有着如此這般的一種情形的。

他迷惘了，在他的迷惘中他又在惱怒起來了。一天惱怒兩次，在他可是難得的。他的頸項由於惱怒而發了紅。他得掩飾起來。他得爲了自己的緣故而如此。他乾脆地說道：「我祇是想貢獻你一個職業的。你不要——算了。不必粗里粗氣的。還有做個淑女的這末回事吶。」

一道鋒芒進入了她的口氣。「喝，老兄，」她道，「我也能玩一下流氣的。就是爲了這個淑女什末的緣故。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吧。你曾經覺得你認識我，你可是加入像「八角國際」或「天下鳥」或「二五·三〇」等等的任何俱樂部的嗎？」

「我是個「八角」會員，」普先生硬地說道。

「你記得那個坐在大酒杯里女郎嗎？我看見了你們男人們是怎末個一付嘴臉了。我不知道你們在這上面能得到點什末好處，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知道這是並不優雅的，先生。也許如果你看見了一位淑女，你便會知道了。我不知道。」她的聲音中起了一點兒斷續，她幾乎是有着一種困乏的歇斯里的了。她一躍而站了起來。「我要去躡躡一下了，老兄。別給我生什末麻煩，因爲我認識你，我也認識你太太。」

她快速地走開了。普先生看着她走去。他的眼睛是大大的，他的胸口有着一片重壓，一種精疲力盡的，身

體上的恐怖。他看着她一路走去時她的俊俏的身體擺動着，他又看見了她的俊俏的腿，他的頭腦把她的衣服剝光了，她便站在那座巨大的玻璃酒杯旁邊，那一條條酒的紅流淌在她的肚子上，屁股上，和大腿上。

普先生的嘴張開着，他的頸項通紅。他從她身上掉過眼來仔細端詳了他的手。他拿出了他的金指別，又重新把它放回到了衣袋里去。一片昏沉罩上了他。他猶疑地站了起來，便在崖壁下走過去，去到了普太太騎着的山洞口。

當他走進去時，她張開了她的眼睛微笑了。普先生很快地在她身傍躺了下來。他拉起了她的大衣，便往里面直鑽。

「親愛的，你累了。」她道。「埃略！你幹什麼啊？埃略！」

「閉嘴，」他道。「你聽見我的話嗎？閉嘴！你是我的老婆，不是嗎？一個人在他老婆身上難道就沒有一點兒權利嗎？」

「埃略，你瘋啦！有人會——有人會看見的。」她死命地對他掙扎着。「我不認識你，」她道。「埃略，你把我的衣服撕破了。」

「是我買的，不是嗎？我已經受够了給人當作一隻壞貓看待了。」
「賽妮在畏懼和在恐怖中低聲哭泣起來了。」

當他離開她時，她把臉貼着她的皮大衣哭泣着。漸漸地她止住了，於是她坐起了身來打洞口望出去。她

的眼睛是惡狠狠的。她抬起了她的手把她的指甲指着她的臉。她實驗地把指甲往下掐了一下，接着她又咬了一下她的下嘴唇，又用她的指甲往下一劃。她感到有血液從那劃痕中滲着出來。她伸出了她的手，把它在山洞里的地上抹污了，又把那塵污抹在她的流血的臉上。血液在塵污中往下淌，淌下她的頭頸，淌到了她的馬甲領口上。

第十八章

蜜璜和璜走出了那座倉房，她道：「瞧，雨不下了。瞧那山上的太陽，光景就快美麗起來了。」

璜強笑着。

「你知道，我覺得怪好的，」她道。「我覺得怪好的。」

「當然，」璜道。

「你可有怪好的情緒給我拿着鏡子嗎？我在那兒看不清楚呀。」她從手皮包里拿出了一面小方鏡子。「這兒，不高一點。」她急急地梳了她的頭髮，在臉上撲了點兒粉，又搽上了唇膏。她湊得非常之近地望着鏡子，因為她祇能在近距離中才看得清楚。「你覺得我做一個叛逆的女孩子可有一點輕薄嗎？」

「你很好，」他道。「我喜歡你。」

「可是僅僅是那末一點兒嗎？沒有別的了嗎？」

「你要我說謊嗎？」

她笑了。「大概我有一點兒這末的，不，我不是你不帶我上墨西哥去嗎？」

「不。」

「那末這就算完結了？不會再有其他了嗎？」

「我怎末知道呢？」璜問道。

她把鏡子和唇膏放回到了她的皮包里去，又交舐着嘴唇，和勻了唇膏。「把我衣服上的乾草抹掉，行嗎？」

她在他用手抹她的衣服的當兒掉過了身去。「因為，」她接着道，「我的父親和母親不懂得這些事情。我是被當作純潔的。我的母親在下雪天以前把我這個大毛根子栽了下去，一下子把泥呀沙呀肥料呀往我身上堆。」她是輕鬆的。「去不了墨西哥。我們如今怎末辦呢？」

「回去把車子起出來開到聖煥城去。」他向着舊時的農場大門走了過去。

「我不能把你的手握上一會兒嗎？」

他看了一下他那有着被碾斷的指頭的手，便開始走過那一邊去把他的一隻完好的手給了她。

「不，」她道，「我要那一隻。」她握着他的手，把她的手指在那被碾的光滑的皮膚上摩着。

「別那末，」他道，「這叫我心里不舒服。」

她緊緊地攥住了他的手。「我不必戴上我的眼鏡了。」她道。

他們東首的阡陌在落日中呈着炎采和金黃。璜和蜜蕾往右邊拐過了灣，開始上山向着那客車走去了。

「你肯告訴我一點事情，算是——好吧，算是我的賣淫的代價嗎？」

璜笑了。「你要什末？」

「你爲什末要上此地來呢？你是以爲我會跟你來的嗎？」

「你是要眞話還是要玩花腔的？」

「唔，我兩個都要。可是不是——呢——我就先要眞話吧。」

「好吧，我是打算走掉的。」璜道。「我是打算一路回墨西哥去就此不見而叫那些乘客們自己管自己

去的。」

「啊，你又爲什末不吶？」

「我不知道。」他道。「這不大好。那位瓜達羅普聖母把我阻制住了。我覺得欺騙了她。她是不愛欺騙的。

她要把它兜心挖掉的。」

「你不會相信這個的。」她正經地說道。「我也不相信。那真正的理由是什末？」

「什末的理由？」

「你要回老家去的理由？」

璜一路走着，他的臉上迸出了一個堆滿的微笑，他嘴唇上的那個傷疤叫那微笑偏離了中心。他低下頭去望着她，他的黑眼睛是溫煖的，「我走上這兒來是因爲我希望你會出來走走，接着我便想我也許——我也許甚至於會把你搞上手呢。」

她把兩臂抱住了他的膀子，把臉兒緊緊地貼住了他的衣袖。「我祇巴望這情形能够再多過一陣子，」她道，「可是我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了。再見吧，璜。」

「再見吧，」他道。他們便慢慢地向着客車走回去了。

第十九章

冷帆攏睡在客車的後座上。他的眼睛閉着，可是他並非在睡覺。他的腦袋擱在他的右臂上，他那腦袋的重量壓斷了他右手的全部血脈。

當路陀和普先生走出了車子，膿泡和瑤瑪無言相對了一陣。

冷帆在傾聽着他的血管中的光陰的消逝。他幾乎能感到那在他的紙一般的動脈管中的血流的衝擊，他也聽得見他的心臟帶了一種破裂的嘯聲在跳動。他的右手快要麻木了，但叫他担心的倒是他的左手。他的左手是沒有多少感覺的了。那皮膚是麻木的，像一層厚橡皮似的。他在單獨的時候便摩擦他的手來恢復血脈，他是明白其中的真相的，雖然他連自己也不肯承認。

幾個月以前他曾昏倒過一次，僅僅一忽兒功夫，醫生看過了他的血壓，叫他放心，說他就會好起來的。兩個禮拜以前，又發生過一次另外的一種情形。在他的眼底起了一陣閃電似的耀光，像一片眩目的白熱光刷

的亮了一下似的一種感覺，到如今他已不再能看書了。並非他看不見東西，他的眼光是很清楚的，可是書上的字却會浮起來混到了一起而像一些蛇樣的蠕動起來，他看不仔細它們的意義了。

他非常清楚地明白他有過了兩次小小的中風，但這是他瞞着他太太，她又瞞着他，而醫生則對他們兩人都瞞着的一個祕密。他等待着，等待着另外的一次，那經過他的頭腦，掠過他的身體的一次，它縱然不叫他送命，也會送掉全部感覺的。這種知覺叫他惱怒，對每個人惱怒。那際對於他周遭每個人的身體上的憎恨湧上了他的喉嚨。

他試過了一切可能得到的眼鏡。他用了放大鏡看報，因為他本人正在有意無意地竭力想把他的情形瞞住自己。他的惱怒如今有了一個冷不防一下子直湧出來的習慣，但他所委實怕懼的，却是他會一哭而不可止，有時是無法抑制的。近來他曾在清早醒來的時候對自己說道：「我爲什末要等它呢？」

他父親是死在同樣的毛病上的，可是在他死去以前，他曾在床上像一條灰色的僵死的蟲兒似的躺了十一個月，所有他積蓄下來準備防老的錢都在醫生帳上化掉了。冷帆知道如果還同樣的情形發生到了他身上，他那存在銀行里的八千塊錢便要完了，而他的老妻在把他葬掉以後便將一無所有了。

那一天，等藥店一開門，他便到博氏藥店去找他的朋友博彌頓。

「彌頓，我得藥死幾頭松鼠，」他道。「你賣點兒精酸給我，行嗎？」

「那是毒得要命的東西吶，」彌頓道。「我有點不願意賣。我給你一點番木鱈鱗吧。這是同樣有用的。」

「不，冷帆道：『我弄到了一份政府公報，上面有一個新的方子，那是要用矯酸的。』」

彌頓道：「唔，好啊。當然，你得在毒劑簿子上簽了字。可是小心那個東西啊，帆，小心它。別把它放在外邊。」他們是多年的朋友了。他們曾給一起參加了貴族團契並受過了教會考試，在其後數年中，他們曾當過聖·伊西陀團契中的正教士，接着彌頓便進了王家大教堂和蘇格蘭教祠，而冷帆則始終沒有越出過第三級。但他們依舊做着朋友。

「你要多少這個東西？」

「我想大概一兩光景。」

「那是了不起的分量吶，帆。」

「我把用不完的冷回來就是了。」

彌頓担着心：「絕對別用你的手去碰一下啊，行嗎？」

「我懂得怎末處置的。」冷帆道。

於是他到了他家里的底層的他的辦公室去，他用一把鋒利的小洋刀刺破了他的手背，到有一點兒血流出來的時候，他便打開了那盛着矯酸結晶的小玻璃管子。可是接着他又頓住了。他幹不下手。他祇是不能把那結晶體剔到那割破的裂口上去。

過了一個小時，他把那藥管拿到了銀行里去，把它放進了它的保管箱里，同他的遺囑和他的保險單作

一起。他想過要買一枝小小的安甌來盛着繫在頸項里。於是，如果有一次厲害的中風來的時候，他也許可以像那班人物在歐洲所幹的那末，把它吞到嘴里去。可是他現在還不能吃。也許再也不會有了。

他有着一種失望的重壓，他又有着一腔憤怒。凡在他周圍的不會即死的人們都叫他憤怒。還有一點事情叫他苦惱。中風的發作衝掉了他的一些嗜好。他忽然重新感到了強烈的情慾。他沒命地要着年輕的女人，甚至幼女。他無法把他的眼光和他的思想從她們身上掉開，在他那苦惱的情慾中，他會迸出眼淚。他害怕，像一個小孩子害怕一所陌生的屋子那樣。

他是衰老得無法承受他那中風病的性格的改變和它所給他的那種新的氣質了。他從來不是一個愛看書的人，可是如今他到了不能看書時，却亟想看起來了。他的脾氣始終是愈來愈乖戾而暴烈了，直到那些他所相識了多年的人們都對他避起了面來。

他聽着他血管中的光陰的流逝，他但願死亡到來，但他又怕它。在半閉的眼睛中他看見了落日的金光照進了客車。他的嘴唇微微地動着，他道：「黃昏，黃昏，黃昏。」那些字眼非常之美麗。他聽見了他心臟的嘯聲。一腔湧塞的感覺落到了他身上，膨脹在他的胸口，膨脹在他的喉頭，搏動在他的腦袋里。他覺得他又快要哭起來了。他竭力想握緊他的右手，可是它已經痠痺，它握不攏來了。

○今次大戰後被捕的主要歐洲納粹戰犯，大都身懷劇毒的蟻酸，準備臨危吞服，以求速死。法國的賴伐爾即其一例。——譯者。

於是他緊張得直挺挺起來了。他的身體似乎擴張了起來，像一隻吹胖了的橡皮手套。夕陽映照進來，在他的眼底，一簇可怕的火星起來了。他覺他自己在翻着跟斗，翻着跟斗，翻向一片灰色，又翻向一片暗色，於是進入了漆黑，漆黑……

夕陽觸到了西山，自行陰了下去，它的光采是澄黃而明淨的。那淋漓的山谷在平淡的光綫下面閃爍着。那清淨如洗的空氣是乾爽的。在田野里，那平仆的稻子和那粗大的偃倒的野麥桿自己掙了起來。那些金黃色的罌粟花的包莖的花瓣也鬆開了一點。那條黃色的河流沸騰着潺流着，又猛烈地打住在西岸。在客車的後座上，冷帆貼着他的額蓋粗重地打着軒聲。他的前額是潮濕的。他的嘴巴張開着，他的眼睛亦然。

第二十章

膿泡移到了璫瑪身邊的座位上去，她正正經經地理了理她的裙子，往窗子那邊換過了一點。

「你看那個老傢伙要對那女孩子轉些什末念頭吶？」他懷着鬼胎問道。

「我不知道，」璫瑪道。「可是我告訴你一句話。她對付得了他的。她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

膿泡道，「啊，我不知道。有的是另外的一些了不起的女孩子家吶。」

璫瑪搶白了起來。「警方誰吶？」她道，不期而然地。

「警方你，」膿泡道。

「啊！」她沒有料到這句話。她把手放了下去，望住了她那起了邊的指甲，竭力在維持她的鎮定。

「你何必要走掉了不幹吶？」膿泡問道。

「噯，季太太待我不好。」

「我知道她待任何人都不好。可是我希望你不要不幹。我們可以合得起來的，也許。」
瑞瑪沒有回答。膿泡道：「如果你答應一句，我就去拿一件葡萄乾酥糕來。它們很好吃。」

「不，謝謝，我什末也吃不下。」

「你病了嗎？」

「不。」

「好吧，祇要肯回到岔口上去做事情，我們逢到禮拜六晚上也許可以上聖·伊西陀去跳跳舞啊什末的。」

「你從前並沒有那末想過啊。」她道。

「我原來並不以為你喜歡我的。」

她如今可有點兒傲然了。這倒是個開心的玩意兒。「哪一點叫你覺得我現在就喜歡你了？」她道。

「唔，你如今不同了。你有了一種改變。我喜歡你那個頭髮的樣式。」

「喔，那個。」她道。「好吧，可是並沒有什末理由要來把我自己死頓住在那邊的食堂里啊。有誰會來關心我？」

心我？」

「我會。」膿泡好堂皇地說道。「回去吧。他們會重新給你工作的。我担保那一點。」

她搖搖頭。「不，我不幹就不幹了。我不再爬回去了。而況，有的是前途。我們有了好些計劃。」

「什末樣的計劃呀？」

瑞瑪在猶豫着她是不是要說出來。這多少是個倒霉，可是她覺得她忍不住。「我們要有一個有一張漂亮的長沙法和一架無綫電的小公寓房間。我們還要有一隻爐子和一隻冰箱，我末要去唸點書來做一個牙科護士吶。」她的眼睛在放着光采。

「誰是「我們」吶？」

「我和襄璐陀小姐呀，這就是誰囉。當我做了一個牙科護士，我就能穿上好衣服，我們就要去看看戲或是也許要請請小客吶。」

「廢話，」他道。「你決不會做得到的。」

「是哪一點叫你這末說的？」

「你做不到就是了。噯，爲什末不回到岔口去吶？我正在學雷達，我們也許有一天會一塊兒走出去的，而且也說不定——我們也許會在一塊兒的。你是個女大當家的姑娘家。我是個小夥子。一個小夥子——呢，是該有個老婆的。這能叫他有一種——志氣吶。」

瑞瑪直望着他的臉，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疑問的眼光，看他是否在開她的玩笑。而她的眼光中有着一些那麼直截的神情，以致膿泡誤會了它而在難堪中把眼光掉了過去。

「我知道，」他淒苦地說道。「你是覺得你不能跟一個生着這些東西的傢伙在一塊兒的。我用盡了方

法。我化掉了不止一百塊錢去看醫生買藥品。可是並沒有什末功效。有一個醫生說過，說它們不會長久的。他說再過兩年它們全會消失掉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話。你去吧。」他狠狠地說道。「去找你們的該死的公寓吧。也許我還有點你們所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噱頭呢。我並不需要從什末人那里去求委屈。」他的聲音是完全悲苦的，他低頭望住了他的膝頭。

璫瑪在詫異中望着他。她除了在自己身上以外，從未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這種逆意的痛苦。從未有人向璫瑪需要過同情和保證。滿腔的溫情和一種感激從她心里迸發了出來。

她道：「你不要那末想你不必的，因為如果有一個關心你的女孩子，她是不會那末想法的。醫生總明白他所講的話。我認識過三個另外的少年，他們的東西過不了好久都消失了。」

膿泡依舊把頭低着。他心里依舊留着苦笑，可是又有一個小鬼在活動着。他覺得那優利性來到了他的一邊，他便開始把它利用起來了，這在他是一個新的情勢，一個新的發現。他過去對於女孩子們總是窮兇極惡的，而且碰了頂子，而這一手却是那末輕易。一個狡猾的小鬼開始在起作用了。

「噯，這簡直叫人受不住，」他道。「有時候我想我不如自殺了吧。」他勉強裝出了一種哭腔。

「你可別那末說，」璫瑪道。這在她也是一種新的腔調，但多半是比任何其他的腔調都更能適合於她的一種。

「沒有人喜歡我，」膿泡道。「沒有人願意跟我打交道。」

「別那末說。」瑪瑪重複道。「這不是真的。我是一向喜歡你的。」

「不，你才不啞。」

「我是的呀。」她把手放上了他的臂膀，表示確實。

他茫然地伸過手去握住她的手，貼着他的手臂。然後他的手拍拍她的，他又拍了一下她的手指。她也自然而然地回拍了一下。他在他的座位上轉過了身來，把手臂樓住了她，又把自己的臉望她的臉上湊了過去。

「別！」她叫道。「住手！」

他把她抱得更緊了。

「住手。」她道。「住手。那老頭子就在後面。」

膿泡低聲說道，「你聽聽那老鬼頭的打鼾，他正在搥擊他自己的耳朵。來吧，來吧。」

她把她的臂肘祇住了他的胸脯，把他推開。他的手開始在她的裙子上摸起來了。「住手。」她低聲道。「你祇給我住手。」如今她明白她是中了計了。「住手！讓我離開這兒！」

「來吧。」他沒命地說道。「請你來吧。」膿泡的眼睛是水溜溜的，他在同她的裙子鬥爭着。

「住手，請你住手。萬一——萬一路陀走了進來，萬一她看見了你的——」

膿泡的眼睛澄清了一下。他惡意地望住了她。「就算她看見了，你去管什末那個該死的淪落人看見不看見？」

瑞瑪的嘴巴張開了，她的肌肉鬆弛了。她不相信地望着他。她望着他，彷彿她沒有聽到他的說話似的。接着她的憤怒是便冰冷而兇惡的了。她那因勞作而發了硬的肌肉堅實地挺了起來。她掙脫了他劈面照準了他的嘴巴上打去。她一竄而站了起來，用了兩個拳頭把他擊倒，他慌得把兩手掩住了臉來保護着自己。

她像頭貓兒似的吓着他。「你這個壞蛋！」她叫道。「啊，你這個骯髒的小壞蛋。」她把他連踢帶推地擠到了中間的空道上去，她又走過中道而走出了客車。他的脚被勾住在座椅架子上，他竭力扭轉了身。

一腔嫌惡和一片掃興來到了瑞瑪心頭。她的嘴唇在顫動着，她的眼睛在流着淚水。「啊，那骯髒的壞蛋，」她叫道。「那下流的，骯髒的壞蛋。」

她跨過了水溝，把身子撲倒在草地上，她的頭沉倒在她的手臂上。膿泡站了起來，在車窗里向外望着。他真不知道怎麼是好。

珞陀，正沿着道路在慢慢地走回來，看見了瑞瑪，扑着臉躺在草地上。她跨過了水溝俯過身去湊着她。「什末事你摔倒了嗎？你怎末的？」

瑞瑪抬起了她的淚臉。「我沒有什末，」她道。

「起來，」珞陀簡單地說道。「打那潮濕的草地上站起來。」她伸下手去把瑞瑪一把拉了起來，牽着她到了崖壁下面，叫她在那張摺起的報紙上坐了下來。「如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瑞瑪用她的衣袖抹了抹她那濕淋淋的臉，弄糟了她那最後剩下的一點兒唇膏。「我不願意去提它了。」

「好吧，那是你的事情，」珞陀道。

「那個膿泡他摟住了我。」

「唔，難道你就不能照顧你自己嗎？你就用得着哭哭啼啼的嗎？」

「倒不是那個原因。」

「好吧，又是什麼原因呢？」珞陀並不認真地感到興味。她也有過她的麻煩的。

璫瑪用她的手指抹了抹她那紅通通的眼睛。「我打了他，」她道。「我打了他，因為着說你是個淪落人。」

珞陀連忙把眼睛掉了過去。她望住了山谷對面那最後的一點落日正在山後沉沒下去的地方。她用手抹了抹她的臉。她的眼睛是陰鬱的。接着她勉強把它們提起了神。她又勉強把它們裝出了笑意。她把那點兒笑意給了璫瑪。

「噯，孩子，」她道。「在你沒有自己明白之前，你不得不相信我這句話——每個人總有一個時期是個淪落人的。每個人而最要不得的淪落人，倒是那些用另外的名詞來稱它的人們。」

「可是你並不是啊。」

「別提它吧，」珞陀道。「祇是別提它吧。來，我們來把你的臉搨一下吧。新的唇膏不及洗一次澡那末好，可是也聊勝於無吶。」

珞陀打開了她的手皮包，伸手進去拿出了一把梳子。

第二十一章

璜加速了他的脚步，叫蜜蕾難以跟得上他。

「難道我們就需要奔趕嗎？」她問道。

「趁着還有天光的時候把車子掘出來，比在黑暗里摸索容易得多吶。」

她在他身傍得得地走着。「你以為你能把它弄得出來嗎？」

「是的。」

「那末，你爲什麼不在起初的時候就幹而走開去吶？」

他把他的脚步放慢了一會兒。「我告訴過你了，」他道。「我告訴過你兩次了。」

「喔，是的。那末你當真是這個意思了。」

「我的一切意思都是真的，」璜道。

他們在太陽落下了地平綫以後走到了客車那裏。可是那些高空的雲朵兒被映成了玫瑰色，它們又把一片玫瑰色的光膜籠罩了田地和山丘。

膿泡在璜走近去的時候從客車的後面探了出來。他帶着一種不樂意的邊就的神情。「他們要什末時候才來吶？」他問道。

「我找不到人。」璜乾脆說道。「我們得自己來幹了。我們得要人幫忙吶。大家都到他媽的什末地方去了？」

「散在各處。」膿泡道。

「好吧，把油布拿出來。」

「那位太太在那邊把它躺在底下了。」

「好吧，叫她起來。我要幾塊石頭，如果你能弄一點來的話，我還需要一些板條或是幾根棒子。我們也許得拆下一些柵牆來了。可是留着那些有刺的鉛絲，叫柵架不致於會倒下來。還有，膿泡——」

膿泡的嘴巴落了開來，他的肩膀垂了下來。「你說——」

「把男人們全叫來。我得要人幫忙。我去把後座底下的大起重架子拿出來。」

璜走進了車子。車子里如今有一點黑暗了。他有見冷帆躺在那隻座位上。「你得動動身讓我拿起重架子了。」他道。

突然瑣了過去。那老人的眼睛是張開着而翻起着，他嘴里發出一陣粗重而費力的鼾聲，他的嘴角上還有着一些唾沫泡。瑣把他仰天翻了過來，他的舌頭縮到了他的喉嚨里去，他的吸氣給阻塞了。瑣把他的手伸到了那張開的嘴巴里面去把那舌頭前前後後地推動着。他大叫了起來，「膿泡！膿泡！」又用了他那空出的手上的結婚戒子敲着車窗。

膿泡走到車子裏來了。

「這個人病倒了，該死。求一下救吧。把喇叭響起來。」

有普先生來照顧了冷帆。他討厭這種事情。可是他不得不幹。瑣剪下了一小塊橡皮膏，教了他怎末把那舌頭拉起來，把那橡皮膏黏住在顎蓋上。讓那老人能够呼吸。普先生給那人的臉色引起了反感，而從那苦楚的胸腹中衝出來的那股酸味又叫他難受。可是他不得不幹。他不願意思索什麼。他的頭腦但願休息。一連串的冷颼颼的苦惱通過了他。他太太走進了車來，看見了他，便在門內的第一隻椅子上坐了下來，儘量地遠離着他。即使在昏暗的光綫中，他還是看得兒她頸項里的傷痕和血漬。她沒有同他說話。

他在心里說道，「我一定是瘋了。我不知道我怎末會幹出這種事來的。親愛的，你難道不能乾脆把我當作病了，沒有了頭腦嗎？」他在他的頭腦里說了這話。他要給她那所小小的蘭花房了，而且並不是這末小小的一所。他要給她造一所金錢所能買得到的最出色的蘭花房。可是他有好一陣子甚至無法提起這件事。而那墨西哥的旅行——他們又不得不把它挨到底。這將是很不堪的了，可是他們便不得不把它挨到底。

那種神氣要過多久才能從她的眼睛里消失掉呢，那責怪，那委曲，那控訴，她要有好幾天不說話哩，他知道，或者即使她說起話來，也將是十分客氣的了；簡單的回答和一種和氣的聲音，而她的眼光也不肯同他的接觸了。「啊，老天爺，」他想到，「我怎末能受得了這些情形呢？在這里快要死去的爲什末不是我而是這個老頭兒呢？他是再也用接受任何事情了。」

他感到那些男人家們在他下面的汽車上費着手腳，他聽見鏟子的鏟動和泥土的扒出，他又聽見石頭在輪子下面翻起來，他太太筆挺地坐着，她的嘴巴上帶着一種忍受的微笑，他還沒有知道她要怎樣來對付這局面，但她總會發作起來的。

她是苦悽悽的，她對自己說道，「我決不要往壞里想，僅僅爲了埃略在粗野中失了體統這一點也並不是叫我失却美德和忍耐的理由。」她有了一道勝利的閃光。「我已經克服了憤怒了，」她私語道，「我又克服了憎惡，我能原諒他的，我知道我能的，可是爲他本身起見，這不能來得太快——爲他自己的好處，我得等待。」她的臉上充滿了莊重和委曲。

外面，膿泡正在表演肌肉和蠻力的奇蹟。他那雙色的便鞋被爛泥所毀掉了，他幾乎是故意把它們毀了的。在他那巧克力色的褲子上有着一層污泥，他糟蹋了他的新衣服，他把鏟子鏟到泥土里去，在輪子的後面和四周的底，下掘下去，他又把污泥扔出來，他把膝頭跪在泥濘里去，使用他的雙手，他的狼兒般的眼睛因用力而閃着光芒，汗在他的前額上滲了出來，他斜着一隻眼角望着璜，璜忘懷了，而且又是在膿泡最需要他幫

一手的當兒，膿蠻在一股蠻勁中把他的鏟子鏟進了地裏。

何恩恩拿了一柄鋤頭跨過了水溝。他撥開了泥塊，草根和浮土，直到他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從古代的山崩中遺留下來的裂石，他搬起了那些石頭，把它們堆在他的洞穴旁邊的草地上。

珞陀走到了他那里去。「我來幫你搬幾塊過去。」

「你會把全身弄髒了的。」恩恩道。

「你以為我還能比我現在的情形更髒嗎？」她問道。

他把鋤頭擱在地上。「你不肯告訴我你的電話號碼嗎？我要帶你一起出去逛逛。」

「那是真話。」珞陀道。「我還沒有什麼住定的地方呢。我沒有什麼電話號碼。」

「隨你吧。」恩恩道。

「不，這是老實情形。你打算住在哪兒呢？」

「好萊塢飯店。」恩恩道。

「好吧，如果你在後天的七點鐘左右等在穿堂間里，我也許會來的。」

「很好。」恩恩道。「我帶你去墨索佛蘭酒家去吃晚飯。」

「我沒有說我一定會來。」她道。「我說我也許。我不知道我的心境會是個怎樣情形。如果我不到場，可

別丟下你的錢。我是抖亂得不會看苗頭的。」

「很好，」恩思道。「我等到七點半就是了。」

「你是個好傢伙，」珞陀道。

「我也不過是個滑頭罷啦，」恩思道。「別搬那些大的，那些我來搬好了，你搬那些小的。」

她每隻手拾起了一塊石頭，向着客車走過去了。

璜走到那古舊的柵牆那里去，從地上拔起了一些樁子。他拔下了五根，可是間隔着拔的，叫那些有刺的鐵絲不致於會倒下來。他把那些樁子搬了過去，又回來取了一些。

那玫瑰色的夕暉轉成了淡紅色，一片昏暗籠罩了谷地。璜把他的起重架子擱住在一根樁子上，挺住在輪緣的凸邊下面，他抬起了客車的一邊。當車輪昇起來時，膿泡把石頭揀住了輪胎下面的陷坑。

璜再咬一咬牙又抬了一下，漸漸地，車身的一側從泥中起出來了。璜把他的起重架子搬到了另一邊去，又起出了另一隻輪子。

珞陀和璜瑪搬着填坑的石塊，一面則有恩思在把它們掘出來。

璜問道：「我能幹些什麼？」

「在我重新攝起來的時候，你拿牢這根樁子，」璜道。他正趕着那正在來臨的黑暗而上勁地幹着。他的前額閃亮着汗水，膿泡，膝頭跪在污泥中，把石塊堆砌在輪子底下，客車的另一側也從泥里起出來了。

「我們來把它抬得特別高一點，」璜道。「免得我們再要從頭幹起。我來把這些樁子放到輪子的底下

去。」

他們準備就緒時，天色已幾乎黑了。璜道：「當我開動的時候，我要大家來推一把。如果我們祇要能够走得動三尺路，我們就沒有問題了。」

「前面的路又怎末樣吶？」膿泡問道。

「我看是沒有問題的了。天！你把你的衣服搞得一場糊塗了。」

膿泡的臉帶着失望陰鬱了起來。「這算不了什末的」，他道。「衣服又有什末好吶？」他的聲氣是那麼頹喪，以至璜在半昏暗中望住了他。

一個綳緊的微笑浮上了璜的嘴唇。「筱懋，在我開車的時候，你便在這兒後邊管着。要他們在我前進的時候把全身的重量用在這上面。你知道怎末辦的。你管住這兒後邊，筱懋。」

膿泡拋掉了他的鏟子。「大家來啊！」他高叫道。「來，把力氣用在它身上！我來照顧右邊。女孩子們也來。大家都得推。」他在車後統率他的人馬。一下子他吃不得地望了望坐在車內的普太太。「她祇有這個樣子吧，我想。」他道。

璜登上了客車。「走出來推一把。」他對普先生道。

引擎毫不費力地發動了。璜讓它轉了一陣。他把它平到了特低的排擋上，於是他在車側敲了兩下，並聽見膿泡也在後壁上應着敲了兩下。他把他的引擎加速了一點兒，於是便吃上了軸臼。車輪扼上了，滑着，哼着

又扼上了，而「甜心」便在石基上醉幌幌地蠕動了起來而爬出去上了路面。面璜在路上的泥濘中往前開了過去，然後他便關住了他的手刹車。他站了起來往車門外面望着。

「把那些工具堆在這兒地板上就得了，」他道。「來，我們動身吧。」

他開亮了他的車燈，那光綫照亮了石子的道路，一直照到那些小山的山頭。

第二十一章

璜把那客車非常緩慢地開上了山，並走下了那條經過那所荒屋的，水漬的石子路。當他拐彎的時候，他的前燈照着了那所沒有眼睛的屋子和那坍塌了的風車和倉屋。

夜晚是非常黑暗，可是一陣新的薰風起來了，帶着青草的元氣和羽扇豆的香味。前燈掃開了路上的黑夜，一隻貓頭鷹在燈光里飛翔出沒着。遠處，一隻穿過道路的兔子對着燈光望着，以至它的眼睛發出了紅光，接着它便沒入水溝里去了。

璜把客車吃住在第二擋排上，把車輪讓過了一些水漫的窪轍。客車的內部，除了那些簇燈以外，是暗洞洞的，璜把他的眼睛望住了那尊聖母。「我祇要求一件事情，」他在心里說道。「我把那另外的一件放棄了，但如果你能叫她在我回家的時候清醒着，那便感恩不盡了。」

曹太太已不再是死板板的了。她的腦袋跟着汽車的行動搖幌着，她在做着夢。她穿起了——她穿些什

麼——什麼是好呢？一件淡顏色的，最好是白色的。她正帶着她的艾綸在參觀她的小小的蘭花房。「你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養一些紫色的蘭花吧？」她問艾綸道。「噢，人人都有些愛紫蘭花的親戚的，就是你也有的，啊，艾綸，你知道。可是你瞧那兒。這些是新型的呀——那可愛的棕蘭和青蘭，是埃略從巴西把它們定來的。它們是從亞馬孫河上游的千哩路外來的呀。」

在客車的地板上，尖嘴鋤和鏟子碰得叮叮噹噹地響着。

膿泡湊到了璜的耳邊，「季先生，我能把它開得過去的。你累透了，如果你願意，我來開車吧。」

「不，多謝，筱懋，你也够受了。」

「可是，我不累呀。」

「沒關係。」璜道，蜜蕾衝着那照亮的路面，望得見璜的側影。「我不知道我能叫這一天延長到多久。像一枝薄荷條似的。我得把握住今天，直到我能得到另外一個同樣好的爲止。」

在客車的轟隆騰跳中，普先生聽着冷帆的呼吸。他背着座位祇能隱隱約約地看見那張臉兒。他覺得他嫌惡這個人，因爲這人在垂垂死去了。他在驚訝中考察了他的惡感。他覺得他能不費吹灰之力把那人的事了事的。「我是怎末樣的一種人呵？」他嘆道。「是哪一點叫我想到這種可怕的事情的呢？我瘋了嗎？也許我過去工作得太辛苦了。也許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崩潰。」

他湊近了過去，要去確定那個病人的呼吸並未斷掉。在他的膊蓋上那膊楞被刺的地方會有一個傷痕。

了。他聽見了一聲輕輕的響動，看見何恩思已走了回來，坐在鄰旁的一個位置上。

「你要我來弄嗎？」

「不，」普先生道。「我想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你看這是怎末回事？」

「這是中風，」恩思道。「我今天本來並不存心要惹你冒火的。我祇是煩惱吶。」

「當境况很糟的時候，」普先生道。「就有一天，我的太太說，「將來會覺得挺有趣的。」」

「好吧，如果你能夠，這倒是一個應付環境的很好的方法，」恩思道。「如果你要打電話給我，我是在好萊塢飯店里，或者在哪一天晚上試試那個公寓——我給了你的那個號碼。」

「我恐怕我不會有閑了，」普先生道。「可是，我希望你幾時能到廠里來看看我。我們還可以做點兒生意吶。」

「我們還可以的，」恩思道。

璠瑪如今是坐在窗子的貼傍了，珞陀則坐在她的身邊。璠瑪把手臂靠在窗檻上，向外望着那惱人的黑暗。西山上的一大片黑雲的四邊鑲着一道較明亮的天空，接着，當雲兒飄了開去，一些晚星在它下面閃出來了，清澈明淨而穩定。

「星兒光，星兒亮，星兒初見今晚上；願我能，願我成，今晚心願成了真。」

珞陀睡意朦朧地轉過了頭來。「你說的什末啊？」

瑪瑪沉默了一下。於是她柔聲問道：「我們看情形嗎？」

「噯，我們看情形。」珞陀道。

遠處的前方，稍偏左首處，有一簇光芒進入了眼簾——一些在遠處閃爍着的小小的光亮，在黑夜中蒼
惘而寂寞，遼遠而寒冷而閃爍，倏如匹練。

璜望着它們而叫喚道：「前面便是聖煥城了。」

(完)

譯後記

約翰·史坦倍克的名字，對於近幾年來的我們的讀者，也許已不會顯得十分陌生；我不打算在這里羅列他的行述了。⊙——對於一個不斷地在發展中的作家，他的道路往往未必爲他過去的生活經歷所範圍。史坦倍克便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在五十年代的所謂新流派的美國作家羣中，老實說，史坦倍克並不是我所十分喜愛的一位。他的筆觸往往令我想起梵訶（Van Gogh）的風景畫，那過分濃烈而淒厲的綺采祇是令人目眩，令人不安。

但這一本「前進的客車」却似乎是個例外。在這個可愛的寓言中（我說的是「寓言」）史坦倍克

⊙關於史坦倍克的傳略和他的作品的論述，可以參閱劉易斯·加奈（Lewis Garnet）的『史坦倍克的作品的道路』（The Way of Steinbeck's Writing）。該文是美國維金出版社（Viking Press）的『袖珍史坦倍克選集』（The Portable Steinbeck）上的一篇序文。在近年來我所讀到的關於史坦倍克及其作品的文字中，這是比較精到的一篇。——譯者

以他那樸實得太多的筆觸寫出了一齣全人類的悲愴而善良的道德的喜劇；它笑，但它笑得一點也不刻薄；相反，却是那麼淳厚，那麼溫煖，又那麼富有健康的治療性，叫我們這個飽經創傷的人類，在百孔千瘡的心情中得到一絲煖意——似乎，卓別麟便是這一種笑法的聖手。

說起卓別麟，近年以來我們的一些可敬的劇作家中對他嚮往的是頗不乏人了。「亂世之微，文章匿而采；」在這個年頭，喜劇作品之開始為我們的作家們所注意，自然有它的由來。但這一類的作品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東西，它們極易失諸刻薄，而極難得諸溫煖和淳厚。我自己是一個沒有笑的才能的人，我對於那些近於胡鬧的所謂「鬧劇」(melodrama)和那些近於刻薄的所謂「笑劇」(farce)祇有感到嫌惡；但對於另一種淳厚而溫煖的笑(有時，它往往是顯得異常淒愴而寂寞的)，則唯有以高不可仰的心情來欣賞讚嘆。這一本「前進的客車」似乎便是近於那一類作品的一本可愛的書。

「前進的客車」原書出版於一九四七年春季，為史坦倍克自一九三九年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以來八年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在一九四二年所出版的「月亮下落」(The Moon is Down)在形式和分量上都祇是一個中篇。然而把「前進的客車」稱之為「小說」似乎是不公道的；在我，我祇想把它當作一首小詩和一篇寓言。這篇詩的寓言把我們這個驚魂未定的人類和世界加以縮小，讓我們看看乘着這輛「舊貨翻新」的客車而被它帶着在這片狂風暴雨中摸索前進的「旅客」們是怎麼一付面目：他們嘔氣，他們爭吵，他們相互垂涎，相互猜忌，相互排擠，又相互計算；而在這個小小的天

地中我們看見了老朽腐化，心地骯髒，而終於不免垂垂死去的老頑固（冷帆）；我們看見了自命不凡而實際上却被一個久經江湖的小小的『跑街』（何恩思）玩諸掌上的『大商人』（普埃略）；○我們看見了那些庸人自擾而實則全無多大惡意的娘兒們的爭爭吵吵；那個顯得那麼可愛，那麼懂事而善良，又那麼潔身自愛的風塵女子（襄珞陀）；以及那個世故洞達而善良的司機（季璜）——終於，經過了千辛萬苦，他把那些乘客們帶到了他們的目的地：十字架的聖煥城，這個象徵着神聖和光榮的地名——San Juan de la Cruz

最後，我們也看見了新生代的影子，那些那麼善良，那麼向上，那麼天真而有着各色各樣的缺點和優點的青年男女們——膿泡，瑪瑪，和普蜜蕾……

經過損壞，經過修理，經過停頓，經過風雨，經過泥陷……到底，由於司機和乘客們的通力合作，把這輛看

○關於本書中的普埃略（Elijio Pritchard）這個人物，史坦倍克的筆觸是值得稱頌的。這個典型對於我們似乎並不陌生；一個戰爭販子的附庸，在戰爭中發了財，口口聲聲『爲戰爭盡了力』，他太太爲了『兩個月沒有嚐到牛肉，祇有鷄』（頁259）而嘆着『古』，他自己則連河恩思（一個真正在戰場上拼過命的小兵）所佩的『星條獎章』也不認得（第八章）。而何恩思呢；他是被騙去『爲國效勞』了，可是到後來却依舊不得不提着一個樣品箱子到處『翻山攔』活命。我奇怪爲什麼史坦倍克對於普先生這種人還給他留下不少寬大的餘地，但後來一想，也不竟啞然失笑了。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啊。——譯者

似破舊而骨子里還不是全無可用的客軍救出了困境，祇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感到他們當初的吵吵鬧鬧是多麼無聊，多麼可笑。在這一點上，這是一個喜劇；但對於冷帆先生那種人和那一代人，它却是一個悲劇；他沒有力量參加把這輛客車從泥陷中起出來。他也沒有來得及等到到達目的地，他祇有及早走他唯一的一條路——死。

我不想在這裡談論這個「寓言」是否「正確」了；但當我譯完最後的一句「前面便是聖煥城了」兩喘一口氣放下筆來的時候，我是懷着無限的感謝和祝福的。

遺憾的是，以我這樣一個生意索然的人來譯這本充滿了生的意志和期望的書，委實是很不適合的。加以種種現實上的不如人意的關係，這本書在有些地方譯得非常之糟，我祇有對原作者和讀者們表示衷心的歉意。如今，當我在這個歲殘年凋萬籟俱寂的寒夜燈下呵凍走筆的時候，懷往天涯，我是有着無限感慨的。從去年冬季以來，寒寒暑暑，十之八九的夜晚和黎明，我都在百無一是的伏案中消度過去了，我不知道這全是爲了什麼。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我是爲了什麼而活着的。歲暮的氣候是那麽酷冷，生之旅途是那麽困頓；而我們的「聖煥城」又不知在前面還有多少路途——自然，無論如何，它是終有一天會到達的，我們的「客車」也同樣不是全無可用。我也祇有憑着這一點由衷的星星之火，把他人的煖爐搬取過來放在讀者們面前，爲明日的一個更新的年頭和更新的一代祝福了。

最後，我冒昧地借了這枝他人的蘊草來呈獻給友人 S · S H · 和 W · T · ；在他們（他們，世故和善

良得像璜，一切人都是可笑的，但一切人也都是善良的。正像史坦倍克那樣，他們對我們這輛古老的「客車」和那些可笑的乘客們永遠懷着一簇不滅的良心的燭火。祇有對於像冷帆之流的那種腐朽而頑固到不可救藥的可憐傢伙，他們才忍心對他絕望——把他「置諸死地」。

禾 金（一九四七年除夕，在瀝南。）

